【第玖卷】

俞平伯全集

九三叟顧廷龍題

俞平伯全集

【第玖卷】

花山文艺出版社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孙玉蓉　陈　熙　陆永品
李屏锦　林乐齐　俞润民

策划：张志欣　方　殿

俞平伯全集

第九卷

责任编辑：张国岚　　**装帧设计**：陶雪华

美术编辑：李文侠　　**责任校对**：李桂香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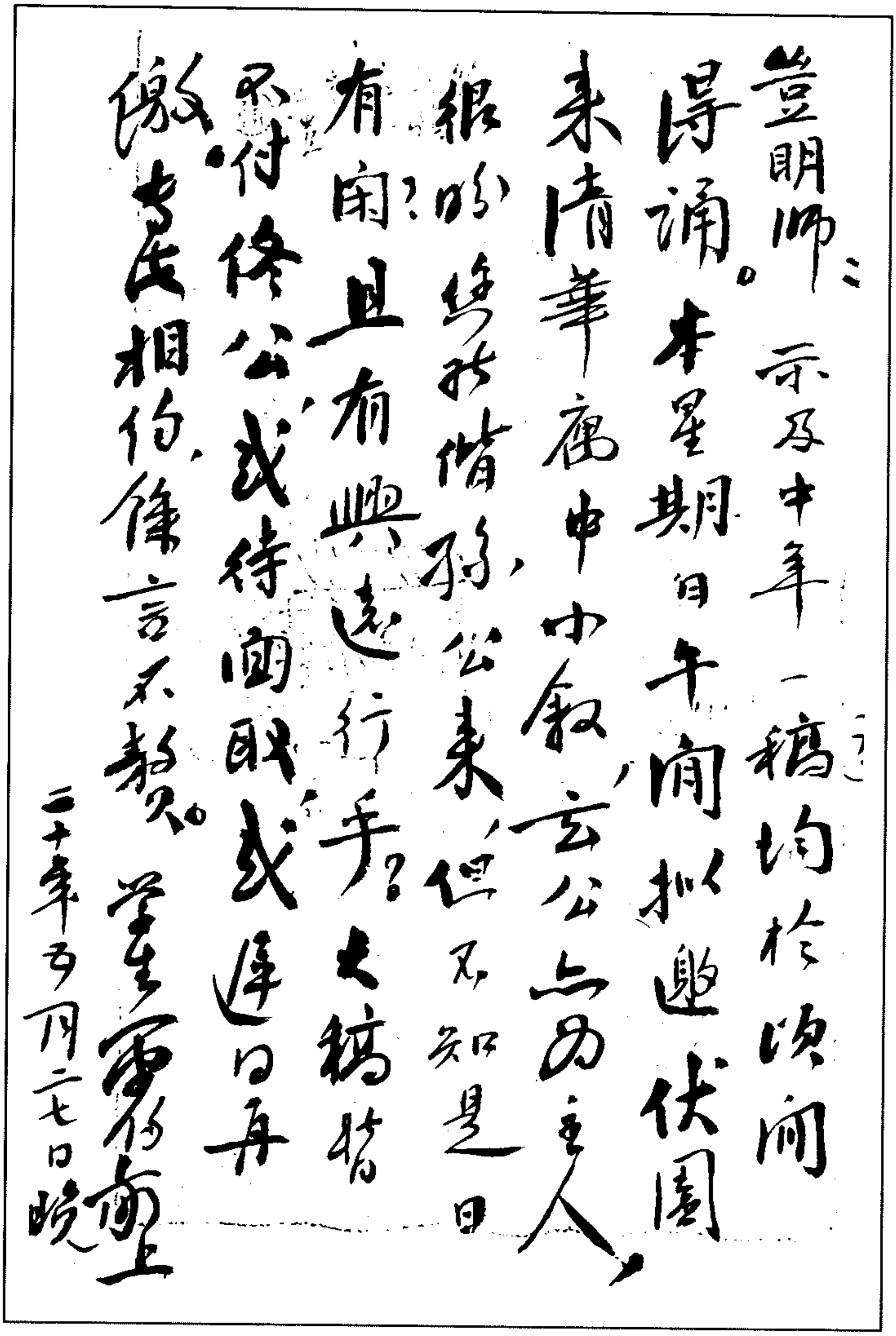
印　　刷：张家口市印刷总厂（张家口市建国道15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183.375 印张 4590 千字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500 元
ISBN7—80611—570—6/I・5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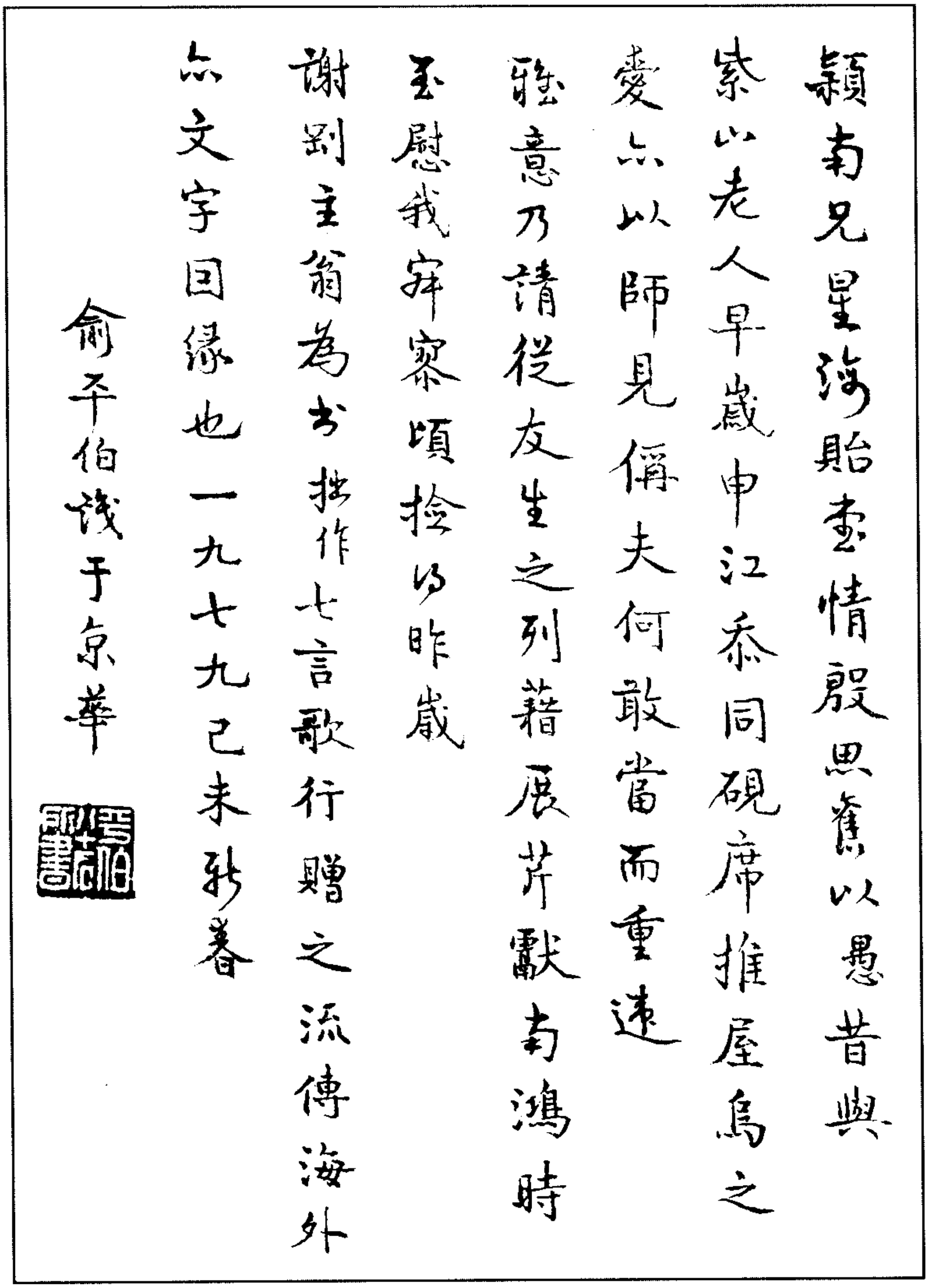
（全十卷）

与父母亲及夫人游历青岛时合影(19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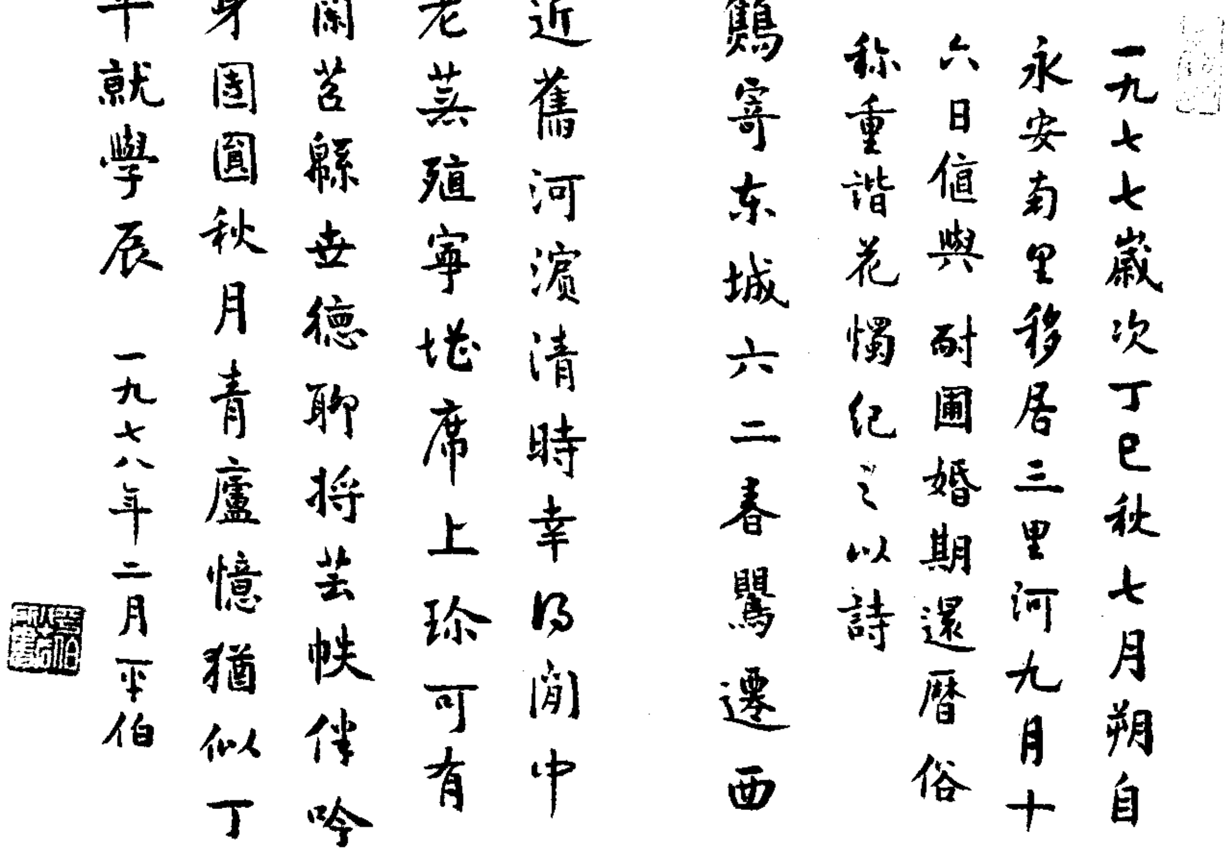

岂明师：示及中年一稿均於顷间得诵。本星期日午间拟邀伏园来清华园中小叙，玄公亦为主人，很盼能於偕務公来，但不知是日有闲？且有兴远行乎？大稿暂不付係公，或待面取或遲日再缴去。相伯係言不敬。

学生平伯上
二十年五月二十七日晚

致周作人信手迹


颖南兄星海贻书情殷思旧以愚昔与
紫以老人早岁申江忝同砚席推屋乌之
爱亦以师见称夫何敢当而重违
雅意乃请从友生之列藉展芹献南鸿时
至慰我寂寥顷捡得昨岁
谢刘主翁为书拙作七言歌行赠之流传海外
亦文字因缘也一九七九己未新春
俞平伯识于京华

致周颖南信手迹


一九七七歲次丁巳秋七月朔自
永安南里移居三里河九月十
六日值與 耐圃婚期還曆俗
称重諧花燭紀之以詩
鷄寄东城六二春鸎遷西
近舊河濱清時幸以閒中
老萁殖寧拋席上珍可有
蘭苕縣無德聊將芸帙伴吟
身園圓秋月青廬憶猶似丁
年就學辰 一九七八年二月平伯

《偶怀》手迹

bbs.hlmbbs.com

本卷说明

第八、九卷为书信卷，收迄今已集得的作者致亲友或社团等书信1200余件。《俞平伯书信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悉收入本卷外，又增入过去未发表过的书信731件。个别书信内容雷同者酌情删减。

书信绝大部分据手稿或影印件，少量据发表件抄录。

各信按收件人姓氏笔画为编序，属同一收件人者另依书写日期为序。书写日期尚难查明者暂行留空或存疑。

书信中个别明显的笔误或脱漏已予补正，个别经作者删节处则补以删节号。

书信中作有少量注释，系由编者或收件人所注。

一时难以集得及散佚的作者书信或尚在不少，俟以后集得一定数量时当再行编集。尚祈望海内外识者惠赐。

目　录

致吕剑十封 ……………………………………………… (1)
致乔象钟二封 ……………………………………………… (6)
致华粹深九封 ……………………………………………… (8)
致刘华庭三十七封 ……………………………………………… (13)
致江绍原一封 ……………………………………………… (33)
致许宏儒八封 ……………………………………………… (35)
致许逸轩一封 ……………………………………………… (40)
致许晴野十八封 ……………………………………………… (42)
致牟小东四封 ……………………………………………… (52)
致牟决鸣四封 ……………………………………………… (55)
致孙玉蓉六十封 ……………………………………………… (57)
致孙玄常十三封 ……………………………………………… (98)

致杜维沫三封 ……………………………………………… (105)
致吴小如六封 ……………………………………………… (108)

bbs.hlmbbs.com

致何竹孙五封 …………………………………………………… (112)
致张人希二十五封 ……………………………………………… (115)
致张允和七封 …………………………………………………… (129)
致陆永品八封 …………………………………………………… (133)
致陈从周二十六封 ……………………………………………… (137)
致陈次园二十九封 ……………………………………………… (154)
致陈秉昌七封 …………………………………………………… (169)
致陈建根十六封 ………………………………………………… (173)
致陈雪怡二封 …………………………………………………… (184)
致陈景超四封 …………………………………………………… (186)

致林东海一封 …………………………………………………… (188)
致林乐齐二封 …………………………………………………… (189)
致郁念纯十三封 ………………………………………………… (191)
致国民政府并二中全会快邮代电一封 ………………………… (199)
致周丰一一封 …………………………………………………… (202)
致周作人九十四封 ……………………………………………… (203)
致周煦良一封 …………………………………………………… (248)
　附　周煦良致俞平伯书 ……………………………………… (250)
致周颖南六十九封 ……………………………………………… (252)
致郑子瑜三封 …………………………………………………… (314)
致弥松颐一封 …………………………………………………… (316)

致赵其文一封 …………………………………………………… (317)
致胡士方二封 …………………………………………………… (318)
致胡文虎五封 …………………………………………………… (320)
致胡适三封 ……………………………………………………… (324)

bbs.hlmbbs.com

致荒芜七封 ……………………………………………………… (329)
致某刊编者一封 ………………………………………………… (334)
致钟敬文二封 …………………………………………………… (335)
致俞铭铨二封 …………………………………………………… (337)
致俞涵五封 ……………………………………………………… (339)
致施蛰存五封 …………………………………………………… (343)
致姜德明五封 …………………………………………………… (347)

致顾颉刚二封 …………………………………………………… (351)
致钱大宇五封 …………………………………………………… (354)
致徐家昌四封 …………………………………………………… (358)
致郭学群二十二封 ……………………………………………… (361)

致黄君坦十三封 ………………………………………………… (373)
致黄裳八封 ……………………………………………………… (382)
致梁通一封 ……………………………………………………… (387)

致谢国桢一封 …………………………………………………… (388)
致谢狱二封 ……………………………………………………… (389)

致潘受一封 ……………………………………………………… (391)
致潘耀明二十二封 ……………………………………………… (392)

致魏荒弩一封 …………………………………………………… (404)

bbs.hlmbbs.com

致 吕 剑*

1976年12月21日

吕剑同志：

手书诵悉，知拟迻写拙稿，感荷。若我再题似近于自我吹嘘，恐未妥。湜华君写本校字后附识以志吾愧耳。他日若别有所属自当应命。诸希谅察不一。匆复，颂

大安

平伯　十二月廿一日

1980年10月21日

吕剑兄：

手书欣诵。拙编小词难追大雅，会孙、陈二君① 偕来，即以

* 吕剑（1919—　），字一剑，号原白，山东莱芜人。诗人。

① 指孙玄常、陈次园。

bbs.hlmbbs.com

赠之。知荷欣赏，不胜愧恧。暇时惠临，当以之就正。馀俟晤罄不一。即颂
近安

弟平伯　十月廿一日

1986年2月2日

吕剑同志：

手示欣诵，欠安宜珍卫，俟天和期图晤。先公旧帙①，忽尔刊行颇出意外，出版社未另绍介。篇目虽多，恐尚非全璧。例如：独标宋词，却不言两宋；目中有杨玉环、柳氏等，而不载李易安。兄云“不明寓意，不敢妄测”，有传疑处盖其慎也。深佩卓见，若称有“阐释精微处”，一语道破，衔感不胜，幸甚！即叩
道安

弟平　顿首　二月二日

1987年1月15日

吕剑吾兄：

以贱辰承致贺殊不敢当，藉知清恙未愈尤为系念，祈多珍重，为要。所奉先高祖诗，承赐示出典至确，铭感不胜。弟之妄揣，“新涨碧沄沄”是川江风景，若作“春水绿沄沄”，春水绿波似吾乡矣。升庵蜀人，其有此句也亦宜。南阳“祠墓”作“祠宇”为是，其墓在定军山，不在南阳。先公昔游，曾亲诣之。一诗惠我良深，不惟开卷有益。贱体仍疲苶，勉续六十年前旧梦耳。馀不

① 指俞陛云撰《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出版。

bbs.hlmbbs.com

一一，敬颂

起居百福

弟平伯　一月十五日

1987年1月22日

吕剑仁兄吟席：

得诵手教知台候胜常，兼有斐然述作之兴，伫企还琼，俾快先睹，亦幸事也。于昔年蒙诵，曾侍先君于清史馆，有《黔诗纪略》一书，其诗至佳，犹忆不忘。与武侯庙诗殆可称双璧，惜人名书名俱已失忆。

孙刘事业总成尘，客到长怀顾曲人，
舟楫吴儿真便利，山川赤壁最精神。
台荒蔓草秋无燕，戟折沉沙夜有燐，
江左英雄久寥落，千年无复岸纶巾。

匆草不恭，即颂

新禧万福

弟平　顿首　一月廿二日

1987年6月14日

吕剑先生：

来书并文收悉，谢谢。在何处刊出均好，我无意见。

前所引元故宫诗只凭记诵，其书名作者并缺，不宜征引。其他叙事琐屑处亦宜酌删以清眉目，亦谓然否？

原件附奉，此候

bbs.hlmbbs.com

文安

俞平伯　六月十四日

1987年6月25日

吕剑同志：

来信诵悉。《蜀輶诗记》拟分赠足下与次园、玄常二君，希随时取去。

又吴梅村有《箫史青门曲》，其中“红窗小阮调婴武”，其“阮”作“院”者误。知次园兄有此书，祈于便中为检程迓亭本看如何。不拘何时得暇斯感。

抄件尘览，宜细看方妙。匆书不尽，即颂

撰祺

俞平伯　六月廿五日

1987年7月1日

吕剑兄：

次园携来尊件详瞻为佩。所赐笺谢谢！“元音”一笺堪为定论。审观吴漳之书一字无差，“祠庙荒秋草”诚哉，此篇已抓住要点。若明人习气固不足据也。尊见眼光至卓，为佩。仇注每繁而不惬，引《七修类稿》方得其踪迹却未探骊珠，固当另写一文俾成全璧。吾先人引此片言，不为虚矣。前赠《蜀輶诗记》想已收到。其卷上三十页有诸葛武侯墓定军山，正可配南阳祠也。匆复，即颂

文安

平伯　七月一日

bbs.hlmbbs.com

1987年12月13日

吕剑兄鉴：

得上月惠书并印本均甚细致，为慰为悦，惜三、四两章尚未完成。《元音》底稿已蒙抄寄，固宜颐养，节劳是要。若杨升庵剽窃殆不值一笑也。然亦可见写作之非易也。

次园患病住院，其病名颇少见，计已就痊，祈代为问候。

弟患病数月近亦稍愈，只精神恍惚易误，总是衰征，偶记南宋时“天元甲子”得十四字，聊以惕日。匆复，候

撰安

平 顿首　十二月十三日

1989年10月18日

吕剑兄：

以多病不能细字，只能草草书，聊以寄意，祈原谅。另纸博一笑。闻荒芜将移家就近，吟侣不寂寥矣。复颂大安

平伯 启　十月十八日

bbs.hlmbbs.com

致乔象钟*

1978年4月15日

象钟姊：

来书欣诵。前拟改“瞟黄”字，得符作者原稿，为幸。词选拟易名《唐宋词释》(以同名者过多)。原印有讹缺，修整亦颇费力，将于七月间交稿，印行尚需时日，出版后亦未必能孚众望。前者屡承其芳同志关垂，倡议刊行，抚事怀人，不胜感怆。

《唐诗选》出版后风行一时。顷有友人借看，迟日读后，如有管见即当奉告。

今年朱佩弦君逝世三十周年，“战地增刊”属写文而思路窘涩尚未有以应之。若明岁开国纪念盛典，须有椽笔始能发扬光烈也。

舍间近况，成女当已谈及。我仍感摇晃，行步歪斜，写字则

* 乔象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bbs.hlmbbs.com

信笔所之。内子病体尚可支持，知念附闻。即候
著祺

俞平伯 上　四月十五日

蔡仪[①] 同志致候不另。

1979年1月21日

象钟同志：

东西远隔，久疏晤对。顷欣举手书，并得读新著，继昔年论文之乐为快。文章词意均妥。自来文人大都是三教思想，只重点或不同，若太白则偏重玄门。稿本如需，当寄还。拙编《词选》付印，今年可出书，自当奉赠一册。近有为“五四”纪念征回忆录者，愧无以应之，赋小诗塞责。迟日或付报刊，今附上草稿聊博双粲。平近体尚可，只是疲软。宝驯宿恙稍愈，仍患头眩。小女等均好，宁宁已十岁矣。匆复。候
安

平伯 上　一月廿一日

蔡仪同志并致意。

① 蔡仪，乔象钟的爱人，著名美学家。

bbs.hlmbbs.com

致华粹深*

1970年12月22日

粹深吾兄：

去冬到豫，瞬越一载，从小儿处得谂在工厂做教改工作，并辅导学习，一切安善，至以为慰。近悉曾趋访润儿拟托带食品相贻，远人弥感温煦，厚意心领。

一年中乏滚足陈，平与内子均托庇粗安，堪释锦注。近日所内专案组嘱写一年总结，拟于年终交卷，如反应尚佳当有利于问题之解决也。

所居陋甚，却习而安之，有"尘灰粗粝总安然"、"应许他乡胜故乡"等句，可知怀抱，京华昨梦久付云烟矣。

---

* 华粹深（1909—1981），满族。三十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曾师从俞平伯先生。生前任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

bbs.hlmbbs.com

润儿携栋孙来省，旬馀而归，于津门晤面时由渠转告，当较详实。书不尽言，即候

教祺，双祉

平伯　一九七零年冬至于河南息县之东岳集

内子嘱笔向贤伉俪致念。

附去诗一页博双笑。

1976年11月6日

粹深兄：

日前惠临，以卧病未及倾谈，为怅。顷承手书，知诊断结果，自宜珍摄，可占勿药。学校教课暂停，正当静心休养。扇面已托友付裱，俟工就即属小儿携致。我近体还好，便血未再发，腿力疲软耳。匆复，颂

俪祺

平伯　十一月六日

1976年11月13日

粹深兄：

前承来书慰问，已由成女作答。儿辈来京时，又荷惠赐饮料，谢谢，谢谢。贱恙已愈十之三四，起居行动尚需人照料，仍服药打针，堪释锦注。复颂

教祺

平伯　十一月十三日

bbs.hlmbbs.com

1978年7月16日

粹深兄如晤：

闻久病未克亲候心甚悬悬。顷小儿详述近况，稍愈为慰，惟祈安怀静心调养，渐臻康复。端阳小诗附奉博粲遣寂。书不尽意，即候

痊安

平伯　七月十六日

湘畹姊致意。

1979年1月8日

粹深兄惠鉴：

猥以八十生辰承力疾亲笔远劳致祝，厚意拳拳，心感何似。是日在外聚餐约四十人，君坦翁亦到，只不免有遍插茱萸之感耳。维宽怀调摄，万万珍重，不宣。复颂

痊安，双祉

平　顿首　一月八日

内子附笔致候。

1979年1月19日

粹深兄：

复示诵悉，于养疴中犹垂念贱辰，重荷嘉贶（裳料）更深纫

bbs.hlmbbs.com

感。阅此书字迹清整，近似畴昨，近候自当转胜。丛碧[1]近同宴席，其近著《红毹纪梦诗注》日内寄奉备览，必饶兴趣，可以遣闷。即颂
痊安不一

平伯　一月十九日

1979年10月21日

兹命小儿面奉毛颖一枝，前岁所作歌行印本一册，希惠存。书系新加坡周颖南君复制，颇佳。周在南洋倡导风雅，承以师见称，亦佳士也。颂
粹深兄秋安

平伯　己未九月朔

1979年11月17日

粹深兄：

承力疾手书，细诵感慰。新居宜于休养，宿疴当渐康复，为祝。所询宝卷跋文记曾收入散文集内（如《杂拌》之一、二，《燕郊集》），但手头书缺，令友或可在图书馆中查到。我亦当托人一查，俟有确知，再奉告也。第四次文代会开会十馀日始毕，我只去了三次，得遇旧友，颇多感慨。距第一次会已三十年矣。匆复，颂

---

① 张伯驹（1898—1982），字丛碧。河南项城人。著名诗词家、书法家、戏剧家兼书画鉴藏家。

bbs.hlmbbs.com

俪祺

平伯　十一月十七日

1979年12月31日

粹深兄：

敏如转来手书，字迹较前书清整，藉悉血压复常，极慰极慰。十九日演昆剧，我等应邀往观并以小车迎送，可谓优礼，看了二出即归。铨庵演出诚为不易。曾见有剧照。我处未有。《唐宋词选》奉赠，宜以遣闷，不必多费心力也。即颂

健复，伉俪新禧

平伯　一九七九岁除

bbs.hlmbbs.com

致刘华庭*

1983年6月3日

上海书店公鉴：

承赠《我们的七月》、《六月》，谢谢。影印甚精。《七月》中有我曾祖精楷扇面，原件已佚于丙午，仅存此蜕影。《六月》末页有OM圆印，此叶圣陶所刻，只一用于《六月》，后遂停刊，此章亦久佚。圣翁刻的英文图章只此一件，恐只剩此影矣，书中未曾提及。

如尚要续印我的旧作，可来信商洽。我处书亦不全，但尚有《燕知草》。此本上有丰子恺晚年题字照相，朱序盖有他的名章，与一般坊本不同。将来如有需要，亦可以奉借。即致

---

* 刘华庭，浙江宁波人。副编审。时在上海书店（出版社）任职。

bbs.hlmbbs.com

敬礼

俞平伯　六月三日

1983年7月22日

上海书店出版部：

承惠寄新刊二种，谢谢。旧书重印，有些我昔年未看到的，洵足珍也。近排印书籍，错字极多令人闷损。影印既无此病，又省劳力，甚善甚善。拙著《燕知草》未必适合于现代文学参考。他日如有需，希来书商洽，可借用藏本。

匆复，即颂

公绥

俞平伯　七月二十二日，北京

1983年10月3日

华庭同志：

廿八日书得诵，拙集所加图章知将套印，可谓不惜工本，重视此书，感谢感谢。属自题记意思亦好，却不便破例为之，深以为歉。近来重排的书均不附我的说明，因既不宜自我肯定，亦不便否定也。务乞谅之。而尊意甚厚，想起一补救之法。《燕知草》初编时原题一律，首云“换巢鸾凤去芳林”，其后改用《换巢鸾凤》词牌，诗遂弃去。亡室在时曾为上海陈从周教授书之，后登载在《书法》。诗意实比词佳，如收入新印本，即成全璧。已函商陈教授，将原件照片给你，当荷彼同意。如你处亦同意，可就近与陈君接洽，不必由我处转。名居如下：（略）

如别有问题仍可来信商量。匆复，即候

撰安

俞平伯　十月三日

1983年10月11日

华庭同志：

来示诵悉，附题诗在词后甚妥，原底早送还陈教授尤善，谢谢。

丰书决定不附，来书说怕印不清，又体例不一，均是。请将此页只留原照片，下面丰子恺书与我附记二条均不用。丰子恺所画雷峰塔本不在此页，读者看了仍不明白。其实湖楼照片亦并看不大清楚，复印更甚，但旧本如此亦不便删去。

又此书我约略校看，未发见错字，可见开明旧版之佳，视今日所印，相去远矣。

有问题希随时来商量。即颂

撰祺

平伯　十月十一日

书将于明年何时出版？照例赠本拟另购若干本，容另通知。

1983年11月23日

华庭同志：

前复言及丰子恺题决定不用，谅已达览。此书是否明年定出版，祈告知。又内子书件借自陈从周，原迹谅已归还。不知赠送本若干。此外拟另购四十部，请为登记并示知价格，为荷。如有稿酬，请在此项下扣除；否则另行汇上。

希赐复。即颂

bbs.hlmbbs.com

撰祺

俞平伯　十一月二十三日

1983年12月10日

华庭同志：

承细校拙著，感谢。经查另本《燕知草》第131页作：

“一杯水整个儿的西湖”，

所缺为“整”字，希即照补（别无符号）为荷！

另买四十册已函告。

印行想无问题。有事仍希随时通知。复颂

撰祺

俞平伯　十二月十日

1983年12月15日

华庭同志：

示悉，连上并复，前片或已收到。

一、缺一“整”字，照补，非“盘”。

二、合装一本只用一条字，图章用莹环，甚好。

三、在第一本开头背面正面有“燕知草，平伯自题”，不知有否？此书有版权页，大字清楚，前给你社的本子是否没有？为“中华民国十九年六月上海开明书店活字印”，其上且有版权印花，你们要用否？如决定要用，我可以将我的另本一页拆下给你，但用后必须归还，请即示知，当挂号寄去。如无此页，复印本即减色矣。匆复，即候

bbs.hlmbbs.com

著祺

平伯　十二月十五日

或以复制本奉寄，祈斟酌示复。

1983年12月20日

华庭同志：

示悉。所拟办法均妥，同意。两种印本款式不尽同，不宜混杂。题诗是借用陈从周教授的，其上原有款，是否一并印出？便中见告，不忙在一时。（我意有款亦好，可明其来历。）

“护封”用三大字，很好。

说明文字未改动，即奉上。

匆复，候

撰祺

俞平伯　十二月廿日

1984年1月22日

华庭同志：

书付印想无问题。有闲事一谈。在惠赠之《古旧书讯》六期四十二页陆祖耀《书目》中，有书名《秘密海岛》，一九〇〇年小说林社版。是书我儿时爱读，早已佚去。书已难得，看陆君《书目补遗》中载，想必尚存。恐未必能重印，姑一问询，希便中示及所知一、二为荷。

馀不一一，即颂

著祺，新春

平伯　一月廿二日

bbs.hlmbbs.com

1984年2月1日

华庭同志：

承复告《秘密海岛》存佚情况为荷，我亦不过问问而已。

《燕知草》重印拟作介绍文字，甚善。鄙意兄随意书之即妙，若我自己喝采恐不妥。酌采朱公序意，大致不会差。是书虽有多篇，实只一题，皆回忆浙杭往迹，以珍惜这段年青时生活，遂稍有偏爱，固不求人知。晚得垂青，亦幸事也。

近日重印我的旧书，皆未参加鄙见，恐画蛇添足也，希谅察。

匆复，并颂

春禧

平伯 癸亥除夕

1984年3月8日

华庭同志：

三日寄件又手书均收到，印宝驯所写，小而精，为荷。题《燕知草》本先诗后词，而诗实比词好。词颇拘束，阅之可知。你社将印另外一些书，我可同意。《读词偶得》可用初本，因改版本与《清真词释》均已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的《论诗词典杂著》中，以免重复。（你说初版精，那就更好。）二、我父的《诗境浅说》第一册中，记得有重复的诗，付印时需检核，既非排印，不知如何校正。我本不会写字，只是瞎涂。你说“早有盛誉”，殊不敢当。近体更弱，只能涂抹写少量字，因精神衰容易弄错。扇面已收到，当勉力承命，恐只能跨格书之，又不能速，均希谅之。匆复，候安

bbs.hlmbbs.com

平伯　三月八日

清末有上海书局，石印，与贵店有继续关系否？便中示知。

1984年3月23日

华庭同志：

赠书二册谢谢。《燕知草》底本收到。

前书扇老笔颓颜，第二章粘贴，方以为歉，乃蒙见誉尤愧。

《诗境浅说》手头无书，不能告知页数，却易寻觅。大约是“玉楼天外起笙歌”诗，是否有顾况名，或“银烛秋光冷”画诗。检对可知。

知《燕知草》下月可出书，并将先示以样本，感谢感谢。即颂

撰祺

平伯　三月二十三日

1984年3月30日

华庭同志：

来书诵悉，如此校补极好，事有关先人，不胜感刻！且重印视原本为佳，亦不妨说明，固有益于贵社之声誉也。题签我所当为，惟所拟格式未尽妥，且不合我国传统，拟改如下。如荷赞同，希即见复，时间总尚从容。既两书合并，一题即够，无须两个。在续编前加一扉页，铅排“续编”两大号字可矣。书题为“诗境浅说及其续编”八字。我不便签名，只盖两章，一“铭衡”（我原名），一“平伯”（字）。照通行款式，在封内书明“俞平伯书”即可。若此办法似很好，您同意否？俟得复，即为书写，不误。

bbs.hlmbbs.com

匆复，即候

著祺

平伯 三月卅日

盖我名章，或误会我作。如用一俞氏印章，亦好。祈酌定。

又及

1984年4月4日

华庭同志：

遵属涂二纸奉上，殊不佳，如不能用，再商。

第一纸下面应附铅排三字，第二纸可作扉页。问题我不能简单署名，一、我本以字行，原名人不知。二、是我父遗著，须有称呼。在此均不能表出。又不能用我名章，会误认为我著。幸家藏有俞姓两章，一大一小，恰好。如不拟用，可裁去，在书之封里径书某某题签可也。希酌定为荷。

时已四月，《燕知草》出版谅不远矣。一切费神，谢谢。即候

文安

平伯 四月四日清明

1984年5月1日

华庭同志：

前寄《诗境浅说》封面，想可用。

承寄赠《燕知草》新本（十册），颇美观，感谢感谢。其余请俟他日寄下。

《诗境浅说》亦已付印否？匆复，颂

bbs.hlmbbs.com

近安

平伯　“五一”节

1984年5月9日

华庭同志：

寄书收到，数目无误。赠你一册，另封挂号寄上。稿酬迟日当可收到。久付淡忘，重劳费神整理重印，意外之获，感谢感谢！

先君《诗境浅说》想亦在计划重印中。篇幅不多，或较容易。前书封面未甚佳，或可用。

匆此，即候

撰祺

俞平伯　五月九日

1984年5月18日

华庭同志：

收据附上。

示悉，书将陆续付印。《读词偶得》既是重印，自以原封面为佳。据云尊处所收底本，字迹太淡不易制版，不知可否由我来描一下，如用此法，请将书挂号寄下，比新写好，我又省力。欲重书并不难，只是近来我写字退了（由于手软目昏），观“诗境浅说”即可知。因此近人属写书签，大都谢却，非敢吝也。“俞平伯著”用排铅字，很大方。此事不忙，总好办。

五月十日挂号寄赠签名本《燕知草》，谅已收到。此书得名，由于我诗的末句，见本书七十二页，但只“燕知”，“草”字无着落，草稿之意。近友人提示：

bbs.hlmbbs.com

李白诗："燕草碧如丝。"
一语双关，三字均有了出处，即以附告。如有人询及书名来历，可以此答之。匆颂
著祺

平伯　五月十八日

1984年5月26日

华庭同志：

书件均悉，原书附手迹本来浅淡，没有深色（如深，则与题字相犯），因之置之不理，任其模胡可，换上白纸、有色纸均可。当初时影印如此，非我意，我很不喜这模胡的字迹。

至于重印，当用原题，不宜另写。且原件乃叶圣陶先生约六十年前在开明为我书写的，现他年老眼病已求之不得，极可珍贵，我亦不敢换上拙书。原件挂号寄还，乞妥存备用为要。俟书出后，介绍文字中亦可提到也。开明旧版书品均好，视今为胜。匆复，颂好

平伯　五月二十六日

1984年6月12日

华庭同志：

来书诵悉，廿元收据附上乞转。

知二书付印，年内可出，甚善。

从周兄介绍先君旧作重印事可考虑。但亦有问题：一、书名《蜀輶诗记》非入蜀游记，中有许多旧体诗。二、讹字等须稍校勘，始能付印。俟我精神稍佳，当整理一册寄上备览。决定须否印行

bbs.hlmbbs.com

可另商也。不妨先一看。

附来素纸收到。书云有小镜框，而纸颇长，镜框似不小，是否整用？如要裁小，可告知尺寸，以便剪裁，闲时书写也。直用亦可。

复颂

近祉

平伯　六月十二日

1984年6月23日

华庭同志：

手书诵悉，属书尊处卅周年纪念册，以近体衰目昏手劣，未能承命，至歉至歉！群贤济济，若平涂鸦之迹，有无亦不关紧要，乞谅之，为幸。前者所属，自当勉力如式书之，容迟日报命，另原纸一并寄奉。

《蜀輶诗记》旧藏本已检出，亦有些问题，此书八十年前（庚子后二年）作，六十年前印，纸色微黄，附有我早岁的标点（繁简不等），其款式与今微异，且用朱笔黯淡，未知可重印否？此其一。馀外则用词与今义不合（如拳匪、回匪、粤匪），不便照用，亦不好改（对我来说如此），虽为一般文言，亦不甚浅显，难谐众目，或妨销路，宜俟审稿决定。既承雅意，缓日仍当寄奉一览，却不作为投稿用（其叙述情形全非，亦不能作旅游参考）。阅后希寄还，为幸。其上有先君题字，舍间亦只此一本也。匆复，即候

著祺

平伯　六月二十三日

bbs.hlmbbs.com

1984年7月8日

华庭同志：

书件均悉，封面非复制，如前所议定，乃是近人另书，皆不合用。《读词偶得》非用叶圣陶书"俞"字草体（原正楷）画了好些圈，已写白了。既要另书，亦无不可，沪上尽有名家，如顾廷龙、陈从周。顾与先人昔年相识，找他似不会推辞；从周更无问题。简单写个书名、人名原不费事，我不宜写，道理很明白。要签章否均可。如加朱印亦很好看。我以前出书，绝不需人装帧，惟近来风气改变，我亦不知。但照寄来格式，却决不合宜。如果印出，读者印象不佳。如贵社亦有不利，务乞注意另制，为荷！先君无手稿留存，并复。即候

撰祺

平伯　七月八日

"诗境浅说"下写我父名或字均可，不要"霜根"，人不知之。

1984年7月15日

华庭同志：

示悉，分别答复。

（一）"读词"决定用叶公旧书，他现已不能写字了。对我有纪念性，不仅是名贵。

（二）"诗境"另写，不用原底。"霜根"者，章元善之父，章钰，字式之，苏州人，乃我家世交，我父至友，曾校《资治通鉴》，用它极好；但今人多不知，且原书影印亦很失真（不由我主办，我不知其故）。现决定不用，另请陈从周写，我同意。请你访

bbs.hlmbbs.com

他，代我面恳，想一定成功。款式由他做主，或书名下书我父姓名、字（字阶青），或径由从周署名（盖章），如“霜根”例均可，请你和他商定，不须再问我。以样张寄我一看尤妙。

（三）沈俊盛同志主办《燕知草》重印，相距五十六年矣，的确好，代我致谢。已遵命在扉页上签名，附奉一览。以地位很窄，此书用印章已多，不另钤印。

（四）两书约何时可出？便中附告，为荷。

即颂

暑祺

平伯　七月十五日

1984年10月10日

华庭同志：

多月未通音讯，《诗境浅说》当已付排，何时出书，是否今年可出，希便中示及。封面属陈君，想已挥毫。匆上，即候

文安

俞平伯　十月十日

1984年11月14日

华庭同志：

前荷偕友惠临，感谢。《蜀輶诗记》未知曾否审定，有意采用？此书乃先人旧刊，相隔八十载，情形大改变，恐销售不畅，并不适于导游之用，但亦不宜更改。如不拟用，盼将原件见赐，却亦不忙在一时。

尊作谈《燕知草》已得读，承雅意揄扬，谢谢。文中引李白

bbs.hlmbbs.com

诗却有一误字，有关文义。《书讯》五期十二页李白诗“燕草碧如丝”，“丝”误“绿”，声韵意义皆非，至希于下期贵刊更正之。恐读者或不免疑惑也。

匆此，即颂

冬安

平伯　十一月十四日

1984年11月15日

华庭同志：

前寄片想达。《蜀辅》未有决定，暂留无妨。有一事询商。我有旧体《古槐书屋诗》八卷，毁于一九六六年。顷有天津社会科学院文研所孙玉蓉同志编了我的旧诗集，做了辑佚工作，我亦正在帮助她。总能恢复若干，却必须用繁体字排，在国内似很少，港澳情况亦少了解，深盼予以指教帮助。如你处不能印，有他处可绍介否？亦希示及。全稿方在整理，到明春当可写出目录也。篇幅大概不多，因大半已亡佚。匆上，即候

近安

平伯　十一月十五日

1984年11月23日

华庭同志：

来示欣诵，谢谢！那文还有二误字列下，希一并更正。《书讯》第十二页引朱文：“昭贤”误当作“招贤”（西湖寺名）。引我的话“固不求人知”，“固”误“因”，当改。

承示印繁体字厂常熟有之，且尊处合资，可以联系，甚善。已

bbs.hlmbbs.com

录下备考，但目前还讲不到，须待明年，且印刷与出版不同，仍须先与出版社商定，此集系天津孙女士发起编辑（我早绝望），最近我始参与，现拟总名为“俞平伯旧体诗钞”（此孙原拟），时间大约为一九一六至一九五九，分为三卷：一、槐屋幸草；二、歌行（长篇）；三、杂著（必须用繁体字排，否则恐不堪寓目）。此恐不在尊处营业范围之内，未知亦有意否？前谈先君《诗境浅说》、《蜀辖诗记》等，均悉，谢谢。

即颂

撰祺

平伯　十一月二十三日

1984年12月17日

华庭同志：

前复一片谅已收到。拙诗拟收1916—1959年所作为一集，内分三卷，名“平伯旧体诗钞”，已与四川人民出版社商洽印行。前承示知南方印刷厂情形，为感。又《蜀辖诗记》是否决定付排，希便中示及。我处还有两小册：一为家父早年窗课诗《小竹里馆吟草》，缮写极精，惟旁有涂抹（不甚多，亦家君手迹），如要影印，须设法去掉。二、我手写我大姊、二姊诗词选，本子小，作品亦不多，不能单行。如与家大人诗合并则可。全是小楷，我现在已写不出了。他日如到京，可一看。原是闲事，一时想到谈及。馀不一一，即颂

冬安

平伯　十二月十七日

《诗境浅说》两编，大约明年何时可出？前商务版贾丰臻《佛

bbs.hlmbbs.com

学易知》，简明而好，在上海当可觅得。希为介绍，颇可一看。

平　又及

1985年1月24日

华庭同志：

示悉，我父旧作付印，承你亲往催促，感谢！二月份谅可出版，盼先睹样书。如有稿酬亦希惠寄，并荷。

所说出书情况，我颇有经验（以曾办朴社并未亏本，但现款化为存书）。底本虽珍贵，亦须考虑市场价值，尊言甚是。《蜀輶诗记》列入游记丛书最合式，迟出无妨。近看到陈氏《梦游亭纪》（作者为我长亲），书甚好，只加圈而错误颇多。重印旧籍，亦非容易也。我的《旧体诗钞》已有草目，凡三卷，二百三十八篇，拟于今夏付四川人民出版社。意在多校，减少错误，恐亦不易办到。复颂

近安，不一

平伯　一月廿四日

1985年2月11日

华庭同志：

上月示悉，知二书出版，为欣。赠本及款想不久可收到。暂不拟另购，盛意并谢。附来扇面二个收到，其一不知何用，均暂留我处，他日寄还。

圣翁眼疾几看不见，住医院日久又常发烧，我亦不便请书，至希谅察，为幸。

《蜀輶诗记》与现在旅游路程大不相同，恐无参考价值，只作

bbs.hlmbbs.com

一旧籍看耳。何时出版均可，本不亟亟。

匆复不一，即候

春禧

平伯　二月十一日

近体弱眼昏，只能对付写字，附闻。

1985年2月19日

华庭同志：

赠书收到，谢谢。《诗境浅说》底页在书名下，用“俞平伯著”，四字错误显明，又似我冒窃先人遗著，不知何以有此巨误。书已印好，无法更正，未发出之书，均须加盖戳记。希即示复。此颂

文祺

俞平伯　二月十九日

1985年2月22日

华庭同志：

前片谈《诗境浅说》版权页上的误字，想已先到。顷由邮汇到二百元，不知何书之稿酬；若是合并，亦不知如何分配。以先君之书尚有其他后裔，不止我一人。希即见复，为荷。匆颂乙丑新春吉祥

俞平伯　二月二十二日

或已有书在途中。

bbs.hlmbbs.com

1985年4月1日

华庭同志：

前承惠谢谢。原单附奉。

《蜀辖诗记》可作为旧籍流通，却不适导游之用，以今昔大异，恐市上销路欠佳，谓须斟酌采用之，更不亟亟也。

又此书本无标点，是我早年所涂，已与今式微异，又有校改文字二处，其情况与前印之《诗境浅说》不同，亦待审定。

我的《旧体诗集》凡三卷，抄校已毕，付印尚须稍待，校刊是很大的问题，恐其多讹。即用旧体字，亦多合并，影响文义。

匆复，候

著祺

俞平伯　四月一日

1985年4月7日

华庭同志：

前方寄信，即续荷寄款，盖从优厚，感谢感谢。收据附上。其有第二次，想是不拘成规，开展之意尤佩。前读何满子君一文觉得甚好。从事出版业者，有兴味方能进步。

今岁如因公来京，希惠临一谈，或可看些废品却亦有意义者。《蜀辖诗记》不忙付印，壬寅至今八十馀年，情事全非矣。

匆复，祝

健

平伯　四月七日

bbs.hlmbbs.com

1985年11月18日

华庭同志：

来信与赠书均收到。《蜀辖诗记》重印为快。原书校改已见原书，不须亦不能多加注释。其改订二处均详《资治通鉴》。我近多病，不能写作，只略书数字耳。诸不一。即颂

文安

俞平伯　十一月十八日

原件用毕，仍寄还。出版恐须迟延，本来不忙，或可订购若干。

1987年2月23日

华庭同志：

来书诵悉，惠样书十册收到，谢谢！其他百册想不久亦可寄到，以复印酬金抵算之法甚妙，约当全部四分之一，承惠多矣。滞销如此自是不景气之故，若非足下与从周兄殷勤绍介，恐无此成绩。复印甚满意，并此道谢。承命嘱书“挹江堂”三字，本拟写应，无奈两年来均不能动笔，至为抱歉，务乞谅宥是幸。惠纸迟当奉璧。馀不尽，复颂

著祺

弟俞平伯　二月二十三日

bbs.hlmbbs.com

1987年4月25日

华庭同志：

《诗记》样本甚佳，希续寄书，原件一册即祈并赐，为荷。

前奉纸张未曾寄。衰年惋弱，姑妄试之，未必可用，聊博一笑。容缓日另邮。匆复，颂

近祉

平伯　四月二十五日

1987年6月15日

华庭同志：

六月五日来书诵悉，诸件均妥收，原陈件整治尤精，堪称善本，于得便时为我道谢。

新印《诗》[①] 焕如一新，只老成凋谢，旧梦重重不堪回首，感慨系之矣。书能续命，又似还魂，皆君等之力也。

匆布，复候

文安

弟平伯　六月十五日

---

① 即《蜀輶诗记》。

致江绍原*

1934年12月24日

关于《商颂·玄鸟》篇

绍原兄：

承示大作，甚佩。胡适之先生近作《说儒》一文，纰缪往往而有。“龙旂十乘，大糦是承”，旧说并不误，而胡以为臆说；“饎”字损为“糦”，不知曾拿出何证据来否，而自谓非臆说。此等纰缪固不值一驳也。

“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王引之以为上下互讹，似无征不信。其鸾颠凤倒，亦雀亦燕，何如此之巧耶？况“丁”“王”二字，

---

* 江绍原（1898—1983），民俗学家。

bbs.hlmbbs.com

在古籍中是否得以形似而误，亦留待专家之论定。窃谓居今之世，去古已远，改读之法虽不能不用，却总觉危险。盖有讹失与否，本难定，是一难也。纵确知有讹失矣，终难断为何字之讹，是二难也。郑释此句，似本不误，诗祀高宗故曰“武丁孙子”。此“武丁孙子”不知作“武丁的孙子”解，还是“武丁孙子”是一词。鄙意前者为近，《大雅·文王》“文王孙子”、“有商孙子”句法正同。且上文称汤曰“武汤”，今若改读“武丁孙子”为“武王孙子”，而以武王为汤，揆之文义似亦不类。颇疑“武王靡不胜”是颂者之词，与其时国力之盛衰强弱实无干系，事理今古不异，本至明白。（朱说，武丁孙子，今袭汤号者。）

商人无谥，称汤曰武汤，曰武王者（长发），号也。周初犹袭商制，周之武王疑亦号而不谥。如《左宣十二年传》，记楚庄语：“武王克商，作颂曰，……又作武……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大武之作，本当武王在位之年，此春秋时人语，当更属可信，而今《毛诗·周颂·桓》曰：“绥万邦，屡丰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则武王之为生时之号，非身后之谥明矣。

观此诗，郑朱二说并可采，纵或迂曲，然视今人一飞飞到犹太，孰得孰失，岂不“彰彰明甚”，尊见甚是，弟无间然。胡先生此文全豹，弟尚未得窥，昔曾见其一部分，似为一小说。草草，馀不多及。

弟平伯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清华

致许宏儒*

1979年3月7日

申甫贤阮惠览：

得手书并旧作诗词，诗既清切，词尤婉转，至为欣荷。我等近况尚可，足不出户。兹附奉近稿十章① 以供吟粲。草复，即颂时祉

平伯　三月七日

内子附笔问候

* 许宏儒，俞平伯晚亲，别字声甫或申甫。

① 即《一九七九年“五四”周甲忆往事诗十首》。

bbs.hlmbbs.com

1979年6月8日

申甫贤阮青览：

昨惠临是荷。承王君赐诗，录近俚句答之，希转致。意在通晓易知不用辞藻也。又，许白圭[①]在京住处知否，希便中见告。匆此不一，即候

近安

平伯　六月八日

1979年6月21日

申甫贤阮：

得手书，知居比邻为欣。近以政协开会，有时出外，分组会不大去，以小诗代发言。今附尘览。牧之诗云自是二十四条桥，作为一桥专名，当在其后。所见极是。愚亦只看《笔谈》及《画舫录》，未曾细考。《词选》中列白石《扬州慢》，注中备举廿四桥之名，或可参考。其书尚未出，有校样草订本，附奉阅览。暇希惠临。有事相约可通电话。匆颂

刻祉

平　顿首　六月廿一夕

① 许宓儒，字白圭，俞平伯晚亲。

bbs.hlmbbs.com

1979年7月12日

申甫贤阮：

昨叙为快。今晨惠示新词《好事近》极清丽可诵。题目“俞楼”二字亦妙。自不敢追拟西湖先迹，总是俞氏所居也。

于美女士①《浣溪沙》说译事之甘苦，亲切宛转为佩。乞为致意。

拙编《词选》可从容留看。即候

近祉

平伯　七月十二夕

1979年7月24日

申甫贤阮惠览：

两书均诵，谈诗甚详，且有理致，为欣。诗、词、曲三者同源而异流，各有门庭不厮混，而愈变愈近口语。话虽如是，却与今之白话诗不同，以其仍有形式、格律也。有似束缚，实是关键所在，诗之所以成诗，否则只是“诗意”而已。新诗之兴起，历六十年，迄未建立，其故可思。毛主席虽提倡新诗，而其所作皆旧体，从实践亦可明其真意也，此义甚繁，非短札能尽者，姑妄言之耳。

白圭来寓得晤。

《词选》三校完毕，已付印。出书后当奉赠一册。馀不多及，即颂

① 即茅于美，茅以升之长女，人民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

bbs.hlmbbs.com

近祉

平伯　七月二十四日

1982年6月8日

申甫贤阮惠览：

正月内子之丧，承惠临吊唁，感谢不胜。我却未知失迓。若非顷得来书，则终于不知，至歉！数月以来心绪劣甚，作些五言短句，俚俗悲哀，不足示友。有词一首较完整，另纸抄奉。语皆实况真情，差无虚饰也。李白出身西域原是旧说又郭老主张。近报每提到我，甚感惭愧，承示剪报，谢谢。知助编“桥史”将完成，盛业也。

贤侄妇治疗休养不久可期康复，乞代致候。仍盼于来三里河时得晤，最好用电话联系，因有敲不开门，其实我总在家。复颂

俪祉

平伯　六月八日

1983年9月18日

声甫贤阮：

书悉并惠示近作，谢谢。自度曲良佳，惜未能聆伯仲合奏也。附奉近诗印本，纪家中近事者。匆复，颂

秋祺

平伯　九月十八日

bbs.hlmbbs.com

1987年4月19日

声甫贤阮惠鉴：

日久致疏音书，惟兴居胜常。古籍出版社得重印先人笔记①以广流传，承惠赐极感，诚盛事也。且书品亦精，并谢！愚仍久病，乏滚可陈，小诗附奉，以颂

文安

平　顿首　四月十九日

① 即俞樾（曲园）所著《右台仙馆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

致许逸轩*

1962年10月9日

逸轩姊丈赐鉴：

久阔音问，驰系良殷，前奉手教藉谂起居安颐至慰。我乡设文化馆，有书画展览，诚空前之盛举也。征及先世手迹，馆中亦另有信来，亟思有以襄赞其盛，虽先人翰墨多播四方，舍中存留不多，只是零星小件，兹检奉曲园公于光绪甲辰年为先外祖许子原太守所书篆字条幅（日后由曼曾转带杭），拟即留赠馆中以图久远，乞为致意。馆中又寄纸来宠征及弟书，且已列入目录中，谊不当却，奈弟虽好涂鸦而稚劣可嗤，徒滋尘点恐不足为桑梓重也，但文化馆之盛意总不可辞，亦勉涂一条幅一并附去，祈斟酌用之。舍间自家慈以次均粗安，南望苕霅不胜

---

* 许逸轩，浙江德清人。原重庆大学教授。

依依。匆复，敬候

秋祺

弟俞平伯 顿首　十月九日

致许晴野*

1978年1月7日

晴野先生：

顷得惠寄《全清词钞》并今年精制月历，感谢感谢。此编昔曾闻遐庵丈谈及，顷始得读，弥感远道隆情矣。匆复，敬颂
时绥，顺贺新禧

俞平伯 启　元月七日

1978年12月7日

晴野先生赐鉴：

一九七九新岁将临，接奉惠赠名手所绘精印月历多种，感谢

* 许晴野，别署木味斋主，好文艺，系菲律宾华侨，居香港。

感谢。

归京后久未作词，近为友题画偶占，即以附呈乞正。颂冬安

俞平伯　十二月七日

1979年5月18日

晴野先生惠鉴：

奉来书并影印剪报多种，乃此间未见者，多谢多谢。“五四”诗难做，而拙作未佳，承美意流传海外为愧。国内于“五四”在沪《文汇报》刊登。黄裳之文于事实不远，只《古槐书屋词》刻本非我自书，乃昔年许宝騄君写赠者。近有增补，编为二卷。徐盈之文有些错误。如章元善于四人中居长，年已八十八，比我大七岁。又如我非苏州本地人，亦未与章、顾在苏同学（是章、顾与叶圣陶）。与曲园公之关系，三人亦迥不同。我仅到八旬，推为老辈亦感惭愧。

今附奉先曾祖隶书《文心雕龙》屏条六幅摄影一纸，祈惠存。此为吾家仅存之巨制，去年自许家赐还者，已历百馀载矣。复颂近安

平伯　五月十八日

1979年8月2日

晴野先生：

手示欣诵。屡承嘉贶，至感朋情。手制笺殊妙，今涂却一纸，录旧作关于《红楼梦》绝句，未经刊布者，乞正之。由穗寄赠饼干，必佳品，先此致谢。剪报得阅，尊刻“葬花歌”极朴厚可喜，

bbs.hlmbbs.com

鄙题纤弱，恐未足增重也。承询舍亲许氏与寒世三世连姻，瞬将再周花甲（至一九八二癸亥）。三昆仲，长宝驹，次宝骙，次宝騄，皆有声于时。其伯叔氏皆前卒，只宝骙尚在北京，任全国政协委员。内子为其长姊。

关于《红楼梦》人物，昔有一长歌，已付此间《红楼梦学刊》，不久即出版。愧未有新著也。

稿费请暂存。他日或再有，可并汇寄。馀不一一，即颂

近安

俞平伯　八月二日

1979年9月16日

晴野先生：

承惠寄《书谱》第四期，俾快先睹，感谢感谢。

发见有误者两条，另纸抄奉备览。如蒙转致书谱则尤感。其地址在湾仔道，想熟悉。馀俟续布，不具。即颂

秋安

俞平伯　九月十六日

封面背后章太炎联释文，“却瞉”二字并误，当作“郤（‘郄’同）縠”，名见《左传》。

承载拙作（六页）是我自书，非谢国桢书，标题与周文均误。曾有谢书拙稿，以赠周君，但《书谱》所载却非一本。此点宜于下期更正，以免疑惑。与周通信，我当另告知也。

平伯

bbs.hlmbbs.com

1980年1月7日

晴野先生：

承惠一九八〇年月历，收到，谢谢。

《青岛纪游》诗，彦火兄来书云可刊载《海洋文艺》上。此篇甚长，登在日报不相宜，不如载在杂志上。彦火盛情亦可感。前寄奉之跋语已不适用，可毁弃之。本文之后，当另作新跋。

录音机并不等用，购买等均不忙在一时。除所得稿费，尚欠尊处若干？盼明示，以便迟日奉上。请万勿客气。即照现在办法，叨惠已多矣。近况尚安，碌碌少暇。即颂

近安

平伯　一月七日

1980年2月13日

晴野先生：

手示诵悉。承惠赐玉照又关于先曾祖行事之剪报，感谢感谢。

前有一信，说录音机此间已有，可不需再买，未知收到否？看来书未言及，或者未到。此事多次烦渎，很觉抱歉，祈原谅，为荷。

知将远行，馀容续布，即颂

春禧

平伯　二月十三日

bbs.hlmbbs.com

1980年8月15日

晴野先生：

八日手书欣诵，拙编初行承即购寄，于收到后即复函道谢，乃未达览，近或已送到欤。示剪报，极感。其中有我的佚诗，记谷音社事者，又亡友浦公词，均颇难得。内子名宝驯，伊昆季皆“马”旁行。以京剧之王宝钏或误书“钏”字。其字以行大，曰长环，而此字有平仄两读，或误音长短之长，遂改作莹环，非名字相应也。张君或亦与足下相识，便乞转告之，并为我致意。彦火兄近寄来港刊我的选集一册，未知亦曾见否。在一丛书内，各家选集甚多。我集前言署谭鸣，其文不俗而赞誉颇盛，愧之。存有稿费，希为购些小食物，亦不忙也。近体还好，只步履更软。彦火乔迁，属书楹联，情不可却，而笔迹稚劣，如见之勿笑。匆复，颂

秋祺

平伯　七夕前二日

1980年9月10日

晴野先生：

二日手书，并惠赠《选集》二册，收到，谢谢。即此已足。他人的集，不拟另购。寄赠英制香皂极佳，谅不久可收到矣。

旧作语体诗，乃荷欣赏，为愧。属写《暮》，当如命。新体诗加标点之横幅却是初次，须稍稍规画方可。剪报记吴下小园，所存旧物无多，读之感慨。所云大厅，乃乐知堂非春在堂也。政协开会即将完毕，我因病只出席大会数次。匆复不尽，即颂

bbs.hlmbbs.com

秋安

平伯　九月十日

剪报署名“云乡”，称我为师，知其人姓名否？

1980年9月20日

晴野兄：

日前寄奉写《暮》横幅，想已收到。英制香皂甚精。顷适逢圣翁（体甚健）惠临，敬分赠其一。写诗时，发见《暮》中有错字（当是原本即误），“冷冷”当作“泠泠”（平声），已在写本中改正矣。《新晚报》近连载上海郑逸梅先生“近人特写”短文，或已见及。闻将有关于我的特写，曾略供些材料，希便中留意见惠剪报，为荷。匆颂

秋禧

平伯　九月廿日

1980年12月20日

晴野兄：

来书诵悉。“兄”字称呼，朋友间一般用之，甚至师长对学生亦用之，如知堂书札称我为“兄”是也。若称“先生”便觉过于客气，显得疏远了。因之，不须介意。月历佳品，剪报多种均收到，屡叨嘉惠，感谢感谢。“云乡”即邓云骧，从前我在北大时的学生，能写诗词。《星岛晚报》一文，叙我家之事详细，而错误不少。今就原件批注。附来剪报小诗《花》、《无言》之意甚佳。以少胜多，即无言之意也。此次来书，叙府上近况颇详。匆复顺贺

bbs.hlmbbs.com

圣诞节与新年之禧

平伯　十二月二十日

1981年2月19日

晴野兄：

九日手书欣诵。珍重朋情，自是本怀。承圣翁介绍得与人希及兄时常通信，慰我寂寥，乃荷奖誉为愧。书中述尊况极详，不殊晤对，尤见厚情。侨居海国，一门团聚，旅况清嘉，足慰远念。闻港地生活紧张，经营文具，自食其力，良非容易。前者已屡承惠；日前尊堂来京时又携赐珍贵食品，物隆意厚至为感谢。兄总不免多费，殊感歉仄耳。我近体仍弱，偶作小诗遣兴。去冬曾偕圣翁到法源寺，参加弘一师纪念会。此纸背剪报，即纪杭州事也。匆复，即颂

大安

平伯　顿首　二月十九日，北京

1981年4月11日

晴野兄：

前奉手书并惠寄《大公报》二纸，谢谢。文字颇佳，多奖誉为愧。两文又载《南洋商报》（新加坡）而署名不同，一作梁慧如，一作梁羽生。羽生以武侠小说得名，盖一人也。

有小文载上海《文汇》增刊，今将影本附奉览正。只谈关于《浮生六记》的小问题，改正一字耳。又有挽茅盾联，未送致，或见报刊，录如下，亦通套之笔。

惊座文章传四海　新民德业播千秋

即颂
近安

平伯　四月十一日

1981年7月25日

晴野兄：

十五日手书欣诵。韦柰到港知得与足下及彦火欢叙，为慰。韩国李教授属书，已付柰转去。承示林真文剪报一纸，谢谢。文多美誉，亦尚近实，总是远人盛情，亦曾与之通讯。文艺陶冶性灵，尊见极是。虽门面不同，而根柢归一，或深或浅，要在能自得其趣耳。亦谓可否？知稿费已交韦柰，谢谢。

圣翁以住屋修理，暂迁北太平庄。中央文史馆近届三十周年，圣翁及馆中诸老皆有诗，我亦勉和一章，亦只应酬而已。

内子写字涂鸦，近更多病未能握管，乃荷雅意惓惓，如迟日稍愈，容徐图报命。匆复，颂
暑祺

平　顿首　七月廿五日

1982年1月1日

晴野兄：

多日未修音问，维起居胜常，业务顺利为颂。近有小诗文，刊载于港地《新晚报》，兄曾见之否？一在八一年八月十八日，名《记红学琐闻》；二在十一月二十日，名《王壬秋集唐联语》。友人寄示剪报始知之，而该报迄未通知，并无稿酬。乞得暇代为询问。稿酬固不关紧要，但亦是照例手续，是否由他友转致？琐渎，感

bbs.hlmbbs.com

歉。我近体更弱，眠食尚好。匆颂
近安，并贺
岁禧

弟俞平伯　八二年元旦

1983年4月26日

晴野兄惠鉴：

亥岁元日，遂瞻芝宇，并得小叙，快慰何如。惜行旅匆匆，未获畅谈，前奉厚赐，估计是从尊处汇来，以情晴借假，未敢直询，感谢感谢。顷接来鸿，并附照片精册，前游宛然在目，缩海天于咫尺，庶释寂寥，心铭雅意。弟近体粗可，只四肢弱，行步尤艰。于十一日曾访圣翁一叙，又以家藏日本高僧写经捐献法源寺，亦由圣公介绍于赵朴初先生。附奉小文并原件照片，略观大意耳。文字亦待修补也。匆此布谢，即候
大安

弟平伯 上　四月廿六日

1983年7月6日

晴野仁兄：

多日未通音问，维起居康胜，百事遂心。顷奉手教，不啻面谈，慰如私颂。弟于《红楼梦》，自六六年后未写文，瞬及廿载，其间红学著作汗牛充栋，竟无从谈起。欲排众议抒己见，而实无所见，固非其人也。尊意拳拳，只衷心感谢耳。今冬南京大会，亦因病不能去。我的图章随便刻用，不算少，中经遗失抄没，所剩无多。后又有友人陆续刻赠，其名字繁杂记忆不清。零碎姓名，于

bbs.hlmbbs.com

足下亦无所用之，故不开列。贵县南侨中学属书，恐写不好，自当从命，希将格式（是否要下款签章？）一并示知，以便照写。复颂

暑祺

俞平伯　七月六日

1984年12月23日

晴野兄：

多日未通书，承远惠月历，感谢。归还香港盛事，当如报刊所载。我衰弱，出门更少，亦无写〔作〕。明岁有编诗之议（早年部分，一九一六至一九五九，将在“四川人民”出版），期以明夏交稿，后年出书。我能及见否，未可卜也。匆此致谢，并贺八五年

新禧

俞平伯　十二月廿三日

致牟小东*

1979年11月11日

小东同志：

近作小诗奉吟览。如付《红专》刊出，拟却酬。匆书不具。代叩许老① 安，以行步愈弱，极少出户也。即候

近祉

平　十一日

1980年2月1日

小东同志：

多日未晤。我患流感，见愈，尚未全好。杭州分社有复书来

* 牟小东，山东福山人，时任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① 许老，即“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

bbs.hlmbbs.com

否？近在苏州有重修曲园之议。叶圣陶写文，刊登《苏州报》，今以剪报奉上。其中亦说到“归葬杭州”事，或可备参考。匆候
近安

平伯　二月一日

1980年5月18日

小东同志：

尊作欣诵，活泼得神，特不免过奖耳。前拟为修复吴下荒园函稿，已由七人①连名，寄百万庄园林局华锋、沙滩文物局任之彬两局长。蒙许老惠爱赞助，如得一言，重于九鼎矣。便中祈为转陈，至荷。体仍疲苶，仍少出门。匆上，颂
安

平伯　五月十八日

1981年1月6日

小东同志：

来书诵悉。承关怀先墓②，不胜感谢。其地在西湖右台山，法相寺附近。于七一年林彪反动一帮拟在其地大兴工事，要将那一带坟墓掘去。舍族弟在杭已得到通知。未及平夷，而林身殒矣，然外表皆已摧败无馀。近始重立小碑，粗可辨识。故恳请浙省府保护也。情况大概如此。兄于写文时，希能顺便带说，可影响舆论，拜托，心感。照片两种我处都有，但仅存一张，于用后务希见还。

① 即指许德珩、章元善、顾颉刚、叶圣陶、谢国桢、易礼容、陈从周。
② 先墓，指俞曲园墓。

bbs.hlmbbs.com

暇时希来取去，邮寄恐遗失。匆复。颂
安健

平伯　一月六日

致牟决鸣*

1977年8月1日

决明同志：

闻悉其芳先生病逝，不胜惊悼。以数十年之交谊，在近期尚讨论诗歌，书翰往返，不意顿隔人天，悲痛何如！因病不能参与追悼会，尤感歉疚。祈勉节哀思，谨此致唁。

敬礼

俞平伯 启 八月一日

1979年7月5日

决鸣同志赐鉴：

前承惠临，赠以新刊《何其芳诗稿》，感谢感谢。以时患病失

---

* 牟决鸣，何其芳夫人。

bbs.hlmbbs.com

迎，尤为抱歉。读诗忆往，敬赋小诗致悼，乞正。又读尊跋真挚为佩。即致

敬礼

俞平伯　七月五日

1979年7月6日

决鸣同志：

昨奉一书计已收察，诗之第二首第三句“来入苙”，误书从“竹”作“笠”，请在原稿上改写“苙”，至荷！并致歉。即致

敬礼

俞平伯　七月六日

1979年7月24日

决鸣同志：

来书诵悉。呈小诗承奖为愧。第二首第三句当作“苙”字，想已为改正。

尊和二首均情思真切，读之感动，惜韵脚等未谐。僭将其第一首改动如下。上三句意思不变，只调协平仄。末句“情”不在韵内，只得多改一些。仍希酌定。

记曾同步延河畔，光景依稀似昨天。

如水华年流不息，只馀悲惋在人间。

俞平伯　七月二十四日

致孙玉蓉*

1984年11月3日

玉蓉同志：

我看了目录① 的上半，觉得离原稿八卷差得太多，因材料不足，我以为先得编好书（大体有个规模），才能谈到出版问题。四川方面最好先不作决定，还向别处接洽，荒芜转来你给黑龙江社王滋源的信，征求我同意。我告李可以，只是要用旧体字排，怕他们没有，看《纸壁斋集》排印颇好。如用简体字，则黑龙江社亦可考虑，王与李亦相熟，不必四川。这是一点。其二，旧体诗集实以用旧体字为宜，免得引起误解（理由不多说），我一向坚持，其所以不编旧体诗，原因半亦在此。最好先向有繁体字的出版社

* 孙玉蓉，任职于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① 即《俞平伯旧体诗钞》目录。

bbs.hlmbbs.com

打听，如不成再考虑用简体字亦无伤。你意谓然否？如同意，可向上海古籍出版社试问（我的《论诗词曲杂著》即由他们承印）。仍由你去信，大体与十月十日致王书相同，寄瑞金二路该社盖国梁(即为我编书者)，告以拟为我的《古槐书屋诗》八卷辑佚(1916—1959)，已稍具规模。盖如来问我，我当答以同意。另一方面，编诗仍当进行，有增、删、编、抄、校五个阶段，亦不易为，我当供给补充资料，不妨徐徐，到明春完成即好，本是些破铜烂铁也。看目录后，另书一纸，附上。即颂

著祺

平伯　十一月三日

目录　第2页《芝田留梦行》，不见《燕知草》，从何得来？《自从一别到今朝》删，山歌非诗。《五律》当为“身去杭州道……”还有一律同时所作，可补。

第3页　首行《题沈复山水》删。以下各篇我都不知是些什么诗，俟将来再看。

《青岛纪游诗》可以加入，否则太少了。

第4页　《为风子先生……》最好抄来一看，大约可删。

《遥夜闺思引》太长，如用旧体字排，可考虑收入。如用简体，删，且有序跋，将来或可单行。

《挽芸子》诗，删。

《度辽》以下均不记得是什么诗，将来再看。

第9页　《秋怀》第一句是什么，希告知（共有四首）。

《附录》可增补，似亦不宜多，再定。

《岁莫赋》请抄寄一纸，用简字不碍，只要不错。我另有一可加入。

《寒夕风城行》残稿存十之七八，已抄出，可用。

bbs.hlmbbs.com

1984年11月15日

玉蓉同志：

承详复谢谢。如部分恢复《古槐书屋》诗，下限在一九五九（我六十还历）。其下本有《寒涧诗存》止于一九六六，正如来信提议，但恐要更拖延时间，容再商量。现要先做困难的一步，交何处出版，暂且勿作决定。（见下）

（二）旧诗集须用繁体字、旧诗集款式（非新诗式）、直排，你同意否？如编好了，总可设法。本月在长沙开韵文学会，包括诗词曲赋。方在提倡，你编此书，正是及时，却必须编好方可，不忙在一时，内容可较丰富。

（三）给唐弢写诗，本非题目，现拟拆散，并加一首。《秋怀》原四首，当加三首。《芝田留梦行》不佳，且与《记》重复，删去不用。

我近正在抄诗，须大力补充方可，否则不够，你抄写的稿，他日我须看一遍。以有些诗，如只看题目，不知是些什么诗。《古槐梦遇》中的，似已抄出，然否？或另有根据。

馀情托家昌面告，不一。

平伯　十一月十五日

我近抄一句诗："馀生惜闇蟲"，若用简字，就不知是什么字了。

1984年11月28日

玉蓉同志：

前寄《岁莫赋》想收到，即以此为准。又在你目录上发现些问题。第三页《故都》以下《无题》等（均一九三五年左右）不

bbs.hlmbbs.com

知是些什么诗，其中有《四季歌》，出《古槐梦遇》，想你曾检过此书。希将这一批诗首句抄示，以免重复，只须首句，不要全诗，我可查检，或者有无遗漏。又第四页《度辽》以下一概不知是些什么诗，亦希酌量抄示。

他日总须将全稿携京共同对看。鄙意只要工作做好了，不怕无处出版。闻江南有繁体字印刷厂，找到出版社就成了。不忙在一时。俗语说“慢工出巧匠”，又说“耽迟不耽错”，你意想亦谓然？如收长诗，篇幅正够了。即颂

近祉

平伯　十一月二十八日

1984年11月28日下午

玉蓉同志：

来书收到，知序文已转三联，又我寄《岁莫赋》印本、又信片，收到否？现简告数事：一、上海书店刘华庭来信，说常熟有印刷厂可印繁体字，但非出版社，我已去信与刘接洽，尚未得复。二、我正搜集材料，又凭记忆补充，大约到下月就差不多了。你能来京面谈一切（将稿带来）最好，却不忙。我估计在明年一月中，届时另定。三、你所拟书名，通俗可用。里面拟分三卷：(1)槐屋幸草（零碎诗）(2)长篇、歌行（免得大小混杂）(3)（附录）赋、词、曲、小调，内容丰富。时间仍限于一九五九年，与另编《寒涧诗存》接上，两不相妨，可继续整理。所以用旧字排，是个关键，不然就乱套了。出版迟速，我不在心上，能早观成自最好。馀不一，即候

近安

平伯　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

bbs.hlmbbs.com

1984年12月10日

玉蓉同志：

看你的目录（四页以前）可用者只四五十首左右，从《忆》所录大半不能用，因我早年旧诗很坏。歌行长篇改入第二部。篇幅较少，我处忆录可百馀首，仍觉其少。第二、第三卷可无问题。因此现在并不忙于找出版社，到明春再定，他们即使肯用繁体字印，我处亦不能交稿，质量太差，他们亦不要，必须加强编辑方可。明年一月仍当会晤商定。

又前三、两年，《诗刊》上有我诗三首，你曾见否？我已不记得，或是近年所作。似可一寻。三日长函收到（甚慢），承示，谢谢。各篇我已明白了，大体可用。有些已忘了。“曾闻白莲教”从何处觅得？《李孙初生诗》与我处所抄重复，而注较多。

所询孙玄常《姜白石诗集笺注》已付印，尚未出版，此是稿本，亦未在他处发表。等我《序跋集》出书，它亦将出版了。原书我看过一部分。即颂

近安

平伯　十二月十日，自津付邮

1984年12月13日

玉蓉同志：

津发信片想已收到。看你的抄稿：《国庆诗》可用。《度辽》、《新邦》均删去（内容不妥）。《李生诗》用我处稿，比较简单，若润处之稿本（给家中人看的），就太啰嗦，不宜公开。长诗如《青

bbs.hlmbbs.com

岛》、《闺思引》均入第二卷。出版社接洽如何？我于四川、黑龙江、山西各社，均无成见，只看了荒芜《纸壁斋集》诗，黑龙江印似乎不错。出版社与印刷厂是两回事，用繁体字是主要的。如他们同意用繁体字，却说本地没有印刷厂，则不妨将江苏常熟文化印刷厂介绍给他们，我当另告详情。此点当先决定，方可放手编辑，不然岂非徒劳，我估计"编"、"抄"、"校"三项工程不小，约须几个月。你的材料均有年月；我凭记忆，杂乱无章，即编目并非容易，用繁体字抄写，亦很费事，如能于明年第三季度交出就很不错了。如能做成，自是佳事。匆此。即颂

撰祺

平伯　十二月十三日夕

1984年12月15日

玉蓉同志：

才发信片，即得来书，知四川人民出版社已同意出书（用繁体字直排）很好，既如此决定，不必他求矣，希即转告该社，并代我致意。交稿时间须看工作进行情况决定，估计在明年第二季度，你道如何？希暂勿作决定。《论语》载《无题》诗可用，《诗刊》的诗，当入后一集，以时间较晚也。书名即用你所拟较为通俗，但"俞"字可省。

我处已有诗一百挂零，外两歌行：《寒夕风城行》（残）、《定陵行》。诗分三卷：一、槐屋幸草。二、长诗、歌行：《青岛》五言、《梦雨辞》、《遥夜闺思引并序》（无跋）附题诗，加上上述，共五篇。三、杂体：赋、集外词、曲、小调、道情。二、三卷容易编排，费力在第一卷。一月中旬何时来京均可，你可决定，我总在家相候。馀不多书。即候

bbs.hlmbbs.com

近祉

平　十二月十五日

1984年12月18日

玉蓉同志：

前有一片，同意我诗付四川社承印，想收到。有些字须改，如下：

《岁莫赋》首节“薇蕨之诚甜”，“甜”改“甘”。《故都》之一前三句之文当作：“吾亲为我昔移家。走读乾河易岁华。老去伶官还贴戏。”（以下不动），请即依上所书，在你底本改正。他日总须全部校核文字，今先告知。

现须加强编辑。搜集诗稿，我想限于一月中，以后不再收。遗佚必多，却不能管，我本想全部不要，能够如此，也就很不错了。第一步是编目，你处一部分从书刊抄出，都附有年月，我处百馀篇，大部皆无年份，欲编年很困难。就我想到的，自当说明，有些却很恍忽，无从说起。恐只能麻麻胡胡，大体编年，不能要求准确，即所谓“幸草”也。俟一月晤时再行商定。

三卷合一，不会太少。在我自己，多点少点，皆无所谓，以本来无意于刊布也。

匆书。即颂

文祉

平伯　十二月十八日

bbs.hlmbbs.com

1984年12月22日

玉蓉同志：

信到，贴票较快，如无急事，总寄无妨，可随宜斟酌也。吴小如君来，他愿担任校对，可省我力，甚好，希和他合作。下月之会，他亦来参加。如能共同将第一卷目录定好，则你即可开始抄写，但恐无如此快。

忆你目录中，有赠吴玉如先生诗，请将原稿、和作一并捡出，不要加在合稿之内，另给我看，再行决定为宜。又他人的诗，均不拟收入我书，谅荷同意。

你来京如有处住宿，耽阁一二天，大约可多些成绩。以后工作亦颇烦重，第一卷可得百数十首，不为太少。编定后不拟再收，前已言之。函四川人民社，希代我致候。匆复。颂
安

平伯　冬至

1984年12月29日

玉蓉同志：

来书诵悉，言及家昌，我能调整，俟将我处存稿携津抄写，可请他就近帮忙。又关《诗钞》序文，我拟另请人作，如学生、至亲皆不甚相宜，只近日能作者亦少。四六年赠吴玉如诗尚稳当，希即编入目录。他和作可不收，如你所说。

我处稿已有百十馀篇，还可再添些。合上你处的大约够了，不必再添。第二卷有六篇，颇长。第三卷内容丰富，比你原拟增加不少（不限时间，稍晚亦收入）。

bbs.hlmbbs.com

你一月中来京，能耽阁一、二日，将稿件一起取走最好，即可着手编辑抄写。但亦须大家先商定方可。来寓前先通电话最好，因我女若出外，即无人应门（我全听不见）。确切日期，另商决定，我一般总在家。十三、二十日均值星期。草复。即颂

新禧

平伯　十二月廿九日

1985年1月6日

玉蓉同志：

前有一信片收到否？所谈赠家昌诗不拟收入，因“二乐”将《孟子》中“三乐”去其一，意义不妥，原只是戏笔。又你处所存《浪淘沙》词，首句是“开国古幽燕”否？若然，可收入卷三。附去纸两张：（一）就你所开目录删存的篇目。（二）二、三卷目次。我意俟款式商定后，你可先抄二、三卷，一卷最后，俟编目定后再写，事情最怕返工，来回折腾。

我处集稿已毕，共七十题，一百二十四首，已够一卷，其他不拟再收。其编排困难，不但诗一般无年月，即我手抄亦想到就写，不拘先后。大约须分几段方能整理。你来京时带些白纸（不需好纸），备抄目之用。如能在二、三日内一气呵成，即大佳事，但恐非容易。编、抄、校三部工作完成，约须数月。

何时来京，希先来信，并可约小如共同商定。你处存稿全部带来，删去之稿与长诗或可不带。行期请自定，以我总在家相候。

四川出版社近有书来否？

馀俟面谈，不一。即颂

文祺

平伯　一月六日

bbs.hlmbbs.com

1985年1月7日

玉蓉同志：

前发信片，想收到。顷得四日来书，知于应试后十六日来京，甚好，届时先来电确定时间尤妙，可通知小如。于前书外，尚有补充者：（一）《浪淘沙》一首不拟收（你看了即知)。（二）除带白纸外，须带数张复写纸备用，工作以确定第一卷目录为要。拟将全诗分四部分，然后再连起来。一九二四、一九三七、一九四九、一九五九，把我处存稿用记号分四，其中不分先后，这工作由我做，其不明者列第五类，你们再将某一部订成细目，加上你处的稿。令成一部总目后，再共同商讨。我意名为编年，却不严格，看得过去就算了，不知你以为然否？抄写由二、三卷开始，一卷后抄，以免改动。其他面谈，无事即不写信。序文另商，我总得写一些必要的说明，不忙在一时。即颂

近祉，祝考试顺遂，馀不一。

平伯　一月七日

希将《岁莫赋》手写复制本携来，可依此改字。　又及

1985年1月8日

玉蓉同志：

你说十七日上午来寓，很好。如电话打不通，即于是日上午九点前惠临，我当在外室相待。我处之稿已大略看过，可分四类，不必再有第五。你把这张目录分为四张抄写，加入你处之稿，即可安排次序，总还须改动，不会太费事。至于序文，我只想就第一卷《幸草》作一短短的说明，约数百字，因此为《古槐书屋

诗》的辑佚，必须解释。你的后记可随意书写。有必须改动的，我自会通知你，却不拟多改，以存其真，想必同意。如请他人作序，一般不会多说的。晤时暂且勿谈。

又你的目录中似有《过大取灯胡同》一诗，原见《忆》，当删去，此点于将来翻印《忆》，亦须注意。如有讹谬，不应流传，故常常悔其少作。五日《团结报》有小如介绍其父之章草联一文，附我的照片尚清楚。

匆此。即候

撰祺

平伯　一月八日

1985年1月12日

玉蓉同志：

来书惠赠生肖年历卡片，殊佳，谢谢！行期无更动，将于十七日晤面，可带些复写纸来，于抄写较省事。

我处有两部分诗，与你处存稿可核对；一、《古槐梦遇》中的诗，改题。二、一九五五年在杭作《李孙生诗》。

天津“百花”，你有熟人否？它有时汇款寄文学所，转来取颇不方便，希将我处地址通知该社财务，以后直接寄下，就近处取为便。亦不忙在一时。

《遥夜闺思引》早有印本，不成问题，但《序》文于七一年有改动，我将另抄给你。

馀不多书。即颂

近祉

平伯　一月十二日

bbs.hlmbbs.com

1985年1月23日

玉蓉同志：

你来三日颇有成绩，匆匆而别。用繁体字抄写费事，对你亦是一种锻炼。现用两样字体，对青年实是增加负担，却又无法避免。如我诗必须用旧体字抄印，不得已也。简体未尝不可，把字合并即引起混乱，簾、帘本两字，一竹，一布，不同，如昨举“晶簾”之例，帘者幌子，与簾不同，如“青帘”、“杏帘”，不能作簾之简化，道理甚明，他可类推。

你要的《谈曼殊诗〈简法忍〉》两文附上，这是我谈诗失败的文章（求深反惑），第二篇改用叶老浅近之说，自佳。但可两存，作为他日青年学习的参考——并非愈讲得深（复杂）便愈好。此件即奉送，不须寄还我。又赠《晚明二十家小品》。

《纸壁斋集》再版，奉赠一册，前本遭焚，亦可不存。中有我的评识（此字音“志”，记也，不同知识之识，近人每误读），不拟收入序跋文，你谓然否？又另二文，均不载目录，似不甚好。“诗编”之目录，其二、三行最好空行，以便添写《槐屋幸草自记》（或小引），下接“卷一　槐屋幸草”。此指印本之目录。草目可不用，想必同意。

书的款式，前写一纸未妥，改定如下：书之第一页

俞平伯旧体诗钞　大号字，用特大字亦好，酌之。

槐屋幸草自记　大号字

抄写全文　均四号字，接抄另篇均空一行，用《纸壁斋》式似好。

小引在前，本文在后，二、三卷如有小引亦然，不写总序，由出版社作前言即可。

诗之第一页

卷一　槐屋幸草	大号字，卷二、卷三同上。
丙辰上巳	低二格，大号字，如下有文字（小标题），用四号字。
未惜芳华远。……	用四号字；括弧内小注用五号字，此诗本无注，如在京时谈联句诗：
与友人联句	用大号字，“圣陶云云”用四号字。

款式用铅字如此，妥否？

第二、三卷原有分段者照分，阅读较方便，本来不分的就不分，如《遥夜闺思引》等。

第三卷用逗号、句号，与前两卷不同，不统一无碍。如与出版社通书说，我以为对于古诗用新标点，既不合理（标点根于文法、语法，古人本不知）亦无用处。如《闺思引》三千字，即用了标点仍不易懂，又容易错误也。

你抄写时，文字如有疑问可空着，积多了汇问徐家昌。如仍有疑，可将诗题本句抄出寄我一看，繁体字笔划大致不错就可，排版铅字不会错，除非本非一字。有异体字如“于”“於”之类，不须统一，只要不妨碍文义即无伤。书中标题与目录须核对。你处之稿大都有公元纪年，在本文中不用，目录上用否可商，且所书年月是刊物登载之时，有时相近，有时差距颇远，亦不一致，若原稿题下偶附有干支，当然可靠，他日我可看一遍。只要点检，不要有明显的时间（先后）矛盾即所谓麻胡的编年。诗多率意吟成，无关大局，固无须斤斤考辨也。此书编目，以你努力、细心，不失编年格局，即此便可付印，再加强校对，视一般新书，可称善本矣。

联章两首，第一首不书其一，紧接题目，有小标题者在外，如济南诗，二首写完，空一行接下题，每一题写完均空一行。

bbs.hlmbbs.com

又想起《寿诗和人韵》最后的注，有《牛山四十屁》，本甚明白，但现在书名号不用，如改引号意义不明，改为“书名‘牛山四十屁’”就清楚了。

随想随书，零乱无序，希谅之。

嘱家昌帮你，我已面告。即颂

文祉

平伯　一月廿三日

1985年1月28日

玉蓉同志：

以前信中曾托你将我在京的地址通知百花出版社，以免将汇款、书信寄至东城文学所转我，诸多周折。晤时忘记谈询，希见复。又我有一篇关于《红楼梦》的论文，以书中所述“芒种”节气作考证，大约载在报纸上，题目我也记不清了。你看见此项资料否？亦希便示，并感。

以贱辰承远致蛋糕，感谢！目次抄写甚精，为慰。更动不多，如下：(1)《寿诗和人韵》移到第四页《七律·故都》下 (2)《槐屋幸草小引》改《自记》，尚未写，宜列在最先；书名之后，卷一之前，以便抄写，序在前无碍。(3) 第八页《撅笛声》上添俞玫二字。(4)“值西俗银昏之期”太长，改为“银昏”二字。(5) 第八页赋只二首，可不用“赋二章”三字。(6) 第四页《五绝》不成题目，稿不在此，你可补一篇名（或托家昌）。(7) 第一页《游兰亭》上“七律”二字、第三页“七律”并删去。第四页“曾闻白莲教”五字删去。即颂

近安

平伯　一月二十八日

bbs.hlmbbs.com

1985年2月5日

玉蓉同志：

两函均收到，所谈“百花”事甚妥。他们将一小款寄往文学所转，比较周折，如是而已。

谈《红楼》文不忙于查。因上海古籍出版社近要出版关于我谈《红》的文字，偶然想到，没有也无妨。这种考证都是钻牛角尖，与我近意不合。他们或者已有了，亦未可知。俟他日再说。

目录次序定了，文字尚有修改处，日内容另寄奉，取其较简短。另外还有些字体问题，一并写寄。《五绝》改名《韶景》。《题诗六首》中有一错字，又改一字，今将原件奉上。馀不一，即颂

文安

平伯　二月五日

1985年2月6日

玉蓉同志：

一日寄书想已收到，校正目录附上，你看若无明显的年月矛盾，即此就算定局，不拟再改了。以后只是抄写问题了。

你努力甚佩，现又发现一个字体问题。现中华所印书，所用的名为繁体，实非旧日的字模，乃是简化了的杜撰的繁体字，将文字搅乱了，使人目迷五色无所适从，如“吴”作“吳”（口天吳，其实不从口天），这还不要紧。但，“閒”、“间”、“闲”三字便闹得一团糟，将正体“閒”字废了，只有“间”（中间）、“闲”两字，弄得不能书写，亦无法校对。我想你最好写信，问四川人民出版社：他们所谓繁体是正式的旧体字，还是中华式的新繁体字？如果与中华式同，我书有些个别的须另铸字，可否，请他们见复，至

要。答复如满意自最好，不然还要商量。附页上我有不得已、不能迁就的苦衷，亦可请他们一看，但这是第二步，暂可无须。匆书不尽。即候
近安

平伯　二月六日

附页

玉蓉同志：

前说繁简字体问题，兹举二例以明之。

（一）“間”与“闲”通，但并非一字。有間、間暇，当作“間”。中間之間作“间”，从日，俗体，通用不拘。防闲，当作“闲”，如陶渊明《闲情赋》，防闲之意，若作間情，如俗语間情别致那就错了。相反，当作“間”字的又决不能作“闲”。在《诗钞》即有一例，如《未名之谣》“間园花好犹堪忆”，它本苏州府署的园名，間时消遣之意，若作“闲”（防闲），岂不是把太守关起来了。因此这字是决不能改的。

（二）“願”“愿”原为两字，且不相通，把“願意”写为“愿意”本是白字，现已通行就算了。但是二字本非一字之异写。现似乎废“願”，只有一个“愿”，废正字而用白字，很奇怪。“愿”老实之意，如《孟子》：“乡愿，德之贼也”便是正规的用法。《诗钞》亦有一例：《临江仙》词“願同如願女”。假如印为“愿同如愿女”，岂非写了两个白字么？

平　又书

此页希暂留你处。如有必要时，再寄给出版社看，说明不能迁就之理由。

bbs.hlmbbs.com

1985年2月6日

玉蓉同志：

昨寄信以为目录定了即可付抄，那知昨晚又想起两首诗，仍须修改，记上次我说你不要先抄第一卷，未知如何，恐又要返工，我最怕返工，为歉。

到此为止，恰得二百四十首，即有所忆，亦不再添。因我本想全不要的。字体却颇有关系，今举一例以明用繁体印古籍之情况。

中华版《彀山笔尘》(不用“谷”字)卷十六：“闲事莫管，闲气莫生，闲话莫说，闲书莫读。”此四“闲”，原书自作“閒”，翻印之误。但閒、闲有时通用。

“人有德于子，愿子毋忘之也；人有怨于子，愿子忘之也；子有德于人，愿子忘之也；子有怨于人，愿子毋忘之也。”此四“愿”均误，原书自当作“願”，不知何以妄改，编者之水平欤？印刷厂无“願”字，统一为“愿”欤？不得而知。我怕《诗钞》印成如此，故谓虽用繁体怕靠不住，须向出版社询问。拉杂书之。即候

近祉

平伯　二月六日

1985年2月11日

玉蓉同志：

八日书收到，似乎你处收到我信，比我所寄为少。五、六两日有两挂号信，收到否？又书中只说两首词，末言一首游戏词，亦

bbs.hlmbbs.com

不知已阅否。如有三首就完全了。祈复。又《〈纸壁斋集〉评识》，三联来信我已复，同意添加，即可付排。以下分别答复。

一、我前谈《红》之文与其他文字稍异，有些政治问题，古籍社主编陈君前来谈由他们出版自妥，你有研究材料，宜与之合作，不宜重复。以为如何？

二、《诗钞》本文所附干支不必硬性统一，以时代不同，却可减省些，定本我当注意。目录均不据公元，你见极是，仿佛拆去针线痕迹，得编年之体。

三、老作家情况我记忆荒疏，不能大力相助，至歉。有些琐闻，想到的自当奉告。

又忆多次信中强调一点：即四川人民出版社所用繁体，是旧式正规的，还是新体繁字（中华式）？这点很重要，书中已详言之，若彼处无此字模，则校对虽精，而书之质量仍不能提高。下次与四川通信，须先商询为要，如无此字模，能另铸补救亦好。匆复。即颂

撰祺

平伯　二月十一日

1985年2月12日

玉蓉同志：

日前复信片谅已收到。顷得九日书，原词与后来的《玉楼春》有些重复，今将改稿奉上，依之抄写，注删去，题不动。

又前增一词知已收到。这样就大体完全了，共二百四十首，然否？

你给三联的序跋文，不知将来归什么人校对（是你还是出版社）？《诗钞》也有同样的问题，希便中告知。或者我们看清样，是

bbs.hlmbbs.com

否？嘱家昌校对，事亦不急。

匆复。候

安

平伯　二月十二日自津寄

新增《鹧鸪天》在《浣溪沙》之后，附书。

1985年2月18日

玉蓉同志：

来书收到，抄写完成为慰。前有一信片，谈《丙寅杂诗》删去“丙寅”二字，或已收到。出版社要照片等，我想不忙。能与稿同寄自最好。《幸草自记》不会太长，可以写本影印，即不须另有手迹。我近目力、手腕均不佳，恐不会太好，亦无奈何。字体问题，俟出版社来信，总好商量。若无关文义，尽可通融。全稿怎么来，只妥当便好。能有可靠人送来最妙！挂号邮寄亦可。早来好，稍迟亦无妨，你意如何？原件附去，是“閻”字。匆贺

新岁

平伯　旧十二月廿八日

1985年3月18日

玉蓉同志：

前晤谈为快。稿抄得工整，努力欣荷。错字间有，不多，有些是我改的。我自己看稿，不找他人，俟审阅后写一《自记》，即可请你来京取去，约在阳历四月。款式尚有些改动，希再商酌，更加上《后记》，就可寄出版社。近有来信否？有信希便示。我想原稿可无问题，重在排印，看校样。要保证质量须把关。原稿虽不

bbs.hlmbbs.com

错，仍无益。俗语说："耽迟不耽错。"你若谓然，亦可便中告出版社。近来出书太滥，多讹，颇想借是书开一风气，不知能如愿否？其他所印书我均不管，太多，无由控制也。

匆代面谈，不一。颂

安

平伯　三月十八日

原稿已订好，如加上页数尤善，免或散矣。

1985年4月9日

玉蓉同志：

四月五日来书收到，所谈各点我均同意。现想约你于本月中旬来京（不拘时日），同我校对原稿，事情较繁，如能住几天更好，希酌之。到京后可先通电话，以便相待。馀容面叙，不一。

匆此。即颂

撰祺

平伯　四月九日

1985年4月22日

玉蓉同志：

前者来书收到，近未见来京，想或家中有事，我意暂缓到京无妨。

四川社近有信来否？时隔多日，似亦可问问戴君，告以抄稿已妥。如对印行热心，自会来信催促。如冒昧径寄，怕他们会搁下，因工作必甚忙。你意如何？

原稿清楚，付印最好保留，过去有此办法，现在行否？

我近况还好。即颂

近祉

平伯　四月二十二日

1985年4月28日

玉蓉同志：

你去后我发见八四年十二月二日你来信云：“都是我从《古槐梦遇》和《槐屋梦寻》中摘出来的。”原有我的批语：“此书已佚，何来？”本想问你，后来忘了。——这并不要紧，希你见复。

想是你从发表的稿上附书《槐屋梦寻》见之，是否即“曾闻白莲教”一诗？还是在其他诗上？盼详告。

书已不存，却可改写诗题，以留踪迹，似亦可喜。馀不一，即颂

文安

平伯　四月二十八日

如是“曾闻白莲教”一诗，可将原“无题”二字改为“槐屋梦寻”佚诗，亦同意否？或再商。附书。

1985年5月6日

玉蓉同志：

得来书答复详细，谢谢。亦分别复书。一、《无题》一诗，既不在《梦寻》中，自不须更换题目。二、《梦寻》已佚，我颇惜之。既你说“不很多”，是否暇时全部抄出，先寄给我一看，看后仍还你保存，将来编书有用。奉托。三、你所谈“瀋”极奇，亦简化混乱之一例。沈、瀋两字不相干，原是两字，“遼瀋”久见历史。

bbs.hlmbbs.com

沈与瀋部分同音，上声。沈又作平声，不与“瀋”通，如“沈沈”叠字，如读“嬸嬸”岂非笑话。瀋阳之改沈阳，盖在简化前，故并不从简化審字（作“审”）之例。作渖，以婶娘字推之，原应当如此，现恐无此字模，只有一个沈。如有从“审”之“渖”，岂非一字化为两简字乎？

你编《俞平伯研究资料》，我意本可不必，你既已做，也就算了。你的话以近况言，完全正确，如改“沈”为“沉”，就更闹笑话了。“沉”是俗体、帖体，本无此字。声音亦只能读平。若作“瀋”字之简体，不但形义，并音亦错了。现即照你意另作一书附上，以便你给他们看，或可解决疑问，——我早说过，我之生平，本不值得研究也。此或与你意不同。

在诗稿上有两处：

一、《道情》之第四末句“懵”改“懵”（从瞢较妥）。

二、《鸡鸣寺赋》上有序文，题目下增“并序”二字，目录亦增此二字。

《自记》报上登出，你看出的错字已改“义”。

希最近得出版社来信。即颂

近安

平伯　五月六日

附页

玉蓉同志：

来书询及我前文有两处“墨瀋”字，当如何简化。这字不大正常。“審”既简为“审”，则以“審”者当简化为“审”，如嬸娘之“嬸”作婶，但“瀋陽”却作“沈阳”，并无“渖”字。我不大清楚，然否？

bbs.hlmbbs.com

现无“渖”字，自只可作“沈”。这样用法，我曾见过，如人民出版的《陶庵梦忆》，即有“墨瀋”作“墨沈”者，我几不识，后来想起，颇不谓然，亦姑听之。此处亦同例，自当作“沈”字。

若说“沉”本无此字，乃“沈”之误，笔墨小异，将“沈”之一撇矮一些，不出头，便变成沉字了（写法并不从“几”，如写作“沉”，即更误矣）。且沉、沈虽一字，但沈有平上二声，而沉只有平声，并无仄。如地名、国名、人姓，皆作“沈”，上声，不能写“沉阳”、“沉尹默”之类。沉字只作沉下去讲，如沉沉、沉默。瀋字仄声，只能简化为“沈”，不能作“沉”，沉字对瀋实两重简化（简化了又写错），无此先例也。匆复。候

安

俞平伯　五月六日

1985年5月11日

玉蓉同志：

前去信颇长，收到不？想已解决。瀋（上声）沉（平声），写瀋为沉，即是错字，编者何如此之胡涂也，可惊！

稿上还有一小问题。“无题”当改为“失题”（正文与目录），两义不同。无题每别有所指，不是白话的“没有题目”的翻译。

对四川人民出版社，我总不大放心，又疑或他们人员更动，改组。前吴小如说他认识该社的副总编，我因你接洽甚妥，未托吴去说。如你同意，我可托他去信，希酌定见告。馀不一，即颂

近祉

平伯　五月十一日

bbs.hlmbbs.com

1985年5月12日

玉蓉惠鉴：

你七日、十日信同时收到，我寄一片，谈到一点，即《诗钞》上的标目，《无题》改为《失题》较妥。其他是些空话。今既得戴君来信（原件仍附上保留）甚佳，全稿你审订后即可挂号邮寄（迟至下旬不妨）。知你处尚有副本，这样就放心了。最好亦和正稿校对一下，可成完全的两本。有需想之处亦可多想一下，如我想，校对本有一定的程序，过于繁琐亦不好。但每次校对要多看看，不必过急。总是旧作，早刊与晚行我不介意，即所谓“担迟不担错”也。你想得总比我周到，不烦叮咛矣。《槐屋梦寻》暂留我处，将来有用。我或者会校出些错字。已佚仅存其小半，亦可喜。又另笺一并寄上。

平伯　五月十二日

附页

玉蓉同志：

四川戴君来书殷勤为荷，希代致意。拙编标题本当自书，但近来目昏手劣，不成行款，不用毛笔，只以水笔划之。因此拟托戴君代为约请当地人书之。川蜀自不乏名家，藉可结文字缘。我虽未入川，家君于晚清时奉使曾游，著《蜀辎诗记》，今上海书店亦有重印之说。

匆复。即颂

文安不一

平伯　五月十二日

bbs.hlmbbs.com

1985年5月20日

玉蓉同志：

十七日书收到，知稿已寄川，为欣。约计月底可得回音。一切均妥，你工作细致切实，我很放心。知有文字刊载《天津日报》，稿费不忙，如在你处，随后带来即可，不必另寄，以省手续。今附上周颖南君书一段，你名字已传海外可喜，若做事负责细心，事业必蒸蒸日上矣。荒芜嘱为《晋阳学刊》作文自不宜辞，我却向不作自传、回忆录等，恐不能多帮助你，只能于写好后，遇有错误为你校改，以免传讹。家昌知我身世较多，或可就近与他商酌，至于学术思想、治学经验等等，我自觉无所成就，实谈不到。前文自比“三脚猫”人，或以为过谦，其实不然，只是东抓一点，西抓一点，这形容是很像的。馀不多书。即颂

文祉

平伯　五月二十日

1985年5月21日

玉蓉同志：

昨发书想收到。我想起一事，从前作传记皆在身后，身前作传叫“生传”，比较少见，现在情形如何，我就不知道了。如有先例可援，或者已通行，这就无妨；否则需注意，或者请问前途，看如何答复。好在你作文亦需时日，不会很快。如不大明白这情形，看《儿女英雄传》小说即知。京中文学所近有人要为作传，我亦同意，只嘱他更改题目，不要用“传”字，却不知他拟用何名，并以附告。匆书，即颂

bbs.hlmbbs.com

近祉

平伯　五月廿一日午

1985年6月1日

玉蓉同志：

多日未通信，今有三事如下：

（一）诗稿，估计已于五月中旬寄出，现当有回信来了？情况如何？希复。我总有些疑惑，以为非易，他虽答应得很干脆，事实恐不然。还有一要事：即叶圣陶病中口授，作《诗》序文，由小女成笔录，迟日可寄上。这是叶老和我最晚年的纪念文字，不可无一，不能有二！

（二）上次来书所说《天津日报》刊我诗文，但报纸、稿费均未见来，我意向他们说明，请都交给你，由你转交最妥。本不忙在一时也。

（三）三联的序跋文，约计何时可出？想来尚早。你是否校看清样？因有一文字细节，在该书最末《〈振飞曲谱〉序》末行句云："僕少悦里讴"，今例作"仆"，而我不喜这"仆"！能另刻"僕"最好，不然，改"余"或"予"均可，只不要"仆"。请即通知三联秦君，如你将自看大样，就更无问题了。片短事多。即颂

文祉

平伯　六月一日北京

1985年6月7日

玉蓉同志：

六月四日信、附件、汇款均收到，谢谢。汇款例酬并不菲薄，

bbs.hlmbbs.com

何须客气，但廿元中或有你稿费在内，那就叨光了。报纸迟日当还给你，不便付邮。因你寄来之函贴了两个四分，盖有“欠资”却亦未收款，不解其故，亦不知要贴邮资几许。——或交给润民。他不久将来京。

知四川社已收稿并将于本月发排，甚慰。你办事妥帖，感佩。戴君之意亦佳。收到后确有些迟延（估计旬日到一星期），因必需经过审查方能作付印安排，这是一定的手续。戴虽与你通信多次，对我的诗稿原件却未见过一字，即他自己也须看一遍，这都是正当、必需的手续，我完全赞成。现已上了轨道，他们自会和你接洽的。一年之内，我大概可勿过问，俟校样来再说。出版时间能早最好，迟亦无忙，当在明年夏秋间。

圣翁病中口授文字十分难得，不仅有交情的记念，且《诗钞》无序总不合理，出版前言未必中用，现等定稿后即请你抄写寄出，此事不忙。

要为我写传记的，是北京文研所以前来过一次的旧同事，现尚未来。我对此事不感兴味，听其自然。下半年或者有活动。

戴君原信附还希收。信纸上写“四川文艺出版社”，“艺”字当不误。即颂

近安

平伯　六月七日

戴君似对我过分谦恭，故不提审查事，其实照例如此，无须客气。你意想同。　又及

1985年6月14日

玉蓉同志：

来书诵悉，照片收到，三张均好，谢谢。知四川方面已去信，

bbs.hlmbbs.com

大约本月可发排。叶序可告，却不忙，时间尚早。天津剪报附去，你可收存。你所写短文承祝我健，写得亦清楚，只首段末句“神奇”二字未妥，拟改为“巧”（一字即够）。

又附上二纸：一、新加坡潘受（国渠）赠诗颇好；二、《韶音》剪报有我近作，页后荒芜近游黄鹤楼诗。即此颂

健，不一

平伯　六月十四日

1985年6月23日

玉蓉同志：

前信及附件想均收到，四川近有信来否？或已发排。《槐屋梦寻》底稿印本，由你保存最好，我加上一条关于“窝逸”的注可加入，迟日一并给你，将来可续《古槐梦遇》为补编。

此书印行之质量，在于校对。我想如果你作校对最好，由我复看就能保险，不必另请他人。你同意否？想或赞成。若如此就不拟烦吴君，但他当时说得恳切，反觉情面难却，亦容面商定，且关连你的《编后记》中最后一段文字，可一并考虑。我患病事多，幸尚好，希释念。

黄裳编我的《选文》，云在下月“百花”可出版。即颂

文安

平伯　六月二十三日

1985年7月16日

玉蓉同志：

戴君书欣诵，皆满意，甚为难得，“照相排版”可以省力省事，

“花费”是大的，表示感谢。且有见面之说，亦幸会，尤为难得。时间五个月，估计下半年并不算长，是否我可歇力？我总想“对校”一遍，吴君校对则可无需，《后记》有了家昌就够了。又前者有《槐屋梦寻》（一部分）亦拟奉上。

纪念活动拟在明春（一九八六年初），居然及见河清，可称难得，只添惭愧而已。不知您亦有兴，写一文字否？我身体精力均不见佳，写作亦甚稀。黄裳编的《散文》将于八月出版。即颂

近佳

平伯　七月十六日

1985年7月23日

玉蓉同志：

叶翁原件收到奉上，可师不法。改动三点：（一）二、三页均删，因恐看不明白。（二）“当时”改“当代”。（三）“刚才”二字删。馀均不动。

请另抄一份（正体）。寄给戴君的，用那底稿均可，请决定之。馀另存一稿，请你保存，我并不急用。字体均正体，估计不会再有错字。俟收到见复。即颂

近安

平伯　七月二十三日

1985年7月24日

玉蓉同志：

前书挂号想已收到。圣翁书中提及《重圆花烛歌》，但不在篇幅中，在一九八六年。圣翁加一段后，意虽很好，却连不起来也，

bbs.hlmbbs.com

别无办法，只可听其自然耳。我又另想一法，即叶翁与我的《花烛歌》另合为一册，亦可传留，却非一事矣。只作为谈助而已。

此文朴素、真实，难得之文，所谓只能有一，不能有二者，而且我们皆已衰晚矣。馀不多书。即颂

近祉

平伯　七月二十四日

1985年9月26日

玉蓉同志：

前书想已收到。近闻一事：旧刊本《国文月刊》第五十九期，《音乐悦乐古同音说》，我虽有此文，早不记得了，你知道否？亦有法找么？文字甚短，如有，容易抄写，不须复制，不知旧本如何？家昌或有处找。在抗战期间。偶想到此，馀不多书。即颂

文祺

平伯　九月二十六日

1985年10月2日

玉蓉同志：

一本地邮片，收到否？无要事，另详。

《和人韵诗》有一处须改。其上半全不动，只将“屁”字改“放”。下半添八个字，如下（与下文连接“放”字）：

见《扬州画舫录》十六。（只增此）

全文改本：（书名《牛山四十放》，见《扬州画舫录》十六）。请即照改，谅时间地位均可布置。意义很明白，即将“屁”字改为“放”字，且有根据，非杜撰也。其具体情况已另抄，可供参考。

bbs.hlmbbs.com

一邮片上说另一事，约在抗战期，《国文月刊》第五十九期，我有：《音乐悦乐古同音说》，文字不长。不知你曾见此文否？如抄写自很容易，却与上述诗稿无关，可迟日觅之，但这文却颇有趣。此信到后，希即复书。馀不多及，即颂

节禧

平伯　十月二日国庆节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六：

昔寺中有一僧能作打油诗，不著名字，即号平山，刻有《平山打油诗》。如《咏猫诗》云："春叫猫儿猫叫春，看他越叫越精神。老僧也有猫儿意，争敢人前叫一声。"时来一远僧名牛山，能作放屁诗，刻有《牛山四十放》。如《湖上诗》云："游春公子体面乎，者也之乎满口铺；行到马头齐上岸，开元八个跌成无。"二僧相遇订交，乃刻《二山诗》，见者谓略具禅理。

十月一日抄赠

1985年11月1日

玉蓉同志：

十月二十二日来书诵悉，以多病迟答，为歉。所云抄件，均可存在你处，我并不想检看。

戴君拟来京把晤，极好，盼其实现。印书不忙一时，尽可从容为之。希能多加校对，尤妙。印刷迟缓，则无可如何也。

我眠食均好，只身体非常疲软，绝不写作。馀不多及。即颂

文祉

平伯　十一月一日付邮

bbs.hlmbbs.com

1985年11月8日

玉蓉同志：

四日书收悉。我以精神欠好，简答如下：

一、你随时来寓，我总恭候，只恐不能长谈。所询戴不知何时，如能偕来尤妙。

二、《序跋》已编好，未知何时出书？或者相当慢，如黄裳的书，杳无消息，是也。

三、印章事我可以看看，或可酌量相助。"集外文"亦可以看，恐供献不多，以无甚兴味。

四、戴所谈续编事，恐不易为，一之为甚，其可再乎？容当另商。

有事可以电话联系。即颂

文安

平伯　十一月八日

1986年1月27日

玉蓉同志：

来书悉。秦人路已赠书，甚好。戴书已由成女径挂号寄去。徐家昌已返津。诗稿（挂号）寄京有两种办法：一、先付邮，俟我们细看后校。二、最后定稿，俟戴君惠来一并直接携蓉付刊，最为痛快。此两种办法均可，希酌定。校对总须细看，自不成问题，不然则功亏一篑矣。馀不多书，即候

近祉，并贺春节

平伯　旧十二月十八日

1986年3月7日

玉蓉同志：

日前谈话甚快，惜来访不便，为歉。

百花社书已发行而我处无之，甚奇。地址为赤峰道一二四号，四编组范希文，祈代为一询至荷！

又戴君编辑甚好，感谢。其书最后定稿（清样）仍希望能过目，这样就较放心。有三、五天就可通读一遍了，你以为可否？

馀不多书，即祝

近安

平伯　三月七日

1986年3月14日

玉蓉同志：

来书欣诵，已与范君接洽，总会有书寄来的，不忙在一时。诗稿如能一过目最好，如一切皆已弄妥，不看亦不要紧，希酌情办理。

陆处相片曾看过一眼，迄未见来，他日如有照片，我可送给你一部分，我对照片本不甚注意。恰好可寄本地信，即奉上，可以早到。

即颂

近安

平伯　三月十四日

bbs.hlmbbs.com

1986年4月19日

玉蓉同志：

前者来书早收到，迟复为歉。兹分别奉答。

一、听说四川社已在付印，不久当有消息。

二、序跋文如何？是否可一催询秦。

三、《散文》我只得到十本，并无多馀。黄裳说“在一小丛书内，不零售，市上不易得”。你处怕不易有。是否可问范希文（四编室）一试。

四、我的照片送来，我并不太喜欢，装成巨册无可如何。您来京时不妨一看，或有些用处。匆复，候

安

平伯　四月十九日

1986年4月27日

玉蓉同志：

日前得晤叙为欣。看前所印叶圣陶文中，最后有我注解（诗稿）一条（署名平），可以无须，以删去为妥，祈酌定，可告知出版人。

百花出版社如续寄书来需付款若干，祈您一并代给，迟日当面奉为荷。此书手头已无，似乎销行很不错。

日前古籍魏同贤君来，赠本年第二期《文学遗产》，甚佳，不知天津亦有之否？匆匆不一。即颂

近安

平伯　四月二十七日

bbs.hlmbbs.com

1986年5月4日

玉蓉同志：

来书颇长，次第复之。

一、附书小条不言最好。

二、居然为我特调来二十册，感谢。13.40元款，请暂垫总付，迟日奉还。其中当奉赠二册（又赠秦一册），希检收。

三、《三槐》依次序全收入，其他我不记得了，可勿问。《槐屋梦寻》后添一小条，当亦有之。

四、此事极复杂，不能多谈。你如要收集亦可，有即收之（此全部当在身后），自不能、亦不须完全。书题拟为《零篇诗草》，不须标为旧体。润民处如有稿，当然可用或者选择之。此事以后再说。馀不详及。即候

近安

平伯　五月四日

1986年9月7日

玉蓉同志：

前得晤谈，近想已回所矣。两书何皆无消息，为念。秦君之书只来了两本，迄未再见到，想或邮递耽搁也。戴君处尤为杳然，似中有阻隔（然否?），我本想再看一遍，以便仔细自校，今既不能，希望早些出书亦妙。圣翁前者亦曾致问。希即续示，为幸。馀不一。即颂

文安

平伯　九月七日

bbs.hlmbbs.com

属润去信，希面谈。

1986年9月29日

玉蓉同志：

两书均悉，谢谢。三联秦君件想于下月可有复信。四川戴君件既有改样当不免改动，重看一遍是有必要的，我亦拟看一遍方可放心。何时出书亦在念中，或不忙在一时。

白采生卒年月，我皆不知，前只曾见《绝俗楼遗诗》而已，今亦无存。

另一事，上海黄裳来信，说起我的《五十自嗟之作》，您处当有存稿，能抄寄我一份为荷，亦可复黄裳。馀不多及。即候

好

平伯　九月二十九日

1986年10月6日

玉蓉同志：

来书并附件均收到，谢谢。黄裳书即复，将来或可印在周书上。

秦书寄来，书件亦收到，谢谢。应当送你一签名本，待迟日奉送。如秦君要，亦当送致。

戴君书当会寄来的，亦不甚忙，寄到后你可先看，我看一遍就行了，我拟在十二月，估计如此。

《序跋》印得颇好，不知销行如何？错字似不多，并谢。即颂

近安

平伯　十月六日

bbs.hlmbbs.com

1986年11月13日

玉蓉同志：

你上次提出的六本均已寄出（荒芜、陆、郑当早已收到）。寄津之三册，其一本署名，是你的；其他二本自当分赠秦、戴，不想尚未寄出，为歉。请即分别妥寄为要。

我将于十九日飞港，有韦柰陪同，可以放心。二十五日左右可回京，希释念。

诗稿迟迟，想有别情，或将改组，听说月底可出书，我也是听香港三联说的。馀不一。即颂

撰祺

平伯　十一月十三日

润民日内即返京。

1987年2月5日

玉蓉同志：

多日未通书，以起居为念。秦、戴各有书来，这次当不会再耽搁了。你处有信，希寄我一过目，因总不太放心，校书如扫落叶。

湖南社出版《冬夜》，我全不知。做事不依正规，亦无办法。你不妨写封信，问他应如何办？样书望能看到，或即是亚东的翻版。

我仍疲弱，甚少出外活动。匆复。即候

近安

平伯　二月五日

bbs.hlmbbs.com

1987年4月4日

玉蓉同志：

来书诵悉。

（一）湖南出版《冬夜》只是一选本小册，所选甚少，我只收到一本，别无下文，我也就算了。

（二）戴君上次来信，你已知之，以后迄未再来书，想有些阻力，我亦听其自然，并不着急，须要有耐心。

（三）我父亲的《蜀辖诗记》寄到十本，尚有大批未寄来，将来当送你一册。上海书店复制甚佳，闻印数只四百部，可谓甚少。馀不多书。即颂

近安

平伯　四月四日

1987年11月16日

玉蓉同志：

我近多病，三个月方愈，书信稀少。前得来书为慰。虽已分晓，并无结果。他既说是好书，却迟未决定发排，其故不明。我照你所说写了叶至善信（不敢烦渎圣翁），亦不知有效否？恐他们对四川社情况亦不甚了了也。戴安常到油田去，总要回四川，届时再去催询他——亦只可如此。又另法，是否可以旁托秦人路（京三联书店）一问？他曾商洽印《序跋集》事。来信问的问题，我已大略答复，即附上。只《伦敦竹枝词》，只是传闻而已，未能作答。馀不多书，即颂

bbs.hlmbbs.com

著祺

俞平伯　十一月十六日

1988年1月3日

玉蓉同志：

来信甚详。顷得叶至善君电话，云四川出版社已将前存之稿初校，想付印有望。上次我得你来书，即将原件转给叶老看过，才能发生效力，你的路线大概不错，自可再等一个时候再说，不忙在一时，我总听其自然也。顺贺

年禧，不一

平伯　一月三日

1988年5月29日

玉蓉同志：

询问总编辑亦迄无消息，甚奇！我意最好将原稿收回另想办法，恐亦非易，只好待之！戴处亦不便多渎。秦人路处是否可间接打听一下（你曾与他通信）？沪信《论红楼梦》书定于一九八九“四十年纪念”出版，希冀彼书能够赶办就好，总是个机会。

所询各点，《鬼劫》（已见《我们》）书不好，不想重印，不免有错误，又讹谬流传。又有些笔名、人名皆无关紧要，不拟琐复，为歉，希见谅！

我近体仍劣，仅勉强对付耳。润民旅游四川，已回津。复颂

近祉

平伯　五月廿九日

bbs.hlmbbs.com

1988年11月6日

玉蓉同志：

四川方面负责人迄无消息来，甚奇。日前韦柰曾有书去，亦未得复，更觉奇怪。上海已寄《论红楼梦》来，我拟赠你一部（二册），俟便中希来寓取去，并可面谈一切。

我意最好把原稿收回另印，恐亦不易也。

匆复，即颂

近安

平伯　十一月六日

1989年9月24日

玉蓉同志：

三年五载居然出书，亦幸事也，惜圣翁已不及见矣。询孙玄常地址：孙功炎字玄常，山西运城师专中文系。承详开名单，谢谢，当酌量赠之，惟来书无总数，暂未能致送，大部拟面赠，如何？诸事承你耐心斡旋，谢谢。我多病恍忽，反勉力楷书，否则即不成字矣。计四川当另有续报。

不及多书，希谅察。匆候

著祺

俞平伯　九月二十四日

1990年3月19日

玉蓉同志：

刊本误印“六”，当改为“四”，四世祖天因公与家谱合。

又《青岛纪游诗》甚长，有无脱抄，祈为一检查，以我近精神恍忽。

香港郑子瑜、北京秦人路均已寄赠一书，谅均已收到。四川寄书来，迄无消息，想必快了。

平伯

致孙玄常*

1974年7月18日

玄常先生惠鉴：

两奉手教承雅爱拟为作画，感谢感谢。乞兴之所到随意挥洒，他日见赐无任欢企也。属写横幅已托次园转呈，希两正之。匆复，即候

著安

平伯 启　七月十八日

* 孙玄常，名功炎，字玄常，浙江海宁人。曾任山西运城师范专科学校《运城师专学报》编辑。

bbs.hlmbbs.com

1974年9月9日

玄常先生左右：

近奉手教兼拜嘉惠瑶吟法绘，宠逾百朋，三绝晞虔，钦迟墨妙，感篆无阮。赐图不仅写一句之意，且摄全篇之神，暇时瞻对仿佛身在湖船烟水间也。雅爱拳拳，不免妆嫫费黛耳。前呈俚句，夙忆零星，不成片段，云和佳咏，得联章之妙，而末一首推挹逾恒，讽循至深，愧之。然苔岑萍絮，垂老逢君，灯下酒边亦胜缘也。惟企他日来游再图良晤。贱况粗安，暇时亦偶涂鸦，殊不足观也。草此致谢。即候

著祺

弟俞平伯 顿首　九月九日北京

1975年2月2日

玄常先生赐鉴：

前托次园寄奉小诗祇千里鹅毛，乃承手书致谢兼为芜言作画，曷胜感幸。法绘清嘉，深得浙杭山水之妙，展玩如获重游矣。近常与圣翁谈词，至乐。圣顷赋《兰陵王》词，依清真四声以追念先友朱君，情真语挚，必传之作也。

属书书签收到，固当应命，其文字款式希暇中见示，以便照写，总须在春节后，以近颇忙迫也。草答。顺贺

春禧

弟平 顿首　二月二日

bbs.hlmbbs.com

1975年2月19日

玄常先生赐鉴：

奉去腊廿五日书兼荷惠锡新绘拙句直幅，布局更觉紧凑，感谢感谢。弟适以廿六日往津小儿寓度岁，八日归京时始得展阅，迟答为歉。书签涂就附奉，二者希选用其一，恐不称圣老诗词之雅健也。廿四夕京师小有地震，舍下均安。草此布谢。敬候

教安并贺春禧

弟平　顿首　乙卯正月初八

1975年3月22日

玄常先生：

承手教兼荷宠绘先公词句，笔墨雅淡，深得旧日江亭萧瑟之趣，不胜感佩。原词见《乐静词》二编，末句附有注解，略云：

> 光绪庚寅来游，见西墙有雪珊女史题句，云：“柳色随山上鬓青，白丁香折玉亭亭。天涯写遍题墙字，只怕流莺不解听。”卅载重游，已漫漶矣。

已僭为写在法绘之左上角。近以目力衰退殊觉点涴耳。庚寅为一八九〇，距今八十五载，尚有此一段翰墨因缘，诚可喜也。弟其后曾有一和诗，约在一九三〇左右，云：

> 纵有西山旧日青，也无车马去江亭。
> 残阳不起凤城睡，冷苇萧骚风里听。

其时已迁都，荒凉视昔尤甚，附书于此不值一笑也。草此，即候

著安

弟平　顿首　三月廿二日

bbs.hlmbbs.com

1975年4月25日

玄常先生赐鉴：

复笺欣诵，小诗乃荷奖饰殊愧，亦深感见知之雅意也。彼时陈君寅恪亦有和章，第二句云“江关客感到江亭”，用沈子培诗“江亭不关江，乃感江关客”，殆可入诗话，惜其全篇已不能省忆矣。

尊和作极佳，次章尤有新意，觉雪珊原作之流莺尚是泛说耳。弟近况尚安，仍牵冗俗。闻公有退休之请，心窃慕之。他日文从来京，得图把晤亦胜缘也。次园归后曾来寓，闻近仍研究清真词，兴复不浅。草此，即候

大安

弟平 顿首 四月廿五日

1975年6月12日

玄常先生：

两奉上月廿四、本月六日惠示，感谢感谢。知已得准予退休，迁居新屋，优游林下，无任欣羡。他日文从来京可图良晤。关中古迹夙昔慕之，迄无机会往瞻，浣诵纪游各诗可作卧游，洵嘉惠也。匆复，即颂

节禧

弟俞平伯 旧五月三日

bbs.hlmbbs.com

1976年3月1日

玄常先生：

手教敬诵，以杜诗八哀评叶翁词甚恰，今附奉拙作跋语乞正之。《水龙吟》和词清邕合律，以得浣诵为欣。徐君前在酒座得一晤，与次园亦相熟也。匆复，候

文安

弟平　顿首　三月一日

1977年6月17日

玄常先生赐鉴：

前日次园携来尊惠近作仕女，笔墨雅隽，题句清新，无任欣荷。兹附呈拙诗未足以酬也。或可藉知病况一二耳。前蒙赐江亭图敬悬诸壁上，昕夕晤对为快。弟昔有句云：

纵有西山旧日青，也无车马去江亭。

残阳不起风城睡，冷苇萧萧风里听。

即次雪珊题壁韵，其时迁都，燕京萧条，今昔情形大殊矣。聊博吟笑。匆复布谢。即候

近安

弟平伯　丁巳五月朔

1977年7月1日

玄常先生：

手书及新作均得诵，诗赠次园甚佳，其中引严句关合时人，尤

bbs.hlmbbs.com

妙。匆复不宣。候
安

弟平 附启 七月一日

1977年7月21日

玄常先生赐鉴：

承惠法绘墨梅双禽又赐和章，感谢感谢。谢君原绘虽题白石句“苔枝缀玉”，而画中只一鸟在高处，与原典不尽合，故次句云然兼采良禽择木之意耳。观尊作则符暗香词旨，至为佩纫，又题诗末用定庵句，与弟昔刊白话小诗集《忆》之扉页用龚句相合，盖其时弟适廿六岁也。今昔彼此心同，足下当亦欣然。若弟前作所云，则用《左襄卅一年传》，乃自我批评，非以为美谈。另诗云：“童心十九百无成，三载虚担上学名”者是也。渥承奖借，感且愧之，迟暮心情，随常言语，远贻诗画足慰我岑寂矣。新译《茶花女》已脱稿自是胜业，他日盼得先睹。弟未谙翻译而对之颇感兴趣。

属题签条不敢辞命，但病后眼昏手弱，随笔妄涂则可，作规矩字不行，小楷尤劣，姑以奉上恐未堪实用，勉塞责耳（其大字一纸印章模胡更差一些）。

草复不尽，即候
著安

弟平伯 七月廿一日

bbs.hlmbbs.com

1989年3月8日

玄常吾兄：

惠书收到，并附大作，感谢！

前看白石诗，《集外诗·灯词》二五三页脱一字，曰“画金刺绣□罗衣”，所缺不知何字？希检示至荷！

弟俞平伯　三月八日

1989年4月2日

玄常先生：

惠复甚感。得“满绣”之说，一字千金矣。观灯十首中，“天竺”境胜，“走马灯”意妙，皆不可及。匆复，候

安

弟平　四月二日

bbs.hlmbbs.com

致杜维沫*

1964年7月17日

维沫先生：

前谈甚快。补充的话，如加入“前言”中，不甚容易，且不太恰当。因此写了一条“付印后记”兹先将草稿送上，请不客气地修正或补充后仍将原稿早日赐下，以便清写附入校样中。校样阅后大约在下星期内可以奉上。届时当用电话告知，并希惠临，当面再一详谈。此致

敬礼

俞平伯　七，十七

---

* 杜维沫，河南滑县人，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编审。

付印后记

本书编成于一九六二年，迄今已两载。在这一期间，国内外形势变化大好，大跃进，真所谓“一年等于二十年”。现在回头一看，这选本仍不能摆脱旧时选家的科臼。如篇目方面或偏于消极感伤，或过于香艳纤巧。在古代词人诚不能免，以今日观之总不适当。若囫囵地读去，恐不免会有副作用。如注解方面，有深而不浅，曲而未达，偏而不全，或掉书袋不甚恰当，又不够“博”诸病。如径作为一般劳动人民青年的读物缺点更为显著。虽是选本仍有过滤一次的必要：这是我很抱歉的，但其中瑕瑜互见者若一一抨弹之、批判之，将不胜其烦，且于注释体似亦非宜，故在这里总提一下。所盼研治文艺者以批评的眼力分别观之。则虽有疵病仍不妨看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将来有机会当酌量改选或增选若干篇，稍稍弥补上述的缺陷，使它比较妥善些。

1964年7月25日

维沫先生：

校样已看好，请于下星期一（廿七日）上午十时来寓，如星期六（廿五）是时有暇亦可。尚有须待商处，时间以稍从容为宜。仍偕绍良同志来，亦妙。

前送上后记草稿请携来，文字未妥，亦须修改也。请容晤谈，不一。

如廿七日无暇，可用电话另约时间。此致

敬礼

俞平伯　七，二五

bbs.hlmbbs.com

1964年7月

维沫先生：

日前承惠临，谈叙甚畅。“前言”麻烦您添上一段，感谢之至。未知已属笔否？

原来《词选》最后有一首无名氏的《沁园春》，我以为思想尚好，在宋词中并不多见，（大约因文词不甚佳）但所里不同意，因此未录。兹检旧稿，此首尚存。看看有必要添否？我亦不一定要添。姑且写给您一看。

沁　园　春

我善观梅，识梅妙处舍我其谁。待裁冰剪雪，已无足道；凝酥弄粉，愈不为奇。枉费心神，巡檐索笑，点检南枝并北枝。应道似这般题品，未足为奇。　分明有个端倪，遮莫把人间凡眼窥。那精神全在，半含蕊处；风流全在，未有香时。万木丛边，两三点白，此是生生化化机①。花开也，又怎生消得个样词儿。

一九六四年七月

（一）最后一校清样，祈送来一看。

（二）因篇目有删、移，一切有关于页数号码，须照改，全部检查一番。

（三）凡改动处，须注意校对。

（四）凡有注明改动者均请勿再改动，有必要者可提出意见，在最后一校者改进。

---

① 此句出于《列子》：“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注释起来恐不易使人了解，亦是一问题。

bbs.hlmbbs.com

致吴小如*

1975年2月27日

莎斋贤仲：

畴昔惠临，倾谈良适。昨奉手书，知还校后曾写札记①，承见示，得快读。辞极明清，岂可献替者。平提禹稷而躬稼，只是稷；犹言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只是禹。皆是偏举之例，而所指不同。今将原稿附上，鄙意宜暂闷留玩，当亦谓然也。真事隐去，原为《石头记》之开宗明义，惟所隐何事，事在何世，议者纷纷，遂成红学。愚亦未有灼见，立说总须矜慎。谢公居十楼六〇一，距舍咫尺。匆复，颂

---

* 吴小如（1922—　　），本名吴同宝，笔名少若，后又以莎斋为别号。俞门弟子，自四十年代即从俞平伯先生问业。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教授。

① 指吴小如作《说〈论语·樊迟请学稼章〉》一文。

bbs.hlmbbs.com

近祉，不一

平伯　二月廿七日

1981年9月24日

少若仁仲：

多时未晤每念清况，得廿二日手书为慰。若暑中审稿达百万言，弥念勤劬。愚近观书报只略窥大旨，“老年花似雾中看”，况百万馀言乎。

新诗多章均得浣诵。《六十自述》诚慨乎言之。“画外音”切中时病，“冷似官”神态宛然，皆语妙也。敏如曾伴嘉莹教授来寓谈词，不耻下问，意殊愧焉。词人宴集，足下赠诗，皆胜缘也，惜我衰病，未能追陪耳。前者二文皆旧稿，本不亟于发表，印刷虽拖延无伤也。今附奉为悼念粹深且应人属作一短文①，枯窘只数百字，即便尘睐正。阅后希即转谢蔚明为荷。顷闻人言为华编集亦有些困难，以其评价人物或与今不甚符合也。匆复，候

近祉

平伯　九月二十四日

1984年2月3日

少若仁仲：

手示近作，春前欣诵，所述诗及故事，了不记得，乃真春梦婆也。顺祝

---

① 指《〈华粹深剧作选〉序》一文。

bbs.hlmbbs.com

新禧胜常

平　二月三日

1984年7月23日

莎斋惠鉴：

今夏甚热，以兴居胜常为念。编书拟加《丙辰地震日记跋》，并将讹文摘出，已入照否？这比较单纯，比收《闺思引》序跋为妥慎。

近鲜写作，惟诵东坡《无题》之末句“誓将闲送老，不著一行书”聊以自儆。却亦有两小诗文发表在刊物上（均六月三十日）：一在香港《大公报》，记庚戌田居事（诗附跋）；二在《团结报》，记去年捐献写经残文之篇名事，或已见到。录小诗于后：“出水银鳞不自怜，相依一往尚如前。旧茅未为秋风破（境界略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经岁平安合谢天。”作里媪语，固不成诗，附博一笑。即候

暑祺

平伯　七月二十三日

1984年11月3日

莎斋仁仲：

近维诸事佳胜，兼以贤劳为念。今夏有一小文[①]，编者孙君来书将于明春付刊，今附奉，览后希转孙玉蓉，交出版社列《序跋》一书之末。听她说，将于十二月发稿，计时尚从容也。

---

① 即《题孙玄常〈姜白石诗集笺注〉》一文。

bbs.hlmbbs.com

近笔墨稀少，诗做不出缩为对联，又怕对偶遂成散句。录二博一笑。

黄姑不妒支机石，
乞得琼楼剩巧来。非七夕诗。

忏尽狂花与客慧，
一声清磬止情魔。心本无魔，七情所生故。

即颂
教安

平伯　十一月三日

1987年6月12日

小如仁仲：

多日未晤为念。前承惠临，恰又失瞻至歉。时偶出游天坛，月季方盛，只兜风绕行，东语谓之“食风”云。贱体仍疲苶，卧多于起。保母偶外出买物，馀均在家。以电话联系尤便。

闻周颖南近日将由成都来京。韦柰亦将从粤回京。出书迟缓无期，听其自然耳。《蜀辅诗记》新印，即可奉上。复颂
近祉

平伯　六月十二日

致何竹孙*

1981年8月13日

竹孙先生赐鉴：

时以尊候为念，托颖南转致未敢多渎劳神。顷奉五日惠书，远怀稍慰，仍希保重，为祷。三世兄远在美洲，关心祖国文艺，云读吾文可忘客居异国之感。鄙言岂有如此力量，渥承乔梓鉴赏，何幸如之。前谈曼殊诗一文知将在星洲刊布，颖南又以手稿复印，可校正讹字，于愿已足，且此文亦尚有未妥处，故暂不拟在港报重载，亦已函告颖南矣。圣翁眼疾近来有增，仍以书函往复论文，得切磋之乐，诚晚岁之胜缘也。草复不尽，祗颂

痊安

弟俞平伯 拜启　八月十三日

---

* 何竹孙，又名何焯贤，香港著名人士。

1982年6月27日

竹孙吾兄：

廿二日赐笺敬诵。颖南处存拙稿三篇：谈京杭饮食与清真词，均可发表，只谈曼殊诗的请勿付刊，以需要大加修改也。请通知他。初归必甚忙，万勿亟亟。前另寄艾岩谈《论语》短文剪报，收到否？

谈曼殊诗的文章，初稿不充足，不圆满，迟日拟寄奉改正本，请赐阅后为转星洲，付刊否当另议，俟与颖南通信。

近颇忙碌，贱体尚好。匆候

暑安，不尽

弟平伯　六月廿七日，北京

1982年7月14日

竹孙先生赐鉴：

奉八日手教，知近患清恙行路不便，极以为念。冀疗治康复，勿萦尊虑。颖南归来，承寄示原笺，得知实况，感谢感谢。日内拟寄星洲书，与之商洽。于七月三日航空挂号寄呈“谈曼殊诗”一文改正稿，读多次来书（附剪报）均未提到，为念。此文亦勿忙于转寄。屡渎不胜歉感。

近钞七六年地震日记，聊以遣日。草复不尽，即颂

颐安

弟平伯 顿首　七月十四日

bbs.hlmbbs.com

1982年12月14日

竹孙尊兄惠鉴：

奉大示，致澳门李君件本无甚必要，此文早发布于多种刊物矣。

拙文明岁重印，编辑出版者属为前言，而文思枯窘遂代以小诗，今附笺俟正。稿中有两处改动，第二首第三句："残楮"改"残卷"；第四句："时贤"改"诸贤"。俾较符事实。颖南处亦已告之。其他二种并此无之，前有句云："磨灭流传总听之，勾涂删改亦从伊。"即此意耳。草此，即贺

岁禧

弟俞平伯 顿首　十二月十四日

1983年1月6日

竹孙仁兄：

来书敬诵。惠赠新岁日记册子亦已收到，其同式另册已为转致圣翁。书中谈粤三君祠南国风光，张、吴二联均佳，集句尤不可及。想由忆录，原迹今尚存否？见公挥洒，兴复不浅，维起居转胜，慰如所颂。附奉二纸七言偶句聊供一笑。夏诗见林译《迦因小传》卷首，其时二君尚未相识也。匆上，藉贺

新禧

弟俞平伯 顿首　一九八三年一月六日

致张人希*

1980年4月16日

人希先生：

大示敬诵。前录联语聊记京尘往迹，曾刊在港《大公报》上，字迹草草，乃劳致谢，为愧。今更奉妄涂二纸，博一笑耳。

前承赐名章，顷又以法镌姓名小印见赠，嘉惠稠叠，感谢感谢。原石他日当由圣翁转来也。拙词稿①，披云先生②前书云，今年可出版，近无信息。闻曾与阁下谈及之，于通书时便中为一询是荷。匆复，颂

---

* 张人希（1918—　），别字伽叶，福建泉州人。曾任厦门书画院副院长，厦门市政协常委。

① 即《古槐书屋词》。

② 即梁披云，香港书谱出版社社长。

bbs.hlmbbs.com

安

弟俞平伯 上　四月十六日

1980年4月21日

人希先生：

前奉书想先到。《书谱》已由周颖南寄来，可无须觅购，琐渎殊歉。香港《海洋文艺》第四号载我一九三七年游青岛五言长诗，或可一览。以副本不多，未克分赠，并歉。匆颂

文安

俞平伯　四月廿一日

1980年5月2日

人希兄：

前寄信，附小诗条，想已先到。大示诵悉。寄赠《书谱》一册，谢谢。颖南亦寄我一册，遂有二本。前惠石章亦从圣兄处转到。石质佳品未免割爱，多谢多谢。顷得小诗写奉，即试用新章，乞览。甫写出，尚未及呈正圣翁也。尊撰纪梁披云兄文①，颇思一读。如有剪报乞寄我，阅后自当寄还。草草不一，即候

大安

平伯　五月二日

① 即《登高望海心犹壮——梁披云的书法和香港〈书谱〉》一文。

1980年5月15日

纪梁公事文，如有剪报盼得一读，读后奉还。拙词已印出，而钉有误，须改正方可。

人希兄

平伯　五月十五日

1980年5月17日

人希兄：

手书欣诵，属写件即附去，恐未佳也。承惠《书法》第二期，得读尊文为佩，藉知梁公生平，又见其书联，谢谢。

平伯　五月十七日

1980年7月5日

人希兄：

得手书并各件，欣荷。足下出席省文代会，荣膺新职，又开画展，可谓不负当年勆学自修，为佩兼慰。又承惠赵君“词话”，谢谢。赵君于词学有深诣，立论甚精，只觉举例少耳。雪芹小像，王冈作或近之。报载跋文未得读，想尊意是也。

属件勉涂奉上，请致意郭、何二君①。有“九三”同志访问记

① 即郭风、何为。郭风（1918—　），原名郭嘉桂，福建莆田人。福建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主席。何为（1922—　），原名何振业，浙江定海人。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副主席。

bbs.hlmbbs.com

一篇载港《新晚报》，或尚未见，并附上。匆候

文祺

平伯　七月五日

1980年7月18日

人希兄惠鉴：

两信附件并悉，先寄者后到，后邮者先到。何为君属，误书“丙”字，为歉，已为另书，今奉上。原误书款者兄已径付之，不知“丙”字能改“为”字否？如寄还俾一看，或涂抹，或另写，尚有一纸未书，聊以补过，如何？祈酌之。宣纸，我处尚有旧藏者，足够用了，承询及，谢谢。圣翁近日精神倦怠，并无他恙，书信稀少盖由于此。《书法》三期将字排错以致混乱，已函告，编辑者允在第五期上更正矣。

我青年中岁，都喜乱写散文，很不纯正（大逊朱、叶二友①）。林非以“左”立言未为甚失。承足下及郭、何二公加以赞赏，既悦且愧，岂有蒙庄之遗韵乎！其时好谈名理而不醒豁，又喜效滑稽却不太风趣，皆其失也。诗稿亡佚，难言整理，盛意拳拳，心感之至。披云君在京得数晤，顷已南旋。匆复，颂

文安

平启　七月十八日

① 即朱自清、叶圣陶。

bbs.hlmbbs.com

1980年8月15日

人希兄：

四日手书诵悉。述在苏州游寒山寺颇有趣，诗人姓张亦雅谑也。所云《文汇报》载题雪芹小像诗，函中未有。所传两像，殆均不可靠。《读书》亦尚未寄到。

《桐桥倚棹录》颉刚旧藏殆是孤本，今得流传，幸事也。但新刊书品并不佳。录拙句有错字一，173页“惠眎”讹“惠视”，“惠视”不通（眎可作示）。标点错误亦有三处，如176页“水银灌的打金斗的小小子”只是一物，即本书所谓“跟斗童子”，而误分三截，竟不知其为何物也。尤可怪者：179页谢文明说“顾、俞、叶三公言之綦详”，但此书不载圣翁之诗，是大讹非小失也。询之标点者，则云书店为之。

我近况还好，行步更软，全靠手扶，仍是瞎忙。圣老容易睡着，总是老态。

馀不多书，即候

撰安

平伯　八月十五日

近香港出《俞平伯选集》，我得到一本。其前言颇佳。亦曾见否？

1980年8月17日

人希兄：

日前寄书想必收到。

昨十六日得赐件二种，谢谢。

bbs.hlmbbs.com

《文汇报》所载四题咏，我处有照片。双翼之文叙述清楚。但陆厚信所绘是长脸，与王冈所绘不同。他说“也像同一人”恐非。从四诗看，并不见雪芹之名（更不见曹雪芹），反提“进老”，是此图亦不可靠。胡氏之言或者不错。且俟他日有材料再说。

又承介绍《读书》七期王君一文，得读为欣。此文不长而三十年来“红学”大概可知。态度平允，没有火气，少提当代人名，不提贱名尤妙。“不以人废言”原是老话，如要“批孔”就不好说了。

哈尔滨会上有简报，兹检奉第三期备览。其中对胡氏有好评，对我亦有肯定处，当是部分的意见。匆布不尽，即候

著祺

平伯　八月十七日

1980年10月29日

人希兄：

十三日书，又寄《书谱》均收到，谢谢。单复[①]君属书，勉涂附奉希转。此偈平素爱诵之。河南信阳是春秋时申国，申息楚之北境，我有“燕郊南望楚申息”之句。姽婳将军词乃小说中的诗，非一般歌行之比。来书所言亦有道理。玉照上有“随缘”二字，恰符鄙见，承惠感谢，当谨藏之，不殊晤对也。圣翁目力不佳，单君属书事，我当得便询之，看他意如何再定，不宜勉强，与兄意相同。居星岛之令友所作小词极佳，近亦难得。港新一带，近商业萧条，所谓“不景气”，若周颖南之纱厂，亦已停歇矣。于《书谱》四期，见有拙词的广告，未知销路如何？匆复，颂

① 单复，散文家，原《鸭绿江》杂志编辑。

bbs.hlmbbs.com

近安

平伯　十月廿九日

1980年11月27日

承惠贵乡新茗，谢谢。单复君属件，未敢以渎圣翁，因他很忙。近作诗、词、小文，今呈其一，在刊本以外。馀不多书，即候人希兄文安

平伯　十一月廿七日

1980年12月30日

人希兄惠鉴：

手书诵悉。承惠水仙花一头及新刊《书谱》，均已收到，远道雅意，感谢感谢。披云兄来京，得一晤。我近况还好，只体软不耐劳耳。匆复，顺贺

年禧

平伯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卅日

1981年1月25日

人希兄：

日前有郑兰[①]从厦门来访，云兄绍介，却未有书，遂见之。他属书三字横披，曰“兰华堂”，云与同志叙会之所。在原则上我答应了。只是体孱手软，俟他日稍好再写。他留纸而去，本由开会

① 郑兰，厦门工艺美校教师。

bbs.hlmbbs.com

到京也。未知兄知其人否？是否允他介绍？便中示知，为荷。馀不多书。即候
文安

平伯　一月二十五日

1981年2月11日

人希兄：

手书诵悉。良端君属写字，附奉。我腕弱体劣，手不从心，聊酬友人之意，固不须致润笔也。远人盛意，心感。

郑兰，兄未介绍，横额需布置，恐不能书。容后再说。

自今年一月多病，内子亦久病未愈。匆不多书，即候
大安

平伯　二月十一日

1981年4月10日

人希兄：

多日未通书，维近候胜常。近有浙江乍浦许汉字白凤，刻赠一章① 如下：（略）

文字出于施蛰存赠我的长歌中。刻得颇好而褒之过当，我不敢用，附钤博粲。近上海《书法》第二期载内子宝驯写的字，乃八年前赠上海陈从周者。厦门市上如有，祈购一、二本见赐，至荷。我近体仍疲软，偶作短文小诗而已。匆颂
文安

平伯　四月十日

① 印文为“春在堂中春不老”。

bbs.hlmbbs.com

1981年6月2日

人希兄：

手书欣诵。承托贵友代觅《书法》二期，感谢感谢。颖南到上海，迄未来京，想必有事耽搁。

尊藏先高祖剑花公诗集①且蒙赏鉴，何幸如之。计捐献公家，或引起珍重。以伯曾祖昔年宦闽遂留片帙，是亦缘也。近作一首②附奉，其五、六两句有注：

第五句：曲园公曾为兄书“福寿”团扇。

第六句：奉呈春在堂制墨二锭。

章元善③之父名钰，字式之，先君至友也。

匆颂

著祺不一

平伯　六月二日

许白凤刻印不敢用，附钤诗页博笑。

俞鸿渐，字仪伯，号剑花，晚号御花，清嘉庆丙子科举人，《湖州府志》有传。生于乾隆辛丑年，卒于道光丙午年（一七八一～一八四六），年六十六。长子林，次子樾。

俞林，字壬甫，道光癸卯科举人，官福建福宁府知府，爱民、有政声，曲园有传。生于嘉庆辛未年，卒于同治辛未年（一八一一～一八七一），年六十。子三。

---

① 即俞樾集校的《印雪轩诗钞》，由扫叶山房印行。

② 即《寿章元善兄九十》诗。

③ 章元善（1890—1987），字彦驯，江苏苏州人。曾任政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委员。

bbs.hlmbbs.com

1981年9月12日

人希兄：

来书及惠寄《书谱》均收到，谢谢。本期《书谱》首载一对联，上句“蝨简久藏科斗字”释作“木简”，大误。字迹分明，“木”之左右各有一“虫”，如何还是“木”呢？此当释为“蠹”，“蝨”即“蠹”也。前闻托沪上贵友觅寄《书法》第二期，却未见来。当是难觅，也就算了；如有之，寄惠尤感。

我的“选集”，港印本已有，亦是友人相赠。虽是窃印，书编次颇佳，前言亦善，总可以多得流通也。

承嘱为新加坡孙、叶三君写字，本当即应，但近来情绪不宁，心手俱劣，容徐图报命，至希谅之为幸。

前者尊说卩为“私”字极善，此间篆刻家均表同意（上海亦然），未知写文字否？

匆复，顺祝

秋禧

平伯　辛酉中秋

1981年10月28日

人希兄：

手书欣诵，知写件收到为慰。以寄航空只贴了八分邮票，恐寄不到。亦欠资否？设如是尤歉。以寄印刷未附书，其实《书法》二册早已收到，琐渎为歉感，并请代向编者周君道谢。所示《书谱》一联，“落”字殆无疑，以“前”字义不可通，且不调平仄也。谓宜嘱披云兄注意。以对联字大，不比普通文字，很触目。

bbs.hlmbbs.com

黄永玉兄洵佳士，他日得晤为欣。尊文论卩字，其证确，发布之甚善。我的“选集”承盛意云可购赠，乞寄二册来，先此道谢！匆复，颂

安

平伯　十月二十八日

1981年11月18日

人希兄：

八日手书欣诵。寓间养水仙不得法，每长叶而不著花，或室温太高之故。厦门缺货，祈勿觅寄。雅意拳拳，心感之至。

三册书均收到，感谢感谢。拙选有一本足矣。《清河坊》一文末句“野水无情亦耐看”，“水”误作“火”，颇奇。

属写字，今奉上二纸。水仙花诗俚似唱本书。今以较近之长短句① 钞博一笑，字劣殊歉。复颂

文安

平　顿首　十一月十八日

1981年12月31日

人希兄：

前惠赠水仙花，其另一已转致圣翁。卅日黎丁同志又亲送两头来，转述兄语，谓可添新春绿意，雅意拳拳，感谢感谢。《知堂回想录》此间无有，承惠并谢。文坛资料极多，且是第一手，比较可信，惜刊本讹字多耳。我近体衰病，来索书者未能应命，黄

① 即《菩萨蛮·庚申小春病榻》一词。

bbs.hlmbbs.com

君处乞代为致歉，并希原谅。匆复，即颂
八二年新禧

平伯　一九八一年除夕

1982年1月15日

人希兄：

示悉，水仙将花。附上一纸乞转翁君，图章歪，付裱可校正。鸦涂何劳致润，并谢。颂
著安

平伯　元月十五日

1982年3月18日

人希兄：

以内子之丧远承电唁，顷又得手书，不胜感谢。转来刘海粟翁诗画红梅拓片收到，乞代道谢。《水龙吟》词洛诵欣佩，以多病心劣未能赓和，前书已陈，并希代致深歉，幸甚。前为李、蓝[①]作书，二君见属，亦不便却耳。顷不应人书，以心绪不佳，无心翰墨也。匆复，候
大安

平伯　三月十八日

---

① 即李希凡、蓝翎。

bbs.hlmbbs.com

1984年1月

人希先生：

迭奉惠赐近刊《书谱》又水仙花，感谢感谢。前挂号寄奉写件，涂鸦塞责，谅已收到。匆复，敬贺

新禧

平伯 顿首　一九八四年元日

示悉，匾额恐不能书。搬家祈示新址。　又及

1984年2月28日

人希兄：

得手书，知新岁乔迁，一家团聚，闻之欣慰。示以新镌唐诗流传海国，诚为胜事，惜弟于篆刻确是外行，恐瞎说贻笑，乞谅之。前属写听飒楼额在我心上，以体羸手劣未敢遽应，顷居然写了，大小不甚匀，似尚不很坏，兹即寄上博笑，恐未堪当真悬挂。以尊意甚盛，故勉为之耳。我近体仍弱，偃卧时多，偶占小诗外几乎不写作，幸眠食无恙耳。如有人属我书写，最好据实况代为婉辞。承惠赠《书谱》新刊本，谢谢！印章原件并附上。匆此，即颂

撰安

平伯　二月廿八日

bbs.hlmbbs.com

1984年4月22日

人希兄：

承赠闽南风光如卧游奇境；又《书谱》谅不日可到，并此致谢。所谈寒山寺碑颇有趣。我三十年不回南，对此茫然。如兄所说亦有可疑。不论新张继、吴湖帆笔迹均不似曲园老人，而今流传之拓本（闻一真一伪）皆曲园笔迹，非张溥泉也。其有二碑则诚然，一在寺内，二在南京。舍妹锡璇曾在南京一室内看到，我颇觉奇，此外无可谈者。可与苏地主管文物者一谈或通信。

我近体还好，只软弱，精神恍惚善忘，绝不写作，看书消遣，极少出门。圣翁以疾住院动手术，虽经过良好，高年亦可虑，欲往看，尚未实行。匆复，即颂

近安

平伯　四月廿二日

致张允和*

1977年7月17日

允和姊：

尊篇有真情实感，且甚细腻，惟措词尚有些问题，今附鄙见于下，希酌定。

一、《冲山》第二句“行”拟改“欣”，“登楼极目”四字已足，其下只能用一较软的形容词。

二、《过来远桥》全诗佳，只“遍”、“未”不押韵，“多倚遍”拟改为“多徙倚”。“倚”、“未”为韵。

三、《过南园》第二句与第一句平仄相同，未免拗口，拟改为“迢迢远岫青”。末句拟改“低语近黄昏”，亦因平仄关系。

---

* 张允和（1909—　　），北京昆曲研习社成员。周有光夫人。

bbs.hlmbbs.com

四、此诗[1] 为七绝，三四句意味极高，却不调平仄，又不叶韵。拟为“何须插鬓间花朵，风过妆台闻妙香”。

五、《病中》三四句拟为：“杜鹃花里又斜阳，春信何迟归去早。”

改笔仍用原意为当。若改动过多，便成另作矣。

妄言，谅之。原件附上，宝驯已抄录。即颂

双祉

弟平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七日

昨天气甚热，承伉俪偕临，感谢感谢！

1982年4月18日

允和姊：

来书敬诵，节目甚佳，群贤毕至，为逝者光宠多矣，不胜心感。附奉小诗语质而悲，即以候正。曲社诸友前请代为致谢不另。颂

刻安

弟平伯　四月十八日

1982年6月21日

允和姊：

二十日手书收到。弟自耐圃卒后百念灰冷，前呈二诗均是实感。近心身俱劣，不能应接宾客。吟咏会固所赞同，却无可供献，录音等均谈不到，务乞谅宥。并希代谢拟来访谈之诸位，为幸。吾

① 指《再过南园故居》一诗。

bbs.hlmbbs.com

姊惠临不拘时日，弟总在寓不会出门。四姐近未来寓，附闻。即颂
双祉

弟平 顿首 六月廿一日

1987年2月3日

允和姊：

手示诵悉，内子旧作赠您的《望江南》①，如拟付刊，同意。弟近卧病，不能写作，无由供稿于《老年》杂志，希原谅。

弟平伯 二月三日

1987年4月5日

允和姊：

久未晤，极念！自八二年初百事俱废，不仅身心二者。八六年两度开会、出游，亦只敷衍耳！知我者必能谅察也。昨忽得政协同人邹士方过访，出示前咏黄山尊稿，达意抒情，并擅其美。阻雨前尘，尤深感慨。前游香港句云："沧桑易代繁华远，更有何人道短长。梦里香江留昨醉，芙蓉秋色一平章。"聊记梦华，不值一笑也。匆复，布谢。并叩
俪安

弟平伯 一九八七年清明

① 俞平伯夫人许宝驯遗作《双调望江南》。

bbs.hlmbbs.com

1987年5月11日

允和姊：

承详示近况①，感谢感谢。第十一回之“还魂”即“回生”之别名。尊示正确，可以第十八回（元妃归省）之“离魂”折反证。彼书言黛玉之死，即指杜丽娘事。“离魂”即是“闹殇”，则“还魂”即为“回生”明矣。其他两条未详。以近体极疲苶，不能多书，每以信片代之，甚以为歉。即颂

近安，有光兄前致候不另

俞平伯　五月十一日

1988年5月27日

允和姊：

得来书如朵云飞堕，甚慰。文中② 所叙极清晰，只组织研习社事在袁庆寿前，从未习身段，初次即末次也。与袁、陆③ 同台，恍如一梦耳。近以多病，绝不出户，亦无往来，乏溆可陈，小诗二句④，不值一粲。复颂

双安

弟平 顿首　五月二十七日

---

① 指张允和1987年5月7日致俞平伯信，信中询问了有关《红楼梦》中昆曲的一些问题。

② 指张允和作《看老剧目，忆老曲友》一文，发表在1988年5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③ 指北京昆曲研习社的袁敏宣和陆剑霞。

④ 指“陀逗待归人，江城向晚春”。

bbs.hlmbbs.com

致陆永品*

1982年9月29日

永品同志：

多日未晤为念。上海文艺出版社有稿费十二元通知寄来（上书社会科学院）但邮汇未到，不知递往何处，或在院部。希便中为一查询，至荷。亦不忙在一时。

近在中华书局《文史》发表一文，谈《秦妇吟》，未知看到否？迟日当奉赠抽印本俟正。即颂

近安

平伯　九月廿九日

---

* 陆永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bbs.hlmbbs.com

1985年1月22日

永品同志：

知拙文将刊布于《文学评论》甚善。在“好了歌”中引诗句“脂砚芹溪难並论”作“並”“竝”均可，却不宜作“并”，“并”者合并之意，亦作“合併”，最好能改正，作“並”或“竝”均好。

铅字能改排否？乞酌定为荷。即颂

近安

平伯　一月二十二日

1985年6月20日

永品同志：

前承惠临倾谈为快。所言领导谈话闻之欣感，但不知将于何时何地发表（或用书面），我未能听清楚，希再明示，估计或在年终，岂即时发表欤？其后又谈录相事，我就误会为一事，其实恐不相连，然否？对于“录相”我从未经识，只闻戏剧、电影等有之。若我看，枯寂一老，有何可记录？以何种材料充实此半小时之时间？即以“红”而论，旧忆抛荒，新知无有，即偶有所感触亦甚零零碎碎。如“十二钗”前已有文（虽多讹谬）更有多少可说？此点必须澄清方可实；否则请了诸位来，不能下台，大家很窘。鄙意他们闻亦甚忙，谓宜从缓实行。尊意如何？仍乞电知，告俞成即可。我近体衰弱，皮肤病见好，却不耐久坐，并闻。即致

敬礼

平伯　六，廿

1985年11月13日

永品同志：

如明日有暇希于十五日（星期，上午）惠临一谈。并约韦柰以便商洽。

又近古籍出版社有我父新印的《唐五代两宋词选释》，前所未见，拟奉赠一册。如有需还可加赠。即颂

大安

俞平伯　十一，十三

1986年3月8日

永品同志：

图章篆文，我拟借一观，并拟试钤用之，用毕即还。

编稿即请由他（古籍）安排。如邓留玉君所言，琐处不足多介意，总其大纲即妙。亦谓然否？

俞成因患病住院。韦柰之件，容迟日整理另复，或用电话通知。

祝

好，不一

平伯　三月八日

1986年4月5日

永品同志：

宗奇① 不知何人，刻章颇佳，原件拟迟日奉还。又前见一些

① 宗奇，即陈宗奇，原在中华书局工作。

bbs.hlmbbs.com

照片，并未看清，未知后来如何？亦盼示一看。

平伯　四月五日

又魏同贤《再评价》一文亦未看到。

1986年6月10日

永品同志：

多日未晤想一是胜常。今奉上重印拙作希察纳。迁新居后想必均已整理，如关于我的文件，或须毁去，或须发还，希为注意，是幸。又前有《清真词补注》清本一册交所，迄无下落，亦尚存否？馀容他日晤罄，不一。祝

康健

平伯　六月十日

1986年8月8日

永品同志：

多时未晤为念。友人邓云骧有《曲园课孙草》（我曾祖作八股文）存我处，拟请我所代复制若干份（少量）不知可否？（价当奉缴）希酌复（或用电话通知小女）以便转告。即颂

近安

平伯　八，八

bbs.hlmbbs.com

致陈从周*

1974年5月20日

从周吾兄：

手书并件俱已收到，知将下乡，当是去贵校五七公社，前见报载藉审盛况为欣。承属题识，雅意殷拳，亦有些情况须径陈者，弟往昔文字讹谬流传，近在运动中参与学习，更深忏昨非，惧蹈覆辙。关于蠡坞序文未敢泚笔，务乞原宥，幸甚幸甚。书写签条，内子固愿为之，惟伊笔迹本甚稚弱，近更患手颤久未握管，至为抱歉，属笔致意。又见示尊外舅手录尺牍已得敬瞻，命题所不敢辞，却亦有不大明了处：（一）均无上款，不知致何人者，每称"主政公"是否即谨称先生之父；（二）此册为谁氏珍藏，拟题尊款未知当否，亦望续示始能着墨也。弟月内拟到天津儿子处小住，

* 陈从周，古建筑学、园林学专家。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

bbs.hlmbbs.com

倚装草涂不一，即候

教祺

弟平　顿首　五月廿日

1974年6月6日

从周我兄：

承手教知下乡办学不久可归为慰。写件一节，内子手战未能握管至歉。今由弟书签以代之。尺牍勉已涂就，恐不足观，奈何奈何。希转致蒋兄，以近忙于学习，每日趋公鲜暇，笔研都荒，未克餍属书之殷，至希亮宥。匆布，即候

教祺

弟平伯　顿首　六月六日

1975年1月30日

从周吾兄：

令爱来京韶年英秀，得晤良欣。属题各原件均烦伊携呈。德沐老人诗条未能应命书写，至为歉仄。实缘事冗，体力欠好所致，当勿罪也。（春节前或至津小儿处并便就医。）《昭明文选》，于廿九日由谢公送到，遂为书短跋。以有下列情况，未能长题也。

一、或出竹垞翁早年笔，似非亲书。其最后跋文疑未必真，所钤印章亦不佳。又“玄”字不缺笔，盖非当时所书。

二、雨田兄来书云，此书由朱而李而蒋，却无李、蒋二氏收藏图章，每册均有张氏两印，亦不解其故。

三、其内容以只匆匆一日未及详核。所论似为一般的，李氏所谓家塾本。小讹或亦难免。叨在知爱，用敢宜陈，希予谅察为

bbs.hlmbbs.com

幸。匆布，即颂

教祺

弟平 顿首 一月卅日晚

1980年11月1日

从周兄：

《园林谈丛》必传之作，承示清样，谢谢，容缓日寄还。散文结集属为序文，自当勉力，惟文思枯窘且未读篇章，恐不能惬意耳。所拟集名良佳，草之一字殆不可少，亦谓如何？弟于医道无所知，何君雅属，涂抹塞责附奉。即颂

教祺

弟平 顿首 十一月一日

1981年2月19日

从周吾兄：

见惠法绘水仙花，答赋俚言即呈吟正。

厦门远寄水仙来，其柰春来不肯开。

宜画凌波伴拳石，天涯春到感同侪。

不拘重字，盖打油诗耳，一笑。

弟平 贡稿 辛酉灯节

1982年3月6日

从周我兄：

惠书敬承。内子久病，而回首时和平迅速，亦未示牵挂。弟

bbs.hlmbbs.com

近日生活如在梦中。以理遣情而情不服，徒倚帷屏，时时枨触。唁辞深切，情非泛泛，殁存同感。所示剪报大作，言及他年或可重访故园，雅意殷拳，胜游难再，为之怅然。苏州邹君来，将“春在堂”原额双钩而去，其他未及详谈，谅亦多曲折。小诗附奉。即候

教祺，不具

平伯　三月六日

1982年3月14日

从周兄：

片、札均承，未能为写书签，极歉极歉。

自去岁内子病中即不应人属书，顷更抛荒笔研惟希谅之。偶随感得句，既勿以示人亦不能自娱，诚为无益。如顷口占如下：“无一不概然，无一不枨触。若云即是诗，斯亦未免俗。”圣陶适来寓，即以稿面奉之。更以呈兄俟正，亦可见近况之一斑。来书抄示关于许宝騄的诗词，从未见过，感谢感谢，惜内子不及见，拟以示其妹、弟共赏。得自调梅先生处固有来历。诗口气似姑母送侄儿，但许七出洋离京，我不在家，到上海送之登舟，不知我母有无赠别诗。诗之第二句“离杯”与下“酒觥”重复，疑“杯”字误。许在伦敦作词，前所未知。他从未写词给我看过，就此词言，文义亦未全妥。首句“一叶扁”。一叶扁舟是常言，“扁”字独用却少见。首尾两用“西山”，亦复。若无原稿，口耳相传，或不免错误。总是珍贵的材料。

屏弃笔砚只用钢笔划之，与圣翁相似，情形不同耳。匆复道歉，即颂

近安

弟平　三月十四日

赠“两当轩”三字照片，谢谢。其书拙劣听说要做一木牌，悬诸门首，然否？

1982年7月13日

从周吾兄赐鉴：

久未修笺问候起居，每从云乡处得悉近况贤劳，无任抃慰。东西美洲名都并有我国园林建筑，乃空前之胜事，岂仅蜚英海外哉，敬致祝贺。七日手书欣诵，附件均悉，得瞻合影，又读新篇，无殊晤谈。兼论昆曲与园林之美以景写情，用意新妙，宜振飞之赏之也。先曾祖遗诗有似寓言，原稿已佚，未入集中而颇传于外，弟亦听之，不加置辨。弟心绪寥落幸眠食无恙。近有小文三篇以付期刊，亦不知何时能印出，以印刷极为迟缓。闻尊著今年出书，可快先睹矣。苏州旧寓修复有望，闻明年五六月可开放，想是厅堂部分，小园当在其后又须我兄费心擘划，何幸如之，不胜铭感。园林局曾来双钩春在堂一额。湘乡之款，未知合时宜否，想当有斟酌。近偶诌诗，皆俚率悲哀令人寡欢。有《玉楼春》一词以香港剪报呈览正。又八〇年小照两张，一并附呈留念。匆复不尽，即候

著安

弟平 顿首　七月十三日

昆曲外游盼他日实现。　附书

bbs.hlmbbs.com

1982年7月15日

从周吾兄：

前复一书未详备。俞君之名，第二字是“调”否，来书不大清楚，所传律诗，确定为先慈遗著，拟写呈留念，因此要弄清楚，惧或讹，其上款如何亦希拨冗告我。

得云乡书，详言苏州沈伟东同志来沪商谈情况，述吾兄正论直言不胜感佩。简易楼不拆，则花园如何修复，当局者岂不知之？弟以为地方迫于中央政策，想敷衍了事，然否？此事全靠我兄热忱毅力主持，不敢以泛言相谢也。邓意要请圣翁去信自更有力，但翁目疾近增结膜炎，暂不敢渎陈，迟日当告知，看其意如何。匆上，即颂

暑安

弟平　顿首　七月十五日

1982年7月26日

从周兄：

手示欣诵，以宏文揄扬，愧荷。文中有些错字已为改正，如李额只九字。文件者列名，似无谢老（可询王湜华），有易礼容（政协常委）未添入，鄙意有顾、叶（顾长于叶）。兄亦列名，可叙入，修园记将来再说，现在修复尚未着手。匆复，颂

暑安

弟平　七月二十六日

bbs.hlmbbs.com

1982年10月20日

从周兄：

前日良晤匆匆惭无鸡黍为歉，计程已返沪。吴下旧居承关垂，心感。闻拟致书江苏省委书记当更有力。昨圣翁来寓，询及其人是否许家屯？如是，圣与之亦相熟，愿附尊书联名，祈将情况见告，或径复圣翁亦妙，种种费心，多谢多谢。近于南洋发见曼殊所画仕女，见照片甚佳，而署款颇奇，真赝难定，因之共谈论也。匆此，即候

大安

弟平伯　十月二十日

1982年12月4日

十一月廿九日，圣翁来书摘抄修复曲园事：在江苏代表团分组讨论会上，弟与许公（家屯）在一组，代省长韩君初以为不相识，其实他在苏州陪弟游过洞庭东山。弟在发言中向大家提起曲园正在修复，我以为曲园必当有园，非以供人游览，意乃在存其本来面目。这些意思不仅许、韩二君听见，分组二十多人都听见了。想来可能会对苏州有些影响。顷又得圣翁书嘱将此事转告吾兄，并云兄若致一书与南京许、韩二君，可加深其印象。特以转陈，祈予酌裁。

圣公又闻苏州亲戚说，“近方在市郊兴建新房，预备逐渐迁出城中拥挤人家”，亦是佳讯恐非旦夕间事。天津有友人近曾在旧寓一看，据说工程未完，门内堆些建筑材料，亦不甚多。如此目前恐只修两个厅堂。其他将另说。未知梓匠云何？闻云乡将往苏，归

bbs.hlmbbs.com

来或有近闻。

前寄“程砚秋唱腔集”签条，谅已收到。弟心身俱弱，眠食尚好。匆上，

从周尊兄并候

冬安

弟平　顿首　十二月四日

1982年12月10日

从周兄：

来书敬诵，知已向南京许、韩二公去信，感谢感谢。所谓牛劲即荀子的“锲而不舍”精神。公与圣翁皆有之，弟则远不如也。前写签条已付洪乔，遵命重书，笨拙不佳未必合用，可请他人为之，请酌定。圣翁发言已见人大分组剪报，主张恢复旧观，江苏或有感应也。尊咏香山诗甚清丽，颖南寄来复制本欣诵为佩。即颂

冬安

弟平伯　十二月十日

1983年1月24日

从周吾兄：

承赐大作《说园》，谢谢。楷书悦目，已读两遍，完全同意。惟弟昔则坐井观天，今则杜门不出，于园林之胜，望洋兴叹耳。雅观难谐俗目，自古已然，于今为烈，固不须多萦怀也，以弟之狭小游踪所及，与兄相同者即有三处：瘦西湖之白塔前有五亭桥，变化以拟玉蛛桥、五龙亭，确不可易，一经点破，恍然。豫园之九

曲桥，难看又不便走。狮子林亭角一电灯，令人注目。若拙政新辟东园，不能配合旧园，可想象得之。

此书亦稍有错字。有一处似须改正。“买石绕云”，“绕”乃“饶”之误，旧句为“移花兼蝶至，买石得云饶。”弟齐内寓中昔有此竹制联。体仍疲茶，草复不尽，即颂

教安

弟平伯　一月廿四日

1983年3月20日

从周兄：

写字不惬意，亦懒得再写，未知可用否？惠赐新刊《书带集》二册早已收到，失谢为歉。后记措辞谦退郑重，拙辞岂可当哉。得随圣翁后，与君结文字因缘，为快且幸。

十七日片示欣诵，知苏州开会有期，云将“赤膊上阵”以图恢复小园，胜概豪情，为之神往。弟畏人怕事，每缩手缩脚，有愧二公多矣。他日观成，先人亦拜嘉惠。现当初步拟定修复之范围。鄙意大门须开在马医科巷，有一门道可悬李书旧匾，往北一直达乐知堂石库门（看照片门已堵塞），其间原有轿厅，殆不须再修，铺草地栽花即可。即此恐亦要拆迁也。匆书不具，即颂

教安

弟平伯　三月廿日

1983年4月1日

从周兄：

诵来书，为之兴奋，盼开会胜利如愿。如要修复，鄙意须略

 bbs.hlmbbs.com

具故居规模，方有些意义。能否拆迁住户是一关键，两堂一园联系起来，大门南向，中辟庭院接乐知堂，拐弯便是春在堂与曲园。即恢复旧宅中路、西路之一部分，不知能办到否。弟不敢存奢望。想象原大门大厅之间又有好些人家，不知然否？以上所谈，仅供参考。本月例访圣翁，当与面谈。简字关系文化政治不小，吾兄一呼，听者动容，如朝阳鸣凤，吾道不孤矣。大约简体宜稍减，不可增。简化方便大众，并字则引起混淆，书写校对，均感困难，如弟之近文印本中有“余无恙”三字，是“我无恙”，还是“其他无恙”？即从上下文亦不易分别。匆复不尽，即颂

教安

弟平伯　四月一日

1983年4月5日

从周兄：

知开会展缓，文从或尚未行。得云乡兄拟制二匾。春在堂额当然宜复。“著书之庐”额原在门道。今大门未复，将安用之？大厅原名“乐知堂”，不宜张冠李戴，且形状长位置匪宜。乞止之为幸。又空空两厅本无可观览，今只有两额，一曾一李，于政治上，于群众观感，亦觉不妥，斯意兄必察之。现一切均须审慎，亦谓然否？月内将会见圣翁。匆书，即候

大安

弟平　清明

如已制可备他日之用，总不宜悬挂于大厅也。　又及

bbs.hlmbbs.com

1983年5月1日

从周仁兄惠鉴：

上月廿七日手书敬诵，知吴门开会，胜利凯旋，无任佩慰。漫云三国许褚赤膊上阵，直是诸葛纶巾羽扇舌战群儒耳。揣君规划，妙不可言，盖胸有成竹遂而挥洒自如，亦犹之绘事。“园若无园，便当归诸文管会”可谓谈言微中，一语解纷。兼示以将来远影如何佳妙，引人入胜，遂能扭转形势。想开会之初，固未必尽如人意，我兄贤劳，想象见之，无任感戴。现在待等拆迁后，平地起楼台便可称心布置，使旧赏园林别开生面，虽地形狭窄，而大才槃槃固当游刃有馀也。鄙意尊处既有旧园草图，复旧与创新即可不拘，弟总力赞其成。近从坊本《曲园书札》中，偶见与李瀚章（筱荃）书述其地形云：

> 自南至北修十三丈，广止三丈，又自西至东，广六丈，修止三丈，似曲尺形，即名之曰曲园。

或无甚用，姑录奉备考。因之又想到修复之范围，悬拟中路自大门北向到乐知堂，转西入春在堂，后临曲园，转东而止，然否？春在堂前庭院原有牡丹台，桂花四棵，其南有一照厅，今未知如何。旧宅之西南隅情况迄未知晓，遂附笔一询，非意欲恢复也。若匾额：曲园从来无匾；若新有，亦不知挂在何处。春在堂北面翻轩曰“认春”，窗棂洞达面临园林，即由此进园。堂之尽西头有一小门亦通园内，甚窄不宜悬匾。曲园本有二义，园名又人名，因之家中人只呼“花园里”，为避公之别号也。乐知堂额彭雪琴书，较春在堂额约大三之一，或四之一，（我还看不清楚）字迹尤粗大。不能依照春在堂格式恢复。圣翁原是书匾之最理想人物，且热情愿写，但他近来眼力愈差，很少来信，信亦简短，有事或通电话。

bbs.hlmbbs.com

我不敢冒昧相请，深怕使他为难。若官方或他友言之，他可允则允，不能允亦可谢，彼此无碍也，实情如是，至希谅察，幸甚幸甚。若此匾如何安排，固不亟亟。弟意将作会场，竟可换匾另辞，自有一番新气象也。兄谓何如？已迄二纸，尚不尽意，即颂

节禧

弟平　顿首　五月一日

1983年10月2日

从周兄：

每从云乡处得悉近况，以能者多劳为慰为念。所传隽语“厕所园林两不分”，事可入笑林，亦姑苏新竹枝。有一事拟奉烦：弟前有《燕知草》，顷将以旧书复制重印，编者浼我题记而不能为，只婉谢之。其意良佳，又不宜过却。想起此书本有旧题一律，亡室当年曾为我兄书之，现可加入新刊，俾成全璧，盼将尊存之件照一清楚的相片寄给该书店。就近先一函商尤妙。地址见后：

上海福州路401，上海书店出版部刘华庭

专此奉渎，心感何似。闻书店拟精印，所钤图章均套印，可谓新善本书，一笑。即候

教祺

弟平伯　十月二日

1983年11月27日

从周仁兄：

前荷在陋室照相，未免亵尊，至为感幸。圣翁以为“见静寂之气”，遂将床侧兀坐一张赠之，志嘉惠也。昨续奉来教，属为玉

bbs.hlmbbs.com

霜唱腔题签，谊不可辞，况承谆命，惟心慵手软，勉作楷体如儿涂印仿，恐不足为艺苑生色耳。即附奉览正。用否尽可随意。苏州老屋情形，弟虽未往已明了。只有住房，无所谓园，即隙地亦少。若不拆去，纵有梓匠妙手，亦无地可起楼台也。地方当局非不知，保存古迹，只拆迁为难耳。圣翁根据新颁之“文物保护法”又致函董君，良友热情，不胜感幸。运天为治印，又代购宝蓝印泥均佳，亦盛情也。即附钤纸尾。此种印色，拟用至来年二月，以后作为文房闲玩。

匆上，即颂

文安

平伯　十一月廿七日

出版社需我相片知已代给，谢谢。

1983年12月5日

从周兄：

奉手书，知园中居民楼决拆，诚为佳讯，惟又将擘画兴建，多费清心矣。有所谓“古紫薇”者，为旧园仅存之木，即在楼旁（弟观照片），拆时须注意保护，祈为谆属主其事者为托。又以弟了解，此树如在认春轩之北，旧假山之南，是紫荆，恐非紫薇。二者相似，紫薇花时在夏秋，紫荆在春夏间，又光皮，云手挠之会动。此其别也，于明年亦希留意观察之为幸。

承属写斋匾，忆昨写“来许亭”时曾于书中言及眼昏手劣，妄涂恐玷名迹。今蒋氏书楼，灵光岿然，堪称国宝；于朋情世谊尤不可辞，而贱况疲苶更甚于昔。如大书腕劣，小字眼昏，多写不成行列：若此均希见原。而尊意拳拳，谊不敢辞，已勉涂二纸，随函附奉发笑。可任择其一用之，如均不合用，只可另请书家为之，

bbs.hlmbbs.com

俾免贻笑，幸甚。匆复不尽，即候
教安

弟平　顿首　十二月五日

1983年12月14日

从周兄：

未知已从绍兴归否？五日寄挂号信附涂写不佳，收到否？为念。

日前，圣陶兄来，将乐知堂匾额和他商量，辞以目疾自不敢勉强。他推荐顾起潜（廷龙）书篆字最宜，弟亦同意，尊意如何？弟与顾虽有交谊渊源，却不很熟。吾兄如同意，希就近致请，洽妥后弟当书恳。此匾比“春在堂”匾高大，原白地，大行书，彭公所书。今作篆大字，亦伟观也。

拆迁事于何时实行？云乡近去看过，云有十户之多，恐亦非易。明岁如平地起楼台，创新，复旧，当先考虑，尊意若何？盼便示知。纸短不尽言。即颂
冬安

弟平　顿首　十二月十四日

1984年3月1日

从周兄：

手示欣诵，以环秀新修，为吴下添一胜地，属为写联撰记，雅意惓惓，亟思应命，而近体愈羸，在室行动时虞蹉跌，步履摇摇望之欲坠，更不能写作。前者二周君赐以先人遗墨，遂以涂鸦搪塞，实非得已，若环秀山庄旧有曲园公联，何敢补以儿涂芥兹名

胜，事出无奈，歉仄良深，务希鉴原为幸。联语钞本暂存，属骙若书之，当迟日转致。渠办报甚忙，近方检查身体，亦多日未晤矣。其祖子原公于清末知苏州府，有惠政，与吴人固有缘也。

前呈小诗末称天元甲子之盛，付诸报刊，如能引起邦人对雷峰塔之兴味，幸矣。

匆复不尽，即候

教安

平伯 上　三月一日

1984年4月1日

从周兄：

上月杪手书及新作均得诵。文极清丽，若云受弟之影响岂敢当，却亦颇似《燕知草》中文字，窃有同感。近笔衰颓，喜简拙不复能矣。书将重印，所附耐圃书已得见样张，连信笺花纹亦有之，盖用彩色照相，俾得流传乃吾兄珍藏之力，感慨深幸。涂抹坡公诗见《鹤林玉露》即以附呈。每思藏拙，以“拙自修”更上一层，前贤不可及也，亦谓然否？又得令高徒石迅生君近绘，春风环佩，想象平生得兄题识尤为超脱。行将付装，悬诸外室以志勿谖。石君属书，迟日当径寄。许处信已转去。渠名宏儒，字声甫，非《诗经》“甫”“申”，如清季之陆申甫也（住址为北京东城沙开胡同19号）。骙若南行，或将过沪奉访。匆复不具，即颂

教安

平伯　四月一日，北京

寄呈小书，以炒冷饭未敢写款也。附奉八三年小影。

bbs.hlmbbs.com

1984年7月21日

从周兄：

十八日手书诵悉。欲修俞楼弟已知，却未接奉专函，未知其详。维修即可，不须拆建，不欲多费公币，鄙意不过如此。曲园公别俞楼诗云“任作张王李赵看”，弟敬仍先意云尔。有一事相托：先君之《诗境浅说》，将在中国书店重印，原封面不宜用，敬请兄书此四字，结翰墨缘，当勿却也，感谢感谢！下款可随意酌书，已托刘华庭转陈，祈与之商洽，即妙。

今年以来，弟写作极少，只有小文载六月三十日《团结报》，或已看到，又小诗载同日港《大公报》，不知见否。此外只诵东坡《无题》诗：“暂将闲送老，不著一行书。”

尊作尚未得读，恐承过爱，多美辞耳。匆复，颂

暑安，维多珍卫

弟平　顿首　七月二十一日

1984年7月26日

从周兄：

承惠多书，敬谢！示亦拜诵，其中之《志摩年谱》仍误慰堂之名为“复聪”，台海故交，唯此而已，不禁怅然。书是影印非中国书店之咎，谓当告以须注意之。小园修复迟迟，屡承关垂，无任心感；但恐吴下阿蒙以修复厅堂自足，晏然在彼治公。舍侄女涵来书云云，今转呈（并附地址）一阅，所言自是实况。所谓“计划未批”曾两提，岂前者开会通过不算数耶？良为迷惑不解，或可询之。文从他日赴苏，舍侄如晋谒，盼予接见，为幸。渠出

bbs.hlmbbs.com

寒门长房，为福宁公之玄孙女，家住苏州，兹为绍介。

馀不具，仍盼续示。敬颂

大安

弟平伯　七月二十六日

附《大公报》六月三十日剪报一纸。

书签想已挥付刘君，叩谢。

bbs.hlmbbs.com

致陈次园*

1974年11月13日

次园先生赐鉴：

多日未晤，正切驰念，昨奉手教，悉已调归本局照常工作，不胜欣慰。郑评《清真词》叶翁借阅，惟弟之原书字迹潦草，闻拟将借观尊钞对勘之。叶公并来函畅论词律，弟亦以长书答之，惜未能与足下共话耳。近日亦较忙冗，下午总在家，暇时盼偕湜华惠临。匆复，即候

撰安

弟俞平伯 顿首　十一月十三日

---

* 陈次园（1917—1900），原名中孚，后改中辅，以字行。通信时任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编审。

bbs.hlmbbs.com

1974年11月22日

次园吾兄：

近日趋公较忙，得手书如挹清风，为快。知与圣翁谈词且承下询鄙见，亦论文一乐也。我辈之意关于平仄及四声者当分别言之，词之分四声因缘律吕却未必密合于七音，主要还由于吟诵之必然。其一般词牌与五七言诗之谐和相若者，只分平仄而已足，如《望江南》、《浣溪沙》等自来不别四声是也。及慢词兴起，遂多拗句，只分平仄便觉不够，信如来示所云“总难免拗口”。今之吴语上去入三声区分甚明，其“严别上去”、“重视入声”自有必要。词家先辈若彊村、大鹤诸公之论不可废也。姑以《清真词》中显著之例明之。《兰陵王》结句六仄其“似梦里泪暗滴”言言允惬，锤炼工深，若乱用仄声不拘即难免拗口矣。其连用数平声者须分阴阳，理由同上，因以应吟诵之需而溯其来源仍在音律也，且分析三声昔诗家已然，杜云“晚节渐于诗律细”，玩一“细”字固不止仅分平仄可知，评杜诸家亦已具体言之。人道词中之清真犹诗中之老杜亦有见地也。灯前草草，书不尽意，馀俟他日面谈不一。即候
著祺

弟平 顿首 廿二日夕

1974年12月30日

次园吾兄：

廿四晚手书早到，以忙冗稽答为怅。《兰陵王》诸家之词恐与清真互有出入，未知然否。“谁识京华倦客”鄙见仍当为六字句，“识”是暗叶否，宜以他作参订之。前读周济《宋四家词》选得校

bbs.hlmbbs.com

记二条，即奉吟正并可留存不须还我也。草复即颂
新年多福

平伯　一九七四年除日

1975年1月10日

次园吾兄：

承集荆公句为七言歌行见赠，极为自然入妙，唯语意推许逾恒，如起首四句岂可当耶！又“晤言”一句借用隽妙，若集句集字总以别具炉锤擅场，一句可抵多少句用也。雅意心铭，手稿当珍藏之。弟趋公碌碌，下午得小休。天寒岁暮，灯下草草。即候
撰安

弟平伯　顿首　一月十日

1975年4月22日

次园吾兄惠鉴：

大札欣诵，湜华已携拙稿来，殊无足观，猥蒙录存为愧荷。《清真词释》雕虫纤琐，悔其少作，不谓已历卅载。足下重读后发见纰缪，最盼指正，暇日携斯册来寓商量，信可乐也。草复，颂
文安

平伯　启　四月二十二日

1975年6月28日

次园兄惠鉴：

手书欣诵，集清仪阁诗极为自然，题款亦妥，贱名列三叟中

bbs.hlmbbs.com

殊自愧耳。昨往晤伯翁已谈及尊撰，渠亟思先睹也。平于昔年随侍先公，有“集醴泉铭字”稿本一册，诗词楹帖均备，幸未佚去，足下他日来时拟就正。匆复，即颂

著祺

弟平伯　六月廿八日

1976年3月27日

次园吾兄：

前承钞示拙稿，谢谢。丁亥诗中第三句“南雀”似当作“南鹊”，用“乌鹊南飞”语也。又奉手教附台湾出版消息，中有《红楼梦》多种，似缺程甲本，不知其故。原件仍寄上。令郎属书遵示为写旅豫旧作五言二首，恐拙劣未副期望耳。希暇时惠临携归。匆颂

著祺

平伯 上　三月廿七日

1978年5月23日

次园仁兄：

日前承惠顾。顷写得一小文已呈圣翁求教，猥荷许可，并云“求之过细，一入牛角尖，诗味就没有了”。兹将草稿附呈清览，欲付“书林”亦可。

廿日“红楼梦学刊大会”见昨日《光明日报》，空前团结颇极一时之盛。

匆颂

bbs.hlmbbs.com

撰祺

弟平 顿首　五月二十三日

1980年10月15日

次园兄惠鉴：

得示，提出问题，知已细读俚词，不胜愧荷。初刻在三十年代之初，我表弟许宝騄教授手书。《思越人》为另一词牌，又为《鹧鸪天》之异名，记忆如此。事隔五十年，已恍惚了。盖据《钦定词谱》，非万氏词律也。按《词谱》卷九于《思越人》调下引孙光宪词以咏西施事得此名；又云“与《鹧鸪天》《别名》《思越人》者不同”。仝书卷十一《鹧鸪天》调下云“赵令畤词名《思越人》，李元膺词名《思佳客》”。是其证也。特此奉复，即候

吟鉴，并颂撰祺

平伯　十月十五日

1982年12月5日

次园兄：

来书欣诵。周氏所云“补凑”本非定论，似不必逐句追求。“豳诗漫与”转得比较生硬，一般这么说，我亦从众。古人名作，亦不必句句都好。若《愁赋》全文已佚，看其断句似近谐诽，与《哀江南》之沉痛不同，不过借以发端。家国之恨也；“候馆”以下，所谓“别有伤心”也。儿女无愁，是反衬法。以蟋蟀吟结归本旨。我的看法很简单，不过如此耳。近有小文载《名作欣赏》第五期，谈周济评《齐天乐》之误，或可参考。周氏之言，本不尽可信也。匆复，候

bbs.hlmbbs.com

文安

平伯　十二月五日

1983年11月16日

次园兄：

前惠临承示近著，猥贡野芹乃荷甄采，弥见虚怀为佩。若“不受霜雪令”至为明奕。一经挥洒，必更为玄常画生色多矣。

前云“玉壁”，据《通鉴》注，在稷山西南十二里，则相距甚近。相隔千五百载，城市沿革已多，未知去今市如何，亦只闲谈而已。

匆复，颂

安

平伯　十一月十六日

1983年12月1日

次园仁兄：

复书诵悉，承关垂至感。述玄常来书得谂稷山附近玉壁汾西高原情况，於读《通鉴》得益颇多，殆无劳再检志乘，惜孙公未一吊古战场耳。乞代致候道谢。陵谷未迁兴亡如梦“盖天下之平久矣”，欧公之所以致慨也。附呈文稿博笑。即颂

炉安

平伯 启　十二月一日

bbs.hlmbbs.com

1984年2月1日

次园仁兄惠鉴：

示敬诵，承为王君属作题字，眼昏手劣实不成书，重违雅意，聊以塞责。忆前得观尊书《一剑集》胜此多矣。今岁冷于往年，维多珍重起居。即颂甲子

春禧

弟平　顿首　癸亥除夕

1984年12月24日

次园兄：

日久未通书，维起居胜常。弟顷应人之请拟编旧诗，至一九五九止，而稿久佚，辑补为难。忆兄昔曾钞示珠昏诗（已存），其外尚有些五律未记，或与敝处存稿互见。如钞本尚在，望将各标题首句录出见示（不须全诗），至荷。俟检对后再奉渎可乎？孙公白石诗注将出版，属书封面而衰劣殊甚。荐兄自代，谅已挥写。匆此，即颂

大安

弟平伯　十二月廿四日

1984年12月28日

次园兄：

奉手示，欣感。访圣翁知实况信息更重要，尤荷。承详示尊藏拙句目录，兹请费神代为一钞者如下：

1.“无恙城西路”

2.“燕山寥落最无过”

3.4.纪梦二首

5.“湖山劫后尚凄妍”

6.偶成“泽中鸿雁”

并请寄下，感刻！匆复，馀容后寄，即颂

岁禧

平 顿首 十二月二十八日

1985年1月3日

次园兄惠鉴：

承钞寄佚诗六篇均已入录，盛意心铭。诗钞拟分三卷。

《槐屋幸草》即古槐书屋诗之辑佚，其忆录编辑均困难，约有百数十首。二卷为长诗六篇，而《寒夕凤城行》残缺。三卷杂著有赋词曲等三十馀篇。编至一九五九年为止；下可按《寒涧诗存》，另为一局，且俟他年。

“幸草”取义于《论衡》，其结尾为《六十自嗟》，作于五九年后。兹以草稿七首复印本呈正，还须加一首，成为八章，即附于后。若无此章，似竟不曾读书，亦易引起误会也。

本拟堕甑不顾，以徇天津文学研究所孙玉蓉编者之意为之，修修补补颇费心力，亦可悯笑。匆复布谢，即颂

新岁吉祥

平伯 一月三日

bbs.hlmbbs.com

1985年1月10日

次园兄：

复示敬诵。前呈诗首二句拟改“书熟还依我母传，归来重理晚灯前。”似较妥。此次编诗，迄六十年代。《寒涧诗存》等尚在其后。他年或将借重尊写本。闻圣翁近入院检查，心颇悬系。即颂

近安不一

弟平　一月十日

“危邦不可去”一首，检稿无之，乞抄示，至荷。　又及

1985年1月16日

次园仁兄：

屡次打搅，承雅意，愧荷。“危邦”一诗所示原目有之。以与“畸愁不见影”俱用支韵遂相混淆。吴小如欣赏之，方始重检相询也。我处一部分近共得一百二十五首。佚失甚多，不去再找，以本无心结集也。《古槐书屋词》梁披云近又惠赠少量，拟奉呈乞正。前者是否曾送上，记忆荒疏为愧。今编另有九首包括近年偶作，亦甚寥落矣。期于今夏发稿而印刷奇缓，弟能否观成未可卜也。匆此布谢，即颂

撰安

弟平　顿首　一月十六日

1985年4月2日

次园仁兄惠鉴：

承示以圣翁康复近况，为荷。此间消息相似，希望不久可出院。而廿九日信一日中午始到，两局之间费时三天，老牛破车若此，亦可异也。闻京津邮程有七天者。

从荒芜处收到九家诗，旧雨新知当循序浣诵。更喜涂鸦得附骥足。若以印章颠倒返工，羁时出版，亦一佚闻也。

拙编大体已就，待孙女士来整理付邮，兹检奉草目五纸小文二纸备览正。他日掷还不忙一时。

以衰劣，不写作。读吴梅村歌行每与事实不符，且有名之《圆圆曲》亦然，盖非“诗史”之谓，只文人弄笔耳。

馀不一，即颂

吟安

弟平伯　四月二日

1985年4月13日

次园兄惠鉴：

昨承手教并示以新词述霜露风木之悲，得兴感群怨之意，岂吟风弄月之比哉，孝思锡类无任钦佩！弟尝说词之初起原极广大，道万民之哀乐，不惟一己之荣瘁。顾陈义虽高初无远志，东涂西抹，忽忽悠悠，新旧杂陈，雅俗相违，殆即所云“三脚猫”者。《淡黄柳》古拙峭劲，尊作选调甚审，措辞亦称。“永悲风木”句自然，而上句似稍软，遂借一“欢”字，追悼用之似奇。但“啜菽饮水尽其欢”本出原典或无碍也。知前寄诗草目未到，邮程之

bbs.hlmbbs.com

误敝处另留底固无碍，却未克尘览为歉。兹另写十首词目一纸附上，皆在前集之外者。匆布即颂
吟安不一

弟平伯　四月十三日

1985年5月17日

次园仁兄：

每直言径情，不畏兄恼，殊歉。乃荷虚怀嘉纳，更感惭惶，亦文字缘也。用经典字面好看，“言之过重”，自评甚当。弟意既重，下之字须以虚救实。若来稿“复何云”又加重了，殊未妥。拟作“岂前因”，不知重韵否？如何？“山川闲气”本不嫌夸，弟早言之。对群众说本无碍，即圣翁题词亦言“九诗人”也。旧本《读红楼梦随笔》尚未见，如承惠寄一瞻，至感。看后仍当奉还。馀不多及。即颂
吟安

弟平　五月十七日

1985年6月5日

次园兄：

承假阅《随笔》，谢谢。酌取其中一条写为小文。其原记叙近庸俗，故不征引。

将草稿奉上乞正，不须还我，亦勿示人为要。自娱而已。

即颂
吟安

弟平　六月五日

1985年6月9日

次园兄：

手示欣诵。改句关于人的形象，自以新本为蕴藉。“脱略”拟作“略尽”。自评原第三句，甚是。“憍”是否平声？须一检。草复，颂

吟安

平伯　六月九日

1985年6月21日

次园兄：

片示欣诵。知采葑菲为荷。“脱略”形况之词，“略尽”动词，意较明白，卓裁固当。

前承惠假《随笔》已得读。希随时来寓携归。其周序与前言所述同样两书，亦颇奇异，可供谈助。近外孙韦柰，用笔名“木示”为其外祖母写一小文，载北京版《中外妇女》六月号，题即用弟旧句“燕婉同心六十年”，其文尚可，或可一看。匆颂

吟安

平伯　六月廿一日

1985年8月18日

次园兄：

手示敬诵。圣翁前日为我写文，非常难得，铭感不胜。定稿钞呈，却只此一份，未能分送，希迟日惠临面谈。即玄常，如相

bbs.hlmbbs.com

遇，亦可并呈正也。

弟近况多病，不能写作，亦是衰象，只是对对付付耳。梦苕庵专著当并奉上。

学习吴诗殆可不拘一格。见仁见智亦各有会心，未知谓然否？

匆颂

近安不一

平伯　八月十八日

1985年9月15日

次园兄：

玄常来谈颇畅，其书近将出版。附上小文一篇，阅后可弃之，已另留稿，亦不拟发刊也。其意即承前语而来，恐非创获。馀不一，即颂

近安

平伯　九月十五日

1986年4月5日

次园先生：

新本梅村集中三篇，乞暇时得借读，为荷。篇目如《雒阳行》、《银泉山》、《萧史青门曲》。此三，均见靳本《集览》，盼得一对照也。他日，或有得，当再聆教。匆匆不一，即颂

吟安

平伯　四月五日

靳注卷六引《池北偶谈》，其人年岁甚高（康熙甲寅），高于梅村三年之多，当另是一人，引以驳吴原注，误也。　附及

bbs.hlmbbs.com

1986年4月8日

次园仁兄：

惠临失迓，为歉。赐件已拜读，略说一二：（一）唐宗之昭陵本是借用。王粲《登楼赋》：“西接昭丘”为原典。福邸分封在前，离别在后，叙述稍有参差却无甚碍。“玉妃泪洒东平树”句，事迹相远，郑妃卒于崇祯三年，福亡殉难为十四年，已十馀年，虽牵连出之，终不甚妥，但亦只可如此。东平树用典，言去国之悲，选赋所云“东平之树望咸阳而西靡”者是也。

（二）《青门曲》、《银泉山》两事均合，而靳本并有异说，未暇详论，俟他日。《青门曲》却有异文，即录于后：“宁德公主，光宗女，下嫁刘有福，并无薨卒年月，亦无事实，意国变后，必有不可问者，故削而不书，此诗真堪补史。”其点号诸文极堪注目，未知尊意如何？岂别有传闻欤？靳注全不提，盖不谓然也，鄙见略同。其眷怀家国，意极凄怆，虽偶有轩轾，却终无贬意。若重贬斥，决不如是落笔也。又所云“真堪补史”，弟亦不尽谓然，斯未有缺，何劳补耶。迓亭之创见颇多，当更细看，容迟日返赵。看书迟钝且多误，聊以“愒日”，乏滚足陈。古籍社近有魏同贤君《再评价》之文，当是宏篇，尚未得读也。匆复，即颂

吟安

弟平伯　四月八日

bbs.hlmbbs.com

1986年4月14日

次园仁兄：

近读吴诗程本小有收获，盼得赐谈，（一）《鸳湖曲》；（二）《琴河》；（三）青门曲（《鸳湖曲》程本末句，看尊批加双圈，甚妙。）校理文字，事极纤小，而不贤识小，未可遽废也。靳书较详赡而见解不如程本，亦谓如何？第一册已看完即当奉上。次册他日有缘，亦企一看，俾窥全豹，为幸。程君见闻广博，非寻行数墨之比。如诗《琴河》三，"梦来携袖"似用《霍小玉传》，我就想不起来，及细看，果然，亦颇晦涩也。匆复不具，即颂

吟安

平伯　四月十四日

致陈秉昌*

1980年7月18日

秉昌先生：

西北壮游归来，承惠书并示以大著，夫人新词，感慰无似。旅程万里，虽只十日亦甚辛劳。平杜门病卧，望洋兴叹，只戒坛、潭柘是旧游耳。近体愈弱，老境也。尚有文字付刊，兹奉剪报一页博粲。若《大公》、《文汇》亦均有刊载。匆复，颂

双祉

俞平伯　七月十八日

---

* 陈秉昌，香港友人。

bbs.hlmbbs.com

1980年8月28日

秉昌先生惠鉴：

前从袁绍良兄得读大作为欣。偶以涂抹尘览，乃荷珍视，幸甚。顷奉廿日手教兼示篇什，其题昔丁巳岁俚歌一诗，吉颂嘉言，弥征雅意，心铭何似。星洲友人拟装为手卷，藉结海外文缘，而自惭薄劣，多费妆点，亦颇愧之。王益知君前屡晤对，近因病住医院，闻手术术后经过良好，眠食无恙，知念附闻。匆复。即颂

秋安

俞平伯 上　八月廿八日

1981年3月10日

秉昌先生：

承手教知清恙已愈，近候康胜为慰。读诵《西行吟草》，清新绵邈，辞情并胜，欣佩，欣佩。弟近体仍弱，偶以小诗自遣，无兴写文。今附奉二章，乞正。其中咏秦晋事与尊作《秦陵》所感相似，所谓"赢得佳儿毕六王"也，匆复，即颂

近安

平伯　三月十日

1981年7月15日

秉昌先生：

函件均拜领，承念感谢。近体尚可，只少写作。有去年小词寄《大公报》，他日或可邀鉴。大作清新，梁孟偕游唱和，曷胜钦

bbs.hlmbbs.com

羡！匆复不具，即候

大安，并颂双祉

平伯 启　七月十五日

1982年1月18日

秉昌先生惠鉴：

手书欣诵。武夷山水夙所仰慕，浣读新什灵境宛然，为之神往。惜无缘泛筏清流耳。附奉近与人谈《长恨歌》通信剪报三纸，祈阅正（不必寄还）。闻将于《新华文摘》转载，改正讹文或者稍好。弟近体愈弱，视力不济，一般书写只用此笔划之，亦可笑。匆复，即颂

春禧

弟俞平伯　一月十八日

1983年5月6日

秉昌先生：

日久未通书，时以兴居安好为念。顷奉惠书，慰如所颂。于退休后可以多暇从事文教，固甚佳也。剪报得阅。一年一度访圣翁，而两人皆渐衰。他视力减退而尚健朗；我四肢软弱，极少出门。写文亦不宜付刊，只自消遣耳。近晤黄君坦，未闻益知信息，谅无恙。竹孙翁以心脏病住院，殊为悬系。兄如往探病，希代致候为幸。匆复不具。即颂

夏安

平伯　五月六日

bbs.hlmbbs.com

1983年10月21日

秉昌先生惠鉴：

十五日手书欣诵，代维新兄见赠照片亦收到，希为致谢。竹孙先生在医院手术经过良好，为慰并念。前示以湘绮旧联极妙，已遵嘱转示甦宇、丛碧矣。乞代问候。匆复，颂

大安

弟俞平伯 上　十月廿一日

致陈建根*

1978年4月1日

编辑同志：

拙稿承校订精细，感佩，今已录出，将原册奉还。此种缺点尚多，须细细增补方可；还要和文学所新领导人商定。付印恐不能很快。即致

敬礼

俞平伯　四月一日

附另页。

编辑同志：

(1) 第六，《南歌子》，原依王重民所编敦煌曲子，但现已不存，所校详审，《敦煌曲子词集》，我亦无此书。暂不拟改动，俟出版

* 陈建根，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编审。

bbs.hlmbbs.com

时再说，其中有些是校改的字，如“红妆”原作“红泣”，“珠簾”原作“朱簾”等。原本多讹字，若一一说明之，显得烦琐，不便诵读。所引第二首末尾，文字差别甚多，不拟采用。

（2）第144页“玉鸭”直译为“以玉制的鸭”，玉者，质料；鸭者形状，可能是白色，却亦不一定白，古诗中词藻不宜呆看，故玉字拟不注。于“熏炉”上加二字作：“鸭为熏炉的形状”。如何？

（3）167页，引虞诗较沈诗为早，校得甚精，但原注兼上“断鸿悲”言之，不仅注“陇月”也。增注似病烦冗，此注意在简明。如注太多有喧宾夺主之嫌。

（4）第9页，李白词注了，校语好。已酌改，但大意不变；因我不大相信此词为李白作，曾有文论之。

（5）第28页，皇甫松词，“兰烬”确是灯花，校语精，当照改，感谢，拟如下：①“灯烛芯结花如兰”，李贺《恼公》：“蜡泪垂兰烬”。王琦注：“兰烬，谓烛之馀烬，状似兰心也。”

又，承代借《刘禹锡年谱》奉还，谢谢！

平伯

1978年8月2日

建根同志：

前承惠临并携来夏著，今已阅毕，当与“词释”稿本一起面奉。将来出书，拟订购若干册，可否？冯正中之名夏氏举证不太确实，似仍以从众作“延巳”为是，亦俟晤谈。稿本大致看完，希随时来寓取去。鄙意即照此付排，不想多改动了。尊见盼示知，以便考虑，馀容面谈不尽。致

bbs.hlmbbs.com

敬礼

俞平伯　八，二

1978年9月11日

建根同志：

惠临快慰感谢。何日再来，希先期电示。选五代人词当以花间为准。所辑唐五代词，用何作底本，当有说明。写书封面，拟倩人为之。如由我来写，颇有自我吹嘘之嫌。或只写中间四字，其右侧用大号仿宋体排印“×××编”亦妙。请酌定，馀俟晤谈，不一。

敬礼

平伯　九，十一

1978年10月24日

建根同志：

前承电示，温当在韩前甚确，至感谢。试印本即误。飞卿行辈年齿均在先。

另有两条，另纸抄奉。

前言乃承西谛之误引而来。顷吴世昌君来信见告。如能为复核原书则更放心，谢谢。

即颂

撰安

平伯　十，廿四，夕

维洙同志前致候

bbs.hlmbbs.com

1978年10月31日

建根同志：

昨谈《史记·匈奴传》“牛羊区脱纵横”之文。顷检影印殿本《史记·匈奴列传》遍觅不得，只有“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不作‘区’）脱”。忆兄来时笔记本中记有新本《史记》页数至希查对。当非版本之异，或在另一篇中欤。鄙意如不得确证，原排本174页注八之文可不必改动，乞酌之。167页《饮马歌》如查明词调若何，即可知应否添“悄”字。285页注三之第二行，“醉韵”请改“醉颜”。我当时所用盖即旧本《全宋词》，是否漏抄亦难说。昨呈封面签条，字迹似较活泼，盼能酌采。匆颂

安健

平伯　十，卅一

请一查《冷斋夜话》记东坡海棠诗一节，其文如何，情况盼随时以电话联系。　又及

1978年11月3日

建根同志：

《冷斋夜话》引太真外传一条已找到，今奉上，乞即照此，在稿本上改正。

现在前者所说几条，均已解决，申说如下：

167页五行，“征衣”下添“悄”。

174页末，注八，不动。

285页，注三，照另页改。

鄙意如无其他问题，即可寄出。你们意思如何？

bbs.hlmbbs.com

此上，祝

健

平伯　十一，三

1978年11月16日

建根同志：

前承多次惠临为校治拙编，谢谢。未知已审定付排否？

以亲友索观者颇多，除赠书三十册外，拟另购一百本（前云90），祈为登录，至荷。

匆候

撰安

平伯　十一，十六

维沫、松颐同志并致候，不另。

1979年3月24日

建根同志：

初校样字体有些字半简化，且有非简化只是异写者，如“彥”作“彦”，同样两笔，非简化，鄙意改铸字尽可不必，不如存之。但如“吳”作口天“吴”，则宜一律校正。以此书后半，如吴文英词均正作“吳”，未误。（面谈时忘记）可见印刷厂中有此铅字，不必另作。若上边“吴”不改正，反将后半之“吳”作“吴”，则颠倒矣。祈再考虑。

又姜白石《齐天乐》注三，决定用改文。“盖”者，不确定辞，故无碍也。反面看来其非指临安亦易明上云饮张宅，其地即临安，下文另提“中都”，自在别处。

bbs.hlmbbs.com

又蟋蟀呼促织，幽州人语，是北方，见下注（七）亦以汴京为是，兄以为何如？

东海君属件已写好，是否先来取去？兄属件较大，尚须时日也。匆颂

撰祺

平伯　三月廿四日

1979年3月25日

建根同志：

昨上一书，想已收到。

经过思考姜词“中都”确指汴京，而非临安。兹改写注（三）、（九），又添（十三），另纸抄奉，希为改正。如此将移动版面，看下页另篇有空白，或无甚困难，乞酌定。如何？望复电为荷。

这次改动有关姜白石此词作意是相当重大的。必须细心思考检查，即此可见一斑。原稿几致大误！

属作编写此书文经过，事隔多年已不记得了。可以写一些感想，他日奉上，或未必合用，不知可否？

精装本，如赠送内有精装，拟要三十部；如送的都是平装，则要四十部。匆上，候

撰安

平伯　三，廿五

（三），“中都”，汴京（今河南开封）。蟋蟀北方俗呼促织、趣织，自汉以来如此，非始于宋。看本篇“候馆”下三句，“中都”云云自非泛语。详下注（七）、（九）、（十三）。

（九），《汉书》卷六十四下《王褒传》：“蟋蟀俟秋吟。”师古

曰："蟋蟀，今之促织也。"此盖兼采注义，遥应序文"中都呼为促织"句。

(十三)，"宣政"，政和，宣和，宋徽宗年号 (1111—1125)，北宋亡国之时。本篇作意，自注甚明。

234 页末行有改注一条，乞正之。"中都"请为检各本（如彊村本）是否皆如此？有作"都中"者否？

如多数作"中都"则改文可用；如是"都中"即是临安。

此条暂勿改写，俟商定。数日后可决定。

1979年5月17日

建根同志：

看了校样，您说要缩减到 284 页，但二校是 294 页，不知其故。或将在三校改版？我很赞成节约纸张。但移动了版面，恐或影响排植，发生新错字，祈多加注意，为荷。

又二校字体仍不正。鄙意此书既用旧体字，则不宜羼入简体。以一律为佳。譬如"爭争""將将""吳吴"等。书既拟外销，似须注意此点。我在校样上做了记号，却未都改。请你们决定。

大约月底可来取件。匆上，候

安

平伯　五月十七日

1979年5月25日

建根同志：

校样看完，希随时来取，最好先来电话，闻近日政协将开会。发出时我不拟再看。等看三校罢。

bbs.hlmbbs.com

二校问题不少，盖由于改动版面，自 168 至末，差了十页号码，实只 288 页可用 4 除，如你所说、所云见某页须仔细逐条核对。

有初校我已改而二校仍未改者，如 210（即 200）页倒数二行，214（204）页末行。且有初校样本不误而二校反误者，如 80 页末行，89 页注五，93 页末行，此点似须注意。若校而仍误，虽多校亦无益也。

字体问题见另附页。我意既用旧体字，羼入简体，颇不好看。不一律，我觉得也并不要紧，却恐读者误认为两字，看你处意思如何？

匆上，候

安

平伯　五，廿五

误	正
争筝静	爭箏靜
吴誤	吳誤
换唤	換喚
堤	隄
将	將
却	卻

这两字并见本书校样，如能统一作“卻”最好，但恐不胜其烦，我在二校上亦写了很多的“却”，实皆当作“卻”。

“却”字虽多，但不能将“卻”改作“却”。只可两存之。又初校有“却”字，而二校上添了很多墨迹皆“却”字也，不解其故。是否字模有“卻”无“却”。若然，宜用“卻”字统一。祈酌定。

bbs.hlmbbs.com

1979年8月13日

建根同志：

手书附件均收悉，感谢。胡考证甚清。检校样，我本未说是陈那里人（与“海阳”无关）。又说“卒于淳祐初”与新考定之淳祐三年亦合。我意如赶不及改动，似亦无妨。如能改得明确些自更好，今将改本附奉希为酌定。（宝祐在淳祐后，另是一人可知。）另一陈经国拟不说及，以免掠美，原本第二行“旧本”以下删去，不必啰嗦。匆复，候

安

平伯　八，十三

原件附还。我处是初校样，未言何处人，如写明广东人，须改。　又及

1979年8月23日

建根同志：

前者改字很有必要，已改妥否？为念。又此书九月能出否？

兹有一事奉恳。《文选》卷五十二，曹丕《典论》之文，有一节文字：

“文以气为主……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以上全段祈为检抄赐下，至荷。舍间有此书，已残缺矣。琐渎为歉。致

敬礼

平伯　八，二三

bbs.hlmbbs.com

1983年5月7日

建根同志：

大示、样书均收到。所改皆是，只274页两句号可不动，已夹条。

另有引“春明退朝录”上似缺人名，当补“宋敏求”三字，但一时找不着页次，挖版太多恐亦不便，鄙意改固好，不改亦可，祈酌定。又重印若干？何日付印？十万册岂已销讫欤？近简体字有增添者如“馀”字，窃谓甚好，未知尚有他字否？简化固方便，并字则引起混乱，如“适適”，“并並”，“徵征”，“僕仆”……等。复颂

撰祺

平伯　五月七日

封面白的地方要窄一些（字不动）像个签条，其地位要高些。往上，往外移。

1983年5月9日

建根同志：

寄件想到。有一处改动较大，如下：

58页，李煜（注四）原文删去，改为：

四、“窠”，丛。植物，一根多茎曰一窠，犹言一丛。字亦作“科”。

字数一行容得下修改否？

又226页，注号码“八”改“九”前未注意已改否？希一查。

bbs.hlmbbs.com

著安

平伯　五，九

1989年3月23日

建根先生：

手示诵悉，件已得读，印本甚精，惜事隔多年。印好后希将通常印本寄一份来，以我处未有存稿也。匆复，不尽，颂

安

平伯　三月二十三日

bbs.hlmbbs.com

致陈雪怡*

1984年

雪怡惠鉴：

于壬戌岁阑，赐挽亡室耐圃诗六句，真切可感，惜于韵律未谐，阅二载其稿犹在，爰代述其意，成一绝句，盖存殁情同致谢也。原有“从今腊八不开宴”句，与先人旧句相似，即以代之，亦可见君用意之佳胜矣。

平伯　甲子冬月

附诗：

悼亡永罢元宵宴，“意惹情牵六十年”。
待说伊行应有感，更教何处望云天。

槐客鸦涂，即候

* 陈雪怡，又名陈颖，昆曲研习社社友。

bbs.hlmbbs.com

吟粲

1985年1月

雪怡惠鉴：

时惠食品，近又赐以冬笋，今年初尝，感谢感谢。详知春节前演出情况。《絮阁》习练多时，今得上舞台，惜我近更衰弱，不能往观，至为歉怅。祝演出成功！

闻有《红楼梦新补》，却未见。承惠剪报谢谢。此人不仅不能补《红》，即文理亦不甚通，观其回目可知。比程高续书还差得多。原件奉上。即颂

双祉，新禧

平伯　八五年元月

bbs.hlmbbs.com

致陈景超*

1978年7月20日

景超同志：

叨在乡谊，未能相识，诵来书并大作《吟稿》，力田好学，业绩斐然，为佩。附上近作剪报一纸，供览。我于五六年一度返里，以后未去，近更衰病足不出户。匆复，祝

健

俞平伯　七月二十日

1980年10月24日

景超同志：

手书诵悉。又读新诗，语多奖誉，惭无寸长，不足当故乡人

* 陈景超，浙江德清人，与俞平伯同乡，在德清县志编纂办公室工作。

bbs.hlmbbs.com

望也。知拟组馀不诗社，甚善甚善。我诗学荒芜，不胜名誉社长之任，雅意心感。如欲写字，可寄些纸来，病腕殊弱，当为勉涂之。匆复，颂

文祺

俞平伯　十月廿四日

1980年11月17日

景超同志：

来书及纸均已收到。我近体多病，体弱，嘱书之件容缓报命。拟书两单条，一致贵社，一致你个人。匾额不能写。一则手软，怕写坏了。二则“余”字用简体不妥，好像有“我不”之意；若从正体作“馀”，又恐现在人不识，且“馀不”二字亦不易懂。不如另请高明为之。复候

近祉

平伯　十一月十七日

1985年12月13日

景超同志：

来信诵悉。我因病久，不能多写。我父前存材料，大都散失无由追索，近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一书颇好，并附“出版说明”，简要易明，可备参考。馀不一，即颂

安健

俞平伯　十二月十三日

bbs.hlmbbs.com

致林东海*

1978年5月14日

东海同志：

承检书详示关于荆公诗句各本，至荷。

拟以之加注李易安《永遇乐》首联，文字即用“堆”、“泻”。一如尊见。并希转告建根同志，俟复校时再行商定。此致

敬礼

俞平伯　五月十四日

* 林东海，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

bbs.hlmbbs.com

致林乐齐*

1980年6月21日

林乐齐同志：

说得详细，奖饰颇多，谢谢。我意可稍从精简，已为大略修改，以供参考。如还有问题可写出，当奉答。此复

俞平伯　六月廿一日

1980年7月28日

乐齐同志：

廿二日大示及英文广播节目表均收到，谢谢。届时当嘱我外孙韦柰料理，即可听到广播。恐怕没有什么意见。

---

* 林乐齐，通信时任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

bbs.hlmbbs.com

英文稿如有打印副本，于广播以后可否借观？亦不急也。匆候
撰祺

俞平伯　七月廿八日

致郁念纯*

1980年3月28日

念纯同志惠鉴：

音问疏阔瞬及廿载，顷奉手教，得悉起居佳胜，近已退休，扬州昆调重振且于所赐资料（另一件已为转曲社）中得读浣纱新咏“嗣音梁魏”，至为欣慰。弟六九年赴豫，七一年返京，数迁其居，七五年又患风缓之疾，足不出户，此间恢复曲社亦未能参与，只旧时曲友偶相叙耳。五九年游扬，蒙贵校欢迎，惜未及把晤，失之交臂。忆曾有小诗追怀先友朱自清兼示叶、王二老，另纸写奉教正。草复，颂

---

* 郁念纯，字熙如，一作熙庐，江苏人，曾为江苏省昆曲研究会常务委员，扬州师范学院词曲研究会顾问。

bbs.hlmbbs.com

近安

弟俞平伯 上　三月廿八日

1980年春

念纯先生：

大示及所赐曲社资料、佳笺均收到，谢谢。我的诗稿佚于丙午，来书所云关于昆曲的诗篇不复省忆，只记得两首，书奉留念。新北京昆曲研习社活动在文艺研究院，地址为北京什刹海西街该院转。草复，即候

著祺

俞平伯

1980年7月10日

念纯先生：

五日手书欣诵，小诗承装池悬挂座右，盛意心感为愧。

徐振民君昔岁同社，乐共晨夕，技艺甚精，且能制谱，为昆曲界未易多得之材。承告以其师吴秀松事迹，足征其传薪有自，于维扬亦有缘分也。近陆萼庭君《昆剧演出史稿》与一般文学史不同，罕见之作，未知曾寓目否？昆曲衰微，非无故也。小诗二十字，以剪报俟正。叶圣陶于五九年同我曾到过扬州。寄来昆曲组资料已收到，谢谢。即候

暑安

俞平伯　七月十日

bbs.hlmbbs.com

1980年7月28日

念纯先生：

廿五日大示诵悉。俚句承奖，兼示珍重，谢谢。刘年丈诗钞之句，海鹤之姿，殊不敢当也。

陆书由上海绍兴路74号，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如需此书，可向该社函购。书价1.25元。

拙作绝句文字，可即以徐谱为正。“茜袖新”与“又一新”重复。但其标题，全系《北京晚报》妄拟，原文全不如此，其时、地、人、作意均不合。如我诗云“绝倒观场俊眼人”，谓明眼观众要笑煞了，何尝是赞美呢。时在五十年代，我外孙女与其女友在原北京昆曲研习社试演，与现在的昆曲研习社无关，完全张冠李戴了。

现在不需多说了。请将题目改写如下：

“五十年代，原北京昆曲研习社学员韦梅、陈曙辉试演《牡丹亭·游园》，曾赋二诗，今忆录之。徐振民君制谱，亦可喜也。平伯”

如蒙“组讯”发布，可代更正，为幸。

匆复不尽，即颂

暑安

俞平伯　七月廿八日

新曲社近不在文艺研究院。如有信件可寄北京沙滩后街五十一号文改会宿舍，张允和同志转。　又及

bbs.hlmbbs.com

1982年6月23日

熙如吾兄：

久未通书，时以为念。昨奉自金陵手书，详悉苏州演昆戏情况，甚快慰，惜衰慵未获追陪耳。内子之丧承扬州曲组远致吊唁，殁存均感。弟近体粗可而心绪甚劣，勉以理遣。写字亦劣，不应人属，期丧内偶书亦不盖章。雅命自不可违，当徐图报命，拟仍为录己亥南游一诗，瞬逾廿年矣，涂抹聊以存念耳。草复，即候暑安

弟平伯　六月廿三日

1982年11月7日

熙如先生：

前示欣诵。奉上拙稿复制本祈教正。此文在《振飞曲谱》即有讹脱臆改处，他报转载更不可知，此可备校对用。闻原谱亦有误，如《絮阁》生唱即脱一句，盖著述之难也。简谱亦不受欢迎，扬地如何？即颂

冬安

弟平伯　十一月七日

1982年12月26日

熙如先生：

手示诵悉。拙写“曲谱”序，乃应编者之请，不得已而为之，乃蒙过奖，愧荷。当时亦颇费心力而印本皆讹，遂以复制稿校正

之。用简谱本不适宜。来请写序时，规划已定，弟无由可供芹曝。其实如翻印旧谱，更加新编（仍用蓑衣式），则有益于昆曲，便于吾侪多矣。又本说增四十四折（来信），后减去四折，故序文不符，当减一“四”字。《燕郊集》昔良友印，印数甚少，今不易得矣。明后年将重印拙作旧稿，其中有《论诗词曲杂著》，诚无足观，他日俟教之。匆复不尽，即候

近安，并贺年禧

弟俞平伯　十二月廿六日

1983年5月24日

念纯先生：

自南京来书并照片，得知江南昆曲界盛况，甚欣。前呈拙稿聊博粲政，未拟刊出，以知之者少。今尊意欲载之扬州曲社“内部交流资料”，自当遵命。又近发见一证，即见本书甚确，附钞于后：

《牡丹亭》第十六出　诘病

老旦定场白“清平乐”：“如花娇怯，合得天饶借；风雨于花生分劣，作意十分凌籍。”

上文全押入声韵脚，此“借”音“迹”无疑，则“惊梦”“借春看”之借，其音可知矣。想足下亦为之一快也。全本缩编，问题甚大。如删省旧传折子，尽是些过场戏，则去其精华，惟馀糟粕耳。匆复不尽，即候

暑祺

弟俞平伯　五月二十四日

bbs.hlmbbs.com

1983年9月19日

熙如先生：

两次大示及附曲组资料均收到，谢谢。得各处反映都好自是可喜，只过誉惭汗耳。朱尧文君闻名未识面，胡忌君原系京社社友。问题虽小却在手面上，（《游园》是最熟的戏曲）书本与唱演各行其道而不相扰，不知其故。即编《集成》、《与众》之刘王二先生，昔年皆曾追陪曲集，亦从未闻有所指示也。自愚发之，不敢自信，故呈草稿，希宝地诸友教之。资料印本不多，却得人鉴知。近此文已载香港九月十一日《大公报》，虽行销颇广，恐知者寥寥，不如内部资料之有实惠也。昆曲久衰，得先生倡导，维扬雅调得存，不胜欣佩。匆复，顺贺

节禧

平伯　九月十九日（旧八月十三日）

1984年1月28日

熙如先生：

知乔迁，承贺春，感谢。新居必较旧为胜。

北京新刊曲社社讯，首引鄙言，绝无其事，不知从何而来。前社办了八年，新社约三年，却说二十七年，计算亦甚奇异，岂文化革命之十馀载亦办曲社欤？诚可笑也。贱体尚好，只是疲茶，精神恍惚，善忘易误，写作并稀。或刊旧作，亦无足观。复谢，并贺

春禧

平伯　一月廿八日

bbs.hlmbbs.com

1984年2月25日

熙如先生：

大示敬诵，所赐《资料》亦次日收到。承重登拙文改正讹字，感谢感谢。此文写时惧其或误贻笑，颇费心力，刊后殊不惬意。一则简谱并不适用，为徇作者之意，只好赞成，未免“曲学”。二则其书多讹，且有脱文，不如想象之佳，未免吹嘘过甚。其实不如径就《粟庐曲谱》扩充，附若干简谱，则雅俗共赏，而吾辈亦得益矣。近体愈劣，幸眠食无恙，聊释锦注。复颂

春安不一

弟平伯　二月二十五日

拙编已出，未知市售否？只印九千册。

1984年5月13日

念纯仁兄：

来示谢谢！知于市上得到我的旧作新刊，尤为惭愧。尘羹冷饭，岂可渎陈，勉徇出版社之意耳。我毫未参与选目，亦未能看校样，讹字定不能免，乃承重视，歉感。题词云：“讹谬流传逝水同”，亦指意义，岂仅文字哉。

为瞿安师百岁纪念，盛典也。其生辰我不知，想其家属所言，当不会错。却有一点须注意：近人多有两个生日，一阴历，一阳历，容易混淆。匆复不一，颂

近安

平伯顿首　五月十三日

bbs.hlmbbs.com

1984年10月3日

念纯先生：

大示及赐件均收到，谢谢。久不闻昆曲界消息，有跫然足音之感。社讯首揭二北先生之大作，云昆曲妄改，并不能进历史博物馆。斯意甚善，奈不合时尚何。匆复，候

秋祺

俞平伯　十月三日

bbs.hlmbbs.com

致国民政府并二中全会快邮代电*

1932年3月1日

国民政府并转二中全会钧鉴：

在危难之中西迁洛邑，决心御侮，诚盛事也。国民党既以党治国，对于吾民，在情在理，必负完全之责任；兹将去年九月十八日以来所怀之疑虑数端，均关于政府之措施者，质直上陈，如蒙垂察，幸甚幸甚。以东北三省之大，拱手委之日本，事前不闻预防，事至不闻抵抗，事后亦不闻规复，质诸地方长官，辄诿诸未奉中央明令。政府对于前陆海空军副司令东北边防司令长官现任北平绥靖主任张学良，既不科其失地溺职之咎，又不责其带罪立功之效，其意旨何在？此不可解者一也。日本领事村井于一月二十七日提出限期要求四项，上海市长吴铁城于翌晨一时后，即

* 此信原载1932年3月15日天津《大公报》。

bbs.hlmbbs.com

令社会公安局查封抗日会，并致复日本，完全承认，村井亦认为满意，是二十八日之中日开火，决非政府所预期。现在要问，若是日日军不攻，或日攻而我军不抗，则政府对日究具何种态度？抵抗耶？屈服耶？此不可解者二也。十九路军之抗日，道路传闻非政府所欲，此殆谣诼耳，汪行政院长所谓流言是也。但此种流言发生传布之因，乃至于政府之威信不明，是非不辨。夫抵抗若是，不抵抗非也；不抵抗若是，则抵抗非也，二者不并立，人人知之矣。政府虽已嘉许十九路军，而对于溺职辱国之官吏仍复视为亲信，使居高位，此不可解者三也。“九一八”以来，朝野争言“绝交”“宣战”，政府则始终持重，曰不敢以国家为孤注，言诚是也。至今日之下，局面变矣，日人既全得东三省，又毁我淞沪，炮击我都邑，爆炸我苏杭，正式宣战不是过也。政府此时正宜决然宣布“绝交”，对内可以一民心，壮士气，息流言，对外则可以扫除日本所谓“此乃地方事件”，“中国非有组织之国家”……种种邪说。在事实上，停付日本庚款，可以裕经济，（至今尚付日赔款，可耻可痛！）以国家之力实行经济绝交，可以制敌死命，收回日本租界，可以巩固后方，……总而言之，此乃表示中国上下一致长期抗日之决心。乃政府至今不为，反将主张绝交之外长去之惟恐不速，一方肝脑涂地，一方雍容樽俎，政府何以对我忠勇牺牲之将士，与无辜惨死之民众乎？此不可解者四也；各国为自己的利益，每有双方撤兵设中立区之议。此次事变乃日人入寇，天下之定论也，使日本退兵可也，我军防守自己的疆土，天经地义，尺寸且不可失，况“十华里”乎？政府对于二月二日三国之调停方案既全部接受矣。顷此事又在重提，只删去对我最有利之第五项，是我受空前之欺侮损害以后，反将被迫承认此辱国条件也。报载“业与沪上中日军政当局经数度洽商，均认有磋商之可能”，“二十八日之外委会讨论结果，在原则上接受，文字上有考虑保留”。（二

bbs.hlmbbs.com

月二十九日北平《世界日报》）是政府又将全部容纳之矣。试问双方撤兵，在各国可以保全其贸易，在日本可以逃避公论之裁判，中国所得在于何处？此无量数生命财产之牺牲又将取偿于何处？此不可解者五也。国民党代民治国，常以诸葛自喻。夫诸葛公之忠刘禅，天下后世知之矣，国民党果能如此取信于天下后世否耶？兹又将召集国难会议矣，此庞杂之分子皆政府所选定者也。夫政府而能负责，则一党专政，吾民固未尝反对，何必添此冗赘乎？政府不能或不欲负责，则当以大政还诸吾民，岂得以此御用之谘询机关代表民意耶？即以党之立场言，合则留，不合则去，光明磊落之至，此会之设，徒以淆乱视听，又岂有必要哉？此不可解者六也。鄙人未隶任何党籍，供职国立学校，以不敢放弃国民之天责，故质直布其诚悃，如何措施，则在位者之责矣。

俞平伯　三月一日

bbs.hlmbbs.com

致周丰一*

1988年11月20日

丰一兄：

惠示敬诵，昔以曲园遗像呈师座，历劫幸存，重荷足下惓惓之意，在远不忘，无任心铭，肃谢。即颂

近安

俞平伯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屈指前踪吾惓说，方知四纪（一纪为十二年）阻华年。

一九三七事变至一九八五凡四十八年，旧传有天元甲子之说。附书博笑。

平

* 周丰一（1912—　　），周作人之子。

bbs.hlmbbs.com

致周作人*

1921年3月1日

启明先生：

到京后晓得你病还没大好。本想来看你，但听说现在还不能见客谈话，所以迟迟未问候，歉极！

《新潮》三卷一号稿件已齐集没有？我想若欧、美方面不寄稿来，单靠国内一面支持，总是为难的事。但国外社友既肯预备一九二〇年新书特刊号，似乎还有积极进行的精神，望先生病好后，能给新潮社一个新生命！

先生如病好了，可以谈话，我想定一时间来八道湾。请你告诉我一个时间，并请指明八道湾在什么地段？因为西城路径不甚

* 周作人（1885—1967），号启明、岂明，笔名仲密、知堂，现代作家。原任北京大学教授。

bbs.hlmbbs.com

熟悉。

你的学生　平伯

1923年8月5日

启明先生：

日前到此拟一晤谈，不知每日何时多暇？乞见示。

下半年拟在上海大学教中国小说。此项科目材料之搜集颇觉麻烦，不知先生有何意见否？鲁迅先生所编之《中国小说史讲义》，不知能见赐一份否？

敬问康居

学生平伯　八，五

1923年9月2日

启明先生：

我明日拟偕绍原南下，因事冗路远，未能再走诣一次，至歉！《小说史讲义》在鲁迅先生处假得一册，觉得条理很好。原书仍交伏园奉返，请您晤他时为我致谢，近日偶念及中国旧诗词之特色，至少有三点：(1) impressive (2) indirect (3) inarticulate。推演出来自非长文不办，然先生以为颇用得否？敬以此奉辞。有信可寄圣陶寓中。

学生平伯　九，二

1924年8月8日

启明先生：

请恕我荒唐，到今天才写信给您。我来了有两星期，一则因

bbs.hlmbbs.com

天时常下雨，二则亦懒散，三则本拟在上星期日绍原①席上相见；所以未来奉访。乞恕。

如十日天不雨，拟于十日来看您。（上下午皆可）不知何时有暇？请示知。前闻患腹疾，已大愈否？并念。

《我们的七月》②已见否？谁弄的顽意儿，想必一览已悉了。祝好。

学生平伯 上　八日

1924年8月14日

启明先生：

我愿意知道您对于《我们的七月》的意见，——编栏体例及文字的批评。我想于第二期间“本刊评论”一栏取署名式，以征外来的意见。只要不滥答及谩骂或无聊浅薄，总在欢迎之列。（如《小说月报》之读后感式当然不要。）这个办法先生赞成否？您如有要说的话，最好写下一点给我们，长短均可。如懒于正式作文，则取信札体裁亦可。若以外另给我们以粮食，这自然更欢迎了。

我大约本月廿二、三左右走。在去京以前，仍拟奉访一次，请示暇时。《镡百姿》当带上。此书甚好，虽不能翻印，却可用作工艺上之图案。敬请

暑安

学生平伯 上

① 即江绍原。

② 即朱自清、叶圣陶和俞平伯三人合办的不定期刊物。

bbs.hlmbbs.com

1924年8月26日

启明先生：

临行时奉上一片，计已收悉。抵此后一是均好。虽城市中不免风声鹤唳，而僻处湖山之间，则仍复安闲也。燕京有两小时的小说研究，能为生取得否？彼处何时实行上课？因此次北行，须移家同去，恐须阳历十月初方能到京。早些亦说不定，燕京向例，有请假扣薪之举否？最好能告一月假，亦不取薪最为相宜。乞将情形约略示知。伏园前提起进群之事，不知究竟如何？何项功课，薪水多少？欠不欠？何时开学？请先生便中问他一声，以便决定此席之就与否。琐琐奉渎，殊为歉歉。

虽已入秋，来此仍苦热苦蚊，一如暑中。惟湖山在眼，可略洗京中之软尘耳。匆匆，敬问

起居

学生平伯　上　八月廿六日，杭州西湖俞楼

1925年1月13日

启明先生：

《忆》之35附图原稿尚待应用。闻伏园[①]、小峰[②]言，在川岛[③]君处。请您转他，请他将此件面交小峰，存"新潮社"待我自取。本城邮递有时亦会遗失。您前次寄我的《语丝》七期曾失

① 即孙伏园。

② 即李小峰，上海北新书局负责人。

③ 章廷谦笔名。

bbs.hlmbbs.com

去一次，又第九期并未收到（顷已在社取得一份），岂亦遗失了乎？所以此画件如要径寄，则挂号寄来亦好。

近拟作《红楼梦》新论，惟稿未写已为《现代评论》记者预定了去，不能给《语丝》了，甚歉。

学生平伯 上　一，十三

1925年4月13日

启明先生：

前次"语丝"同人会餐，听说您患病，近来想必已大愈了。《徒然草抄》得见，觉得殊美妙！尤以一、二、六、九、十、十二、十三为佳。能再选择些续译登否？原文风格若何，门外汉无从妄揣！译笔丰神亦殊隽洁也。我知道您看了些书，会觉得不寂寞，于是便奉寄了。

学生平伯 上

1925年5月4日

启明师：

书收到。看了数篇，殊喜其文笔峭拔，如在峡云栈雨间数千里无一息平夷也。此书颇似原刻本，甚以未全为惜也。

行文非绝无毛病，然中绝无俗笔；此明人风姿卓越处。"雁宕小记"起首数语，语妙天下。非此不足把持游"雁宕"之完整印象。读此冥然有会矣。

平伯 上

bbs.hlmbbs.com

1925年7月28日

启明师：

示悉。西谛[①]文已送至小峰处，我之答文亦并送去。此最后之一答矣。深悔多一番闲话，不如杜口为得。因道泞不能来，迟日拟奉谒。

平伯 上

1925年8月21日

启明师：

有一不署姓名的古文一篇，颉刚疑是明人作。您看看是吗？还是近人作的呢？标点是我加的。文看完仍见还。

学生平伯　八，廿一

1926年10月6日

岂明师：

天渐寒，久不晤。前日颇有想去一访之意，而终于未果。《狂言》承见赐一册，至谢。忆《骨皮》初译行时，曾在江南与数戚友搬演之，每作狂噱。今日重刊，阅之如见熟友。

燕大从未得遇，想因时间不相值故。

近日懒极而动，拟于此数月中成三、四小文，以实《我们》，但不知果行否？

---

① 即郑振铎。

仅从东城迢迢致问讯之意。

平伯 敬上

1927年1月21日

岂明师：

示悉。佩弦① 因联帅兵至曹娥，想回去帮着家人们去预备箪食壶浆，于是遂匆匆的出京，我亦不得一晤。日本记者的盛意只好代他谢谢罢。他不久仍北返，或偕其夫人来。

奇冷，幸可蛰居，同此喜也。

子恺有信来，乡党图有四幅，得便时当带奉一览。

平伯 廿一

续奉来书。那文所记诚不足为据，所谓“去清华”者是往清华去也。但弄假成真，佩确已去清华了。所以您之缠夹二，实无更正之必要——至少在事实上。

平 又复

1927年1月24日

岂明师：

来信敬悉。我想您已放假了，未必再去，所以未敢相烦，今既要去，则一客不烦二主，请您为带来吧。蔡② 处已有信去，我请他给现大洋，不知做得到否？另取得后请赐一电，颇想在“老虎儿年”未去之先一晤。如您肯冒风来东城，亦想假地做一东道

---

① 即朱自清。

② 即蔡元培。

bbs.hlmbbs.com

主。

昨午承现代社约吃饭。久被弃逐，忽又录用，于是勉为一行。吃外无可述者，却得晤女大副校长。她颇胖，说话带无锡口音。——并无不敬之意，老人其勿误会。

做老人甚苦，而一个人毕竟一年一年都会老起来，岂不哀哉！

平伯

1927年7月1日

岂明师：

久未晤，而会将有粤行。因孟真[①] 来信坚邀不便不去，且燕大味成鸡肋亦无可恋也。行期尚未定，颇思俟炎暑过去，特彼方将来催迫。俟有行期再当奉白。疑古[②] 先生昨来快谈。册页则仍一字未写耳。

学生平伯 敬上　七月一日

1927年7月18日

岂明师：

手书诵悉。粤行尚无期，且彼方似亦风云紧急，更不知如何了。离开北京确也不甚愿意，前因孟真坚邀请不可却，遂辞燕大而去。现在只好等南方来信再说。想奉访，亦不知何时得暇？

学生平伯 上　礼拜一

---

① 即傅斯年。

② 即钱玄同。

1927年8月2日

岂明师：

昨日小谈殊快。枕上赋一小诗奉呈，其第三句即用昨所阅北京新闻“燕尘”中之新典，一方亦是记实。语得圆浑，确是古诗中一佳境；虽自己所作未必能如此。暑中亦思作小文为遣，拟总名“病暑录”，下或有分题。如《语丝》改组后，有钱可取，亦可付《语丝》刊之。因做了讲师，长夏无俸，不得不卖文粥字也。馀不一。

平伯

1927年9月27日

知堂师：

日昨倾谈虽只数刻足破闷矣。“绝俗楼我辈语”殊不见佳，不能为亡友讳矣。强半字簏中物，弃而复取，甚无谓也，亦未必不自知，殆缘于少日悲喜之怀不无自怜意，遂难割爱耳。正是人情却贻尘累可太息也。尊评诗词向多宽假，且不轻下评语，而今帧首数行重为之怅怅，至非得已耳。白言蜀人是假托，其先世或出于蜀。其“绝俗楼”诗（词亦未工）则较好，然尚可去其太半。惟其人已远“谁定吾文”遗迹犹存，徒增悲咤而已。拉杂言之不觉其謰謱矣。尊赏杜诗归家之什是指北征抑羌村——想是羌村也，诚佳、诚佳。诸家之评亦非无一、二中处，终觉剌剌可厌者多，蚍蜉撼树，古人之言不虚也。谭评美成词于“登临故国”句下密圈大可思量。昨晚枕上略有所会，在高斋所言亦未必是也，大约周、谭二氏立解不同，周确误，谭评未误，只是玄耳。暇日或携书来

bbs.hlmbbs.com

候教。匆匆已毕三纸。敬叩

道安不一

生平　顿首　九月廿七日

1927年9月28日

岂明师：

我想托您两件事。其一就是想学日文，在东城觅一教师，事固不在忙，但请您为我留意。我确有意，并非闲话也。其二，想您为我函询半农博士①敦煌发见之佛经俗文。彼曾见过抄录否，能示我以稿最妙，否则告我以大概略附引语亦佳。讲小说到此甚模胡至不便。京师图书馆所藏，我从前曾见一点抄本，但亦记忆不真了。

礼拜四当勉作郊游。照例开宗明义必有天花乱坠般的起讲，从前本曾预备如此如此的一段，以便届时敷衍。这次须卖文为生，居然把它写下了，题为“谈中国小说”，得便仍拟尘教也。

礼拜四一时半到国文系，宝发笺也不拟带还，候法书。即涂鸦也以法书论。如不相值则拟于是日六时亲送八道湾矣。

学生平伯 启　礼拜三，九月廿八日

1928年1月中旬

启明师：

兹遣人来取支票希即付之，费神谢谢。圣陶来信催稿云并非要取大名镀金，实因尊作散文有独到处云云。爰为转陈。顷在市场购得一雍正刻袖珍本《琵琶记》，费三角而已。有毛批，乃批三

① 即刘半农。

国演义毛宗岗之父，尚不算十分低能，却不如圣叹也。今午在船板胡同福来午餐殊佳。于戊辰新年，拟邀您一往如何？但不知何时到东城来。来东城日希先告知，当奉邀也。今年爆竹特别少，岂时未到耶？拟编散文集（记杭州事除外），未得名，能为想一个乎。

学生平伯 敬上

1928年1月30日

岂明师：

配眼镜处已为打听，如下："崇文门外清化寺街茂盛永"。惟其地工于琢镜，验光未精，如有合式之旧镜令其摹造最便。物与精一同，而价则甚廉也。老人曷一试之乎？近作《雷峰塔考略》一文，顷甫脱草，再当呈正。《北河沿畔》序文已找得，自视颇佳，因几乎一言不着，此其所以佳也。

学生平伯 上　一月卅日

1928年2月8日

岂明师：

承赐各书谢谢，《黄蔷薇》尚未细看，《贡献》已阅，伏园似乎兴高采烈，大有天下不足平也之概，亦可欣羡也。

《杂拌儿》之刊行已得沪章老板之允诺，迟至本月底必将全稿写出。自序既短而可笑，书名又欠郑重典雅，恐不足餍"他们"之意。如老人能为作序跋之流俾附骥尾而显，不胜感荷屏营之至，然文亦难做，绑票性质岂敢效尤。特以世法而言则老人一言重九鼎，不得不乞之耳。匆匆，不一。

学生平伯 上　二月八日

bbs.hlmbbs.com

1928年2月11日

岂明师：

昨依言往访绍原，他出去了，留一便条致尊意并达鄙忱，约在“年底”再去访他。据店中人说是到协和去看病去了。《春在堂》书寓中存置数部，不知九爷府[1]馆中可买一部否？价25，可直接来取！盼酌示。

学生平伯　二月十一日

1928年2月20日

岂明师：

书到。“如之何”章大佳。童二树卒于清乾隆时，此章镌于丙戌，盖乾隆卅一年也。《语丝》亦收到，谢谢。去年曾以之参考，今则悉乌有矣，懒残若此甚可惧也。佩弦前昨两日晤之，彼云有一信致您处，不知收察否？顷为凤举跋沈写《秦妇吟》卷子。

学生平伯 上　二月廿日灯下

1928年4月26日

岂明师：

来燕京两次，您均以在假中未值，殆非小恙乎？近日如何？在念中。

有一短信拟付《贡献》，祈为转去，可否？兹随函附呈。

① 即指北平女子文理学院。

bbs.hlmbbs.com

丁香开过，已见杨花，真迅速之至！本拟奉造，但恐在病中未便晤谈，遂写此笺。

学生平伯 上　四月廿六日下午二时

1928年5月22日

岂明师：

日前寄一笺想到，所附《杂拌儿》跋记，想亦尘览。对于衣萍略有失敬之微词，虽火气未降，然而衅非我开，也就由他去罢！付印之清稿，于此稍有删削，大体仍未变更，书出版后，以开明送来不多，只得以两册奉赠耳。近日起居如何？大康复否？匆匆，不一。

学生平伯 上　五月廿二日灯下

1928年6月23日

岂明师：

来札于午日收到。薪水支票尚未见送来，好在节关已过亦不亟亟也。所示陈刻印文见了边款始恍然，前评虽未当，幸尚无大谬。近拟续作《燕知草》，而卒未果，颇想于暑中编出。《杂拌儿》迄尚未来，未印好欤？抑包裹停寄欤？

学生平伯 上　六月廿三日

1928年7月20日

岂明师：

燕大聘书尚未见来，不知有何别情否？如无别情，于去海淀

bbs.hlmbbs.com

晤季明① 时，祈为询商一事。假使尹默② 不教诗，（他续教便不成问题）可否将诗的功课恢复而把小说出顶？自己觉得虽同样的教不好，而于兴味上则诗较长耳。

《燕知草》之印行尚未去接洽，如属之开明，一则未必快，二则付印条件多，成本大，开明亦未见乐意也。——只懊悔不去作吏或资本家耳。

学生平伯 上　七月二十日

1928年8月20日

启明师：

承相催促，《燕知草》拟从速完卷，总算暑中一大事，顷正在属草中，大约双星渡河之夕可成矣。成后当趋候呈正，《杂拌儿》届时如来亦并带奉。否则亦可以清样送览。《燕知草》虽已有佩弦之序，老人如有话说亦盼写出，如文绪萧闲则不敢强耳。

学生平伯 上

1928年8月22日

岂明师：

七夕展诵赐书，算起来牛女正在情话也。总算幸不辱命，昨天居然将草稿写就，从今日起在誊写中了。听说拟为此草说话，大喜；惟一言既出，曳白为难，老人殊不合算耳。因尚未编辑，印行未卜何日，所以尽管开学上课也不相干，大约迟至年假中写出，

① 即马季明，当时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

② 即沈尹默。

bbs.hlmbbs.com

也未始来不及也。昨日向亚东讨来两本《西还》，此书店中只存六百馀本，再版之意渺茫，故索之。如要，当奉呈一册，特新诗总归做不好，旧作更怕看，不送上未始非藏拙之一道耳。

平伯 敬上

1928年9月5日

启明师：

近日风高气爽，正是最佳天气，奈迫于开课，所谓“放心”大有非收不可之势。燕大听说于十五日上课，确否？祈告知。因未见本年度学历也。

更有一事奉渎，想必不乐闻，然而又不能不说。这又是关于功课的事！小说阅读书内拟有译本一项，林译拟《十字军英雄记》，取其与原本对照较便也。尊译似不能从缺，尤其是用白话直译的，因此决非林译所能赅括也。虽老人常说受林译的影响不小。选用何书？殊难决定。况老人近在咫尺（?）更觉无擅自选择之必要。其条件有二：（1）自己觉得较惬意的，（2）译本及原本购取较便的。至于或长或短则一概不拘。如何见复，“鹄”候尊裁。因为要开课，我城门失火，而您有池鱼之灾，甚矣，课之不可轻开也！

小说一项本非素习，只因曾做了一部胡说的《红楼梦辨》，弄得成了专家的模样，岂不哀哉！

本来拟今日奉访，因车夫无暇，迢迢西北城遂不能往，只得以书代之。

丰三① 君在孔德看见过一回，他和吾家润民在一组里。

学生平伯 敬上

① 周建人之次子。

bbs.hlmbbs.com

1928年9月6日

岂明师：

两示先后奉读。承邀赴尊斋夜话，亟思欣然命驾，因以后忙里偷闲，总不如闲中之闲为妙也。奈日来忽又感冒，约两三日可愈，届时即当趋诣，更当先期函知，俾约“老爹”① 也。《杂拌儿》姗姗来迟，居然到了！兹遵命奉呈“只”一册，另一册乃呈“老爹”者，祈便中为转致，否则俟苦雨斋夜谈时面奉亦可。错字仍不免有，匆匆翻检发现六、七处，均已照改，如蒙于阅读时，将错字记出尤为感荷。

教课事承惠然指点，明知强人所难，因此更觉抱歉耳。

《贡献》由小儿带来已得阅，第一篇就捧春苔君，如此互捧甚觉非宜，以为如何？绍原兄之为西医张目，却越弄越起劲了。匆匆，不一。

平伯 敬上　九月六日灯下

1928年9月19日

岂明师：

前日小叙甚乐，归途“老爹”在洋车上大发其议论，直到后门分路方始不谈。日内想已在“燕”郊（燕京之郊非燕郊也）路上走走，幸天气甚佳不为苦耳。《燕知草》草目奉上一纸，暇中盼

① 即钱玄同。

为作序，虽不忙，然亦盼早些写出来，亦先睹为快之意云。前为《杂拌儿》作跋，用处甚大，因开明方面照例可以拿来做广告，在我方面亦可以免得书店中代做肉麻广告，所以特此谢谢。甘大文昨日因家叔星枢之介绍，惠临敝寓，以翰林（!）后辈自居，为之悚栗，其意盖在罗、傅二君，忝与敝人有三年之雅，故亦与有荣焉。——然而苦矣！《晚间的来客》译文已有，原文尊斋有否？便中示知，亦不忙也。

学生平伯 敬上　九月十九日

1928年9月29日

岂明师：

来信早收到，刘博士① 处已径复，年谱拿来看看，自不成问题，至于作序只看做得出与否，大约未必做得出也。

日前接绍原来信片，对于《杂拌儿》以微词相褒，惟又说"昂若说你学画了"则真是谣言了。——我又何尝会画一笔画哉！

佩弦昨日来过。《语丝》第三七期顷已收到了。

学生平伯 上　中秋后一日

1928年10月19日

启明师：

昨谈甚快。致废名② 一函祈便中转寄，似不必特寄也。他上

① 即刘半农。

② 即冯文炳。

bbs.hlmbbs.com

次来信而地址丢却，地名亦古怪无法追忆，还是奉托罢。

《燕知草》虽付印无期而序跋之流仍盼早挥，因虽不印，看看也是好的。想必勿却也。

学生平伯 上　十月十九日

1928年11月24日

岂明师：

知《燕知草》跋已为写好，急盼一读，似可准于星期四携至丙楼；如要修改，仍不妨“原件退回”也。如此，两便，以为如何？

佩弦今日上午在燕大讲“歌谣之起源与发展”，彼大努力，大有不日成为歌谣专家，与常维钧、顾颉刚等齐名之势。

学生平伯 敬上　十一月廿四日

信未及发，而凤举来找我，果然非拉到该北平大学去不可，殊有不能摆脱之苦。大体已答应了！但“中国文学史”是无论如何不能教的。——再者该大学究有钱否？不至于大欠特欠，欠而且赖如往日乎？先生有所知否？张公又托我信催江次长，已为写一信，效力恐未必有。——《语丝》三本收到，谢谢。

平　又及

1928年11月25日

岂明师：

诵来书，燕京延佩弦一节，已为转达，并略致劝驾之意，他在清华今年本教“诗”，故兼课殊便耳。至于说把我留给北大，盛意可感，惟揆之偃鼠饮河之说，似宜适可而止，且再说罢。

bbs.hlmbbs.com

拙作之序跋知已在着手中，甚荷。此稿最后一部分全未发刊，故现正在录副中，约月馀可毕也。届时再以全稿奉尘左右。

前接沈杨君来信言将编“冰雪小品”，索序于您，并问有何意见否？兹将原目附奉。此序似非先生莫属也。

此星期四自清华径返，燕京未去，故彼此同之。近戏作“黄泉八咏”，只成其三耳。

平伯 敬上　十一月廿五日

1929年2月7日

岂明师：

自从那日同吃茶点以后，又几日未晤矣。顷作一文题为《性（女）与不净》，颇思呈教，特暂时不能奉访耳。小词一章，随函奉正。

有戚曰程君，前曾教平英文，顷为灾官矣，假如有中学校英文教员缺出，希为保举一下，可乎？此事自不能强求，俟有机会来，徐徐云尔。拜托！惟以诗笺干竭，大杀风景耳。

学生平伯 上

1929年2月23日

正拟作书即奉来笺，欣悉。近日并未作文，沈君因看旧稿，致误传耳。一师院曾去过否？鄙人则虽蒙该北平大学之奖励，依然未去，想彼处诸生正忙于开会、通电等等，亦无意于听说平书也。北大事如何了？“女大”又如何乎？如有所闻，盼示知。

知有命我作字之说，自当勉如尊旨，但只恐只可写小字，并勿以稚劣见责，为幸。

bbs.hlmbbs.com

迟至下星期，又须往城外走走，草木都有欣欣之意，奈何！敬上

岂明师

学生平伯 上　上元前夜

1929年3月5日

岂明师：

来示及附来陈院长笺，均已读悉。“红楼”[1]之事夙无意焉，乃被前院长张牵率而去。兹蒙百年先生再为邀致，实觉材轻任重，不胜负荷，祈代为婉辞为盼，窃自附于偃鼠饮河之义云耳。敬叩道安，不一

学生平伯 上

昨夜一笺顷奉悉。兹有一封未寄之信随函附奉，即作为答复可也。春意渐深还以逍遥为宜，“红楼”十时之课恕不去矣。女大方面仍课词集，降为讲工亦无妨也。即问

岂明师起居

学生平伯 上　三月五日

1929年4月28日

岂明师：

来书敬诵后，即遍索邮票于封套中，后乃得之于封面，亦可谓低能儿矣。该票大佳，可与大元帅票后先辉映，大英文字详明，尤可嘉耳。这个年头儿，实在无事可为，且亦无事可观，寄呈近

① 即北京大学（沙滩旧址）。

bbs.hlmbbs.com

作小诗二章，亦白兰杯之意而已。

学生平伯 上

1929年8月6日

岂明吾师：

连日苦雨，方拟作书问询苦雨斋主无恙，连奉两书，欣承一一。文稿得读，如此枯窘之题居然挥洒成文，敬佩！弟子则殆将敬谢不敏矣。已送易君处，并附一笺，述交白卷事，特未必允辞耳。奈何？我对于女院资格关系更浅，题之枯窘致甚，是以为难，勉强为之恐成滥调。

承问诗兴，惶恐、惶恐。诗之为物早已送归姥姥家矣，何时归宁良不可知。拟作小文入《忆》中，（拟改版）亦未着手，总之虚度永日，彼此同之。

今日放晴，似可免为鱼之叹；再晴数日，亦将奉访高斋也。新镌一“古槐书屋”银章，已就，尚未去取。其地方则先生久知之矣，乃张公也。

平伯 敬上

1929年8月28日

岂明师：

来示敬悉。关于“红楼”，尊旨甚善，决暂听之；如凤凰非梧桐不栖，似亦不便强留也。初日楼已得晤，彼意孔德一枝犹有未足，拟再任课二三小时。平下半年颇思减少担负，但目下一切不定，虽欲推位让国而其道无由。即“该公”是否能兼几点，亦尚待商，似不便径夺之也。惟师大去年无人教诗，只有曹子建诗！不

bbs.hlmbbs.com

知今岁如何？如晤“某君”可否询之。如双方情愿，为一介绍如何？

小疾已愈，惟门牙尚缺，对于非敷奉微只能读作希呼哄侯耳。是以，苦雨斋谈话，暂时不果。愈后当来。尊恙定已霍然矣。

学生平伯　敬上

1929年11月14日

岂明师：

示悉“风物”知不久可以出版，而我们所说的尚在茫茫，并非无创办之兴趣，特“三个有闲的工夫”缺乏，能躲懒斯躲懒耳。况乎老人以主席相属，则更非大懒而特懒不可。“我们的X月”本想续出，而亚东老板不知何故，不欲承印，以致搁浅，现在颇想合并二者，以节人力，少灾梨枣。(?）如有日告成大约是个月刊性质，老人“来凑一脚色”无任光宠，谨此预约，恕不另柬。

今日本应在某处高楼相晤，而又未曾，一则不甘心不做“好教员”，二则的确有家事也。不一。

学生平伯

1929年11月21日

岂明师：

日昨从小孩口中听说，若子① 君毕竟以盲肠炎夭折了，虽然似乎只匆匆碰见几回，却以师所作文字的因缘，为之惊惋，固不仅为您悼惜也。本拟即驰函，恐小儿言叵信，遂少羁迟，顷晤马

① 周作人之次女。

主任，始确悉耳。人世殊多风波，奈何，奈何。老人其善自遣此难遣之怀。明知是无憀之慰藉，搔不到痒处，然不作世情语亦少可说也。迟当奉谒，日内恐尊虑未宁不便烦渎。

最近《语丝》两期已收到，谢谢。新刊改封面，其亮如马口铁，以素人的眼光觉得大胜畴昔矣。（惟“语丝”二字愈翻愈失真。）

忠信堂之会未去，秀才造反总无结果，况熟人少，所以不去。

专此奉唁，不一。

学生平伯 上　十一月廿一夜

1929年12月29日

岂明师：

前日大雪至燕大未得晤。“书”中附件已谨收领。昨至师大上任，吓！一大屋子的男男女女都坐着呢。依某君言当曰“鹅绒”，然此鹅绒，即由某君而来也。

新铸铜章一，即在此笺印奉一览。——侧闻高斋向有屠苏之饮，系聚二十年之老友会于一堂诚盛事也，不知许非“二十年”之“老友”如鄙人者陪末座乎？敬祝十八年除夕。

学生平伯 上

1930年2月23日

岂明师：

示悉，《文集》收到，谢谢。佩弦以一星期六未来是以书尚未送去。顷仍在此间上课，明知宋舅之款决不会来，而热心未减云。闲居得寸晷，遂写此。

偶翻国立北平大学教职员工会名册，发见两怪事。其一有北

bbs.hlmbbs.com

大学院的人；其二有甘蛰仙者江苏宜兴，艺学院，又有甘大文也者，四川大竹，一师院，似竟为二人矣，然固同居于大东公寓中，是一是二，公何以教我耶？匆匆不一。

学生平伯 上

1930年8月1日

岂明师：

来示并照片均收奉。传说虽异证据，亦足为鄙说张目，闻之欣然。不知能否由日本友人处获得较详尽之记叙乎？照片阅之，大有“山在虚无缥缈间”之感。流离厂[①] 已去，荣宝斋已觅得，启无裱有三件，均系尊书也。

学生平伯 上　八月一日

1931年2月8日

岂明师：

手示诵悉，谓将续惠高斋制笺，欣荷之至。黄、白二种俱佳，难于去取：以前惠各笺俱系白纸，这回还是黄纸的罢。春来而仍寒严，唯珍卫，不一。

学生平伯 启上　立春后二日

① 即琉璃厂，“流离”二字戏称也。

bbs.hlmbbs.com

1931年3月2日

岂明师：

今晨拟晤于“红楼”而未得。昨在火神庙得两小章，其一有文却不佳，拟磨去重刻，兹附于后。老人新春购何新（?）籍，可见告否？近日仍偶作小词，可谓“且去填词”矣。

平伯 敬上　辛未上元前夜

1931年4月17日

岂明师：

顷在“红楼”上书，想已达左右。尊函敬颂。致沈公书甚为赞同，已由平亲送东四邮局。准此例，弼猷亦宜致以一函，兹草得一笺，如荷同意即径由尊处发一快信足矣。后日决来，以在家中晚间有事，如蒙赏饭，祈于六时半吃起即妙。馀容晤罄。

学生平伯 上　四月十七晚

1931年5月27日

岂明师：

示及《中年》一稿均于顷间得诵。本星期日午间拟邀伏园来清华寓中小叙，玄公亦为主人，很盼您能偕孙公来，但不知是日有闲？且有兴远行乎？大稿暂不付佟公，或待面取，或迟日再缴。专此相约，馀言不赘。

学生平伯 敬上　五月二七日晚

bbs.hlmbbs.com

1931年6月28日

岂明师：

大示诵悉。在未接信之上一日幼渔①先生已枉顾敝斋，（自然不是“新槐”咯！）故详情已先悉矣。指导研究固盛事，但位高则危，惧其颠踬故踌躇耳。幸马公亦并未说定，只是“活络戏”，所以尚好。生今日入城，明日偕陈寅恪游北戴河，数日即归，归后入城小住，再当奉谒左右也。玄公以吴南轩终久要败退金陵的，所以新制夷服“诚与风闻符同”。又推荐启无事已于辞职书中说及，并以附闻。自下月起已与燕京脱离关系，在此尚得用彼洋笺，弥有怀旧之思矣！草草。

学生平伯 敬上　六月二八日

1931年7月22日

岂明师：

以接尊札（此尊字似双关）谓骑河之会亦必列席，乃竟查无。顷晤南无②始悉患感冒，且已就瘥矣。则问病之言亦明日黄花，或可恕不矣乎！那日原书，以玄公住“古槐”一宿，曾转彼一阅。彼虽将去英伦，却尚少绅士结习，并无嫌忌。明年今日可预备大红纸书之，可耳。近日天热，偶写字，以外则看小说，饮冰水，如是如是。南无问“赴苦雨斋乎”固有此意，然无汽车，以人力车行弥苦其远。匆匆，不一。

学生平伯 敬上　七月廿二日

---

① 即马裕藻，字幼渔。

② 即沈启无别名。

bbs.hlmbbs.com

1931年9月19日

岂明师：

日昨未入城，故不赴东兴之会。近来大做其文章，题名“诗的秘密”，脱稿尚须时日，以“蟋蟀鸣懒妇惊”这个年头儿忽有此兴，此未始不在老人意表外耳。

更有一事须报告的，即拟编《杂拌儿二编》是也。自然应入“但恨多谬误集”的一概不收入此垃圾堆中，所以尚须稍待时日。此书绝不用序跋，连自己也想不写，只想另用一封面，拟貌为一书，可与老爹配对也。老人虽不以字名，却常常写字，想必勿却，谨此预订。

日来风波险恶，乃作此闲事，奈何！

学生平伯 上　九月十九日

1932年1月15日

启明师：

手札诵悉，催促制造“杂拌儿”俾供夏正壬申新年咬嚼，盛意并拜领矣。至于小序掉换题字之法，自更欢迎。但须申明，题字如找不到人，（现拟仍倩某君为之，则两种“杂拌儿”其编制形式悉归一律，似属颇好。）未必不再奉恳，那么老人无乃吃亏乎。——小序总已赖不去了，哈哈！（学乩坛上纯阳祖师神气）

兹将草目抄奉一览。《呓语》之附入从“文存”例也。弄得齐楚尚须时日，恐真要在壬申年寄出也。连珠亦在进行中，特速度锐减，或足奉慰。

兹在城中，故以廉价之信，寄候

bbs.hlmbbs.com

起居

学生平　上　辛未腊八

1932年1月23日

岂明师：

两示先后承悉，信纸预先谢谢，种类日多足供音问之需矣。文学讲演事容面陈。星期一上午十时拟造斋，想或有暇也。敬颂

起居

学生平　上　一月廿三傍晚

1932年1月31日

岂明师：

日来检治所赐书札，觉得第三本账恐怕要比他的哥哥们都胖一点，于是又有付裱之意。六行书还写不写呢？在第二本上说“但这回不再预约便无妨碍了”等因，奉此，似有“恕不”之概。可是有一层，尊斋新制有的的确确的六行书，若不挥翰，宁不孤负耶？特此劝驾，想不便固却也。沪变甚亟出人意表外，闻涵芬楼一炬尤可惜。我的《救国论》大约也毁于炸弹下了。此足为书生之一棒喝！

平伯　上　一月末日

1932年2月13日

岂明师：

前奉函仍述辅大事，以已有一函奉复，（此书不知收到否？）故

迟答。

北大将开课，但并维持费亦不能准发，闷损之至，“瓶之罄矣”，岂独“鲁酒薄”哉。

尊札尚未付装，大约近百页五十开可谓巨册，其六行书写欤，否欤？真闷杀人也！

广甸没去。

学生平伯 敬上　二，十三

明日返郊外。

1932年3月23日

岂明吾师：

昨晚回来以赶车误了时刻，只五分耳，而竟不及；遂雇了小车出城，狂奔追袭，大有电影人物之风味矣。闻邮件顷加价，则以后城郊之隔，四分亦尚不够，为紧缩起见，非当面送书不可乎？草草。

学生平 启上　三月二十三日

1932年4月12日

岂明师：

大示欣诵，“四一九”纪念承赐咨询，敢不敬对。查年来同人日渐凋零，殊感鹅绒，此次若须举行，非扩大不可。兹拟是日午课罢后，在东城某处吃外国饭，平拟做东道主。（东字用得极切。）然后偕赴尊斋，晚间拟由翁大会群贤，发出请柬，做出一副像煞有介事的神气，或加入贱名亦妙，使被邀者不知有什么军国大事也。人选由您决定，大概无非庵中来往的几个人物耳。自然未必

bbs.hlmbbs.com

真有佟将军也。

学生平 敬答　四，十二

1932年8月2日

岂明师：

卅一日一函敬悉。日来稍开霁色而湿云仍堆凝如絮，则高斋之苦或未艾也。所谓“一肩明月”恐不克担荷，虽“五之与四相去不多”，而功令森严亦可畏也；况今年在清华并不开说书班，亦殊无意在“红楼”摊这张蛋皮矣。此情已开始直接交涉了。含晖文集事已转圣公，俟其复音至再行转申。今日去鱼行街晤扬州吴公，释庆之印已在镌刻。吴公谦谦有光而对于知堂上人推崇殊甚，是以对敝人亦蒙优礼有加，惜其黄色印泥早已售毕，其第二批货色尚在制造中。

潭柘归后，又有去青岛之说，行否未可必耳。

学生平伯 叩　八月二日

1932年11月11日

岂明师：

在清华接诵手示，今日入城故又作此廉价之函。我乱写的字常常由海上叶公处被人拿去影印，殊不可堪，早知要印，那就要写得考究一点，但是又不知道。敝人虽好说梦，而东方征梦者来，又觉难以置答，奈何？大概因为所求的并不是梦之故。

学生平伯　十一月十一日

留置“红楼”一书，乃催索文债者，收到否？

bbs.hlmbbs.com

1932年11月16日

岂明师：

顷计划变更，十七日即入城，奉访之举可以提前，并想骗饭吃矣。大约十二时后可到，乞待之。计程，老人亦甫归自“红楼”也。听佩公转述丏翁① 言，开明将出近代书简，询及敝书屋有无该项存件？如有，只可以苦雨斋尺牍应之耳。可否？乞示。当然面复。

平伯　十一月十六日

1932年11月21日

岂明师：

接海上信催促序文，云有“排工中断”之险，此诚严重语调也，不得不为转达座右，主臣主臣。叶公又见某君之题字而悦之，进而奉求法书焉。如晤老爹，盼先将原则提出，如可，再送纸去，“赐呼圣陶”云。顺便并思索债，晤时亦盼提到。此星期六在西单有应酬，如能乘间溜脱，当北赴高斋也。

学生平伯 上　十一月廿一日

1932年12月28日

知堂师：

日昨寄呈敝词课印本即奉来谕，殆民廿二年度仍不免有西郊之行欤？唯此札似有一误字，“燕大叶公”，当读如《春秋》，“夏

① 即夏丏尊。

bbs.hlmbbs.com

丏”之亚然欤？抑本不误而庆误读欤？庆亦蒙赏饭当乘敝车而往，饭后或随台从径谒高斋，如翁来以专车则尤善。本拟邀驾来园，特天寒日促，而“登龙”佳宴必费时刻，散逾亭午即近黄昏矣。《还魂赞》尚搁置，“美人”难言哉。卅日最好得会南无，以有俗事商略，能为预约心感。敬叩

道安

弟子庆[1] 和南　十二月二十八日

1933年3月13日

知堂师：

读来书以《兔爰》吟之。公车居然有了，仍得赴《红楼》嚼舌，觉得一切如常，在这年头亦大可珍重，并逃学心情亦退化了，可哀之甚矣。久不访高斋，近日颇想去而实不能，无步返古槐之雅兴，则苦雨宵谈，未知何日，故作书寄意。

顷自唱昆曲音片二，大有黄连滋味，如携过尊居，恐又将深宵厖吠矣。

《广亡征》拟续成第二，此文恐无处可刊出，将来也未必可刊，以其中既对当途不满，而肩膀又正。异日只可以原稿尘览欤？

弟子庆和南　总理逝世纪念之翌日

1933年4月19日

知堂师：

“序信”已得诵，恐邮寄或失，仍留敝处，容迟日面奉。（大

① 俞平伯之笔名。

bbs.hlmbbs.com

约星期日来）古槐版入选独多，颇可喜也。时局日非，不得不叹赏吾友赵公之作矣。花事日好能有几日邪？今日家居

平安

弟子庆 拜　四月十九日午

1933年5月18日

岂师：

昨日返此，得读手札。致稻公①信今晨饬人送去，云已入城，乃留置。敝校之君之作承指示后顷已觅读，加驽殆以鞭策，诚为荣幸，特在结尾鞭梢一带，忽涉及左右，岂非池鱼之殃耶？总之"加油"之望目下万难达到云。此君态度尚好，而殊未明事理，付之微笑耳。莫须有先生看了，不知又怎么说也。其无已得晤，丁簏遂在敝斋。即史公所属件，亦尚高阁。北平大约可平安，琴书无恙此乃佳事，以外更无可说也。如看云而就生了气，不将气杀了么，此加油之终于无望也，之何足以知之哉，草草不具文理，即颂

道安

弟子庆 拜　五月十八日下午

1933年6月30日

岂明师：

日来多雨，殊有为鱼之叹。顷暂入城亦不克奉访。林庚属作信致范文正，明知无效，盼为作一书致之如何？乞酌之。日来唯

① 即钱稻孙。

bbs.hlmbbs.com

读《左传》觉此二百馀年中纷纷扰扰亦大可哀耳。敬颂
道安，不一

学生平伯 上　六月尽

1933年11月1日

岂明师：

前星期叶公将赴尊斋邀衲同往，以西谛公有约只得在城外吃饭。明知赏饭必有事此饭不易吃，然重违西谛命也。顷寄上近稿印本一份，谅已察入。手札诵悉，自当遵照议决案去询海上之叶公，《秋心集》付刊殆仍将碰壁欤？此敝人问心处之占卜耳，不为典要者也。星期日奉访，颇有意，然亦难必，姑预约耳。

学生平 状　十一月一日

1934年3月15日

知堂师：

返郊后即读手札，以近日昔年惊庞人自南来，终日栗六于凡工尺上之间，致羁答为歉。尊恙定已步履如常，星期日殆可一晤于东兴之楼乎？海上叶公来书羡尊书不置，属代求墨瑶条幅、对联均可，纸拟由平呈上，如此说来书债正难了却，而敝校余公冠英之件固盼早日挥翰，琐琐尘渎，如何如何。敬祝
痊安

弟子庆 拜启　三月十五日

bbs.hlmbbs.com

1934年9月17日

知堂师：

归后又检王谷来信，有一节涉及左右，兹转录。

“前次见《大公报》有岂明先生《江州笔谈》札记，当时未细读，唯忆文中似以江州为江津，不知该书究明言之否？若未明言，则江州当系重庆，《水经注》亦可证也。”

此生致佳，惜不为“文人”，否则可为吾道张目欤。

弟子庆 拜　九月十七日

1934年10月22日

知堂师：

返槐屋时得手示，承教至荷，已参酌签注。但观其上文曰“走尽”，夫东西江米之间直咫耳，今昔不殊，何走尽之有耶？因疑其非地名。尊意亦以为然否？闲步作诗而善，致可喜。近日忙甚，无缘诣谈。

弟子庆 拜　十月二十二日

1935年4月20日

知堂师：

一别春已深，昨日为四月十九日，本拟造访或奉约小叙，而以家事见阻不果。顷返荔亭得诵手示欣荷欣荷，医戒酒肉其事若何？是否尊体欠爽？弥切思念。所谓肉者是广义的抑系狭义的，暇中并盼见谕为幸。中山茶叙日，本带奉诗稿一卷候鉴定，后以客

bbs.hlmbbs.com

多而先生忙于作主人，遂付南无，属其转呈，不知已尘高斋否。来札未提及，或尚未到乎。《文饭》三期得阅，拙作中有一误字“三榆出于何典”，今作三槐，颇妨文义，已函告脉望，不知能为更正否？好在大家病其沉晦亦不易觉察耳。西谛以金枝之文而不悦固在意中，以其素重矛公耳，唯魏文悻悻之态见于颜色，本非佳品，私意颇觉海上文坛都不过是这么一回事，却不堪为外人道耳。得暇即拟造谒，以罄积绪，不一。

弟子庆 拜　四月二十日

1935年4月21日

知堂师：

在槐舍奉诵，环云以血压高忌大荤，弥切驰念，其数若干亦可得闻乎？更进何药物否？晋谒高斋恐尚须逾两星期，届时或可分享伊蒲之馔乎？近拟以十八元之价购《唱经堂汇稿》乃城北南无所介，私意对于此公颇致拳拳耳。文债太多，实无办法，并有急债须偿，则尤苦矣。敬候

起居

弟子庆 拜

1935年5月13日

知堂师：

日昨拟来谒，会师将出行，不果，遂访常出屋，值其未出，竟得畅谈文章事。有一稿谈十九首而事实上只有五首，亦托废公转呈正。此事又是一笔债，人家若问还有那十一首呢？就不甚好办了。前奉《词课示例》印本备杂志用，今既暂不办，拟领回，亦

bbs.hlmbbs.com

不忙，俟叩斋时再取耳。不知尚有否？清华国系毕业生安文倬君，前曾任本校国系助教，现拟在中学觅事，前曾问及疑古①先生，据说如男女分班许添教师，不定，不知吾师能以一函致蓝公否？为挂一号，成否亦只可听之。前为许志行说，兹已取消，因荐诸伏老居然得一事，亦可喜也。近仍碌碌，颇觉无味，六月在迩，可多闲暇，若大少爷之说行，则以后并此犹不可期也。所怀冗杂，非笺纸能尽，敬叩

道履安和

弟子庆 拜

1935年5月25日

知堂师：

忽忽又逾一星期。李君诗词仍奉上，诗颇能达意，词韵律较细，以多奇崛故未尽融会，鄙见如此，不知作者以为若何？在六月以后，除却星期日、星期一，馀外时间大都均在新槐②，李君欲来，可随时也，乞为转达。《改月论》已做好，得闲当呈正。敬叩

道安

弟子庆 拜

1935年6月2日

知堂师：

在槐屋奉赐书，雨点甚多，诚如尊谕，今日便是也。雨中无

---

① 即钱玄同。

② 即清华南院。

bbs.hlmbbs.com

事，翻寻《唱经堂稿》为之叹息。讲《离骚》之文只是残稿，竟是残了。“庄骚马杜待何如”，可叹息也。颇想作狗尾，而作不出，只要能把自己身面上事粗了，便算了不得，真不暇再作狗尾矣。固知求仙了道不是一回事，必求仙而后了道也。七十已为古稀，其不了道明矣。因此又想绝笔不作，或投之而学军训。不得努力，又不因循，两失之矣。“圣人千案”颇值得一读，圣叹确是老实言语，较一棒打过就算好得多，不知吾师其有意乎？禅和子决不打妄语，谓其不甚高明则可，谓机锋了无实义则不可。观圣叹语甚明，可证也。假期将近，时可侍坐纵谈，关于金公之批判亦尚不尽，会当以舌代纸耳。废公近如何？雨久地湿有影响否？此书祈转他一看，以给他信上也是这么两句，恕不重抄矣。函仍寄古槐，午节须宁家也。敬叩

道安

弟子庆 拜　五月初二（农历）

1935年11月27日

知堂师：

近续写《梦寻》颇有学作文抄公之意，查尊庵《笑话选》页91，92有解僧卒一节，后有案语曰，亦出《笑赞》。不知尊斋有此书否？能将《笑赞》之文抄寄，至为感荷。以嫌《笑府》之文殊少生趣，若《笑赞》之文较佳则可一字不易，更为省事耳。专为此事作书，并无别情。胡、蒋诸公为办正事发宣言，遍觅人签名，不知到尊斋否？生则不曾签，以酒食之享既无分，则辨正实属多馀耳。不一。

弟子庆 拜

1935年12月22日

知堂师：

昨日返舍诵赐书，《笑赞》之文较隽，以入《梦寻》拟稍改变，即录尊书而删去其赞，赞语不甚恶而入《梦寻》良为蛇足，故不得不删。《秋蝉》一文现在对之颇有兴味，拟将长文搁下，专心改写此篇，大有买椟还珠之意。现在约略可知者，深秋蝉吟殆只有一种寒蜇是也。蟪蛄吟候，讫于八月，招隐士中与岁莫连文者，疑非蝉而是“拉拉蛄”，古诗所谓“凛凛岁云莫，蝼蛄夕鸣悲”是。说似新皆吾师所教，为荣多矣。常出屋[1] 新造之桥（即见于《大公报》者）已得读，觉其写景、说理处俱佳绝。月朔极想来拜寿，唯交通不便，成行或否，未可必也。敬叩

道安

弟子庆和南　乙亥冬至日

1935年12月27日

知堂师：

昨呈稿，其五六一联窥尊意沉吟，归后枕上思之，确有未安，以其不醒且不典也。顷易作“日边红粉攀娇杏，江上青衫接乱麻”，唯仍晦未可佳耳。今日如平安无事，西直门畅行，则又拟出城，恐须俟亥年将尽始返槐居。一旬之内，拟蛰居了些文债，忆半翁句云，“常还不尽文章债”，此语自不可易也。惟渠债欠人而我债自欠者多，略有不同。短纸欲罄，草草布颂

① 即废名，冯文炳。

bbs.hlmbbs.com

炉安

弟子庆 拜　十二月初二（农历）

1936年1月3日

知堂师尊前：

奉元日手谕并承示以新样邮花与封题紫印相映并妙，此应时佳品欣荷之至，此札复与常出屋之信同到尤为巧值，“九月鸣蝉解”已付写官，当以清本候政。《梦寻》亦已及七十，闻废名之序亦将于乙亥送灶前写毕，此可告慰者也，唯三万字之长文迄无成就日，以写完《梦寻》为推，而梦岂有了时，亦可悯也——说起悯字不由得想起来书云，伊人早已失却民众而不自觉，既不随敝校同人而共登台铉，又不来归吾道目以耽误，盖宜明日有复课之举，殆决不能以放假了此残冬耳。复叩

开岁多宜

弟子庆 再拜　二十五年元月三日

1936年2月19日

知堂师：

日久未通候，还校以后为伤风咳嗽所缠，顷始粗愈耳。自交丙子以来文兴大减，惟作二律句以投《逸经》想流年不利也。《梦遇》顷始得见，交印已逾半载，纸薄书小而版心甚大，殊不适观，惟丁兹时期肯承印此等书已大不易，未可吹求也。一册以呈，二册乞分致，于晤时付之，本勿亟亟。敬叩

道安

生平 启上　二月十九日

bbs.hlmbbs.com

1936年5月21日

知堂师左右：

日前雨中款扉，闻去医院未遇为怅。师母尊恙想已勿药，并求代为问候。“大都”集稿事敝处朱公未曾提及，想缘事多只遥领而已。生能出些什么稿件大有问题，笥中存稿如《词课示例》有把读者当作生徒看之嫌，而论《玉簪记》工谱则懂昆曲者少也，如从文氏接洽有成，则《无题》全部可以移转管辖最为解围妙着，否则不知应付也。未知孟实君之意如何？亦能免此差徭乎？不敢请耳，固所愿也。近日海上出版之《现代作家书简》收生之函有十五通，皆致叶公者，事前既无所知，事后亦不关照，可谓大奇。深感作书之难矣，非下笔有千秋之想者不办耳。其中亦收有高斋书札，似少精品，不知亦曾看到否。匆匆敬颂

道安

学生平 顿首　五月廿一日

1936年9月25日

知堂师：

手示欣诵。秋气弥佳而为功课所窘，彼此同之，诚如尊谕耳。近作一文，系谈《西厢记》长亭者，本为《明珠》而写，及至写了一半，一看其篇幅曼长，辞意飒沓如故，文事真有命定不可强，殊为恨恨。虽或可分段刊出，似终不适用，须俟全文脱稿后再说。此笺封系稻公自东携惠者，色雅而耐书，亦佳品。云出岛根县，地僻来复不易。尊赐鳞函先此奉谢，不一。

弟子庆 拜　九月二十五日

bbs.hlmbbs.com

1936年10月16日

知堂师：

日前饱食伊蒲后行秋野颇适，虽稍有风亦无妨耳。此星期日循例入城却不获诣谈，想常出屋之人等必仍集会。兹寄奉文字二篇乞转侵君，如是日未来则可留置，固不急于付刊，且其第二篇引论孟太多，文亦谲诡恐不合用，聊博一哂耳。此二文原系一文，列入《无题》以供《明珠》用，故改署二题取其较通俗。敬叩
起居

弟子庆 顿首　十月十六日

1936年11月26日

知堂师：

示敬悉。敝处并未得侵君催稿公文，却得常出屋书，已将尊斋议案转告，即复一函略述杞人之见，并属伊转呈师座，想不久可达。近理《梦寻》粗毕，仍多尘俗未能疾书。承命过斋，以是日在朗润园曲集，未克从游为怅。复叩
道履

学生平伯 敬上　十一月廿六日

1937年12月4日

知堂师尊右：

自吃柴火烤肉以还即未得晤，昨奉手示敬悉译事已毕，正文佩慰何似。二日废公往尊斋时，生适往访之，遂致相左，其《涅

槃经》十册亦已留在废公案头，则存在庵中一册反落单矣。今日未知成行否，湘汉之际一似无路可通，除非插翅腾空，不知废公拟取何向也。近日风急寒严，杜门不出真所谓“株守北平，乏善可陈”者也。敬叩
道安

学生平 敬启 十二月四日午

1938年7月22日

知堂师：

自海子一饮又久未得晤。于廿日大雨后曾造府乃及门而返，只晤佟三公，见庭院积水不易涉足，信乎其为苦雨斋矣。顷承来示，敬悉一一，虽荷黎公嫐意然诗词之业久荒，恐未可为冯妇也。近日甚雨殊闷，以习字为遣，而字不进反退，亦一奇也。匆复，叩
道安

弟子平 顿首 七月廿二日

1939年1月7日

知堂师左右：

顷诵手示，适江公在此。惠赐而上次未拜领之影印本已收到矣，敬谢敬谢。燕大代课事知已向郭公言之，但平于退出尊斋时徐而思之，殊未能往也。一则功课非素习，以前从未教过，亦难于发挥。二则接先生之席极盛难继，恐生徒不满意。三则自去年事变后即畏涉远西郊。下情想当谅之。至于待遇方面则所差无几，固不成为问题也。日前蒙郭公来访，想即为此事，却值外出失迎，乞将下情转达并致歉为荷。日来曾两看启无，经过似尚良好，惟

bbs.hlmbbs.com

见其仰卧勿语，殊怅耳。匆上，敬颂
道安

弟子平　顿首　四月七日

1939年1月11日

知堂师：

游僧诗续作敬诵，其神味颇若石湖田家之咏也。燕大之未能往，除怕走以外，实亦怕教，久不作讲堂生活，觉敷衍一二小时殊非易也。适郭公信至，已据情复之矣。您既无可推荐，或可由彼方觅代欤。江二公以清言因缘近得两晤，意兴似颇不恶也。顷成词一章，另纸录呈正。近日想少出门，迟日当往候
起居也

学生平　顿首　一月十一日

1940年7月10日

知堂师座右：

承示《七夕》新什寄慨遥深，雒诵辄唤奈何耳。废公有复片到，言简仅报平安也。顷读古文乃省所谓"挟贤"之语亦是韩文，此公句句是韩，真不可及——惟窃怪其似不读退之答《陈商书》，殆亦千虑之一失欤。天热维道履珍重。

生平　顿首

bbs.hlmbbs.com

1963年11月17日

知堂师：

两奉手教欣慰。前呈载于“文评”一文已被节去三分之一故欠贯串，致结尾尤劣，如此尚苦冗长乃费尊前半夕之功，惭荷惭荷。昔年曾妄谈《长恨歌》固当悔其少作，然东土既有杨妃墓又有其后裔一再流传，亦可异也，岂所谓事出有因者乎。兹附奉近作诗文各一首，亦天宝妆梳之类，恐知之者少矣。书不尽意，匆匆敬叩

起居

生平　顿首　十一月十七日

致周煦良*

1981年6月20日

煦良兄：

由《晋阳学刊》转到手书并新作，如闻跫然足音，为之欣喜。三十年代时曾一瞻对，若不提起，我亦久已忘怀了。叨在姻末，诚如来书所言，你我实是平辈，自不须“客气”。早年在津，曾晋谒叔弢姨丈，蒙借阅《清真词》校本，后来在京又屡瞻侍。今又得与兄讨论文字，何幸如之。细读尊文，已从实妄加删评，祈亮察之。拙作曾收入《杂拌儿之二》，似有创获，以佐证不足，难成定论，乃荷赏鉴，意外之喜也。同书有另篇说日本有杨妃墓两处，虽

---

* 周煦良（1905—1984），文学翻译家、教授。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和上海文联副秘书长。

此信原发表在1981年11月25日《晋阳学刊》第六期，题目为《关于〈长恨歌〉的通信》。

不可信，却可知唐代已有她未死于马嵬之风闻流传东瀛，否则古迹何来耶。即非旁证，亦是谈助。（篇名《从王渔洋讲到杨贵妃的墓》，文字拖沓不佳，而材料可用。）

文中引用我的话，已按原文校改了。我没有新材料，不能有新的说法。今略为申说二点，以供参考。

首先要明了《长恨歌》的写法。它和新乐府《琵琶行》不同，是婉讽，非直说，却当认识他的微言。在开首一段就有二点，（1）"倾国"。倾国原义并非美称，从《诗经》"哲妇倾城"来，以周代言之，则褒姒也。李延年歌，亦非完全赞美。后来转为美人之代语，不复有贬斥之意，白诗云"思倾国"自只可译为"他想找一个极美的美人"，决不能说他想亡国。下文还有"御宇多年求不得"，意更明显。——但是，"倾国"决非好事，头一句就这样说，字面非常刺眼，岂无深意，实双关语也。此即"长恨"的根源，所谓"入手擒题"。（并详下）（2）"养在深闺人未识"。不仅违反史事，且与陈《传》寿邸之言亦相矛盾，其为微隐无疑，所谓"讳国恶"，固春秋之义也。如依文章作法，却另有意义。寿王事，唐人并未深讳，如李义山诗中即两见。但如在《长恨歌》开首即点明之，以后的种种恋爱故事都说不下去了，即说来亦觉得乏味。讽刺而用微词曲笔，是此诗的特点。这种写法通贯于全篇。其写马嵬之死闪闪烁烁，仙山楼阁飘飘渺渺，都是同样的笔法。本意固是惩尤物，窒乱阶，却又不能扬家丑，显国恶，故褒贬互用，美中有刺，用现在语，是一种走钢丝的写法。

何谓"长恨"？来书言末二句乃诗人结语，不接杨妃，极是，诗人之意如何呢？我意已见前文者，在稿上抄引，恐说的亦不够。尊说在天不能作比翼鸟，在地不能为连理枝，所以为长恨，虽非杨妃之语，仍从李、杨二人姻缘来说，鄙意却不尽然。就文气说自然只可如此，否则不连贯了；就作意言殆非局限于二人姻缘也。

bbs.hlmbbs.com

夫男女离合，何关大体，况李、杨情恋，于开首，于中间（安禄山）皆非圆满，诗人胡为如此至感珍重惋惜？盖有深意存焉。窃谓实遥应篇首，宛转回环，所谓“倾国”也，此处当照字面直解，即其本义。由开元至天宝，由极盛而顿衰，在唐代实是翻天覆地的局面。安史之乱，继以藩镇，唐朝从此不振，与晋宋南渡不同，却颇似周室之东迁，特留于关中耳。则杨妃可比褒姒，安史有似犬戎，华清赐浴，骊山烽火，同在一处，宜乎古人谓之凶地也。家国之恨，较宫壶之辱更甚，则谓之“长恨”也亦宜。逞臆妄谈，不觉啰嗦，暂止于此。有《长生殿》一剧，文辞音律并工，却全不解《歌》意，曰“补恨”、“重圆”，又何长恨之有。此剧广传，歌意愈晦；宜乎鄙说之不受欢迎，而兄不弃，独申其说，诚为幸事。复颂

撰祺

俞平伯　六月二十日

附

周煦良致俞平伯书

平伯先生：

三十年代时曾在朱光潜家茶会见过一面，但没有机会请教，只恭聆了先生读了一首词。南归后读到先生论《长恨歌》的文章，使我顿开茅塞，后来每与人谈论此诗即根据先生见解阐述，但很少有人附议。最近草成《〈长恨歌〉的恨在哪里?》一文寄山西《晋阳学刊》，所憾的是先生的原文已找不到，即《杂拌儿》（收有此文的）也找不到。所以请《晋阳学刊》编辑部的同志将拙文寄上，请您审核，尤其是第一段是复述先生见解的，不能有歪曲的地方。

bbs.hlmbbs.com

先生提出的对《长恨歌》的看法，虽然事隔五十余年，我认为仍旧是对白居易这篇伟大作品的正确解释。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对《长恨歌》固然不采纳这个见解，即便陈鸿传《长恨歌》也未见得能说清楚“恨”之所在。拙文认为此诗末二句是诗人自己的结语，不是接着上面杨妃的话说的。故高鹗续《红楼梦》能得其五六，而陈鸿传《长恨歌》亦仅能得其八九也。

实际上我应称呼先生姻长，因为家叔叔弢续弦许夫人与先生府上有亲；因称姻长免使先生感觉突然，而具有封建味道，所以就称“先生”了，但“同志”二字总嫌不礼貌。祝先生健康。

周煦良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bbs.hlmbbs.com

致周颖南*

1978年11月30日

颖南先生：

承寄赠《海外庐诗》，极精妙，又不易得，感谢感谢。

我去年曾作一长歌七百言①。今寄奉友人谢国桢先生手写本。诗颇通俗，祈赐教。阅后仍希见还，却不忙，可从容时日。即候大安

俞平伯 上　十一月卅日

此歌末联后改为“即教退尽江郎笔，却扇曾窥月姊妆”，用玉谿诗意。

---

* 周颖南（1929—　）新加坡企业家、作家，1978年拜俞平伯为师。

① 指《重圆花烛歌》。

bbs.hlmbbs.com

1978年12月25日

颖南兄惠鉴：

前承潘先生[1] 惠赠《海外庐诗》，希为道谢致候。其诗清劲，反映时世，诚为佳作。十一月底曾寄一函附拙作长歌，计已入览。顷奉本月十六日手书，情辞恳切，兼惠玉照，不殊于高斋相晤，感谢感谢。仆于文艺平素爱好，未有专攻，耄年荒废，何敢称师，而足下念旧情深，爱屋及乌，示其谦冲，又未可固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窃自附于友生之列矣。如有垂询，当罄愚怀，飞航多便，企惠德音。近词附奉，复颂近安，藉贺一九七九年
新岁吉祥

平伯 顿首　一九七八，十二，廿五

1979年1月15日

颖南兄：

七日手书收到。谢公书法颇精，足下欲求书字，当为转达。我们本在东郊比邻，自我于七七年移居后相隔较远。近闻他往上海，未知回否。写件恐不会快。检得从前谢为我所写精楷花笺二纸，亦百年以上物。兄如喜爱，即可代为珍藏之。谢年未八旬，河南安阳人，在历史研究所，专攻明史（南明），收藏笔记碑拓甚多。其他不甚详。

承赏识拙作，颇有说着处而推许备至，以感以惭。但此题目甚佳，且非人人易得者，前人诗中似亦未有。流播海外自是美事。

---

① 潘受，字国渠。

bbs.hlmbbs.com

不知拟付何处刊出。我又怕印出有错字。如何办法，容再商。如决定发表，当另以清稿寄奉。附去舍亲许君词一首，春节怀台友人颇合时势，词亦佳，能为绍介刊出否？（许与我亲戚关系，迟日再谈）匆复，顺贺

春禧

平伯　一，十五，北京

1979年2月3日

颖南兄惠鉴：

一月廿一、廿六两函均收到。承赠刘画潘题册①，诗画并胜，印制亦精，谢谢。其他赐件，以海运较缓，尚未到。紫山遗集盼得细读，于其生前得兄为之印行，见友谊之厚，可佩。鄙人与抱一在"上大"共学事久已忘之，读兄《迎春夜话》始想起来。论诗一节亦仿佛可忆，当时虽姑妄言，亦幸无大谬也。未及通讯，遂隔人天，至感怅惋，兄必有同情也。

谢老在沪，闻不日归京。得来书后即去信，他写近作赠兄，兹将原件附上。如属他重写拙作长歌，恐未便再渎（因字数近千言）。兄如爱好其书，前寄之稿缓日仍可邮奉。存度高斋与在我处一样，异日可流传海外且识吾辈往还之初，亦韵事也。若女兄诗词，是我手写的一小册，兄如欲观之，他日当寄奉。

《重圆花烛歌》在何处刊出，依来书云云，鄙意以贵地博物院半年刊为宜：一则可影印手迹，无需校对；二则作此篇时虽旨在通俗，而仍多古典语，即载在月刊，亦难得普及之效。兄谓然否？该刊最近之一期，未知何时集稿？兄或知之。拟以手稿奉寄，祈

① 刘海粟画，潘受题诗。

bbs.hlmbbs.com

为酌定。又黄君坦翁去岁曾和此篇，有《后鸳鸯社曲》七言歌行约五百言，其词甚佳，可称抛砖引玉也。闻兄与之亦有文字往还。

去岁腊月九日，承诸老酒肆招延，引为光宠。座中有九六高龄沈翁，以愚年龄比之，渺乎小矣。王益知君初得相晤，所云拙荆能书小楷，亦过情之誉。我家与钱唐许氏本有老亲，她即宝骙之姊，亦喜涂抹，惟年岁已高，近更多病手抖。以承雅命，兹检奉去岁所书小幅，祈正之。

近得宝骙赠先曾祖曲园公中年所书隶体屏条六幅，盖在清光绪初，写赠先外祖许子原公者，日前摄一小影，奉上希存览（背面有字）。所写为《文心雕龙》。

前书为校误字，乃承采纳，幸甚。

匆上，即颂

春禧

平伯　二月三日

1979年2月21日

颖南兄：

来书均得诵。承赠紫山老人草书手稿亦于十七日收到，谢谢。紫山诗书俱胜，草书能发诗意，不仅学于髯。（释文用处甚大，却不免有些小错误，暇时当检出抄奉。）诗则由衷之言，称意而发，有崛强不羁风格；昭君怨词，见二兄相知之深，洵不虚也。晚作（八十自寿）渐近自然，尤为纯美。忆畴昔申江论文，瞬历半个世纪，渺若云烟，却因而与足下相知，来书中且引昔事誉为“师表”，“影响深远”，惭感何如。“因缘生法”，不可思议也。记读后初感如是。

顾老处已写信去代求墨宝，但他年高（八十六）多病，常住

bbs.hlmbbs.com

医院，不知能否如愿。

十七日航邮奉“歌行”稿三种，想必收到。属书跋语，洋纸本及照片上均不适宜，以另纸写附谢书之后，祈察阅。此文不甚流畅，却颇审慎，不夸大。例如结尾只言及文字因缘，不说海外流传或成佳话也。其他文字或有可解说处者如下。“重违雅意”——重违，以违为重，即不愿违，难违。“重”字仄声，读为轻重之重，非重复之意。“友生之列”——谦词也。师友之道本相通，但乞恕其僭妄，为幸。“藉展芹献”——“藉展”，借以展布之意。昔野人食芹菜觉其味美，而献之于君，其实芹菜并不必好吃，只是乡下人的意思很诚恳，亦是谦词。以上所云原非书信之体，以承虚心，殷勤下问，故言之不惮烦耳，乞谅之。

又寄上昔（约1974—1975）在京东郊永安南里小影一张，背后附书。

小照底片一，今附上。照得不太佳，不知放大如何。以一页见赠即佳，底片可留尊处。曲园公书于光绪初元。所写为《文心雕龙·原道篇》。以尺寸较大，不易完全照出。他日拟一试之。王益知君曾来，有此意。来书言七二年在行丈处与他相识，不知其地为香港，抑在北京？兄何年到过北京？便希示及。孤桐老人昔在北大讲授《逻辑》时，我曾受业，称之为师，一九六？年曾一度晋谒。他与黄君坦亦非常相熟。

潘翁和诗，写作并佳，细读更倾佩。其第一首叙事。第二首推展开来，山川人物，兴怀故国，只推许备至，令人惭汗。五六两句，情景双融，取喻微禽而意极深厚，诵之增感。乞晤时再为道谢致候。

拉杂书之，已甚长。敝处粗安。容当续寄。即颂

近安

平伯　一九七九，二，廿一，北京

bbs.hlmbbs.com

1979年3月1日

颖南兄惠览：

迭奉三书，其第一书中述兄美意，拟为我印行旧诗词选，但此事骤难决定，当徐图之。诗稿残佚，不易整理。词稿不多，将编成两卷，现尚缺序文。此等书恐知者甚少，不易推销。词集如以手写本影印，亦无标点。兄意如何？盼续示知。

今附奉紫山老人草书释文“校记”一页，又《临江仙》词并注，乞察收。来书中附件均已收到，知兄最近活动情况，为慰。另寄之件，则尚未收到。

十九、廿二日两书，同日收到，甚慰悦。前有“五四”纪念诗十章，其稿误封入寄美国周策纵书之封套内，承周君来信，正拟复书，知已由王润华君接洽，想此件不久可转到矣。此诗迟日将在香港《大公报》刊登，先以稿本尘览。策纵字弃园，不久来星岛，两君可以晤识。

《重圆花烛歌》如何付印，我无定见，可随兄意办理。能够流传，总是佳事；本是闲文，亦不甚急也。

承惠赠佳笺数种，先此道谢。

上月另寄一函，在歌行稿本之后，谅已收到。其中有小照相底片等等，近航邮甚速，廿二寄书，廿七即到，虽隔万里，不殊咫尺也。

在《书谱》介绍拙歌，避免敏感性文字，极为妥当，谢谢。

草草不尽，即候

近安

平伯　三月一日

bbs.hlmbbs.com

1979年3月18日

颖南兄惠察：

迭奉三书并佳笺，感谢感谢。其述及兄生平之刊物，则尚未递到也。所传雪芹诗句难定是否原作，而顾翁墨迹堪珍，良朋酒边致赏不虚矣。拙词稿序昔年承叶遐庵丈手写，惜佚于丙午，拟从《矩园馀墨》转录，不另烦人如来书言，亦不拟作自序，只跋识数语耳。近见去年港刊《书谱》张人希文记弘一师刻印跋中有一字未审，愚意即宧之省文，详另页。匆复，颂近安

平　启　三月十八日

1979年3月25日

颖南兄：

前复书附释“㔾”字，谅已先到。寄来八日书，到在九日书后，故未提及。兄拟印行拙词办法，感谢。港《中华》不知要否。词稿宜正式发行否，尚待考虑。若在南洋印行作非卖品，则又须烦兄费神。此事非急，容缓图之。有内子写本，尚未完成，知念附闻。

曹诗客观存在，将来可知真假，兄言极是。来信已转致顾老。

“五四”纪念诗稿，已看到否？如要此稿，我处还有，可另寄奉。发刊之期不远。《重圆花烛歌》谢写本字很小，添注之字更小，附跋与诗又长。我看《书谱》版面有限，亦相宜否？我自写的字大，而页数颇多。以哪个为宜，兄必有斟酌，我无定见也。匆颂近安

平伯　一九七九，三，二十五

1979年4月7日

颖南兄惠鉴：

上月杪手书诵悉，航邮迅速。国渠先生诗雄伟，与题相称，甚佩，希为道意。策纵君南飞，知已欢叙，一见如故，诚可喜也。拙稿系复写，殊觉不恭，又不便保存，惟注较详耳。兹另书清本附奉。又三十年前旧拟挽联，其稿久佚，顷有人录示，一并尘睐正。前云寄来文件，述兄生平，亟想读，却未收到。匆颂

近安

平伯 启　一九七九，四，七，北京

一九四八年挽朱佩弦先生联

三益愧君多讲舍殷勤独溯流尘悲往事

卅年怜我久家山寥落谁捐微力慰人群

1979年5月1日

颖南兄：

上月十五日手书欣诵，兄之传记两种（一另邮）均收到，藉识生平行迹。蜚英海外，为国增光，忝在交末，与有荣焉。与梁披云同照，先得识荆，为幸。梁先生六月将游北京，拙编词稿印行事，当与商量。惟其词俚质，所谓“下里巴人”，室人久病手抖，笔迹亦弱，乃承群公美意，多费纸张，殊觉惭愧，幸得流传，兄之惠也。前寄书谅已先到。歌行用谢公写本，末联犹是初稿，我自写本有改稿，兄如作文绍介，希叙及之。如致谢书，由我转去

bbs.hlmbbs.com

亦便。“五四”在迩，有一纪念座谈会拟勉力赴之，平时甚少出门。匆复即颂

大安

平伯　七九年“五一”节

1979年5月12日

颖南兄：

二日手书欣诵悉。

我的“五四”诗已在港《大公报》刊出，想已看到。我近看了些材料，将注文补充，正文亦稍有修改，关系不大。

谢信尽可由兄保存。或已和他通信。

我近对于诗歌有些看法，认为旧瓶可装新酒。但装得好，也并不太容易。想到的有下面几条：1. 多用白话句法。(如唐诗“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便是一例。“无”古音如“模”即今“么”。) 2. 少用辞藻。3. 不用典故。(最通行人易知者除外。) 4. 思想清楚，情感健康。附奉二诗请看看是否合于上述条件。第一首纯粹白描。第二首“兰菊”虽有典故，但不知亦无碍阅读。我与圣老① 谈文，引为至乐。

梁先生来京，当与之款谈，词稿想即交给他手，最为稳妥。但兄是否能看到？祈来信告知。书印成后寄到这里，不知有妨碍否？

匆复候

近安

平伯　五，十二

---

① 指叶圣陶。

1979年7月2日

颖南兄：

十四、廿五日两书均诵。托王益知君寄奉拙稿照片，谅亦已检收，欲添印那一张，或要底片，希随时见告。许君词承为绍介刊登，谢谢。港报已为转致。叶老请人画迎客松并题诗相赠，其意至厚，俟他日飞来，当共图畅叙也。此次人大政协开会，发言踊跃极盛，为赋小诗，不拟发表，另纸录奉。章老已允书，亦忙于开会，顷甫毕也。即颂

近安

平伯　二日夕

1979年7月10日

颖南兄：

七月二日两书同时收到。子恺遗诗昔未见。潘和叶词①，情辞并胜，以上片末段用“石林”、“庐阜”切合本题为尤佳。海外诗人当为巨擘矣。承示，谢谢。

章老写件附上。甚工整，耄年作此亦很不易。兄当珍之。或寄一笺相谢亦妙，当为转致。

披云君未来，印词稿事本不甚忙，可从容相待也。匆复即祝

① 潘受和叶圣陶之《水龙吟》。潘词如下：

鸡鸣风雨神州，文章何遽非匡济。一身出处，百年怀抱，笔锋摇曳。藻绘江山，雕镂人物，澜翻无已。看石林老宿，巍然坛坫，如庐阜，参天髻。

天下三分鼎峙，决存亡，牧猪奴戏。往宁可谏，来堪追也，相期献替。倦笔重麾，扫清六合，不留纤翳。抚旧桃新李，陶钧后学，是先生意。

bbs.hlmbbs.com

健

平伯　七月十日

1979年7月26日

颖南兄：

日前寄一航邮，廿四日海递挂号寄奉摄影底片十八张，计次第收到。

廿五日接到七、十九一书并拙稿两种复印本，精良之极，云可“乱真”确也。奈“真”并不必佳何。感谢感谢。

近日连得兄寄书，甚欣。只是书中未言及曾收到章元善先生手写诗稿，是否遗失，颇以为念，祈复示为盼。渠已年高，书写不易。

何其芳君卒于一九七七，遗稿新刊为咏二绝，故第一首三四句云“晚岁耽吟怜锦瑟，推敲陈迹怕重论”。其夫人牟决鸣女士，从事民间文艺工作，读之感动，答和二章，兹录其一：“昔曾同步延河岸，光景依稀似昨天。如水年华流不息，只馀悲痛在人间。”中有真情，亦可取也。观首句，他们是在延安时相识的。

李宝森君与寒家有姻谊，能诗词。日前来晤，并谈及佛教，亦颇有味。

照片只十八页，与前题二十不符。如采用原题，兄可写一跋以说明之。如何？封面拟另题，不用“如影”二字。

我近体粗安，不多书。即候

近安

平伯　七，廿六

bbs.hlmbbs.com

1979年8月13日

颖南兄：

得八月五日书甚详为快。附寄各件均已细看，知荣获文化基金证明并见于电视，扬声海外，良堪喜慰也。

上月廿四日寄奉胶片（挂号，由海道），计不久可收到矣。

昨晤梁披云之长子仲虬，来京为商洽画展事，我词稿事已初次谈到。

题何其芳诗稿诗，载《大公报》，附奉剪报。又曲园公手写隶书屏条摄影一页并奉。原件作于清光绪初，已逾百年矣。原藏许氏，宝骙于去年赠我者。

《重圆花烛歌》将在《书谱》刊出，为慰。

日本汉学家幸次郎专攻杜诗，来华访杜迹，其诗文均佳，在异域中诚为难得。

我处近况还好，天热少写作，匆复即候

近安

平伯　八，十三

1979年9月4日

颖南兄惠鉴：

方寄一书，即奉两函，藉悉文艺界近况，为荷。照相底片已检收，印本谅不日可到，当另作复。近黄君坦兄以诗索和，别纸尘览。原诗有注，迻录如下：“徐菊人闰位之某年，与梅畹华同时获授美利坚某大学博士学位。或以语陈弢庵，太傅笑曰，可谓春兰秋菊一时并秀。”语殊隽妙，可入《世说》。拙诗第三句谓其与

bbs.hlmbbs.com

名昆伶韩氏① 同名也。匆颂
近安

平伯 启　九月四日

1979年9月19日

颖南兄：

手书又惠示潘伯鹰长歌，谢谢。照相底片收到后即复书，印本却仍未到，想海递迟缓之故。《书谱》第四期已看到，印出是我的手书，而尊文则云谢书，两歧令人迷惑，似须在下期更正之。鄙意即此已足。《书谱》本以翰墨为主，长篇歌诗无关于书法者，则不刊亦可。且此刊排植错误极多。如此期登载章太炎联，释文“却穀”与原迹不合，全不可解（当作“郤縠”，名见《左传》）。若排印拙作，恐有错误，愚亦不甚放心。匆复颂
安

平伯　九，十九

闻梁披云君将来京。

又此刊尊文中有二误字。第六页，在引我信札的第一行“谈大著”，谈是读字之误。

又本页倒数二行“亦其谦冲”，亦，示字之误。或可检对原件。又及

① 指韩世昌。

bbs.hlmbbs.com

1979年9月28日

颖南兄惠鉴：

两书俱诵。拙作歌行兄为影印甚感。全文七百言亦颇长。《书谱》主要为影印手迹、古刻等，而不在于发表诗文。如占篇幅太多，亦不甚相宜。故前书“即此已足”。谢公手书如影印一段，亦妙。此间航空平信方便，如寄挂号件在另一邮局，比较麻烦。前寄《重圆花烛歌》定稿，即以相赠，无须寄还。潘老赐和诗幅，顷悬在客厅，宾友观者均赞美之。惟多溢美，殊觉愧对。

梁披云君到京，廿七日午约他在附近饭庄小叙，同座有叶圣陶父子、黄君坦、王益知、袁绍良等，亦难得之聚会。词稿已面交，梁允为规划出书。拟用中国纸印。篇幅不多，只是一本小书耳。承兄介绍，为感。梁于国庆后，即拟离京。

承寄各印本，盼得观，却均未寄到。

近体粗安，亦颇忙。十月将开各种会（如文代大会、民主党派会），恐亦只能偶到应卯而已。即颂

秋安

平伯　九月廿八日

1979年9月30日

颖南兄：

惠寄《如影》印本一册已到，多谢。其他两种想次第会递到，可释念。看印本极精，所谓有黑点者只是少数，可谓成功矣。承寄我多册，当酌付工本费，惟此地汇款不便，当徐图之。

曲园公隶字屏条，梁君拟刊在《书谱》，属写跋文，抄如下：

bbs.hlmbbs.com

我家与钱唐许氏连姻于清同治癸亥，瞬及百二十载。此隶体大字《文心雕龙·原道篇》屏幅，乃曾祖曲园老人为我外祖许子原公所书，未署年月，审其起首印文，考诸行事，盖中年经意之笔也。许氏珍藏，绵历三世，及一九七九年一月戊午腊八日，宝骙弟伉俪偕临惠赠，以存先世之谊，俾云仍永宝，意至厚也。已未中秋。

原文未载：

起首图章用"玉音，写作俱佳"，记清咸丰帝语，乃中年所用；晚年于光绪癸卯以后，则用"重宴鹿鸣"。此为一证。又我外祖于光绪朝，二十年在北京，后回到苏州，任知府。此盖北上以前书赠，非南归后也。此是二证。书写年代，当在清同治、光绪之间，已逾百年。

国庆节家人团聚，亦颇热闹。十月将忙于开会，我不能多出席，但心神亦较紧张，馀俟续寄。即候

近安。附书博笑。

平伯　九，卅

1979年10月12日

颖南兄：

二日、四日来书次第收到。惠寄之《如影》两次六册均收到，赠人已足够，感谢。《重圆花烛歌》印本尚未收到。如有需要，当另致书。不收印费，极荷。

前书所云挂号不便者，指北京情形而言，须在指定的邮局投寄。若由国外用挂号寄来，并无不便，且更稳妥。以后惠寄之件，如较慎重，仍以挂号为要。乞注意！为荷。

《书谱》如续载谢公写本手迹片段，则与尊文相应，最合理想，

惟拙稿本是俚言，弥觉惭愧耳。

近日民主党派各开大会。月底将开文学代表大会。我因病不能多出席，但亦不能不往，因之亦较忙。

赵朴初谈佛学甚精，尤以“无始、无常、无我”缘起云云为扼要。匆复即候

近安

平伯　十，十二，北京

1979年10月17日

颖南兄：

十月四日书诵悉，前已简答。日前收到惠寄《重圆花烛歌》印本五册，又丰子恺年表，多谢多谢！

拙稿尚需十册，仍希挂号由海道递寄。此间收领亦无问题。叨在知爱，谨遵嘱勿缴费用，十分感谢。原稿前寄奉时，未有题跋，今补写一纸奉上备览。若有新装本，或可附在后面，则较完全。

尊作《潮音花雨》一文，圣兄来信赏之。我亦以为朴初谈佛理，殊精要。“无始、无常、无我，因缘生法”，盖尽之矣。兄谓如何？

晤国渠先生祈代问安。和章过爱溢美，使我惭汗。然至赏其“杏梁冷暖将雏燕，麦垅阴晴唤妇鸠”二句。偕住河南息县东岳一年，情景如画。潘公或未知，却能暗合，盖诗心之微妙也。

馀不多书，即颂

大安

平伯　十，十七

P. S. 年表活泼动人，亦有小失。

原册末页末行图章色黑不明。如另复制，设法遮住反觉清朗。可否？然乎？

bbs.hlmbbs.com

1979年11月26日

颖南兄：

日前庄明理先生偕令爱、令婿过访，并赠以闽中桂元，感谢感谢。计程抵香港，想已一家欢聚矣。

承惠寄拙著《重圆花烛歌》十册已收到。谢谢，比前印更精美，附跋亦较完全。以赠送友人，亦暂够用。《如影》仍请惠五本来，已详前书。寄去《文学评论》等想已收到。

我近体较弱，行步不便。连开两次大会（九三学社与文代）各出席数次而已。港报登有照片。又有访问记，乃老友王伯祥之子湜华所作，尚无大误。今将剪报附上备览，其中有我的照相，未戴眼镜。

《书谱》已否续出？如何更正，盼得读。《古槐书屋词》稿交给梁披云君，亦尚无消息。

周策纵君来书言明年夏天威斯康辛大学要开红楼梦讨论会，约我前往。我年老有病，且旧业抛荒，自不能去。此书问题复杂，恐议论纷纷耳。

匆布不尽，即候

大安

平伯　十一月廿六日

1980年1月1日

颖南兄：

久未奉书，顷得十二月十四日来信（此信航邮颇迟）为慰。令爱家萍前在京把晤，知已去锡兰。其地我于一九二〇欧游经过之，

bbs.hlmbbs.com

极佳胜，惜旅游匆匆耳。知已为伊等安排入境，想亦多费心神。一家在香港欢叙，亦是佳缘。

《月色潮声》之附记已得读为快。圣翁的意见与我相同。顺便说到，我于十一月上旬曾寄一航邮，内有《文学评论》我写的《论如何欣赏诗词》小文，其中即言吟咏之重要，未知收察否？此次复书未曾提到。

拙词影印事，披云兄自福州来信示以情况，已决定用西洋佳纸印，以书复之。如此则今春或可出书。篇幅不多，即用洋纸亦不会甚重。知注，附闻。

丰子恺遗集、年谱知将印行，甚善甚善。要我写字当然可以。看来书，要写几个什么字，不甚明了。圣翁已写上册，下册如何？望将文字、格式见告，即可奉上，但恐未能另写文字也。

《唐宋词选释》于去年年底出书一部分。拟销海外之精装本尚未出。俟书来后，拟奉上一册。又拟送潘国渠先生一本，希为转致。此书出版，极其缓慢，好在我本不心急。

《如影》印本不知尚有否？如复制方便，希再惠四、五册，亦不必多。

红楼梦讨论会将于六月中旬在美国威斯康辛开会，策纵来书意甚恳切，我自因衰病未能去，负此佳约。但总需写些诗歌文章以酬远人之望，亦不能草率，故颇费心。

我家均粗安。我手脚均疲软，亦只对对付付。虽可不上班，亦并不闲。匆复，顺贺

年禧

平伯　一九八〇，一，一，北京

bbs.hlmbbs.com

1980年2月8日

颖南兄惠鉴：

上月卅日手书诵悉。猥以贱辰，承赐隆仪，情意拳拳，不胜感谢。驹隙年光，已逾八十，马齿徒增，无足称者，弥觉惭愧耳。拙编词选俟书来后即当寄上。前惠《美术家》杂志，内有子恺翁画多幅，欣荷欣荷。我患耳聋多年，近有专家为配助听器，或可较便。附上诗笺二纸，其一为内子学制，并尘吟粲。即颂

春禧

平伯　八〇年二月八日

鹧　鸪　天

几度沧桑老此身，雁行聚散各前程。梨花庭院迷离境，俪影楼台历碌心。　　愁雨雪，感晴阴，农村广阔记犹新。友人相过居邻好，汲井分柴助我勤。

《鹧鸪天》词，颖南先生两正

许宝驯　一九八〇年

昔年有以《浮生六记》作者沈三白山水画属题者，其人其事已悉忘之。原画不知今归何处，诗亦久佚，忆中尚堪仿佛，即录寄颖南兄吟粲。

七　　绝

燕翼栖迟萧爽楼，中年家室感凉秋。(原题有年月故云然)
流传几笔倪迂画，想见升平异代愁。

俞平伯　一九八〇己未腊月交庚申春

1980年3月29日

颖南兄：

廿日手书诵悉。此信到得甚快。知堂《十山笔谈》，益知曾以示我，今原稿得兄保存，可谓“物得其所”。又闻将在《南洋商报》刊出，俾得传流，尤为胜事。所写按语简明扼要，“有现实意义”，读之甚欣为荷。

词稿付印，近无消息，承为函致梁公，谢谢。披云前曾有一书来，复书告以洋纸可用，却无回音。他或事多，不喜作书，如兄前书所言也。兹将原笺附奉一览，阅后不须寄还。当徐徐待之，勿急于催询也。

我近仍疲软，不好不坏，不忙不闲。如是而已。偶或弄笔，今附奉联语一纸博笑。附注于下：

我初来北京寓东华门，时梅声名方盛，贴演新排《黛玉葬花》于市场吉祥戏院，得往观场，未相识也。五十年代初，在文联始得晤面。曾同萃华楼酒座，我有一文谈《牡丹亭·游园惊梦》者，君颇赏之。拟联未及尘睐，而君之艺名已千古矣。旧稿忆录书之。

匆复即候

近安

平伯　三月二十九日

P. S. 信未发，想起一点。文固甚妥，却有一句：“估计在四十年代与五十年代交替之间，距今大约有三十年的历史了。”这“四十年代”不知有什么依据？文中或有之，我虽看过，已不记得了。据我回忆，四十年代他不会写这篇文。四〇——四五，北平沦陷，他在伪政府做官。四六——四九，他在南京监狱（四九春

夏南京解放）。若在次年作文，已是五十年代了。因此我拟改为：估计在五十年代之初，距今约有将近三十年的历史了。兄谓如何，希酌定。

平　附书

1980年5月10日

颖南兄：

上月廿九日手书欣诵。《古槐书屋词》已看到样本，甚精。披云兄已回，想兄处不久可收到。闻此书仅印500册，想销售或不难。

前奉俚句，有自嘲意，乃戏笔耳。承以诸家合绘之《富贵耄耋图》属题，大是巧事，而意境有差别。今改写即书于所惠金笺，补祝双寿。他日装裱，幸得附骥。

又知拟将前者赠兄之《重圆花烛歌》稿本裱成手卷，谢谢。雅意盛情，亦是韵事。但原写在洋纸上，未知可用否？得潘老宠题引首，又蒙赐跋，语质意深，概括得要，不胜感佩，祈多为致谢。附来佳纸收到，足够用了。征题似稍有问题。

我素寡交游，在京之文章老辈亦只相识耳。年来常与叶圣陶、黄君坦二翁通信往还。圣老尚健而目力近来很差，看书需用两镜（眼镜、放大镜）尚只能看四号铅字，且事情多，可谓贤劳。我亦不敢轻易去打扰他。黄翁对拙作前歌，极饶兴味，曾为赋《后鸳鸯社曲》，词多溢美，记叙甚详。兄曾见否？记王益知先生曾携示黄公手写此歌，字迹精良，想亦寄港者，不知此件今在何处。如得之，与拙作合裱，再请作者题写数行，足为俚言增重矣。又由我请人题识，似有自我欣赏、希人赞美之嫌，不如兄径自请之，更为得体。我可从旁襄助，并送纸去，如何决定，祈续函告，为荷。

bbs.hlmbbs.com

圣翁如能写几行大字亦大妙，兄不妨询问之，却不宜勉强。匆复不尽，即候

双安

平伯　五月十日

附上近题与圣老合影小诗一首。

P. S. 又寄来宣纸，比我原纸，纵处较高，是否适合？前游青岛诗，佚而幸存，兄为复制多本，俾广流传，甚幸并感。

1980年5月26日

颖南兄：

两书次第收到，为欣慰。赠圣翁诗似寄了二份，耄荒可笑。承抄示旅日吴耀堂先生赐评拙作《青岛纪游诗》，谓可比陶诗自是过奖，不过此篇平实，一气呵成，亦与其说相近。且承校正韵脚错字（我并未看出），可见阅读之细。海外赏音，得之非易，通信时希代为致谢。

知堂稿费，似可给他的儿子丰一。但我并未和他来往，不知其住址，已在设法打听中。如知其住址，即函告。

《古槐书屋词》虽见样本，未见出书。兄于通信时可顺便问问，说他懒得写信，恐是对的。（定价多少亦不知）

第二函内容丰富，承示手卷实况为快。我与黄公既各有诗，不必再题。叶老如惠题，当首列，后面再请人题。人选请王、黄二公商定最妥。我意不必太多，有二三人足矣。装裱时后面留纸，以备他年征题。兄当亦谓然也。

伯鹰遗集得兄收藏可谓适宜。潘老题诗雄健悲戚，佳作也。用“九儒”灵妙。元人有“九儒十丐”之说，恰应今语之“臭老九”。诗中用典，人每不喜，其实用得恰当巧妙，亦是很有趣的。且一

bbs.hlmbbs.com

语可包数语，而白话不能。注中引原作《读白傅诗》“老寿曾何慕，高名亦等闲”，三复诵之。我与凫公亦有交往。于五十年代，有《赠平伯》七律，未知收入集中否？如没有，当抄奉。其人多才多艺，可惜可惜！

近从友人处复得内子于一九六〇年所制昆曲谱，我所书，已照相尚未毕。他日如能复制为一小册，可留鸿迹。兹附奉题跋，览之可知其详，是未定草，有挖补处（我拟另书），只盖一章，未写上款，不必存留也。拉杂书之，即候

近安

平伯　五，廿六

1980年6月10日

颖南兄：

一日书收到。先谈题卷子，其事颇有进展，分别言之。(1) 我写了一小张，只五十字，说明改本与谢抄不同。我并不想写，只是此点若不提，恐后之览者疑惑。此页应裱在我原跋之后，黄君坦诗以前。已交给益知。(2) 益知做了二诗，其稿我看过。(3) 君坦另作四绝句，为他的《后鸳鸯社曲》作解释。(4) 圣翁亦赋四绝句叙交谊，作诗经过，朋辈流传，足下珍藏，非常圆满，盖老人得意之笔也。(5) 闻张、夏亦将填词，益知当知之。看来这事弄得很热闹了。顾老患病，近不知出院否，我想不宜去搅他，或缓些时再说。兄意如何？以长度论也就够了。各件我想均归益知收齐，然后汇寄尊处，这就不会有疏失。

寄来知堂遗稿印本收到，谢谢。稿费似宜寄给其子丰一，地址如下（略）。此地址亦系打听来的。我和他未有交往。

《文成公主》昆曲谱拟缓印。因此故事与作者、昆腔谱法，大

众不甚了解。即使印出，观者恐亦茫然。盛情感谢，请俟他日。

承示潘集中有关于我的极详备，亦分别奉答如下：(1) 次韵两律句，我原唱即见《如影》(1947“暂阻城阴”)。(2) 题《遥夜闺思引》四绝句，其手迹在我处，兹将文字不同者附书于后。第一首“总”，手稿作“隐”，好。第三首“搏”笔误，当作“抟”。“在阳阿”，“在”当作“立”，手稿均好。胡女士诗，我处亦有之，不必甚工，从略。(3) 凫公另有一诗题曰《赠平伯》，是一首风华绝妙诗，恐为集中所仅见。何以不入集不得知，或者为它太漂亮了。手稿我一向宝藏，后竟佚去，凭记忆录奉，或有一二字之差而大体不错。可示潘老，作集外诗读，亦海外之佚闻也。拉杂书之，不尽。复颂近安

平伯　八〇，六，十

P. S. 闻圣翁到任，有十五老人参加，合一千三百馀岁，盛会也。与叶摄影，圣翁云径寄尊处，或已收到矣。

故友潘伯鹰于五十年代手写一诗见赠，写作并佳诗尤姝妙闻。颖南云未见其玄隐庐遗著中，爰为忆录可作集外诗观也。

潘伯鹰七律（赠平伯）

绝代佳人窈窕妆，绡衣空縠九秋凉。蛾眉学画痕禁瘦，凤纸传心语苦长。针线迟逢中妇怒，羹汤热畏小姑尝。人间只有江南月，觧照芙蓉叶上霜。

庚申四月槐居士抄

1980年6月28日

颖南兄：

六月间两书均收到。潘老所藏《大观帖》能得影印流通，诚

bbs.hlmbbs.com

为盛事。其中草体字多，恐知之者少。兄之大文及益老文均得读为快。其他各件亦得读。端阳佳节诗会，兴致很好。我近只写一应酬诗，另纸博笑。闻原件有在港影印之说，兄他日当可看到。第二书中附圣翁题诗复制，此稿前已看到，今观手迹尤妙，谢谢。已置诸外室玻璃板底下，俾来客同观。

圣翁诗概括周到，情理双美，以弁诸家题咏，足为俚词生色。他年流传必成佳话，如来书所言。我以为第四首尤好。其二句逆挽第三首朋情之盛，三四句归到本题重圆花烛，且为兄伉俪祝福也，妙在不露痕迹。黄公赋三诗作笺注，绮丽之笔，写作皆美，不日兄当见之。我的俚词得之为幸，只装点太多，未免惭愧耳。另有一事，谢老日前来寓，将兄前赠我的手卷复制携去，我即赠之，他日我仍可得观卷子全貌也。他说要题写，我给了他一些纸，却未见写来。

披云兄因事来京，得晤。《古槐书屋词》出版，第一批我得十八本，以二本海邮寄奉，其中之一册请为转奉国渠先生。于十七日寄出，恐海程迟缓。又前编《唐宋词选释》早应奉赠，奈精装本极慢，至今日始见。益老云，由港转寄较便，我拟托其代办。亦是两本，其一请转给潘公。今岁有两书出版，可称幸遇，距《红楼梦研究》行世，二十八年矣。贡献既少，亦未必佳也。

知堂遗稿稿酬，郑重处理，甚善。

我近况还好，极少出门（如端午节陶然亭诗会不赴），在家却很忙，人或不信也。匆匆不尽，即候

暑安，酷热珍重。

平　六，二八

bbs.hlmbbs.com

1980年7月14日

颖南兄：

拙见鳞爪，梁君见赏为愧。其文笔清简，以写杂文当有可观者。承惠“红”会文件，首尾完整，阅之有味。论文中似以余英池、潘重规为较好，未知然否。“红学”索隐派祖蔡孑民，考证派宗胡适之（虽骂胡适，仍脱不了胡的范围）。考证派虽煊赫，独霸文坛，其实一般社会广大群众的趣味仍离不开索隐，所谓双峰并峙，各有千秋也。于今似皆途穷矣。索隐，即白话“猜谜”，猜来猜去，各猜各的，既不揭穿谜底，则终古无证明之日，只可在茶馀酒后作谈助耳，海外此派似尚兴旺。考证切实，佳矣，却限于材料。材料不足，则伪造之，补拟之。例如云曹雪芹像有二，近来知道皆非也。一或姓俞，一或姓潘，而同字雪芹。殆梁所谓“走火入魔”者欤，拉杂书之，以博一笑，不足为外人道也。

寄来新刊《书谱》收到，谢谢。内容充实，较上海之《书法》为佳。大作与益知文均得再读。《大观帖》近归潘公，物得其所，更得流通海外，胜事也。

七月三日附件收到。梁君两文备承赞誉。《词选》有精装本，备销海外，或已上市。曾寄两书（各二册），一自寄，一托益老寄，知尚未收到，为念。剪报中有一张（六月三十日商报）磐斋文，小标题“霍克斯旧梦难再”，这一段叙述，我全然不知，甚为不解。如说我坐在凉亭里，悠闲地读《浮生六记》给学生听，即无其事。我只在早年标点《浮生六记》而已（此书将重印，人民文学社出版）。讹传如此，虽无关系，亦可笑也。陈毓罴转述我的话是有的，然恐不为大众所喜闻也。

前者兄托我请顾老写字，我只将纸送去，转述仰慕之意，未

bbs.hlmbbs.com

及其他。当二十年代之初，顾和我讨论《红楼梦》，以后即未再谈。及至写来一看，即此补拟之作，颇出意外。（吴曾邀我与顾老作证。）即转寄兄，而申明我表存疑，以诗虽尚佳，而来历不明也。今吴、周之争，周则勉强交代，吴则盛气凌人，不知尚有后文否。我未参与，亦听之任之耳。

承嘱写字不难，而措词匪易。顾认为真笔，可以应人书；我知其拟作，即无从再提。确证其伪，与顾书对照，显彰友人之失；含胡其词，愈增来者之疑惑，即所谓"不必要的争论"也。以有此困难遂未能应属，务乞谅之为幸。佳纸自可留作别用。

陕西西安将办一刊物曰《诗华》，专登旧诗词、随笔等，此三十馀年所未有。如果实现，可供海内外爱好文艺者之阅读，亦盛事也。有新作自最佳，我恐只能检旧作以塞责耳。

梁披云兄昨来寓，在京治病见好，下星期将返港澳。拙编词闻尚未出售，并云将赠各报，以备宣传。

《海洋文艺》第七期一一八页有我外甥（本名徐家昌）绝句四首，题我前刊《青岛纪游诗》。其诗不能全美，亦有几句可取者。

馀不多书，即候

近安

平伯　七月十四日

1980年8月10日

颖南兄：

七月底曾发二函，想次第收到。八日之对海外广播，未知能收听否？尊文拟刊《海洋文艺》，甚善。此刊编辑潘耀明（笔名彦火）时常通信，前在此刊发表《青岛纪游诗》，错字甚少。八月一日书收到，内容丰富，得见潘公相片为欣。所拟手卷次序甚妥。沪

bbs.hlmbbs.com

上诸公赐题自当列在后面，其中有郭学群，乃啸麓先生之长子，我的外甥，比我只小数岁。君坦诗之第二、三首叙与郭氏戚谊极详。蛰云即啸麓（名则沄）。诸公所题自是琳琅满目，而对愚夫妇宠誉有加，未免惭愧耳。手卷如何复制？如仍是卷式，恐费工，而阅读亦不甚便。如装成册，又恐长短不齐。兄必有斟酌。

有一事较重要，从复制本看出我原题有一字误书“郤”当作卻。右旁之“阝”“卩”本是两个字。今将原件剪寄，请在原稿上用墨笔加以改正，至荷。检前奉原歌写本及其复制本均不误，可以参看。总是年老荒失。当时书写并未看出，这次方才发现笔误，可见复制技术大有用处，而细心检对之不可少也。

陈秉昌诗得读，诗思清楚，颇佳。益老寄件似由他转至尊处。益老住院，曾来书云尚未动手术。

香港文学研究社出一丛书，其中有我的选集，未知见否。“前言”写于今年四月，亦颇佳。

嘱写六三年歌行已就，恰好用寄来的冷金笺半张，附奉希察收。

北京前些时很热，交秋后稍凉，室内在二十八度左右，希释念。我近体还好，只人很软弱，工作不能耐久。馀容续谈，不一。

即颂

近安

平伯　八月十日

1980年9月3日

颖南兄：

上月十九、廿四日两书次第到。知所写歌行及《词选释》均已收到。此外尚有从海道寄递之两种：（1）港《广角镜》剪报，

bbs.hlmbbs.com

(2) 新印本《桐桥倚棹录》是我看过之本，上有些涂改。如收到后希来信。

又于上月底寄一书，内附英文广播稿，谢刚主翁手书诗稿，想已收到。

近因政协开会较忙，遂迟复。我前信云装成册者乃指复制本便于阅览而言，若原写自宜装成卷子，与兄意相同。谢公之诗咏北戴河，念及鄙人，未知如何安排。

《词选》早拟寄奉，先以精装本迟出，后因邮递辗转耽搁，半年后方到，甚可笑。此书曾于一九六三年试印二百册，其后拟修订之，经过文化革命，其底本幸未遗失，遂得加工重印出版。鄙意说诗不宜过繁，只当精益求精，并非多多益善。喧宾夺主，反使本旨混淆，读者疲劳。因之觉得比过去的《读词偶得》等书或者稍好。圣翁之言亦略同，从何处引来，便希见告。深入浅出并不容易。如读古词有未了者，可来函询问也。

《海洋文艺》八期，我处先已收到，又奉到复制品，已够用了。引我的信，"友生"误作"友先"。与我通书接洽者潘耀明，是一编辑，非主编。我的选集，即由他购赠。原是一丛书，列作家颇多。以询圣翁，亦云不知且未见，盖偷印也，然亦大佳，便于流通。

港星间相距甚近，我于一九二〇年曾到，而书刊交流似不甚方便，是海关检查之故欤?《古槐书屋词》承披云美意，我怕他亏本，能销售就好了。谈出版一文是否在《书谱》刊登?细看后又有些修正，附在另页。暂不改动亦无碍，俟将来收入集中，改亦不迟。所改亦不多。

黄公转来上海陈兼与《贺新郎》词，今奉上。据云"年八十有四，夫妇齐眉，吟兴甚豪"。想兄不日亦可看见此作。群贤济济，想卷必甚长。

bbs.hlmbbs.com

《桐桥倚棹录》原是孤本，颉翁藏之多年，今得重刊，广其流传，惟书品不甚佳，略见我的涂抹。我题十八绝句，昔年所作，可包括论中精华，兄谓何如。叶老题诗未载，可惜亦可怪。

匆匆不多书。想有书在途中。即候

秋安

平伯　九月三日

1980年10月4日

颖南兄：

上月廿二日手书，附件二种均收到，谢谢。尊作均佳，谈画展尤多见解。潘诗八首详整，第二首之注文，言此地所不敢言者。第三首纪事，我虽近在咫尺却不知之。第八首总结有力。晤时为致欣佩之意。我处存有曲园公手书《缪悠诗》七律原稿，纸已暗敝，乃于第三次文代会时老舍所赠，上有其手书款识，可宝也。

“十一”节前，圣翁过访，晤谈甚快。渠开会忙，而精神甚好，较我为胜。

寄去《浮生六记》一本，到否？

今附香港剪报，关于我的三纸，杭州剪报，谈曲园公往事者一纸，希察阅。

前寄一书想已先到（附谈“红”文剪报）。匆候

近安，不一

平伯　十月四日

bbs.hlmbbs.com

1980年10月10日

颖南兄：

九月卅日手书收到。所撰两文得读，忆前已复书矣。

刚翁北戴河诗，另装较合装为好，我同意。

附奉两剪报：其一见《山西师院学报》，记哈尔滨“红学会”事，不详细。其中有关我的一段可看，但不须复制。另一见《新晚报》，上海郑逸梅作，记我儿时侍曲园翁事，颇有趣，从未发表过。以作者来询，我供给材料。如能复制几份（不须多）寄下为荷。但被我弄得很乱，而大致总还可读。

最近由我外甥徐家昌在京市上买得一书，名《绚华室诗忆》，清光绪甲午（1894）木刻本，乃我父三十岁以前的悼亡诗。先母彭夫人，彭刚直公之孙女。此书我从未见过，距今八十六年。是从别人家中流落出来的。居然回到我手，可谓奇事。书品甚佳，有收藏图记姓赵，其人不知。如能复制自好，但中新间邮递不便，未能寄奉，容再筹划。

《浮生六记》想可收到。

我仍瞎忙，体不佳，还可对付。匆复，颂

秋祺

平伯　十月十日

1980年11月4日

颖南兄：

十月廿一、廿三日手书均收到。复印件两种亦均收到，谢谢。

纱厂结束渐有头绪，知“早有安排，不至束手”，良慰念系。

bbs.hlmbbs.com

迟日展布新猷，又深企盼。

在《书谱》四期，见《古槐书屋词》广告颇简要，想系披云所为。又港报张春风《西窗闲话》，亦说及此词，并谈清华园。

《浮生六记》前世界书局有足本，但二记是伪作，仍只有四记耳。近作小文二则，推定沈三白之卒年在清道光中年，一八三八左右。已付上海《文汇报》，如刊登当奉上剪报。以体力疲软，文笔殊涩。

《海峡时报》所载有些错字，如王联“初来”，“来”误“枣”，又“芳菲”，“芳”误“芬”；我的对联，“花飞”下脱逗号。第二排括弧内是刘氏原文，“所言”以下是我写的；倒数六行“系”是“京”之误。匆复即候

近安

附奉上海黄裳作《在三里河》一文之片段（下文谈钱钟书，不在我处），他描写我室之外间（无所谓书房）颇详，可代卧游，一笑。我不想存留，殆不须复制。“谭延闿”作“谭嗣同”，乃笔者记忆之误，已改正。

平伯　十一，四

1981年2月27日

颖南兄：

二月二日、十九日两信均收到。

国渠先生盛情汇款，固不可却，而受之未免惭愧。既如此说，我就只好从实接受了。书札往还，见朋情珍重，固不须多仪也。今附奉致潘老书信、诗各一纸，希即面致，并代我多多致谢。“秀才人情纸半张”，且书亦不能尽意。其实我卧疾七年，新知短缺，旧学荒疏，猥蒙海外友人见爱，辄赐多仪，深感惭惶，非空言也。

bbs.hlmbbs.com

有关于《浮生六记》者二则，俱见于本年《读书》第二期，今剪下奉寄。看来此间刊物，新岛不让进口。寄递邮件不如对香港方便。因之，有些文物更不便寄奉。《六记》尊处已有，可以参阅。松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编辑弥松颐，与我相熟。四记真而二记伪，文中说得很明白。

自今年一月，我二人都病，现总算都好了，祈勿念。与圣翁通信亦颇稀少，一个月亦不过两次，皆在老境。长卷跋文想在拟稿中。馀不多书，即候

近安

平伯　二月廿七日

1981年4月17日

颖南兄：

前日寄书想到。十四日雨中，偕章元善兄往访圣翁，在室内照相，畅谈欢饮而别，亦可记之事。我近有一小文，为顾翁纪念册而作，今附奉一览，并希代在星岛报刊上发表，祈为酌定，不刊亦可。现距兄行期不远，最近拟不再作函，俟把晤畅谈吧。匆上即颂

近安

平伯　四月十七日

1981年7月9日

颖南兄：

贤伉俪来京欢叙，四日而别。近奉上月廿六日手书，知已安抵星洲，良慰远念。

bbs.hlmbbs.com

函中内容丰富，满目琳琅。照片多张，可为嘉会留影，谢谢！（其中有我掩面的一张，祈删去勿用，为幸）谢公书法清整佳妙，较所写长歌无涂改字，刊布尤为适宜。所云《思往日》诗却未见到，当在另封中。（五份足够）

自兄行后，即由黄墨谷君转来潘公辱和之章，已复黄属其致意代谢。顷又奉到真迹复印本，写作均工，辞情并胜，写二纸答谢之，附在函内，即乞转奉，为托。

《书谱》三十九期尚未寓目，是否载兄另文？《古槐书屋词》知之者少，听其慢慢销售可耳。

圣老藏弘一法师手迹，有“假名卩名”句，卩字不识，有释为“亚”者。我曾释为“臣”（宦）均不合。前得厦门张人希书（知兄与之相熟），据古印文定为“私”，良确。已询诸专家，答复亦同，可无疑问，此近闻中之一快也。（“自营为私”，古作“厶”，其字四围，或作长方形有凹凸，意同后加禾旁，汉印多作“𥝌”。）张亦常通书，未晤其人。闻其努力自学有成，亦佳士也。

天气甚热，惮于写字，偶作小诗而已。即候

双祉

平伯　七月九日

1981年8月21日

颖南兄：

十三日来书及附件收到，谢谢。

前惠寄《思往日》复制五份，已收到，够分赠之用，为感。原稿中有二点：（1）第二首四句“同泛”改“初泛”，因“同”字重出。（2）第五首之上缺“其五”二字。皆小节，不改亦可。

《商报》登载大文二篇均佳。

bbs.hlmbbs.com

为施君长歌作解释，顺便叙说我的事迹，布置很好。蛰存之歌行，其后通信时有三处改易，分录于下：

1.“宝山路上寄俞楼”，“宝山”改“永兴”。（施来书问及，因他记不很真了。1923我们住在闸北永兴路。）

2. “朝野喧”，“喧”改“咻”。（此施君来书所改。《孟子》“众楚人咻之”，“咻”字好。）

3. “汉水荆山”，“汉”改“楚”。（此我提出，1970在河南息县，淮水北，距汉水甚远。作者斟酌后改作“楚”。）

又寄来的报纸，此诗有一错字。“寄声颇许老白石”，误“颇”为“愿”。可以手迹校改之。

承下问，俾将来修改之用，为欣。计有三点：

（1）剪报开头第七行，允我“附于友生之列”，与原文不合，亦不全，宜删去，不用引文，作“以谦辞惠允”，下接“从此……”这样就很简捷明白了。

（2）第一栏之末：“世人欲杀幸不死”，此句乃施君自谓，并非指我。上句作“头白门生昧法纪”可证。删去七字即可，不须修改。

（3）施曾来信，嘱勿发表此诗，因怕得罪人。此点兄或不知，自国外刊出自无妨。一栏之末，括弧内提到李、蓝姓名，恐不合作者意，以删去为妥。

叨在友生之列，故此直言，祈谅之。

圣翁迁回旧居，要在十月。今日下午来寓畅谈，附闻。即候双安

平伯　一九八一，八，二十一

bbs.hlmbbs.com

1981年9月12日

颖南兄：

两奉一日三日手书并附件多种，谢谢。叙陈从周、邓云乡事均详赡活泼。邓是我旧北大学生，在班上事已不记得，近来始相熟。他能文章诗词。他近已返申。

拙文剪报得读，如尚有希再寄我一份，没有就算了。其中有一处有误。原引陶句“勤靡馀劳”，今作“勤靡、余劳”。“余”字是简体，不论，但点号不当有，宜删去。文意为“尽力工作”，言没有馀下的劳动力，其间不宜点断。

又近见《书谱》首列一对联文曰“蝨”简久臧（即藏字）科斗字”，极明白。“蝨”即“蠹”，见于字典，并不甚僻，释作“木”字大奇。下面分明有两个“虫”，怎会是“木”字呢？编者应当注意。

承汇寄稿费五十元收到，谢谢。知兄又添上新币十馀元，俾成整数，尤感。数目总有零头，固无碍也。

我近体还好，只内子多病。

附上旧作词稿照片，笔迹甚淡，不宜复制，只可留玩耳。匆复即候

双安，并贺节禧

平伯　九月十二日，中秋

1981年11月13日

颖南兄：

四日手书并附件，昨日收到。兹将原报改字附上。有些简字

bbs.hlmbbs.com

不适宜者亦并注明。徵一征，僕一仆之类。“宫徵”之“徵”，仄声，音止，若作“征”尤为不妥。“僕”字作“仆”，似倒在地面，亦所不喜。

题目的改文（见报纸上），亦同意否？因文中说到的，我以外尚有章、顾、俞振飞（是松江人，非与我同宗），还有黄君坦，如要列举，很难成为一题。

又“姑苏三老”之名见于港报。我本浙籍，见文中所引注文。章、顾均苏州人，而顾卒章存，不便连称，自不宜作为题目。文中或酌改。如不改，亦宜说明是引用港报所载，就比较好，亦谓然否？

欣悉新添外孙，一家喜气，即此奉贺。尊夫人在锡兰，希代函致贺。

馀不多书，即候

近安

平伯 十一，十三

1982年1月8日

颖南兄：

两次来信及附件均收到，谢谢。以近体愈弱，病卧时多，迟复为歉。

谈王壬秋联一文①，在港新二地发表，闻竹孙先生言颇得好评，亦可喜也。此次星洲报上刊文，并无讹文。引杜句，“便”字俱当改“复”。此乃原稿误书，非手民之咎。尊处存本，希代为改正，为荷。

---

① 即俞平伯1977年作“记莫愁湖楹联”。

近在《学林漫录》上载一小文，其字无讹，今将剪报附奉一览。又山西《晋阳学刊》有一通信，与人谈《长恨歌》的问题，一page 有错字十处之多。

以病足不出户，致未能出席政协。内子亦多病。圣陶翁于年初患急性青光眼住院疗治，尚未归家，电询闻已稍愈，可看见近处。知念附闻。

不久阴历岁除，即贺

伉俪春禧

平伯　一九八二，一，八

1982年3月7日

颖南兄：

多日未通书问，以情怀甚劣，偃卧斗室，笔墨抛荒故也。

以内子之丧，承远致电音，旋奉手书吊唁，情意深厚，殁存均感！丧事至简，一日而毕。室内一切如旧，而伊人杳然。固知以理遣情，奈无处不枨触何。贱体幸粗安，堪纾远念。

前为兄题诗卷者，若北京张伯驹、上海李宝森皆作古人矣，不胜叹惋。若去岁佳游，诚可念也。

闻吴下曲园近有修复之说，云一九八五年可落成，自是佳讯，得见与否，未可定也。

言为心声，其辞多感，谅察为幸。匆颂

俪祉，不具

平伯　一九八二，三，七

bbs.hlmbbs.com

1982年5月29日

颖南兄：

日前叶松英君来，得晤为欣，嘱其带呈施歌复印本，实是重复，当时忘之，可笑！或即以赠松英，或兄收下另赠友亦可，祈酌之。印本共只十份耳。

十六日手书欣诵。披云兄将以拙词写本原稿见还，极其感谢。此书若非梁公慷慨，兄之绍介，不能问世，亦逝者之幸，可谓殁存均感矣。

我眠食粗可，心绪恶劣，蛰居斗室，无所事事。有《半帷呻吟》，俚质悲哀，未可示友。另作些小文，有谈饮食者一文较长，五千馀字，多年所未有。兹将草稿检奉一份，字迹凌乱，读之费目力，乞谅之。叻埠如有合用之地，亦可发表，惟须加强校对，为幸。请兄审阅后酌定之。

人希兄曾来京，匆匆一晤。松英即他介绍，并云与兄相熟。圣陶康健，顷偕其令郎至善往游烟台，不久即归。匆复即颂
双安

平伯　一九八二年五月廿九日

晏殊《燕子龛诗·简法忍》

来醉金茎露，胭脂画牡丹。
落花深一尺，不用带蒲团。

此诗夙所喜悦，不知其意。顷释之曰以承盘清露喻酒，以脂染牡丹望子喻肉，饮酒食肉，沉醉花下，何须蒲团耶。方外之外，出家又出家，和尚还俗矣。玄瑛洵妙人哉。戏缀一诗，质诸圣陶，

bbs.hlmbbs.com

亦印可否。

兄曾瞻弘一，我未识曼殊。
艺苑双国士，空门复何如。

平伯稿

1982年8月10日

颖南兄惠鉴：

上月末挂号手书附件均收到。惠赠照片，琳琅满目，海外风光，仙眷同游，一一如在目中。若珍珠港游艇一幅尤为名贵，乃历史纪念也。温哥华雪山，使我回念旧游（1922年由纽约归，横度大陆，览落机雪山，由温哥华登舟，其地四季常春），当珍庋之，感谢感谢。

何公之病，衷怀甚念，未宜以泛辞通候，或累他要力疾作复，希于通信中为我深切致意，是荷。前偶以拙稿尘览，辄蒙过赏，海外知音，诚为难得。兄出外时，文稿又烦他转寄，并代为宣扬，尤感，亦希转告。

文稿付刊，如觉过长，于日报不便，可依原文分节，如“饮食”文分二，“谈诗”文分三节是。可通知报馆。

艾岩名徐家昌，我胞姊之子，聪明，文笔尚可，惟过冗长，而我喜简洁也。承何老与兄赞赏，提携后生之雅意也，当转告以勖之。——以上是复书，下另有一事。前由圣翁处转到兄所赠新刊《玄隐庐录印》，书品精美，朱墨套印，翻阅后见尚多错误，不敢缄默，即以奉陈，如下：

（一）错字总不免，其较突出者如169页目录上排有“吴仲侗”，此字不识。检上38页边书作“冋”，又不同。而原石边款曰“仲坰刻”，乃郊坰之“坰”。

bbs.hlmbbs.com

（二）更有并非一人所刻，原石误收者。如自84页以下录乔大壮二十二石，而其中三石非乔氏作，乃寿玺，石工所刻。“印匄”是他的别号，当时有笔单。“匄”即“丐”之异体，从“文丐”化出，亦发牢骚之意耳。此名决非大壮。即看本书二人之边款，乔秀润，寿朴质，笔迹迥异可知。二人同时同号，亦不大可能。

寿刻石章款作印匄者，我即有之，文曰“但恨多谬误”（用陶句），其边款且与本书86页所载极相似。惜佚于丙午，抄走亦未发还，非珍其款，爱其石耳（是块酱油青田）。我处虽不存，而君坦尚有之。近来书云，藏有“问景轩”、“天风海涛楼”二章，皆石工刻，署名“印匄”，此物证也。可以断定《录印》之86、88、89页皆寿君刻，其他无考。还有一种情况，君坦于八月六日来书云：

> 石工治印甚速，朋辈得之者甚多，而大壮疏懒，往往不能践诺，流传遂少。希语颖南一检。

他是深知二人情况的，我却不知。恰与是书相反。书中收大壮二十二石，又二石，而寿刻一块俱无。想潘氏所藏不会没有寿石工的图章也。又书中还有许多无边款的图章，何人所刻亦须考订，或存疑。

（三）还有一点虽小，而很混乱，我几乎亦弄错了。两收乔大壮石，我初看便觉不妥，何以不合并呢？圣老来书亦曾略提。先把数目弄清，目录170页，蒋、乔二人共有七石，蒋五乔二，而书中自155—160页只有六石。六石之中，有一是大壮作（“忍俊不禁”），蒋君以边款“补志”甚明。其他五石盖皆蒋作，与目录边题均相合。若然，则目录170页之“乔大壮二石”应改为“一石”。我的意思，这行当全删去，而将此一石归入169页乔氏名下。如上谈杂印匄三章不错的话，原廿二石减三加一，适得二十整数。

bbs.hlmbbs.com

至此廿石中，还别有羼混否，则不得而知。又目录中虽有“乔大壮二石”之文，而检书中，维崧之下紧接衡叔，并无大壮之名，则目录此行亦必须删去，以符事实。我于治印一道毫无所知，有即用之。今承惠赠此编，俾得畅观诸家法刻，感谢感谢。

潘氏印录今归尊藏，可谓物得其所，自宜整理，流传于世。就事实言之，已发现新刊中尚有若干讹乱，自须改正。叨在爱末，敢不尽言，诸维察谅，是为至幸！匆此即颂

双安

平伯　八月十日

1982年8月13日

颖南兄：

我后来又发现170页目录上有一明显的问题，即蒋峻（峻斋）与维崧恐是两人，然否？如是一人，应合并，而今分列上下排，盖非一人。岂其名峻，又名维崧耶？

以原石边款核对之，凡蒋氏名下大抵署峻或峻斋（作“垒”字误）。维崧名下则署维崧。字迹甚小，看不大清楚，大概如此。是一是二，望更考之。我对印人，知者极少，不能详也。孔才即贺孔才，是我认识的。首列一石就很奇（三页）。上有“孔才治石”，定为贺刻，是；但下面却又有“维崧”二字，不解。这违反治印之惯例。并无题跋，胡为署名？岂原石是维崧所刻，被磨去重刻耶？荷君夫人或知之。我曾有挽诗：“淼淼平湖水，言寻贺孔才，”后两句忘了。贺在中国大学与我同任教。

上月三十一日另一书亦收到。俞调梅，同姓非同族，亦不相识，任工学教授，由沪陈从周介绍传来吾母此诗。他于丙子1936与许宝騄同船赴英伦留学，得此稿，自属可信。

bbs.hlmbbs.com

承惠名画师巴氏为兄造像，神采奕然，照片亦极可珍贵，已置在外间玻璃板下，不殊晤对，甚感。

彩色复印机见科学之日新，从此名画更得流布艺苑。若以之偷印钞票乱真，则问题亦很大，固知天下事有利必有弊。我想了许久，亦想不出什么对策来。关系国际金融，或将加以限制欤？

十二日得何公惠书，疝肿未愈，期其渐愈。书中谈及拟将前稿刊港《大公报》事，我意如能在国外见诸报刊，于愿已足，不值得妆嫫费黛也。若云讹字、简体不宜，则兄处有我手写复制本，以赠友人，即可纠正鲁鱼亥豕之失。兄谓如何？即在新刊于报端，亦不忙在一时。

又得上海郑逸梅先生书，以我悼亡、心身俱劣为念，录赠古人诗句以慰之，其意殊厚。今转抄于下，以便共同欣赏：

“一笑不妨闲过日，叹衰忧死却成痴。”——宋陆放翁。“放开身子安然卧，不管乾坤几百秋。”——明沈石田。觉沈氏之句为尤妙也。然否？我心向往之，但恐不能如此旷达耳。匆复，即候
双安

平伯　八. 十三

1982年8月20日

颖南兄：

前寄书附小文谈地震，谅已先到。拙文在《南洋商报》刊出，并承惠寄原报、印件多份，感谢感谢。

印出固佳，但恐读者信我的瞎说，自不得更正之，只好再烦足下将“订误”转交报馆，盼其继续刊登，为幸。附上原稿二纸，乞收。叶老之书佳绝，可细看，则前文可废。我称为“简而深，直而和，金玉之音”，盖不虚也。

bbs.hlmbbs.com

苏州老屋说要修复，未知何日观成。我拟俟小园修好再去，看看从周的布置。惠约同游，至欣且感，当在他年，企其实现。匆此即颂

双安

平伯　八，二十，北京

1982年9月14日

颖南兄：

尊藏潘氏印谱，这些图章是属于潘氏的？还是夹入他人的，为伯鹰所见，拓而收藏之？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书名《录印》不名《印录》，二者不同。《印录》，潘的印章，录存的；《录印》，潘氏所录的印，但不皆属于潘。这区别相当重要。兄如鉴藏，必须分别。在154页即有一例，且有三误。

名曰“铁兔”甚奇，不像个人名。兹抄原边款加以标点如下：

“铁兔八月，为蒙公制，会成。”

非常明白：

1. 铁兔非人名，辛卯之代语，犹言“辛卯八月”也（1951）。

2. 刻者名会成（不知其姓，当考）。

3. 为蒙公刻的，则此当属于蒙公，不属于凫公甚明。170页荷君知他姓陈，当是潘君之友。括弧内文，好像蒙公即是所谓“铁兔”，亦易误会。蒙公乃受此印者，非刻印者也。又印文“水龙”是癸巳，与边款“铁兔”（前一年辛卯）相应。盖刻印为其人祝寿。原石今尚存否？如仅有印拓，则与潘公关系不大，似可删去此页。

近香港何公寄来上海黄裳《槐痕》一文剪报，今转奉，阅后不须还我，可知许多“槐”字的解释。

bbs.hlmbbs.com

又前作歌行荷兄存留，自内子卒后，百念灰冷，弃置勿道。但“重圆花烛”俗例起于何时，前人有记载否均不知，而突兀见此长卷，读者必甚茫然。顷得一点材料，亦不甚详。此风盖起于清乾隆时，随“重宴鹿”而推广之也。更古有否，则不可知。今附抄于下：

清朱彭寿（小汀）《安乐康平随笔》（新印本二七二页）卷六：

“夫妇偕老，诗人播为美谈。其有结缡至六十年者，尤为古今所罕见。乾嘉年间，南海冯潜斋吏部成修、钱塘梁山舟学士同书、韩城王伟人相国杰，近岁仁和高白叔中书云麟、嘉兴钱新甫编修骏祥、钱塘程紫缙观察良驭，俱以白首齐眉，重行花烛之礼。家庭盛事，较重宴鹿鸣琼林者，更为难得也。”（按仁和金雨叔侍郎甡，有乾隆戊戌三月《重逢花烛诗》……）

写以备忘，愚不能书也，即以博

双粲

平伯　九，十四

1982年10月17日

颖南兄：

知方旅游，十日未寄书。顷得八日书，知已锦旋，欣慰之至。附件亦均收到，谢谢！《商报》刊误，得兄作跋，甚切要为感。复制品希再寄二三页来。又承潘公为书“汐净染德”四字赠兄，亦声气应求之盛，乞代致意。此件亦需要三张。尚有他品在途，谅不久即可收到。一总多谢。

前者惠寄潘老诸诗均佳，而画幅颇有问题，且非平常真伪问题，叨在爱末，不敢不告。以兄外出，又不知潘通信处，于十一日以信片致何竹孙兄，只简单告知一点，未及其他。——雪蝶非

她，即曼殊之笔名。其证见于江西新印施蛰存辑本62、63两页高天梅诗，其第二首径称为“雪蝶上人”，尤为显明。潘诗最好不宣传，乞转告潘公，质直之言，祈赐谅察。其有关文义亦多曲折，非片言所能尽，另写一纸备兄审阅，宜并转潘老否，希酌裁。此事与圣翁谈过，他亦表同意。绘者盖误读集中附录有《雪蝶本事诗》之名，遂幻出一日本女子，又题曰《倩影》云。若画之佳否另是一事。亦艺苑之佚闻也。

前奉“汐净染德”四字，有无题跋，是否有叶老来书？记忆荒疏，已记不清。如尚未有，示知当补抄寄。即颂
双安不具

平伯 十月十七日

关于雪蝶

雪蝶之名不见曼殊本集，只于其友诗中见之。如高天梅、蔡哲夫、陈仲甫三人均称《和雪蝶本事诗》，而曼集（《燕子龛诗》新刊本16页，以下皆指新本，此书易得）只有《本事诗》，并无人名。62页有高天梅《虎林杂诗》云：“曼殊阔别已经年”，注云“雪蝶、哲夫皆爽约不至。”雪蝶自指曼殊。若是歌伎，决不能列名蔡哲夫之上，且诗亦未说及歌唱。63页高作《诗中八贤歌》云“雪蝶上人工短吟，二十八字含馀音”，径称为雪蝶上人，即曼殊上人也，尤为显证。若高叶陈三人称“和雪蝶本事诗”者，雪蝶乃此诗作者之名（即曼殊），非诗中所咏之人名也。曼殊本事诗中不提人名，指调筝人，与雪蝶毫无关系，盖有所讳隐，后来编集时删去本事诗，而将其中两首另安题目，（民八）旧本中首篇《有赠》与第二首《为调筝人绘像》是也。若曼殊诗人讳言名姓，三友安得而宣扬之。其称《雪蝶本事诗》者，犹言《孟棨本事诗》，

bbs.hlmbbs.com

非咏雪蝶也。

平　十月十一日

1982年10月23日

颖南兄惠鉴：

前书想达。潘公藏画甚奇，书画皆精而与记载不合，真赝难定。即曰是假的，其作伪方法亦甚离奇，前陈鄙见，亦尚未谛。十九日圣翁来寓见教，其乔梓意见甚新，兹略述之如下：

1. 圣翁曾有曼殊画照片，后失之。据云其笔迹与此幅相似。这点重要。我从未见过曼画，无从比较，但觉字体苍秀，决非俗笔。若出庸手瞎画，不会有此字。其款式恭谨，乃有意戏为之耳。二人意见相同，不妨假定是真迹。怎么解释？

2. 雪蝶是曼殊之笔名，又是他的化身。化身不妨是女子，即“雪蝶倩影”。“雪蝶”二字皆有闻录。曼之原聘雪梅，后庄君又要把其女给他，名雪鸿（均见柳新传，施本）。并此而三，故雪蝶是女性的化名。“蝶”者化身义，即庄生蝶梦，即可化为蝴蝶，又何妨化身女子。此似无理，其实有情，即玉茗堂所谓“理之所必无，情之所必有也”。

3. 就画说，非一般仕女，乃是写真。看来确有一个日本女人。既不名雪蝶，是谁？潘说为静子。或即是“调筝人”，其名屡见诗集，又有《为调筝人画像》，又见《本事诗十章》。其为谁氏，不能详也。

4. 潘公第一首诗“毕竟是周还是蝶，检笺待更叩庄生”，妙得诗情画意，其注释未尽明，或引起众惑，爰为补充之。

现应当请海内外名家鉴定斯画之真赝，曼殊画幅，人间尚有流传，自可比较研究。如认为真，则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bbs.hlmbbs.com

仅谈此事已很长了。略陈前日会谈所得，希即阅正。即颂大安

平伯　十月廿三日

P. S.《商报》载前文订误，如有稿酬，宜分为二，各得其半。总汇给我亦可，须附言说明。分汇亦可，惟多手续耳。数字得十位整数即可。乞斟酌，琐渎，谢谢。

1983年3月25日

颖南兄：

得十三日手书附件，内容丰富，甚慰。玉照多帧，备见八三年新岁情况，宴游朋簪之乐，一家团聚之盛，仿佛神往东瀛南国。而元旦俪影双清，尤堪欣羡，谢谢。

君坦以辞赋骈体擅场，于今老辈能作者甚少。此件写作并佳可宝。吴生文叙初相识事，颇详得实，后叙小诗有误。原云："曾从秋荔分红叶，今日燕郊独看花。欲折一枝谁寄与，题诗应不到天涯。"——用红叶题诗典故。诗作于民十八年左右，清华大学西院朱佩弦寓。后来"秋荔亭"、《燕郊集》皆由是命名。吴文所叙，正相颠倒。"题诗"改"寄书"，寄书岂不能"到天涯"？正谓"题诗"耳。兹不多说，对看自明。传说前人轶事，大都未必可信也。

近有星洲广洽师以圣翁之介，致馈兼金珍药，谊不可辞，受之有愧，已函谢，附小文、照片，亦千里鹅毛，秀才人情也。未曾相识，兄当稔知其人，希酌量见告，为荷。

顷又发还日本写经，附小文纪之，即以尘览。事隔千年，一时难定真赝；如无甚不妥，拟捐献法源寺，彼处有"佛教图书文物馆"，可保存永久。并有摄影，他日拟以致赠星洲弥陀学会广洽

bbs.hlmbbs.com

法师，烦兄转呈如何？复制可供流通之用，馀不具，即颂
文祺，俪福

平伯　三月廿五日，北京

1983年4月28日

颖南兄：

前寄挂号件属转呈广洽法师，谅已收到。现文字尚有变动增补，凡三短篇。如未复制，停最好；如已制，暂可流通，不宜多外寄。俟他日稿成后再来麻烦你。

原件已于本月廿日由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赵朴初、周绍良二君来寓取去，并携来一书，措辞得体，甚佳。此事圆满解决，兄当乐闻。上说之文字，他们要我写出，同存馆中，即法源寺也。

草布不尽，即候
大安

平伯　四月廿八日

1983年6月15日

颖南兄：

惠二书次第收到，知为赠件事远访广洽师，劳神感谢！圣翁云，师又将寄洋参来，秀才片纸，诚无以酬之也。贱况近粗可，只行步愈弱，倩人扶掖，尤甚于昔，忝列六届政协亦不能出席追陪。圣翁视听差而步履如恒，照常开会。前有牡丹诗，我亦和之，兹附奉一纸，又《羊城》剪报谈诗，并希览正。匆书即候
暑安

平伯　六月十五，癸亥端阳

bbs.hlmbbs.com

与叶圣陶唱和诗

《红梨记》云："金谷园中千朵艳，总不如卖花人头上一枝春。"记与圣陶唱和诗

荷泽牡丹两本栽，今年才见一花开。
晨姿午态庭阶畔，却胜公园一霎回。

叶

洛下园林自古妍，耆英真率会从前。
一花朱邸传笺晚，犹胜江湖载酒年。

癸亥平

1983年6月27日

颖南兄惠鉴：

十八日手书欣诵，附寄印件，谢谢。信中所云吴文其名不知，总是说曹诗是真，和周汝昌吵嘴而已。

广洽师又托圣翁转赐西洋参和新印本《子恺漫画、师友墨妙》，仍希代为道谢。或不必亲往，便函即可。书品极精，开首广洽师题词亦善，惜中有两错字耳。如一页一行"赉""赍"之误，"赍"即齎之俗体，二字音义皆不同。二页倒七行首字"溥""薄"之误。"薄"，迫也。"义薄云天"，靠近云天之意。只为兄一谈耳。

圣翁身体好，能如常出外开会，我远远不及，只是眼力差，不能看细字。我极少出门，偃卧时多。记藏经卷文，已发表在《大公报》上，另一文在《文汇报》，尚未刊出。兹附奉美国纽约剪报一，小文一，希览正。

潘国渠先生墨宝二册，托庄明理先生送来，煌煌巨制，国内

bbs.hlmbbs.com

罕见，感谢感谢，乞代致意是幸。馀不一一，即颂
双安

平伯　六，廿七

1983年8月12日

颖南兄：

二日手书欣诵。七月内我早要写信，知兄远游，又天气过热，就此迟延。我度暑情况，身体弱而精神尚好。名说看开，放松一切，事实上并不闲，以人事总须应付，又不免自动弄笔也。在港《大公》、《文汇》，广州《羊城》均有小文刊出。和圣翁牡丹诗，其稿披云来时携去，或要发表。又口占小诗，语颇衰飒，不足录也。圣翁体健而眼劣，东西相望，晤面时稀。书简往还如初，却是可喜。

广洽师来书，又惠赠百元，谊不可辞（已函复道谢），意深愧之。国渠兄赠手翰巨册，不胜佩荷。晤二君时，均希为致意。

其小事可记者，近得曾孙，附奉小诗博粲。曲园公得曾孙时年七十九，我则八十五矣，七代传家，自是虚名。聊酬夙愿。匆复即颂
双祉

平伯　八月十二日

附诗如蒙复制希见赠一二。

1983年10月4日

颖南兄：

星洲二书，巴黎一片，次第收到，又惠照相多帧，在远犹念，感谢！

bbs.hlmbbs.com

海国风云多变，港新经济相牵，经营擘画良非容易，深以跋涉异乡，贤劳为念。闲人不谙商战，未能有野芹之献，为歉。前有人告我，兄将开饭店，款待旅游，然否？拟在何地？

从那日别后尚未晤圣翁，偶通长书谈些问题，意在同异之间，得切磋之益，不仅论文之乐也，堪以告慰。翁身体很健。

以曾孙双满月，次1900年我双满月、曲园公抱我剃头诗韵，有印本纸大，邮寄不便，兹抄稿俟正，并注。

过夏晨秋产此儿，生于旧历六月三十申时，是日巳刻立秋。

晚芳今在桂蓉枝。《红楼梦》“蓉桂竞芳之月”，谓九月也。

生庭玉树培根日，

出室英雏识面时。将于重阳来京。

未许研红供描墨，昔曲园公曾为我亲书红描纸，见《自述诗》。

还将衰白惜凝脂。原句“毛衫软不碍凝脂”，谓我当年。

新来世纪知何似，

三益犹堪作尔师。三益见《论语》，谓直、谅、多闻。

我于上月廿日左右，旧疾复发，初左眼流泪，后口眼歪斜，吃物不便，服市售牛黄清心丸十一颗而愈。近仍服原存之西药，或“脉通”。现已好了，祈勿念。此信到时谅已安旋，即颂

双祉不一

平伯　十月四日

1983年12月12日

颖南兄惠鉴：

奉一日手书并附前未收到之书，俾得详稔经营酒楼情况，感谢感谢。同乐新张，云窗雾阁，想象豪华，南粤名庖，海邦珍错，惜无缘飞渡，一快朵颐，畅谈衷曲耳。

bbs.hlmbbs.com

月历已分致，前日圣兄惠临，互道无恙，惟皆重听，幸有至诚君陪同，可通邮译，亦难得之会。

国渠先生新作已得拜读，于高空度重九，豪情胜概，动人欣慕。

吴下小园久夷为民居，近决定修缮，闻拆迁有十户之多，良非易事。他日将由陈从周兄主持其事。地步殊窄，如何布置，煞费匠心。此屋早于五十年代初捐献，今亦不复过问，衰年如及观成，则幸事也。

于杂志中见蕲春师集宋联语极妙，兹录奉一览。近体殊弱，幸托庇粗安。匆布，即颂

大安，双祉

平伯　十二，十二

昔黄季刚师集宋词句，颖南兄吟赏：

芳草游踪春风词笔，

落花心绪流水年华。

俞平伯　书　癸亥岁冬月

1983年12月20日

颖南兄：

承伉俪远寄祝三好贺柬，感谢感谢。封面所画人物极精，诚可宝也。当珍留之。

闻君坦为新张酒店制联，有谭家菜、宋嫂鱼，甚雅趣，愚效颦为嵌字格，未免俗气。用“翅”字却巧，因经典中极少此字，即希双粲。手软不能大书，只好用鹅毛一片耳。馀不多书，即贺新禧，合家康乐

平伯　启。八三年十二月廿日

bbs.hlmbbs.com

同乐鱼翅酒家新张之喜

鱼美酒香奚翅食重，语见孟子，“奚翅”，岂但也。

宾筵家庆乐饮情同。

颖南兄粲正

平伯　癸亥冬

1984年2月20日

颖南兄：

得九日手书，知因事忙未往锡兰，惟百事顺遂是颂。拙联请披云兄书，恰当之至。闻沪上亦有规划，拟请顾起潜（廷龙）篆书，大为俚辞增光，不免妆嫫费黛耳。若黄公句、益老书，未知已递到否，当占先也。承以尊著寄韦梅已收到，嘱笔致谢。

我近体较弱，已病九年，而眠食无恙，差堪告慰。懒于写作，亦偶涂抹，以二件附寄博笑，小文如能复制数页见惠尤感。（花笺朱色多，恐不宜。）甲子元旦，荷长途致电，感谢。家中虽有电话，我全不能利用。

国渠先生大作得雒诵，自省题字劣，不称耳。匆复即颂

双安，合第均候

平伯 启　二月二十日

《杂著》出书迟缓，我处亦尚未收到。

1984年4月10日

颖南兄：

上月发书时即收到所惠大相片，金色大框已损，修好无恙。顷

bbs.hlmbbs.com

已悬挂在外间，极其辉煌，乃前次文从来京之良好纪念，感谢感谢。

顷奉手书并《八闽》新作，欣荷，又披云兄所写拙联，清秀佳甚，足可生色，却非楹联格式。新式房子或更适于斗方也。

《论诗杂著》精装本，我处尚未得见，海外自更渺茫，颇以为歉，却无由控制，只好姑待之耳。《燕知草》亦重刊，书品较原本为美，本月或可见样书，缓当径寄奉。

圣翁近在医院检查，又有胆石将动手术，心甚念系。医云体格尚好，吉人天相，当可无恙。

甲子年来，我体更劣，不写作，只取破纸瞎涂遣日，馀则偃卧，或以书遮眼。附奉近书一纸，即可知近状之一斑矣。小儿润民近又往荷兰，与去年相似，附闻。馀不多书，即候
近安，双祉

平伯　八四，四，十

1984年5月8日

颖南兄惠鉴：

手书诵悉。前奉拙句乃承张诸酒家正厅铜屏之上，可谓壮观。披云兄驰名海国，书法足增光宠，恐吾句弱不相称耳。若有照片亦思一观。

圣翁以高年动手术住院，情形颇紧张，我亦未敢妄参末议。于四月十七日行手术，兄于廿一日来电询问，时间适宜。我常常电询以外，廿九日下午往北京医院探望。翁精神颇佳，想赋诗谢医院院长，只胃口不佳，想因去胆之故。惧其劳神，未敢久坐，郑重握手而退。据最近消息（五月七日）云十五日左右可望出院，佳消息也。知兄系念，故详言之。于初（四月十二日）住院曾来一

bbs.hlmbbs.com

诗，抄奉如下：

感极关垂电询频，海棠共赏欠今春。

奏刀去胆亦乘化，如是思维或未真。（亲笔，盖章）

我复书慰之，告以末句振起住，而“或”字似可不用，他日同游，岂仅海棠花下哉。亦可算一小故事乎？

赠书未到，非常抱歉，却毫无办法！好在都是些旧稿（炒冷饭），无滋味，不足挂齿。规定印平装四千，精装三千，数量很少，名为去年底出书，而精装本迄今未见，何况寄至海外。闻编辑人员说“你急他不急”，其内情不可知。顷又去催询，亦不知如何答复也。又多翻印古书而讹字满目，校点人水平差，令人闷损，亦无可如何也。

附奉小联一，七日所书。书法、纸、墨均劣，边款却颇有趣。署款拟曲园公，图章亦公旧物之仅存者。他享年八十六，在清光绪丙午年，其年因助赈灾，所写传世甚多。他生日与我皆在冬十二月（他初二生，我初八生）。所谓八六者，旧式虚算，实年只八十四耳，二人相同。故我今岁甲子所书，或用此式。能否超越此数，近体殊弱，不喜写作，亦不可必也。拉杂书之，以代面谈，恐多费精力、目力耳。匆颂

近安

平伯　八四年五月八日

短　联

不羡淮南客　徒空冀北群

近乐简语，短至无可再短，则成对联。七言似犹长，遂减为五言，恐损佳笺。遂书纸背，良足笑也，奉颖南兄一笑，平伯时年八十六

bbs.hlmbbs.com

1984年6月24日

颖南兄：

十三日手书欣诵，附照片得览为快。潘公联亦看清，甚妙，次句尤切合本地风光也。

拙编幸已递到，将半年矣，原应书店之请，重炒冷饭，徒增惭愧。论点亦不必正确。当时喜跑野马，任意书之，只可聊供参考耳。于潘公前亦希为道鄙怀。

新岁以来，体愈软弱，写作极少。兹抄奉一诗博粲。虽只廿八字，于昔下放河南居乡情况颇能概括。所居为农民弃屋，其敝陋不能想象，若遇大风雨雪皆有危险。经岁平安，感谢上苍，并非诗情，乃是实感，遂以白话写之，如是而已。

新加坡电视中有子恺书画，甚善。他与朱自清相熟，其最初发表漫画，在我与朱合编之《我们的七月·一九二四年》上。其书现有上海书店重印本，曾见否？匆书不一，即颂

大安

平伯　六月廿四日

忆庚戌田居事诗并识

出水银鳞不自怜，相依一往宛如前。

旧茅未为秋风破，经岁平安合谢天。

一九七〇年在息县东岳集，借住农家废舍，东风吹卷茅龙，幸居停夜起维修。翌晨犹见残茅，飘浮塘上。遂忆杜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云云。方喜其适逢诗景，忧患馀生，溺人必笑，初不觉处境之险也。耐圃后有《鹧鸪天》词云：

愁雨雪，变晴阴，农村广阔记犹新。

bbs.hlmbbs.com

友人相过居邻好，汲井分柴助我勤。

于艰虞中见襟怀之开朗焉。而今人去三春，那更西窗剪烛。栖尘同梦，何幸天怜；促柱幺弦，终归辍响。昔日曾瞻吾茅舍者，家中亦只韦柰、润民挈女华栋三人耳。设使他年重到，旧迹都迷，又不知其作何感想也。一九八四年六月廿一日俞平伯识于京华。

颖南兄正

平

1985年3月10日

颖南兄惠鉴：

瞬度新岁，久疏笺候。荷远音贺正，不胜感谢。以近体更弱，精神恍惚，不出门，不写作，偃卧时多，致羁裁答，鉴谅为幸。

此间报载新加坡企业情形不振，尊况如何，时时念及，只是外行不能有意见供献为歉。便希酌示一二。

近天津有研究所孙玉蓉者为我编《旧体诗抄》至一九五九年，三卷，二百馀首。出版至快在明年。我本无编集之意，勉徇其意。她自动在编辑，只好助之。我已衰老，能否观成，未可卜也，知关念以闻。

圣翁久住医院，不能归家。三月四日（上灯节）前往探病，云系肝疾，已不发烧。见端坐沙发中，神情尚好，只视听均劣，不能畅谈，小坐而别。归途怅惘，心甚念之。知念并闻。以手劣，只能用钢笔慢慢地写，否则即不成字，老年常态也。

匆复，即颂

大安，双祉

平伯　一九八五，三，十，北京

bbs.hlmbbs.com

1985年4月30日

颖南兄惠鉴：

前奉手书并赠《故乡仙游》复制本，谢谢！并附八三年京中照片，足见关垂，尤多兴味。近日圣翁在报刊发表一诗，有句云："章俞二老冰心姊，仍歉虚邀看海棠。"因卧病未能如前约友赏花也。其年正一九八三年四月，是日阴雨，我偕元善往，未能照相，恰好那年夏天吾兄来京，在叶寓补照。其后八四即未能同游。圣翁仍在医院养疴，能赋新诗，足征康复，至为可喜，即以附闻。

我近体还好，但精神恍惚，为避免错误，即偶有写作，亦必极短。编旧诗本非我意，在津研究所有人拟编，欲罢不能，只好努力助之。顷告一段落，下月或可发稿。出版至早明年，我亦听其自然，不甚注意。此间两种字体并行，容易混乱，且校对水平差，欲印书质量好，并非容易。

另奉《团结报》剪下一纸，以用简字，"余"、"馀"不分，遂成别字，实无从下笔也。即颂

大安，不一

平伯　一九八五，四，三十

1985年9月3日

颖南兄鉴：

知豪宴甚盛，惜躬未及预会也。

我近体多病，已三阅月，未能书答，为歉。今附奉：一圣陶书，虽非亲笔，却深有关系，可宝。又，汪应千，昔圣翁老友，久作古人矣。以复制品并呈览正。

bbs.hlmbbs.com

黄君坦住都中数十年，顷移居西直门外索家坟（下略），亦圣翁绍介也。即颂

近安

平伯　八五年九月三日

读汪应干日记

余近句云："儿情空自许，无复古来人。"意即古时人，但"古""来"亦可分读，谓古人与来者也。

顷上海汪补斋（葆楫）先生惠赠其先兄应千日记印本（前岁曾见其手稿本），读之颇多感想。其宣统辛亥二月朔日记云："送春诗所见甚夥，求其扫除翳障独辟畦町者，实属不可多得。某报载有送春绝句云：'春竟归何处，年年说送春。可怜春自在，送尽古今人。'作者不详，一憾事也。"赏音非虚，其遗憾诚有如君所言者。末句与上述拙作相似，七十馀年后亦巧遇也。少小同在吴门，君出就学，我则家居，坊巷咫尺，无缘识面。其草桥同学，若伯祥、颉刚、圣陶者，其后皆为我忘年之交，共臻耄耋，而君独早世，观其遗文，美志不遂，良堪痛惜。时一九八五年乙丑春平伯读后记

1986年1月1日

颖南兄：

年前承惠贺柬，又得十二、十九日书，感谢感谢！我仍病，亦稍稍见好。圣翁处久未晤，闻仍住院，平安。

为我编集者，有黄裳、孙玉蓉、戴安常三人，但书均未出。近出书极难，未卜何时，亦听其自然耳。

在社会科学院，拟于本年一月廿日下午，为我作六十五年纪

bbs.hlmbbs.com

念会，小集约二百馀人，中有亲戚，地在美术馆附近。深荷院部隆情，却之不可，惟有惭愧耳。事关《红楼梦》，亦不能不谈，兹拟两小段：

1. 八〇年红楼研讨会发言纪事。

2. 评《好了歌》。

皆旧稿，殆无足观；又近以多病，说话困难，拟嘱外孙韦柰读之。迟日当以排印稿本寄奉览正。

新年新岁，伫听嘉音。发言中亦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

复颂

梁孟双禧

俞平伯 启　一九八六年元月一日

1987年1月30日

颖南兄：

远承馈岁，又电贺新年，不胜感谢。何夫人前并此致贺，不另。去年在港曾有一小诗，即附奉粲正。

沧桑易代繁华逝，更有何人道短长。

梦里香江留昨醉，芙蓉秋色一平章。

复谢，贺

丁卯新禧

平伯　年初三

1988年1月30日

颖南兄鉴：

顷又蒙厚赐，多谢多谢。原件摹本有两证，1. 签名；2. 附加

bbs.hlmbbs.com

两章均可疑。馀不多书，匆颂
新岁

平伯　一，卅

曲园公墨迹双满月剃头诗，首句“腊八良辰产此儿”，后附平伯（癸亥）作丙然双满月次春在堂原韵诗，摄影放大，签字颇明。

1989年9月3日

颖南兄：

来书收到，感谢。得圣翁亲笔，至感。用红色印，尤佳。“冯”书草体，“庸”字笔划亦多，盼稍稍调整之为幸。施蛰存所书歌行当可加入，但必须多校对方好，祈注意之①。因病不能书，只勉力从事，至希鉴宥为荷！

平启　九月三日

① 信中所提皆出版《重圆花烛歌》事，由周颖南主持，收叶圣陶、冯其庸、施蛰存等多人手迹。

bbs.hlmbbs.com

致郑子瑜*

1984年3月

子瑜先生左右：

未瞻芝宇，迭承嘉惠，不胜感幸。瑶章已得浣诵，至佩。仆患风疾十年，久荒笔研，顷有旧作重刊①，谨封另寄，殆不值一笑也。匆复布谢。即颂

大安

俞平伯 启　一九八四年三月

---

* 郑子瑜（1916—　　），现代作家、学者、教授。曾任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与文学研究院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教授。

① 指《论诗词曲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0月出版。

bbs.hlmbbs.com

1985年5月4日

子瑜先生左右：

久失通候，上月奉手示，知迁居香港，任文化研究工作，至为欣慰，又蒙抄示《墨缘三段》①，尤觉尊意惓惓也。弟更衰迟，久疏笔研。近天津有人为编《旧体诗钞》，出版需时，须待明岁，自评为“悲哀的三脚猫”，他日当以尘目。圣兄见愈，尚未出院。惠赐至荷，弥感惭愧，即此布谢。敬颂

大安，不具

弟俞平伯　一九八五年五月四日

1985年6月22日

子瑜教授先生锡鉴：

前承见赠修辞学宏著②，至佩。顷奉旅沪手教，知于会后文从旋港，并托令友宗君③汇赐大衍之数，鳞鸿往还，备见尊意惓惓，祇领拜谢。敬颂

著安

弟俞平伯 顿首　乙丑端午，六月二十二日

---

① 系郑子瑜先生的未刊稿。

② 即郑子瑜著《中国修辞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③ 指宗廷虎，复旦大学副教授，语法修辞研究室主任。

bbs.hlmbbs.com

致弥松颐*

1978年4月10日

《词选》101页注，改定如下：

“乐游苑在汉长安东南，至唐称乐游原，一名乐游园，在长安城内升平坊。”

未知妥否。手头无书，祈暇时为检资料，见复是荷。此上

松颐同志

平伯　四，十

* 弥松颐，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编审。

bbs.hlmbbs.com

致赵其文*

1959年10月28日

其文先生：

手示欣诵。《唐五代词选》编选注释工作，已大体完成，准于年底将全稿送文学所审核。至于你社要列在明年发稿计划，并在第一季度发排，可商文学所。我很赞同，别无意见。此致

敬礼

俞平伯　十，廿八

---

* 赵其文，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编辑部副主任。

bbs.hlmbbs.com

致胡士方*

1982年9月26日

士方先生赐鉴：

妻丧已逾半载，承远惠、百朋奠仪，何以克当，而尊意至厚，谊不可辞，祇领拜谢。殁存均感，洵非虚也。

兹附奉近照二张：其一为前年所书苏州园林匾额。其地在景德路，以山石著名，称“吴下第一”。现方修复，内有刺绣研究所。若他年游屐经过，可往参观揽胜，惜拙笔有负名园耳。其二上月在寓所照，方观《书法》杂志，上有影印先曾祖曲园老人手迹。以近视未戴眼镜，而神态颇肖，希哂存留念。

中秋在迩，即贺

---

* 胡士方，香港友人。

bbs.hlmbbs.com

节禧

弟俞平伯 启　壬戌八月初十日

1982年12月18日

士方先生左右：

承惠贺柬并新岁月历精品，次第拜收，感谢、感谢。又前者来书问我需港地何物，尤感厚情，心铭雅爱，他日若有所需，当再函渎也。

弟近体疲弱，此外尚好。

附奉近作《记对联》澳门剪报一纸，即希哂正。

复贺八三年

岁禧，潭福

俞平伯 启　八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北京

bbs.hlmbbs.com

致胡文虎*

1962年10月20日

德清县文化馆：

文虎同志：

大示及附件早已收到。故乡有文物展览之盛举，在远闻之不胜欣抃。兹奉上先曾祖临秦篆条幅，展览以后即赠您处永远保存。又来纸属书，为涂写杜甫《秦州》诗，字劣甚愧。以来意甚盛不敢固却耳。此两件已交舍弟妇毛曼曾带杭，住外西湖四十号俞楼，可赐洽。此致

敬礼

俞平伯　十月廿日

---

* 胡文虎，浙江德清县人。1966年前在德清县文化馆任文物美术干部。1976年后调杭州市工作。

1962年12月19日

文虎同志：

闻舍弟铭铨及许逸轩姐丈常谈起您办理故乡文化事务很积极，为佩为慰。前逸轩嘱向郭老[①]求书，他已百忙中写就给我，已于今日挂号寄奉。收到后祈见复。此致

敬礼

俞平伯　十二月十九日

1973年2月7日

文虎先生惠鉴：

多年未通音信，顷从舍弟处得悉近况，仍主持乡邦文献，为欣。远承宠赐先曾祖手书寒山寺诗碣原拓，历久翰墨如新，顷则更不易得矣。雅意拳拳，尤切私感，匆此布谢。即候

春禧

乡小弟俞平伯 启　一九七三年二月七日

1982年10月

文虎乡长惠鉴：

海弟[②]来京，得奉手教，承关垂俞楼筹改纪念室事，非常感谢。鄙意宜从大处着眼，即党、政、群众对我曾祖的看法、评价

① 即郭沫若。

② 即俞铭铨（海筹）。

问题。如大家同意，则或可实现，个人申请恐难生效。苏州近修曲园亦由友好热心提倡，公家主持，我恐虚费国币（闻近已花了十馀万），未敢率尔请求也。湖楼事同一律，且其情形较之苏州旧寓尤为复杂（如彼处久已归公，此楼公私合营，三层皆有住户等等），因之弟暂不拟具函申请，俟他日舆情适合时再行考虑。若乡贤戚友，自不妨从旁鼓吹，弟总心铭雅意，希鉴察是幸。

“楼外楼”我所知极少。曲园公来往苏杭三十馀年之久，我未及赶上随侍杖履。是否为它取名书额，均不得而知。听说它本是一小铺，其为酒楼当在俞楼建成以后，其所以得名，盖由前人诗句“山外青山楼外楼”，固非直指俞楼也。弟所知仅此，未能多有贡献，乞谅之。

册子勉涂，损坏佳品。所书为前甲子居俞楼所作，瞬将还历矣。近心手俱劣，不应人嘱。如有人倩兄索书，希为婉辞，是幸。

匆复不尽，即候

大安

弟俞平伯　一九八二年十月

1985年4月21日

文虎先生赐鉴：

前奉惠函详示，舍间一切均荷鼎力，舍弟身后皆蒙照顾，无任感谢。所记海弟病中情形如同目睹，若云我“知道此意”读之泣下。弟年齿衰暮况又久病，意欲还乡，力不从心，诸事只能拜托左右，多费清神料理，必臻妥善且符合逝者遗言，心铭何已。纪念先人，兹事体大，由公家主持，弟皆遵从。惟经费规划皆非容易，恐非旦夕可期。俟届时再行商量。弟已衰老，观成殆未可必

也。简答布谢，即候

大安不具

弟俞平伯 启　四月廿一日，北京

致胡适*

1931年9月30日

适之先生：

日前喜得晤谈。归寓后默察时事，深引为忧。昨日来清华，此间学生又自动停课，实行军营生活，而情形却形废弛。长此以往，恐一般民众及学生运动将渐入歧途，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危机四伏，未堪设想。今日之事，人人皆当毅然以救国自任，吾辈之业唯笔与舌，真欲荷戈出塞，又岂可得乎！大祸几近眉睫，国人仍如散沙，非一时狂热供人利用，即渐渐冷却终于弛惰，此二者虽表面不同，为危亡之征候则一也。故现今最需要的，为一种健全、切实、缜密、冷静的思想，又非有人平素得大众之信仰者主

---

* 胡适（1891—1962），原名胡洪骍，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诗人、学者。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校长等职。

bbs.hlmbbs.com

持而引导之不可，窃以为斯人，即先生也。以平理想，北平宜有一单行之周刊，其目的有二：（一）治标方面，如何息心静气，忍辱负重，以抵御目前迫近之外侮。（二）治本方面，提倡富强，开发民智。精详之规划，以强聒之精神出之；深沉之思想，以浅显之文字行之，期于上至学人，下逮民众，均人手一编，庶家喻户晓。换言之，即昔年之《新青年》，精神上仍须续出也。救国之道莫逾于此，吾辈救国之道更莫逾于此。以舍此以外，吾人更少可为之事矣。先生以为如何？如有意则盼大集同人而熟商之。大锣大鼓，发聋振聩，平虽不敏，愿从诸先生之后。本拟在清、燕发起此事，一则人头不熟，二则人微言轻，致未果。燕京哲学系黄子通、张东森二先生有一《现代思潮》周刊，附在《大公报》发行，其性质虽稍涉专门，亦愿集此类文字。先生如一时无暇创办新的刊物，则他们盼多多投稿于《现代思潮》，属为转达，并以附闻。先生之意如何？盼即示复。志摩① 兄处均此不另，亦乐于主持此事否？草草不一，即问

起居

平伯 敬上　九月三十晚

1945年12月28日

适之先生左右：

一自沪滨旅楼把晤，十年倏忽，沧海尘飞。先生文章勋业，庄严华夏，若平者离索寡俦，微吟永日而已。鹦朋小大非侔，尘泥清浊异路，率尔具笺，殊嫌冒昧，虽先生情殷徒侣，不遗在远，披阅之顷，亦必觉其意外也，以知堂之事，不得不为左右言之耳。当

① 徐志摩（1896—1931），现代诗人、教授。

bbs.hlmbbs.com

"卢沟"启衅未久，先生曾有一新诗致之，嘱其远引，语重心长，对症发药，如其惠纳嘉净，见机而作，茗盏未寒，翩然南去，则无今日之患也。此诗平曾在伊寓中见及，钦迟无极，又自愧咎也。以其初被伪命，平同在一城，不能出切直之谏言，泥其沾裳濡足之厄于万一，深愧友直，心疚如何，人之不相及亦远矣。然往者不必提，请言今日事。夫国家纲纪不可以不明，士民气节不可以不重，而人才亦不可以不惜，若知堂之学问文章与其平居之性情行止，先生知之最深，固无待平言矣。为国爱才，当有同感，亦无须赘请矣。兹就此间情形为远道所未及知或知而未审者，略陈大凡，或见有可原宥者欤？其躬膺伪府显要，非违已明，曲为之讳者固非，若谓其中毫无委曲困难，殆亦未是也。对敌人屡有消极之支撑，此间人士多有能确言之者，但平杜门闲居，过从稀减，未与共事，不能详耳。若今所言大学实情，乃其最显然者也。当日知堂不出，觊觎文教班首者，以平所闻，即有二三人，皆奸伪也。设令此等小人遂其企图，则北平大学之情形当必有异于今，惜史事不能重演耳。今日之"教育部特设北平大学临时补习班"，其范围略当于昔日国立八校，师生犹仍伪组织之旧，名为改弦更张，实则换汤不换药，党国要人来此，辄慰勉有加。如张溥泉君，宣慰使也，其言曰："不问伪不伪，只问奸不奸。"若知堂之受职，伪则有之矣，可即谓奸乎？伪北大之师生班行未改，无罪且若有功，而谓主持此全局之人独有罪乎？饮水忘其所自，于人情为不圆，同罪异罚，未为平允也。先生他日重莅故都，领袖太学，睹图书仪器之无恙，闻师生弦歌之依然，眷念旧雨，想象前尘，宁不为之怅然乎？

抑犹有进者：以六旬之高年身幽缧绁，恐不能支，其可虑一也。名为显宦，实犹书生，声气罕通，交游寡援，将来宣判未必有利，其可虑二也。左翼作家久嫉苦茶，今日更当有词可藉，而

bbs.hlmbbs.com

诸文士亦以知堂之名高而降敌也，复群起而攻之，虽人情之常态，而受者难堪，其可虑三也。在昔日为北平教育界挡箭之牌，而今日翻成清议集矢之的，窃私心痛之。夫被伪命者膺国法，诚不得谓之冤；如今日之赏罚，岂为至当？以一书生而荷重咎，亦不得谓之不冤。平初无意于哓哓为人辩护，特欲其得一公直之待遇，为法治民治国中之人民所应有者，所必须有者，则峻法虽加，亦心平无憾也，如是而已。昔王允不赦伯喈，汉士惜之；王维以凝碧诗闻，肃宗宥之。今古情事，仿佛符同。诵“白头早已羞江总，青史何尝惜蔡邕”之句，为之慨然。夫议贤之辟，见于《周官》，苟旧例可援，薄其罪责，使就炳烛之余光，遂其未竟之著译，托龙门之片言，必有重于九鼎者，是先生高义可风末俗，不仅佳话可传之文坛也。

平此书拟作多日矣，以身微言轻，无益于事，辄用徘徊。徐而思之，知知堂者莫如先生，知之而敢与言、可与之言者尤莫如先生。若夫深知旧交之中，可望其肯为、能为政府人民公言之者，九州纵大，先生一人而已。此平所始欲言，中徘徊，而终乃上书于先生也，乞垂清听焉。至如何建议政府，或致书友好之当道者，或诉诸舆论，悉候尊裁。伫企弘施，速则愈妙。盖宣判尚需时日，而牢狱非可久羁。平昔不能有曲突徙薪之深谋，今徒为焦头烂额之过举，惭疚之余，急迫抒词，无暇别择，惟先生亮之。陈情之书，似以文言为较便，得勿笑平伯新文学之打了招牌乎？长言不尽，草草书成，敬请

崇安，诸维鉴照

平伯 敬启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廿八日，

北平齐内老君堂七十九号

bbs.hlmbbs.com

1946年7月31日

适之先生座右：

日昨趋校奉谒，未得晤言为怅。有一函件系太仓寄来者，搁置日久，兹托今甫兄转呈，计邀清览矣。去岁曾以周知堂事寄美国一函，未蒙赐示，不识曾寄到否？前偶与今甫谈及，北大似可邀废名作教。冯于事变之年以母丧返里，后避兵乡间，教学为活，去岁始迁回黄梅城内，于旧京前迹颇致怀想。窃维废名畸行独往，斯世所罕，其学力如何，当为先生所深察。近闻其于忧患之中，完成其生平最得意之《阿赖耶识论》（仅有稿本，平尚未得读，闻与其同乡熊十力之《新唯识论》，论旨相反也）。是文哲二系均可任课，或教授不易位置，总须专任，否则其生计将无法支持也。能否延揽，亟候尊裁。若何决定，暇盼示知一二。敬请

教安

平伯　敬启　七月卅一日

bbs.hlmbbs.com

致 荒 芜*

1982年6月6日

荒芜兄：

所询汤显祖画原是友人许士箴属题者，弟处没有。许君亦早卒。乞为转告前途。

弟近况还好，偶作诗文。有一谈京杭饮食者，将刊载秋季的《烹饪》上。外行瞎说，亦可笑也。即颂

双安

弟平　一九八二年六月六日

---

* 荒芜（1916—1995），原名李乃仁，安徽蚌埠人。作家、文学翻译家。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bbs.hlmbbs.com

1983年4月1日

荒芜兄：

得来书，诵新作，极快慰。

旧体诗历千年，敝矣。推陈出新，自是当然，方向正确，不待言。做法不妨各异。古言“殊途同归”，今曰“百花齐放”。即如用典，圣陶以为密码，比喻极佳。我们是欲不用或少用。我近来作诗，用典极少，尤其避僻典。

兄意要用新旧中外之典而多作注，目的同而方法异也。作注，多则妨诗，少则不达。即如此次惠诗有云“长忆达摩柯利剑”，虽注明原文，但若不知一发系千钧之义，仍不能知此喻之妙也。同诗末句“松郊”不醒豁，鄙意不妨径作“愁听邻笛‘劲松’郊”，表词可省，即可省注。

蔚林遽逝，为之惊惋，犹忆东岳一夕，偕兄同过我茅屋，四人今馀其半，而故人千古矣。牛棚陈迹，可复道哉！短简长谈，不尽匆复。

即颂

著安

弟平　顿首　四月一日

1984年7月17日

荒芜兄：

来书、大稿及剪报均收到，谢谢。报纸排印不差，却将“诘

bbs.hlmbbs.com

病”误为“请病”，不易看出。赠吴[1] 诗读之如身历其境，颇感兴味，结句“三台”振起，甚佳，却亦只可为知者言之耳。如公诗弟总觉非注不明。如第二首若无钱公[2] 妙释，虽弟亦茫然。但又不能详注，亦无奈也。弟近并诗亦不做，做来似偈，亦无味。姑录于后，未能酬雅意也。复颂

双安

弟平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七日

虽有千言语，曾无一寸长。
闭门闲里过，深巷又斜阳。

弟平 呈草

1984年10月30日

荒芜兄：

示欣诵。拙诗八卷久佚，视同覆水，不复措意，亦无检点丛残之意。孙女士以研究鄙人为工作，实切惶愧。零星重印，弟不反对，但不得已有二条件：一、用旧体字（自来有之，曰繁体字，不通）；二、要看清样，如简字，讹文满目，则不堪卒读，白费纸墨，不如不印。此意谅荷赞同。黑龙江社欲承印，弟无意见，但拙诗不甚通俗，恐销路不佳，于社非利。且彼处无旧字模可用，只能谢却，希为转达。若他们真有意，能克服困难，仍可与孙女士函商再议也。原信暂留我处；如有需，乞告栋栋[3]，当令伊送上。弟体愈弱，精神还好，近学“观空”，于文字缘稀矣。尊作如重印，

① 即吴世昌先生。
② 即钱钟书先生。
③ 栋栋，俞平伯的孙女。

bbs.hlmbbs.com

仍祈见赐一本，甚荷。即颂
双祉

弟平　顿首　一九八四年十月卅日

1985年1月19日

荒芜兄：

大示并惠《诗书画》创刊号，感谢，感谢。载茅公遗墨甚珍贵，半月一刊为期较迫，编辑恐非易。弟笔砚久荒，近更一月两病。上月右手指微中，顷又患头眩，皆衰象也。未能有野芹之贡，良深愧歉。弟未向《老年》杂志投稿，不到西湖已数十年，亦不明其为何诗。顷荷惠寄刊物，始知昔为孙玄常所抄旧作，最晚的为一九五五年，亦卅载矣。久住人间，诚为冗物也。绝无意作自传之类，亦无亲友可推荐者，乞谅之。

新作大佳①，不减当年之勇，为佩！白桦今白发，惜点名者仅此耳。匆候
双安

弟平　顿首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九日

1985年1月23日

荒芜兄：

二十一日手示诵悉。弟于去岁圣诞右手微中，致妨书写。近虽已愈，迄今未动毛笔，不知写出什么样子来。承《韶音》属书，乞代致谢，道歉。

---

① 指荒芜作《作协大会花絮》。

bbs.hlmbbs.com

又旧作四首本写示玄常者，重荷《诗书画》甄采，自当遵命，更觉惭愧。《老年》杂志所载，孙画模胡，可惜。贵刊重印，当较清晰，自是可喜。惟拙作二首在二十年代，二首在五十年代，都是陈言，难博新赏耳。匆复，颂

著安

弟平　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1985年3月8日

荒芜兄：

前命栋呈诗稿，聊博一笑。旧作写示玄常者，乃蒙再三刊布，亦荣幸也。《文汇》载孙画较好，仍不宜于报刊。

手示敬诵。弟之右手近转好，而用毛笔写字仍劣，恐不堪充贵刊“报头”之任。暇时或稍试之，他日奉上，好在不亟亟也。匆复，颂安

平伯　一九八五年三月八日

又及，近不写作，思亦枯钝，前呈二首是例外。编诗，出版至快在明年，亦不知能否观成，总是无益之事也。

bbs.hlmbbs.com

致某刊编者*

1925年9月17日

编者惠鉴：

承示刘君质疑之文感荷感荷。此文原稿检之匆得，有无舛误不得而知，但即依印本亦无不可，会心微笑或在山水之间欤。至以梦笔生花者为解，则非驽下如仆所敢任耳。刘君关心拙作赐以箴言，并志惭感。

平伯 启　九月十七日

* 此信原载万象图书馆1949年2月初版《作家书简》。

致钟敬文*

1976年8月10日

静闻先生赐鉴：

以上月地震，承手教问安，感谢。新诗并得浣诵。“露宿人如市”，写实佳句也。五、六句峭劲且有气概，老健之笔，为佩。弟仍楼居，差幸无恙。附近有一小棚，精结，时亦信宿，堪释注。近多传闻，既不辨其真伪，且官方通知，亦每无验，只可听之。想旬后总可安谧也。草草，不尽，即候

暑祺

弟平伯 顿首　旧中元节

---

* 钟敬文（1903—　　），笔名静闻。广东海丰人。现代散文家、著名民俗学家。建国后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bbs.hlmbbs.com

1979年1月3日

敬文我兄赐鉴：

奉贺柬，兼得诵远游佳句。耄岁清健，胜弟之卧疾多矣。附上去秋小诗一首，希哂正。今岁文联开会，当可图再晤。匆此，复颂

文安，并贺岁禧

弟平伯 上　元月三日

致俞铭铨*

1981年6月13日

海弟如晤：

前得来书，为慰。寒山寺碑① 流传甚广，出意想之外。其碑阴是跋语，言“江枫”一本作“江村”。虽如此说，正文仍写“江枫”。知之者较少，却亦有传本。苏地保护甚周，禁椎拓以免致损原迹，此意甚佳。兄意似不必致函请求多拓，俟他日有机会再说，弟亦谓然否？

昌实夫妻昨自津来，欣领多珍，其中新笋干得用，前者不详，故书中遗漏，感谢感谢。锦涛赠茶叶一罐，并此致谢，晤希转告。昌实言在杭备承照顾，所游各处以杭州为最乐，又尝到带子、鲜

* 俞铭铨，字海筹。俞平伯族弟。

① 为俞平伯曾祖俞樾所书。

bbs.hlmbbs.com

虾、乡味尤可珍贵。他们今日即返津。匆复，颂
双安

兄平　六月十三日

1983年9月21日

海弟、曼妹[①] 同览：

日前沄侄携来惠赐浙杭应节佳品，谢谢。香烟至今日尚未吸完。

所询人家世系以五行为序，吾浙大家如南浔刘、仁和许皆用之。许氏后用十字“学乃身之宝，儒以道得名”排列，但其初祖亦用五行为序，详许氏家谱。所谓五行相生，从水起，其序为：水、木、火、土、金。金再生水，循环不穷。依家谱：始祖明远公讳煜，天因公国培，南庄公廷镳，裥花公鸿渐下分两支，福宁公与曲园公，名皆从木。但我祖辈却不从火，其故不明。当时兄尚年幼不知叩问，至今遗憾。李新添小儿丙然，应与第六世合，（其他远房有名从火者）而吾祖不用火的字为名，则当上溯明远公，三百馀年矣。前有诗序不明，故详言之。又，近湖州王一品笔店费在山君有一文，附有照片，今将《文学报》剪寄。此照片已极少。匆复，颂
双祉，顺贺节禧

兄平　一九八三年九月廿一日，中秋

① 曼妹，名毛曼曾，俞铭铨的夫人。

致俞涵*

1983年10月17日

涵侄惠览：

以丙然之生承吾侄来书致贺，又惠赠小孩绒毛衣裤和给我的老寿星，情意稠叠，顷已收到，感谢感谢！

小孩近来北京，住了三天回津。他相貌很好，动人喜爱。润儿、李孙夫妇亦同来。对你的盛情至感，并乞我代为致念道谢。

知患眼疾，甚念。惟希休息调养。我眼力亦差，看书写字亦只对付而已。

大女仍同住，精神尚好，属笔致候。

匆复，即颂

---

* 俞涵，俞平伯的侄女。

bbs.hlmbbs.com

近祉

叔平　十月十七日

1984年2月21日

涵侄惠览：

前承贺春，感谢！以病迟答。苏马医科旧宅花园，近拟修复，但其中住户有七家之多，且建一居民楼，拆迁事，我想不容易办，未知近况如何？若不将楼房拆去，则无地可起亭台。我想请你们于闲暇时（不忙在一时）前往一观。实地考察。不知是否许入内观看，即打听旁人，亦可知其大概。此屋于四十年代已捐献，现为纪念曲园老人修复，我非常赞成欢迎，却不过问修复之事，只想知道点实况而已。看后望来书告我，为荷。即颂

近祉，令婿、女等均此致候

平伯　二月廿一日，北京

1984年3月8日

涵侄女惠览：

五日来书收悉，说得很详细，不殊我亲到苏州，欣荷。分三部明确，现拟修复花园，与厅堂连系，大门向南，住房部分不动，大概如此。时间当在夏秋间。拆迁不易，我很关心，故托你实地调查，如有消息，盼续报。能复旧观自最好，新建亦无所谓，我总乐于观成。主其事者，为园林专家、上海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君（杭州人）。他颇有名，与我亦相熟。你如有机会碰见他，不妨自我介绍，说明我们的关系、行辈，他会欢迎你的。其人很风趣，前且认识你婶母。我患右侧中风（不重）已九年，近还好，希释

bbs.hlmbbs.com

念。复颂

安好

平伯　三月八日

1985年2月25日

涵侄惠览：

二十一日承手书贺岁殷勤，感谢。我近体粗安，疲软恍惚总是老境。过年天津润民全家来京团聚，成女到银川访友。初四日有锡衡妹、沄侄女、濬民侄伉俪偕临，一时盛会也。濬与佘豫下星期将往捷克，年馀可归，乃吾家之新生力量，可喜。知侄久患眼疾，写书非易，他日可以复明，自不宜性急。我目力近亦欠佳，去镜写字亦颇费事。

马医科老宅久已归公，三十馀年，其修缮等等均由地方上主持，我不欲多参加意见也。

复谢，即候

春节康健，小桦、隋军同志均候

平伯　二月二十五日

曾孙丙然，叫名三岁，颇聪明。　附书

1987年2月4日

越男侄女惠鉴：

二日书收到，为慰。知经过手术，脱去戴了五十多年的眼镜，诚大快事，特此奉贺。

叔前去香港，平善。年初二，锡璇等合家来寓贺岁，凡十五人，一时盛会，闻有照相。

bbs.hlmbbs.com

匆贺

岁禧

叔平伯 启　正月初七日

致施蛰存*

1981年12月22日

蛰存兄：

手书欣诵。《杂拌儿》承绍介重印有成议，欣荷。吴君说用简体字，而愿意主用旧体，以原书照式重排，错误或可减少。否则鲁鱼亥豕，不便阅读，重印亦就无味。知足下必谓可，却尚未得其复音。

他们嘱我作“前言”，未能同意。方恐讹谬流传，悔其少作。他人重印则可，若自己本无此想，既不肯定，亦不否定，殊难着笔也。今题词约兄代之，最为恰当，庶几吾道不孤。尽可放笔为之，不必拘泥。旧学商量，亦一乐也。惟不宜溢美，以增颜汗耳。

若顾名思义，“杂拌儿”者，平民所食瓜豆小品，以娱新岁，

* 施蛰存（1905—　），浙江杭州人。作家、教授。

bbs.hlmbbs.com

本不登大雅之席。当初之意，不过尔尔。童心未改，已届耄荒，亦不能看校样，以精神视力均差。两集共删去六篇，谅荷同意。

平伯　十二月二十二日，北京

1982年1月28日

蛰存兄：

手书于节前欣诵。已照兄意，将原书仍分为二册。一册删二篇，二册删四篇，共六篇，馀均不动，已径告吴君，如别无问题，即可发排。大文仍盼先睹。

承赠《燕子龛诗》，谢谢。所附题咏，搜罗宏富，未易得也。我亦心仪此君，惜其早世，识面缘悭，致足惜耳。

所云《读诗札记》，即昔年青云路讲义。以后荒废，并无进益，后在京印成小册，流传至稀，若存若亡，虽承雅意拳拳，恐未宜重印耳。

近有周煦良君，于《晋阳学刊》谈《长恨歌》问题。昔年臆测，难成定论，不期有赏音，遂复一书，近已刊出，而讹字甚多。此间《新华文摘》编者来书，欲转载“通信”，似颇重视。为校改错字，或较《学刊》所载为胜。他日希阅正之。

《杂拌儿》中文字瑕瑜互见，凌乱不纯，一如其名。悔其少作，弃勿复道者久矣。今荷雅爱，为介绍重刊，诚为幸事。以目力减退，精神惚恍，不能自校，又荷允代看校样，俾免传讹，心感何似。叨同砚席，谊不敢辞。

知《词学》已见样本，旬日内可以快睹，何幸如之。兄之热情毅力，续遐丈榆兄未竟之业，为词坛护法，功德不浅矣。敬贺敬贺。即颂

撰安

平伯　一月廿八日

bbs.hlmbbs.com

1982年2月2日

蛰存兄：

前寄一函，想已收察。昨得手书并《题记》，至喜。文情委婉，不蔓不枝，允推合作，惠我良多。虽无夸饰，犹未免过爱之誉，感谢感谢。屈指青云往迹，瞬届六旬，藉君介绍，重拾前甑，殆有夙因，亦胜缘也。

只依事实，略校数点，如：《西还》上补《冬夜》；《七月》在《六月》之先，以中隔一年；引定庵句作“廿六年”，当时年齿恰符。馀均不动，已挂号寄吴君矣。

一集只删二篇，二集拟删四篇，后出可另商，或酌减。

书名去“儿”，是我提出的。当时的“儿”乃注音字母；今日之“儿”乃“兒”的简体，若连读三字，便与实用京音不同。此颇纤琐，读者不明，亦无关大体。来书云：“书名不可改”，诚然。今仍用原名不动，亦已告知吴君。

承告知周煦良近况，用氧气呼吸而写作不辍，可谓奇人。我与他有姻谊，却未识面。兄似和他相熟，便中希代致意。昔谈《长恨歌》无响应者，而此君独赏之，亦难得也。

《词学》想不日即可快睹。匆复，颂

春安

平伯　二月二日

1982年3月8日

蛰存兄：

得四日手书，内子之丧，承致唁慰，殁存均感。

bbs.hlmbbs.com

伊固久病，而临终时迅疾和平，只两日，于二月七日逝世，阴历正月十四日。我固能以理遣情，而陈迹太多，处处枨触，心情之劣，可以想见。兹附奉遗作小词一首俟正。又检七十年前旧小说译本中词一首尘睐。俱不必以之入《词学》也。前者惠赐和章，渠以欣赏，曾为抄写，顷亦检出。回思沪北前尘，不胜怅惘。匆复不具，即颂

著祺

平伯　一九八二年三月八日

1982年5月8日

蛰存兄：

手书及惠赠刊物，次第收到。

大作雒诵欣佩。词之初起，盖未定名。"诗馀"之称，良多歧义。诗集之馀欤？抑诗体之馀？而"馀"之一字，复易引起与诗有正闰、高下、雅俗之误会。因之群言淆乱。今得斯篇，引证源流，明辨以析，令人心悦。何不刊诸《词学》？想必改定旧稿，在编辑创刊号之后欤？

兼示以吴君《三家词法》一文，亦甚精细恰当，或与今日风尚有异。若乐笑翁所提周姜四家，良无闲然，素所服膺也。只梦窗微嫌其晦耳。其佳者自不可及。妄谈如此。

拙作佚词一首，未入集中，今抄奉备览。赐和歌行，内子迻录本，以病中腕劣未署名，今补钤小印，复印附上存念。复颂

著安

平伯　五月八日

bbs.hlmbbs.com

致姜德明*

1977年11月19日

德明同志：

承赠自印《周总理诗集》，书品颇精，谢谢！

《我们》是廿年代，我与朱公① 共编的，只出了两期，就中止了。原由不大记得，大约总是销路不大好。我编《七月》，朱编《六月》②，圣翁未编。

其所以《七月》号不具名，盖无甚深义。写稿者都是熟人，可共负文责。又有一些空想，务实而不求名，就算是无名氏的作品罢。后来觉得这办法不大妥当，就在《六月》号上发表了。承询

---

* 姜德明，当代散文作家。时任人民日报副刊编辑。

① 即朱自清。

② 《七月》指1924年出版的刊物《我们的七月》；《六月》指1925年出版的刊物《我们的六月》。

bbs.hlmbbs.com

为愧。

这两期可称同人刊物。简称曰《我们》(不宜称《我们丛刊》)，钤印曰O. M.，恐不能算“文学研究会”的外围刊物。从第一期作者不具名一点即可知之。

匆复，候

安

俞平伯　十一月十九日

1979年8月16日

德明同志：

承赠《战地》，谢谢。

示悉。我近无写作。所云“三槐”者，尚有《槐屋梦寻》、《槐痕》，俱已亡佚。五言长篇①，昔年寱醉之语，不值分析，留供赏玩耳。印本有数种，皆珂罗版，已不甚记得了。《古槐书屋词》木刻本，久绝版。顷拟重编，尚未就。

所云“静娟”，姓胡，我的姨表妹，其人尚在北京。你买得此本很巧。自悔其少作，乃荷代我保存，为愧。颂

安

平伯　八月十六日

1983年10月8日

德明同志：

承赠《绿》，谢谢。惟过迟缓已秋令矣。四日贵报《大地》漫

---

① 指长诗《遥夜闺思引》。

笔栏载沈君一文，想已见到。拙稿① 系多年旧作乃承赞誉，针砭时风，意亦可取，惟原文载《文史知识》第九期，行格不相对有四五行之多，又有错字，沈文并未提到。如有人检读，将对之茫然。近来刊物繁昌，而情况凌乱，不仅排印、校对，即编者亦喜臆改原文，每闹笑话，如此文中有“疏萤照晓”，“讹”作“晚”字。又“不恋单衾再三起”讹作“衣”字，亦甚可叹。即候

近祉

平伯　十月八日

1985年3月10日

德明同志：

得来书并附文②。清华往迹我无意重提，你有此文亦好。有二点似须一说。

1. 此社只唱曲，并不演戏。这是古代曲社（会）的传统，其兼演出者乃后来的事。“清工”、“戏工”原是分开的。

2. 文末一节当删。所说三点我都不敢当，若移指俞振飞先生，则比较确。我既不会吹笛，亦不会演戏，只会些书房里的昆曲而已，或系传闻之误，所谓“俞”，殆即振飞也。

匆复，候

安

平伯　三月十日

---

① 指《白石〈秋宵吟〉与〈清真词〉之关系》一文。

② 指姜德明作《俞平伯与谷音社》一文。

bbs.hlmbbs.com

1986年6月28日

德明同志：

示悉，复制品甚佳，得读谢谢。仍奉返，乞收。事在三十年代前。

乌巾山，一作乌牛，地在德清东门外。先曾祖故居，所谓"乌巾山下先人屋"者是，后遂刻一章为纪念，不幸于"六六"之变一旦失之，只留此"印蜕"耳，似亦可珍也。即颂

康健

平伯　六月二十八日

致顾颉刚*

1924年5月21日

颉兄：

昨寄一快信想先到了。北京如有相巧之事可得，希即示知。弟本拟一个人先来京一行。现在因省盘川，拟俟京中觅得一席即移家北上。暂时仍拟住在老君堂。徐图另觅他屋，似较妥善。所以拟北行之故，言之甚琐冗，非此能尽。如京行实现，虽去湖山之美，颇有朋友之乐，足以相偿也。同做北京人，如何？

日来有何佳趣？前来信所言，确有至理，论处事须认真一节，尤见卓识。《鬼劫》此剧，本是发抒各方面的人生观，言非一途也。介泉论兄言，甚有见地。情场中本不容有傲骨也。特兄裴回在情

* 顾颉刚（1893—1980），江苏吴县人，著名历史学家。1921年俞平伯与顾颉刚讨论《红楼梦》的通信辑入本全集第五卷《红楼梦著述一集》。

bbs.hlmbbs.com

场边际或不切保留三分傲气耳。朴社报告中万里去年公积未交清，所缴款似不当算入本年度。因如此，太淆混了，且亦不甚通。弟主张挨月交付，不可逾越，以归一律。兄见如何？

弟平　五月廿一日

连峰浓绿依眉妩，谁洒燕支荡夕曛？

俯仰关山好颜色，钗钿堕处尽烟云！

颉兄以居庸所摄景属题，即赋此奉正。

弟平伯　一九二四，五，二十

1924年10月4日

颉刚兄：

（上略）在上月二十五日下午一时四十分，南屏下雷峰塔全圮。弟时适与寺僧弈，故未得见。事后般舟往观，只见一抔黄壤而已。为吟绝句一章，如下：

绛袖垂肩翠发长，美人湖改旧时妆。

千年抔土飘风尽，终古荒寒有夕阳。

塔圮后，发见的古物不外两种：（A）塔砖。无甚佳者，大小不等，上有黄泥。砖并不作红色。砖大概有三种：（1）有孔无字的。孔不贯通，系以庋经者。（2）无孔有字的。字大半系砖匠姓名。弟所得一，边有“上官”字，兹将拓本呈览。但弟曾见一砖，上有“吴土吴妃”四字，却甚别致，不省其故。（3）无孔无字的，此疑是后人修塔用品，不敢必为当年物矣。（B）塔经。此俱系《陀罗尼经》小卷，粗如拇指，长约二寸弱。全整者颇少，弟得见而力不能得。在经首有小字三行，其文如下：

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

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

bbs.hlmbbs.com

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纪

下有佛像塔图诸绘；以下即本经文。至经文与通行者有何歧异，则因未得细校，不得而知。经纸朽腐已极，触指即落，甚不易揭视。弟得一残卷，尚未打开。

此塔本有“黄妃”、“卢妃”诸名，又有曾经雷火之说。今观经题，似当年所构即系砖塔，非特无为妃嫔造塔之说，且曾经雷火之言亦未可信，甚矣人之好为附会也。有暇拟作一文考之，亦今秋避兵湖上之一段因缘也。

弟俞平伯　一九二四年十月四日

致钱大宇*

1984年12月30日

大宇同志：

上月来书和寄赠茶叶，次第由许先生转到，多谢多谢。承你关垂，甚感！我自己却并无不平之感，只是随便瞎写，不合时世固其所也。今依来信提出的，分别简答如下：

一、生平无足道，不愿写回忆录，更无小传。

二、离杭在民国甲子冬（一九二四年），以前常往来南北，以后常住北京，直到现在。

三、出国两次，皆无成绩。第一为一九二〇游英，第二为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游美，冬则返。

四、一九二三秋冬，在上海大学任教，一九二四年春在西湖

* 钱大宇，湖州市文学学会副会长。

俞楼。

五、《燕知草》之名如刘文[1]所言，但他引李白诗“燕草碧如丝”，“丝”误作“绿”，不通；又李诗“燕”是平声（幽燕），“燕知”是仄声（燕子）。

六、偕朱[2]同游秦淮（一九二三，癸亥）同题各作，他写实，我多空想。其他情况不记得，不能奉答。明年以后，将有我的散文选、序跋文、旧体诗钞次第印行。《论诗词曲杂著》有“上海古籍”版，附闻。匆复布谢，即祝

健

俞平伯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卅日

1985年4月13日

大宇同志：

六日来书及打印札记均收到，谢谢。札记清楚甚佳，惟仍多过誉耳。书写墨迹甚淡，只就记忆简答：

一、一九二四年甲子回京后，曾在一外国语学校教中文，时间不长，后转入盔甲厂燕大教文学史等，迁西郊。

二、我在杭州一师任课（一九二〇年）在朱公之前。朱在北大，比我晚一班，并未相识，到杭始识面。

三、《剑鞘》在北京朴社出版，我的一部分不多，后或收入他书，已不大记得了。检书可知，而书流传甚少，我早已没有。

四、我曾祖事迹，正式的见《清史稿》，其他所载相仿。我无

---

① 指刘华庭作《俞平伯的〈燕知草〉》一文。

② 即朱自清。一九二三年，俞平伯与朱自清同游秦淮河后，分别写作了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bbs.hlmbbs.com

意见，我岂近推为名人。

匆复，祝

健

平伯　四月十三日

毛笔不须送，亦未到。

1985年6月1日

大宇同志：

来书收到，赠笔至佳，屡承馈赠殊勿敢当。茶叶尚未到，厚意为荷！以后希勿再赠。

所询各点，简单奉答：

一、我的《花匠》、《重过西园码头》并不见佳，乃蒙鲁迅青眼入选，非常惭愧！“五四”时代力求解放，于今将七十载。《西园》开首只是幻想如小说，被朱说了些俏皮话，弄得人胡涂了。赵，造也；心馀，姓俞，可见其人子虚乌有，年少妄为，不足道，你亦无须过于重视。

二、香港有我文选本，友人见赠，曾见过一次，现在已没有了。内有新诗散文，选得尚好，只是偷印，亦不与我通信，无可言者。

三、你要我的照片，他日可检奉一纸。但我极怕人来照相的，徒留幻像而已。即颂

近祉

平伯　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

bbs.hlmbbs.com

1985年6月14日

大宇同志：

来书及惠赠新茶，谢谢。以后请勿送物为属，以无可报答。

“燕草如碧丝”，你见版本当然是对的，但燕草与燕知草并无甚关系。（一）燕知，燕子，“燕”字仄声；燕草，幽燕，地名，平声。（二）书名有“知”字，不连草。不过借字面，草字偶合，其实是草稿之草，非草木之草，琐琐无关大体。

匆复布谢，颂

近祉

平伯　六月十四日

1986年1月10日

大宇同志：

惠书并赐以炒米粉，还有青梅、蜜糕，感谢感谢！承惠多珍，却不可再给，使我不安矣。

先公昔有《词选》一册，今奉赠，于九日挂号寄上，希察收。前未付印，古籍版。

本月二十日，社科院文研所将为我开一从事学术工作六十五周年纪念会，出席者只二百，人亦不多。有旧稿谈《红楼梦》者，只两篇耳，芜杂不足观。

匆复不一，即颂

文安

平伯　一月十日

致徐家昌*

1974年12月4日

仲茂甥览：

久未通书，有时从小平处得略悉近况。日前得来书，知身体安好良慰。我等大体安善，不易迁居。大女仍在我处，伊家已迁至东四四条四十一号。寄来诗稿甚多，亦有佳句，当徐读之。七舅于七〇年冬病故于北大，其时我二人在豫，归后始知之，诚可悲痛也。即问

近好

舅氏书　十二月四日

---

* 徐家昌，字仲茂。俞平伯的外甥。1979年始在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

1982年5月21日

仲茂甥：

得香港何焯贤先生寄来你所写文字剪报（你想已看到），称为“大有分量”是可喜的。我亦看过，比原稿好得多了，可见反复看、多修改是必要的。《论》、《孟》是简洁的典范。苏曼殊诗我想写一短文，近还缺少精力和时间。你尚须努力，问好。

平伯　五月廿一日

1982年6月27日

仲茂：

小平来京，前日回去。《绚华室诗忆》已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能否影印或复制尚不可知。又前次携去之《读诗札记》，近有用处，于来京带回为要。馀俟晤谈，即候

近好

平伯　六月二十七日

1986年2月22日

仲茂甥：

近维安吉。前诗如刊载《红专》似亦妥，以近刊吴小如文，却尚未见。“少老”固比“老少”好，而作“少长”尤妥，见《兰亭序》，又见《左传》七，“城濮之战”：“少长有礼，其可用也”则尤典雅，可酌用之。

孙玉蓉处近无信息来，亦且听其自然。

bbs.hlmbbs.com

我近况尚好，更疲软，又写字每误，即此可知。馀不一，即颂

近祉

平伯　二月廿二日

致郭学群*

1971年8月21日

学群贤甥惠览：

许久未通音问，前闻患腿痛，针药有瘥否，良为悬系。上月韵眉来寓，赠以新画花卉鸭子颇精美，又出示吾甥为愚夫妇祝寿新篇，雒诵忻慰无量，不仅清丽熨贴切合实事，更中饶深情，非泛泛羔雁之比也，感谢感谢！笔迹秀美犹如畴昔，此耄期之征，当为珍藏之。二嫂挈久祺亦曾惠临，伊能够出门远来不易，甚为喜慰。历春讫夏寓间一是平顺，我在家时多或以破书遮眼，或写小文遣日。内子时有小恙幸得粗安。儿辈常叙可释岑寂。它日如能南归，必先访足下，却未可期诸旦夕。若文从北来，自当扫径以续前游，白首重逢，诚为快事也。草此，即候

---

* 郭学群（1902—1991），俞平伯外甥。原任上海图书馆馆长。

bbs.hlmbbs.com

双祉

平伯 手启　旧历七月一日

内子属笔道谢致念。

1974年8月17日

学群甥惠睐：

日前韵眉来寓，以内子帨辰承贤梁孟见赠衣料，远道盛情至为纫感。是日儿辈均来，亲戚小集有二十馀人，寓楼狭小已颇拥挤矣。欢叙畅适而海天云树更切怀人，把握软红期诸异日。迩况粗安藉释锦注。草此，即颂

俪绥

平伯　八月十七日

内子嘱笔问候梁孟并致谢。

1974年9月6日

学群贤甥惠睐：

诵来书藉悉近况为慰。南北迢遥总期它日得把晤也。前寓各物存者什无一二，照片均荡然，今有少许是后得者。先公、慈遗影只在老君堂与清华园各一而已，不克分贻为怅。自七一年归京，夏闰丈之三世兄慧远（顷闻已故）以"花之寺看海棠诗册"相赠，有诸老辈翰林手迹、先公诗画，更有庚辰三月姊丈题诗花笺两幅。以时较后未裱在内，今亦无由补装。拟检赠吾甥保藏之，妥封寄上，或俟他日面奉。亦适宜否，希便中见告，匆复，候

俪绥

平　手启　九月六日

bbs.hlmbbs.com

1974年11月30日

学群贤甥：

十月及十一月廿四日两书均收诵，所云花之寺海棠诗册乃夏闰老所藏，其三世兄慧远前年见赠者，花笺夹在内，原未裱入，惧其久而佚也，遂以相贻。其老君堂旧寓之物太半无存，先公遗翰亦甚稀，记尚有些小楹联俟他日检得后奉上。京寓粗安，忽忽已届冬月，年矢催人老而逾速，如何如何。

承示《浣溪沙》极清，一气呵成，不见次韵痕迹，此调过片以用偶句为正格，却亦有不用者，故不拘也，况新作此两句亦可云相对，只字面未工整耳。谅君坦阅正必有美评也。总复即候

俪福

平　顿首　十一月卅日

内子附笔致候。

1976年11月15日

学群贤甥惠览：

复书欣诵，重九登高，饮酒赋诗，海上作寓，佳兴不浅为慰。许锷，字颖叔，又字莲叔，清咸丰时吴人，所著《石湖棹歌》见于记载，今发见其精楷手稿乃其副本也。正本已佚。

已交冬令，室内尚无暖气，幸不甚冷。偶拈近闻赋小词，又友人以诗见示一并写寄博笑，亦可代晤谈之一二。草此不具，即候

近好

平伯　十一月十五日

bbs.hlmbbs.com

1977年10月31日

学群甥惠览：

在京时屡承过访，至欣。后悉匆匆返申以落实政策有莺迁之讯，诚可喜也。年光易过，旧称花烛重圆不觉已届此期。承寄书相贺，且辱佳章，同深感荷。诗中措词安雅，摅情深厚，浣颂尤佩。洵诗道与年俱进矣。是日只家庭小集。淞帆、韵眉均来，许家则季珣与骙若伉俪，共饭有二十馀人，亦颇热闹。琐述，即颂

近安

平伯　旧历九月十九日

内子附笔致候道谢。

1977年11月12日

学群贤甥：

八日手书诵悉。承示惠诗初稿，虽逊改本之工丽，而亲切过之，玉甥之评不谬。“名”出韵，“珍”韵自佳，亦不浮泛，惟推许郑重只益余愧，然足征足下见爱之厚也。君坦兄久失瞻对，承赐新词相贺，语多风趣，可浣俗尘，浣诵欣感。尚有一小故事：曾书“春在堂”墨迹尚存，只不便张挂，亦未以示友，则“春在庐新”语有着落，亦可资谈助也。近友人镌一小章，聊留鸿印，附钤于另纸博笑。匆复不尽，即颂

冬安

平启　十一，十二

二嫂已北上否？晤时为致意。

bbs.hlmbbs.com

1978年1月16日

学群贤甥青览：

近作奉上。阅后希转给李宝森君一看。（曾惠贺年帖甚精已复谢）迟日亦希转呈君坦丈正之。以字数较多，手腕疲软未克多钞也。此诗旨在通俗，纪实而已。中段有些自我批评，亦本怀也。京尘旧迹，瞬已周甲。甥为当时贺客之一，或有所忆耶。愚等近况粗可，乏滚足陈。或云诗中首两韵似乎情调偏低，然亦不能改也。尊此，即颂

近祉

平伯　丁巳腊八日

1978年2月26日

学群贤甥青览：

迭奉手书悉一切。拙句承誉为欣，且在朋侪间流传，且闻将以诗画相贺，尤为深幸。自惭下里之音纪实而已。李君伉俪祈代致意。近日政协开会逾旬，愚因病不能每次都去，已颇觉劳累。内子病亦未愈，寓次粗安。知尚未乔迁即寄此书。候

春安

平伯　二月廿六日

1978年3月12日

学群贤甥惠览：

承来书抄示老辈题词，俱极妙。近怀劣劣，望而却步，写奉

bbs.hlmbbs.com

二绝句聊以塞责耳。他日裱就如文从于来京时携之，俾得一观最妙。政协开会旬馀，虽只去六次已甚疲乏。春日渐和，莺迁想不远矣。草候

近祉

平伯　三月十二日

1978年6月27日

学群贤甥惠览：

久未通书，冗懒为歉。日前拟作书而已届六月，恐已迁居新址，问讯坦翁，知其尚未。瞬已数月，自春而夏，想近候安佳，或颇劳勤，时以为念。我行步仍不稳，写字还好，其他亦无增减。内子仍患头晕。寓次粗安。政协、文联皆开大会，我只出席各三、五次，因需小车，有人扶持始可。小诗二首登在四、九沪《文汇报》上。与甡翁诗翰往还，颇可遣寂（另纸附去）。前曾惠临。匆候

暑祺

平　手书　六月二七日

1979年1月9日

学群贤甥惠览：

日前韵眉携赠花鸟画帧承题词雅隽，顷又由伊处转来惠贻二律句，情辞并茂，委宛清切，诗笔与年俱进矣，心感兼佩。愚童心犹在已及耄荒，马齿徒增安足云寿。君坦翁亦赐以金缕新词，嘉言稠叠洵属过爱已。腊八日假西单湘江小集，到者约四十人皆至戚，惜南云迢递未能同叙。愚等病未愈，幸尚粗安。匆此，即颂

bbs.hlmbbs.com

近安

平伯 启　一月九日

内子附笔

1979年2月7日

学群贤甥青览：

前闻途中被车撞伤，十分悬念。后知渐臻康复，诸事顺遂，职位复旧，远怀略慰。洵吉人天佑也。诸维万万珍摄为要。近作“五四”纪念诗十首，附奉备览。那天禁足不得外出。甥或犹忆之，然已匆匆六十年矣。此候

痊福

平 启　一九七九年二月七日

1979年3月17日

学群贤甥惠览：

十二日手书收到，同日邮寄题词想亦入览矣。坦翁多年未作长歌，乃承赐和拙句，其辞绝妙而雅意惓惓，尤为可感。顷已敬复将附呈诗稿等。《后兕央社曲》题极新雅，昔人有待阙鸳鸯社。鸳社即青庐之意，我前诗亦用之，今和章以斯为题，后者对前而言，此却无所谓前，前即愚当日结婚时也。其思路固绝佳。拟钞写一通，原稿当什袭藏之。知节候清和，莺迁有期，深慰远怀。我近况粗可，会后仍有笔墨应酬，亦借以遣日耳。内子近常往医院，用钴放射线治疗，冀其有瘳。草此不具，即候

时祉

平 手启　三月十七日

bbs.hlmbbs.com

1979年4月16日

学群贤甥惠览：

手书诵悉。写件二种一并附上。诗句修改，字则弥劣为歉。常与牲翁通信颇乐；近和拙词推许过爱，为之惭汗。草复，颂

近祉

平伯　四月十六日

1979年12月21日

学群甥惠鉴：

前书想已见到。十九日下午我在东风剧场（即吉祥戏院）看昆曲戏，遇见玉甥。她给我《病中呓语》照相底片，我要重印。此件原稿已于一九六六年失去，此底片已成孤本。幸亏当时在尊处留影，方能保存。我很觉感幸。拟于晒印后，将原件奉还，如要晒印本亦可奉上，便中希告我为荷。

我近体尚好。十九日以旧曲社友人坚邀，且以小车接送，遂偕内子同去。二时去，四时即归。大轴是京戏《挑滑车》，未及观也。匆此，即候

冬安

平伯　十二月廿一日

1979年12月26日

学群甥：

廿二日复书收到，知近亦观昆剧，意兴不衰，可谓甚巧。想

是新编，宜与旧曲韵味不同耳。兹附上《病中呓语》照片四张。此诗本集未收仅留孤影，洵可珍，亦难得之遇也。既荷惠贻，自当谨存。若夫世守自属难期，此由世变使然，殆非后裔之咎。姑尽我心，其他不须远计也。澄怀达观，当告勉之。刚直公像底片便中仍祈见赐（此照片我处曾有之，盖即此件）。画幅原件，在马医科寓中，曾挂在西书房内，每于朔望，我去拈香。记得容颜清峻。不觉七十馀年，今绝无知之者矣。天寒岁暮，诸维

珍重不宣

平 手启

《唐宋词选释》出版，迟日当寄赠一册。

1980年8月23日

学群甥惠览：

日久未通书，每以为念。得十七日手书极慰。又承寄《文学评论》亦已收到。王若望君文平允明白，其中承为划出之一节其建议尤具体，读后为欣。回首前踪，光阴逝水，不觉二十七年，又感慨系之矣。此间于八日对海外广播“我的访问记”，云须重新评价五四年的批判，意亦略同，都是好消息。吴下荒园已成大杂院，修复匪易。愚对万事付之烟云，以友人关垂情重，又有园林建筑专家相助，遂徇众议陈请，附名骥尾且听下文如何。想当事者自有权衡也。若引年耄耋犹忆垂髫与我同此感怀，恐有亦惟有足下耳。照片印就，期得一观。匆复，颂

近安，维多珍摄，不一。

平伯 八月廿三日

1982年1月16日

学群贤甥：

前属韵眉转奉小条，知已邀察。再荷盛情征稿，而故纸灰飞，新思枯窘，难于应命，只以烬馀塞责，今附上。不知适用否？请图书馆主者审核之。似只宜付排印，纸敝字劣，若予复制珍庋，诚为矜宠耳。（复制自依原迹。排印则第二页末行“馀”请改“留”，惧其混淆也。并希注意校对为荷。）此诗曾写示人数次，却未发表过，此尚是初次也。今年气候甚寒，我等皆衰疾，伛卧多于起坐。内子夙恙，近又患腿肿，拟延医一诊，药物扶持，如惠书所云也。匆复不尽，即颂

近安，春禧

平伯　一月十六日

1983年4月26日

学群贤甥：

久未通信，时以起居为念。昨奉手书并承惠王书墓铭复印本，得瞻先正墨妙，感谢感谢。忆去岁图书馆纪念曾寄去《定陵行》稿，未知已入册否？阅报似在古籍出版社印行也。我近眠食尚可，只步履愈弱时虞蹉跌。有日本写经卷轴，家藏多年，顷捐献法源寺，拟以小文记之。草复，即候

近安

平伯　四月廿六日

1984年1月29日

学群贤甥：

岁暮得惠书知近候胜常为慰。家庭烦琐，老境每不能免，固宜旷怀作达，付之行云流水，幸勿过萦怀抱。来春或作佳游，复盼重踏软尘，俾得快叙，倾写夙怀。贵馆卅年纪念册已蒙见赐，俚歌一章错杂高文中，弥觉惭愧。曾看校样，文字无讹亦似可喜。承示拟以旧藏《预言》书见假，感幸何似，有如所云“亡书久似忆良朋”也。希即挂号寄下，至荷。封面书名或无妨碍欤。

昨另封寄奉《新秋剩语》，去年复制本，亦有《遣悲怀》诗意，吾甥阅之，必多感慨。

匆复，即候

近祉，顺贺甲子新春

平伯　一，二九

1984年2月19日

学群贤甥如晤：

前得手书知书册托令侄女携来，讵意玉甥女往取时，旋即在旅舍遗失，事出意外，颇觉奇异。承雅意假观，迄未得读，弥感怅惘。楚弓楚得，奇书总在天壤间，其得失显晦有时，盖亦前定也。近偶读《鸡肋编》有云：“未至豫言固当为虚，及其已至又无所及”，斯达人之言也。然世间确有此奇迹，不可思议，却是事实。吾辈得共读斯编自是胜缘，固不足介怀也。甥意谅亦差同。

《病中呓语》照相底片前蒙惠赠，顷将原片外加一框印出颇佳，兹检奉一份。又戏书联语，本于刚直公昔赠曾祖篆字联：“开卷古

bbs.hlmbbs.com

今都在眼，闭门晴雨不关心"，僭易七字，以纪近况，一并附上博粲。匆布，即候

近祉

平伯　二月十九日

致黄君坦*

1978年5月3日

甡翁尊鉴：

前辱驾临深荷隆情，久别得瞻芝颜，尤为快慰。日前又奉手教兼赐和章两首，情辞深美，若弟率呈打油之句，真似抛砖引玉也。宾王于南明时追谥文忠夙所未知，承见示为幸。敬业起兵草草而实为唐之孤忠，且干父之蛊史家或以成败论人亦可惜也。先曾祖日记影印尚乏机缘，谨藏以待他日。先君题后，期于后丁卯裔孙再识，则甲子两周矣。若弟之病体能待否耶？周君文阅讫已寄还，略附鄙见，签注即仿尊式为之。草草不尽，即颂

---

* 黄君坦（1902—1986），名孝平，别号甦宇，晚号甡翁。福建闽侯人。书法家兼词家，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与俞平伯有姻亲关系。

bbs.hlmbbs.com

著安

弟平　顿首　五月三日

偶阅《通鉴·唐纪》(卷二百九)胡注引义山代董秀才却扇诗：

莫将画扇出帷来，遮掩春山滞上才。

若道团圆似明月，此中须放桂花开。

检朱注《玉谿集》无之，盖集外诗也。因之想起前呈俚曲结句之未佳，末韵第三句直率欠雅，第四句衰飒。今拟改即用上引诗意为之：

即教退尽江郎笔，却扇曾窥月姊妆。

虽不颓堕，未免夸诞，知我者当勿哂之。一九七八年"五一"节写呈牲翁我兄吟正

弟平　未是草

1978年5月29日

牲翁左右：

承惠示朱氏丛书刘集详情，一如自检，不胜感谢，多渎清神，至歉。指明"诘"、"常"二字俱精，恒山、常山最易淆混，今核诸史地无讹，足证旧刊之接近原稿。经法眼鉴别，无任钦迟，非面谀也。词释中刘《竹枝词》即拟用之作正文，兹将注文草稿求正，极盼指明错误，幸甚幸甚。三种本子一作两"情"，一作两"晴"，唯此"情"、"晴"双关互见，其间得失诚不易言。我兄前书云"风格顿异"，而言之不详，企续示发挥之，推敲即切磋之乐，当必蒙印可。书中又言校注古籍亦一苦差，诚然。近日是否有某项工作，希便中示及。弟前编"词选"亦大有同感，因而顷不拟过多改动，未免慵劣，殊愧。匆复，颂

bbs.hlmbbs.com

著安

弟平 顿首　五月廿九日

1978年6月22日

承惠临。录示《成都古今记》："红楼先主所建彩绘华侈，……城中人相率来观，曰看画红楼。"言"红楼"不言"朱门"，与史鉴异，"画红楼"之上多一"看"字，尤妙，是当时确有一金碧辉煌之楼也。夫王建据蜀僭拟皇居，想必峻宇雕墙，楼居深迥则路人安得聚而观之，盖亦稍有可疑者。窃谓吾辈习见清代王府款式，而古代朱门未必如是，或上起崇楼雕镂华饰，"楼"者，门楼，朱门即红楼也，二者各就一面言之耳。此折衷之论或病穿凿，不堪为"红楼"书名解惑，改写小诗即呈

甡翁吟诲

弟平伯　六月二十二日

1978年6月23日

甦宇尊兄座前：

奉手教，蒙尘叩缶赐以瑶章，洵如抛砖引玉，欣幸。奚如集句咏近闻，极为清切，次首首联自然入妙而措词微婉，不失忠厚之旨，尤所钦佩，因之想到弟于此篇曾妄有评议，兹另纸录呈鉴正。又于二十年代时，许季湘兄集玉谿句颇工，今亦抄呈四首以佐吟兴，亦野人之意耳。尊论词家流派精微恰当，足为瞽说针砭，益我良多，兹将诸家仍分为二，于漱玉、白石稍加分别。"前言"原系一九六二年旧稿，今改为"附录"，拟不多更动，以存其真。当另有"前言"，尚未想到如何下笔，恐亦不过约略点到而已。又

bbs.hlmbbs.com

承尊赐精刊《长吉诗集》，已获展诵。吴氏评注致佳，简而居要，校刊恰当，如《吕将军歌》："傅粉女郎火旗下"，如观三国名剧，较之通行本作"大旗"者有仙凡之别，不仅引用李杜诗为有据也。鄙意评注固为有助，亦不宜过多，多则反妨正文，而今日又必须求详，近治拙编亦不免斯病，他日幸得刊行，殆不值知音之一哂也。二李于唐诗实为双璧，昌谷虽奇诡，却不似玉谿之沉晦。昕夕与共，纂铭嘉惠矣。顷奉廿二日手教快甚，盖是尧夫非君实，语良确，谓不必再检他书，即此已足，尘渎至歉。面呈之茗是湖北英山产品，初沏不如龙井，而后味较永。匆复，敬候

吟安

弟平　拜启　六月二十三日

1978年6月28日

甦宇我兄赐鉴：

承示惠借《冬郎集》深荷雅爱，请暂留置邺架，俟迟日往领。浣诵篇什及书中谈楼居南北今昔之殊，均极名隽，《石头记》不多写楼正是北地风光。忆初入马神庙大学，朱门未改，后有高楼用以藏书，云是四公主妆阁也。后来闻蛰园亦去重访，不知曾有吟咏否。"词选"校阅粗毕，定名踌躇，曰"词释"稍嫌夸大（上卷唐五代词注较简），曰"浅释"或"简释"，又觉其不能浅简，奈何！于白石词注有两条恐不甚恰当，另纸抄呈鉴正。馀容后陈不一。敬候

暑安

弟平　顿首　六月廿八日

bbs.hlmbbs.com

1978年8月29日

甦宇吾兄尊鉴：

承示“词选”拙稿改字，极感佩。周、辛词二处“家”字“啼”字仍以从原稿为是，此乃深察词意者。弟当日何以拟改（非近日所改）已不甚记得，大约是版本问题，今决遵依改回并此致谢。敦煌词问题颇多，大约出版社人将于下月初来寓商讨，其事亦烦琐，容一并讨论之。前率陈梦中句颇拙，乃承不弃写入新词化以空灵，所谓死句活参，甚佩妙思。且比呓语零星，本属无可位置者，今以之入词，他年得附骥尾而流传，亦文字之胜缘，何其幸哉。惟拙言转入尊词中即成颂赞语，殊不可当也，为愧兼感。叶圣老住院两月，以胆石行手术，近闻稍愈，或可无恙，而心常悬念之。彼有旧词，作于二十六年前在寓聆曲，今抄奉吟赏，所纪曲目如下：

《玉簪记·琴挑》　　《紫钗记·折柳》
《牧羊记·望乡》　　《孽海记·下山》
《金雀记·乔醋》　　《渔家乐·藏舟》

弟是日即唱下山的和尚也，一笑。近日转凉，维多保重，不一。即颂

吟安

弟平　顿首　八月二十九日

1978年11月3日

《唐宋词选》二八三页：

汪元量《水龙吟》：“鼓鞞惊破霓裳，海棠亭北多风雨。”句下

bbs.hlmbbs.com

注引《杨太真外传》："明皇登沉香亭召太真'妃子，妃子'时卯醉未醒，命力士使侍儿扶掖而至。妃子醉颜残妆，钗横鬓乱，不能再拜。明皇笑曰：'岂是妃子醉，直海棠睡未足耳。'"

据出版社人云：鲁迅《唐宋传奇集》中《杨太真外传》无此一条。

忆近人书中云：《冷斋夜话》引此条以说东坡海棠诗："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银烛照红妆"，固甚适合。但检《冷斋夜话》亦云无之，在类书中或有线索，当再觅之。

关于此故事，我公若有所忆及示知一二，幸甚幸甚。

甡公鉴教

弟平　书呈　三日

1978年11月6日

甡翁左右：

觅得《冷斋夜话》原书后重上一笺，计已邀察。即奉四日还云指引详明，不胜感幸。据刘生书云：顾氏文房小说本亦无此故事，明刊既然殆可作为佚文看，兹另纸缮写渎陈候政。其文字亦较前录者为佳，如"真是海棠"云云，"真"字妙得口语神情，作"直"便太老实了，亦谓可否？敝帙被友索回，亦免以砾石，久尘清睐，明岁当呈新本求教。答人问隽妙解颐，南华非僻书此语颇唐突，聊发一笑耳。匆候

撰安

弟平　顿首　十一月六日

bbs.hlmbbs.com

1978年11月14日

甡公座右：

敬诵十日手教，弟马齿徒增安足云寿，乃蒙先期预锡瑶章，矜宠有加，感切惭萦。以近牵冗俗未克赓音，为歉怅。昔曾有《六十自嗟》诗，其首二章纪我生之初，于纸后写奉哂诲。似与尊作下片下山和尚云云有于喁之兴也，中观摄空假二观，其改抹前句者只为理路稍清耳，而此境固敻绝也。承写示半山诗句，昔未读，极超脱而不离平实，深得南宗之妙，此老一现宰官身，晚参禅悦若斯，不胜高山景行之思，窃与我兄有同情焉。昨晨有美国“汉代研究考察团”四人来访，团长余英时曾著《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一书，颇饶新意，似胜于国内诸子。又有文学所同志来寓谈话，良惬。会前洒扫忙碌，将大间床位临时搬出，亦可笑也。匆匆答谢，敬候

冬安

弟平　顿首　十一月十四日

1979年4月15日

甡翁座右：

近得周笃文来书，知诸翁阳台赏杏且示以大作新词，浣诵为快。近晤叶圣陶兄，询知遐庵词序中“黄自”下并无脱漏，黄自乃炎培之子侄，著名音乐界，善制歌谱，以《风正飘飘》大合唱曲得名。序文以之列萧友梅之下固甚恰当。月馀怀疑，一旦冰释，亦快事也。近得周作人佚诗一首，另纸抄奉。匆颂

吟安

弟平伯　四月十五夕

bbs.hlmbbs.com

信待发，诵十二日手书并亲笔新词，感谢感谢。佳游因病未得追陪，公先为婉谢，是知我者。照相底片用毕后见返为幸，尽可从容时日也。　附启

1979年5月6日

牲翁座右：

前日同时奉两手书，承关怀"词选"中敦煌曲子文字异同，感谢感谢。所据即王重民本，未看到卷子照片，只依文义韵脚以臆测校正，诚不够谨严，却亦有一看法，以为选本不比专集，宜于眉清目朗，便于吟诵欣赏，若记校勘反觉累坠。各家词异文亦多，且弟于版本甚疏，亦藏拙之意耳。敦煌卷子讹乱极多，须添不少小注，徒令读者目眩惊讶。以《南歌子》言，"蛮儿"引长吉诗，亦以意改字，原作"緜"，疑是"蠻"字之上半，钞者简化之，亦未有依据也。荒率类是，幸哂正之。潘某是否海外人，与二北之笔墨官司不知如何打法，岂在报刊欤？敦煌卷本易引纠纷者，窃有望洋之叹也。

前呈各件愿多留吟几，下月掷还。承奖誉备至而斧削尤所深企，曾经法眼使弟释然矣。五月四日曾赴一座谈会，多老人，弟未发言，兀坐三小时许，颇觉疲困。会事见五月五日《光明日报》。绝句十首[①]已载上海《文汇报》，亦尚拟修补其第一首，"太学举幡"似宜加注，却已忘其出典，便中示知一二，感纫无既，大有乞醯意，殊可笑也。匆叩

著祺

弟平　顿首　五月六日

---

① 指《"五四"六十周年忆往事》十首。

bbs.hlmbbs.com

1980年5月17日

抛砖引玉，新诗隽甚，首句即妙，杨花似可双关，三、四句殆所谓“色空两不住”也。妄评恕之。近为小儿写字，检奉照片四页，哂留为幸。

甡翁刻安

弟平 顿首 五月十七日

1984年12月1日

甡翁座右：

复示敬诵，弟非能端楷，乃目昏手劣恐乱涂竟不成字，此或较妥耳。韵文学会丛碧[①]发起时，弟未敢列名亦以兹事体大，今备诗词歌赋，有如古典的文联，即公所谓“奢夸”者是。大会旬日不知有何高议。拙稿[②]久失，见一九八二年花城出版社《现代作家书简》弟致圣翁信，当时刊出弟亦不知，顷始有人抄示，今节录其后半呈教。全稿亦不甚长，他日当另奉复制本。非《遥夜闺思引》之类（来书误《忆琴调相思引》）。弟昔在北雍，喜读萧选，学程未半，新运旋作，遂尔中辍，今以旧稿尘渎清览，实有布鼓雷门之惧，而野人芹暴，赏音者希，惟进而教之，不胜感幸。若江东独步，则夫子自道也。匆复，博笑，敬颂

颐安

弟平伯 顿首 十二月一日

---

① 即张伯驹。

② 指三十年代创作的《岁莫赋》。

致黄裳*

1980年3月13日

黄裳先生：

奉五日手教，多承奖借，不胜愧荷，而谈言微中，窃有喜焉。三十年真如弹指，而世变之亟即在其中。曾有《鹧鸪天》云："正道沧桑寄此身，飘零文字水萍因。"诗稿八卷佚于丙午，前尘往事过眼飘风，不复措意焉。缀辑词稿仅得数十首，亦不甚完全，而所失不多。若海外印成，缘法亦可喜也。

书中言及往岁为公写字均已不存，涂鸦何足惜，见雅意之惓惓焉。附奉前年所书南洋复制《如影》① 一册博笑。匆匆不尽，即候

---

* 黄裳，现代作家、记者。原名容鼎昌。五十年代初即与俞平伯有书信往来。

① 《如影》，俞平伯诗词杂稿，1978年，周颖南于新加坡复制。

bbs.hlmbbs.com

撰祺

平伯　三月十三日

读《红楼》大作惜未得读。　又及

1984年7月9日

黄裳兄：

久疏音问，为念。《丹》① 得读，内容颇好，惟出版太迟，成为年刊，而《绿》②、《丹》时序恰值倒。拙文极短，有“辞祠禄词”一语，本稍古怪，三字同音，刊本将“祠”亦讹“词”，则全不可解。近刊多而印刷乱，览之有望洋之叹，奈何。兹附剪报二纸（近写作极少），一旧一新。《大公报》所载无错字，聊博一粲。尊选拙篇③，付印后亦有续讯否？若有之，固所乐闻。匆候
著安

弟平　顿首　七月九日

1984年9月21日

黄裳兄：

示敬悉，稿已取去甚善，用简体排，但有些字合并，令人无所适从（如適作适，则洪适与胡適无别，亦无上下文可看），不知能酌量另铸字否？

所谈两条，分别作答：

---

① 《丹》，散文丛刊。

② 《绿》，散文丛刊第一期。

③ 即《俞平伯散文》，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5月出版。

bbs.hlmbbs.com

一、本拟问兄书名，今提到此点。我初不知，亦无意编选，故想不起什么名字来，即云〇〇散文选亦无不可。欲举篇名，举什么呢？务请费神，与出版社商定，我总同意的。

二、照片他日出版时自当奉上，但我素不喜照相，并无佳者，在玻璃板下有一半身独坐者，可否？王运天（照相家）近为我照了一些，如有佳者亦可选奉。

大作新刊，先睹为快。我近更衰弱，惮于作文、写字。

匆复，不一。即颂

秋祺

弟平伯　九月二十一日

1985年6月20日

黄裳兄：

新著连翩，每荷分惠，俾快先睹，甚感。如《过去的足迹》①，弟已看熟，不瞒您说，我已偷写一谈《圆圆曲》的小文，以论点含胡，不敢示友，况付刊乎。《鸳湖曲》② 大文正在浣诵。我初读是篇，喜其清丽，及研求本事反感空虚，盖事有难言，不得已也。知人论世，谈何容易。公谓如何？

惠短书，欣诵。俞谱序③ 未收甚恰，以《序跋》④ 中已选此文（三联版，未出）。尊编⑤ 闻下月可出，盼能如期。大文⑥ 序

---

① 《过去的足迹》，黄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 8 月出版。

② 指《鸳湖曲笺证》一文，黄裳著。

③ 指《〈振飞曲谱〉序》，俞平伯著。

④ 指《俞平伯序跋集》，三联书店 1986 年 6 月出版。

⑤ 即《俞平伯散文》。

⑥ 指黄裳作《俞平伯散文·小引》。

bbs.hlmbbs.com

拙作，亟思拜读。馀不具，即颂
撰安

弟平　六月二十日

1986年4月2日

黄裳兄：

多日失候为歉。三月四日得读剪报，甚慰夙怀。您所谈三点、附篇，均得要领，春风转和，固当别开境界，一新耳目。闻魏同贤君① 有文，盼得快睹。

《散文》新编收到，至为感谢。《小引》简短、清新、扼要，有仿佛另一书之感。“金陵十二钗”固不宜阑入，与体例亦似不甚合。其短篇都有趣，最后一篇曰《剑池》，极短，似兀然而止。后半本当还有一段谈吴诗之作意，以偷懒，怕噜苏，惮“商榷”之故，希亮察。其谈虎丘，说山塘，拉拉扯之，正是引动他心事了。兄亦谓然否？馀不多及，即叩
大安

平伯　四月二日

1986年9月25日

黄裳吾兄：

廿一日书收到，《五十自嗟》诗的原书佚于一九六六年，无法提供。在四川所印之旧稿中有一部分，亦不全，且该处迄未见付印，不明其故（现在的事总不甚懂），诸希原谅不一。复颂

---

① 魏同贤，红楼梦研究者。

bbs.hlmbbs.com

近安

平启　九月二十五日

1986年10月7日

黄裳兄：

前奉九月廿一手书，已复，而旧稿已残，为歉。近从四川出版社得到《六十自嗟》八首，当可用，《旧钞》却尚未出书。

原稿已由天津文学研究所孙玉蓉女士抄寄副本，您如需要，即可寄上，题作《五十自嗟》无甚关系。

匆复，即候

近安

平伯　十月七日

1986年10月29日

黄裳兄鉴：

前寄《六十自嗟》，上书“135弄”，原件退回，当是地址有误，今另寄，并致歉。

又，王湜华君为代校《散文》，今附奉原件，祈惠察。

闻前有来京之说，然否？

匆颂

大安

平伯　十月二十九日

bbs.hlmbbs.com

致梁通*

1986年12月12日

梁通先生左右：

香江小叙，幸瞻光霁，又奉惠书，不殊晤对。弟已久病，精神恍惚，步履艰难，晚得佳游，又诵佳句，惜文思枯窘，未能酬唱，歉仄如何！若来笺提及翁灵文先生所云，尤为惊异。弟一九一九年毕业，一九二〇年游英，晶章① 携在行箧中，久付淡忘，且已损残。何缘得知其事？兹钤呈两份，待察。附先君壬子年诗，亦久历海桑，并候吟鉴。馀不一，即颂

圣诞节禧

俞平伯 启　十二月十二日

---

* 梁通，字怡然，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会员。

① 系闲文印，印文为“曾经沧海”四字。俞平伯谓“盖是先君旧印，佚而复得者”。

bbs.hlmbbs.com

致谢国桢*

1979年4月17日

刚主先生：

多日未晤，维起居康强。新加坡周颖南君屡来书对公甚表敬佩，前赐我法书七言歌行兼尊跋语，周拟付香港《书谱》杂志影印刊出，征请您同意，祈赐示复为荷。即颂

近安

弟平伯　四月十七日

---

* 谢国桢（1904—1982），号刚主，河南安阳人。史学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研究员。

bbs.hlmbbs.com

致谢狱*

1983年10月30日

浙江画报编辑部：

近有一文和江、浙二省都有些牵连，题曰《虎丘剑池》，虽在苏州，却有关浙江。因吴王之墓得越王保护，始成千秋名迹。以乡邦关系，我拟先给贵报刊出。文极短只百馀字，但须以原迹影印，亦不附跋语、照相，请考虑示复，以便寄上。馀不一一。即颂

撰祺

俞平伯　十月三十日

能知何时可刊出，尤荷。

---

* 谢狱，原名谢復森，字伏琛。原任浙江画报社编审、主编。

bbs.hlmbbs.com

1983年11月13日

谢狱同志：

来信悉，另写奉上，以便制版，或不致耽误。

陈友琴君与我同事多年，知你与他相熟，想必在杭州。

匆复不尽，付印情况盼来书。即颂

撰祺

平伯 十一月十三日

bbs.hlmbbs.com

致潘受*

1981年3月5日

国渠先生左右：

新春承远馈惠金，隆情下逮何以克当。又承颖南兄道达尊意至盛，弥觉惶愧耳。谨遵雅命拜赐，附肛芜辞志感，即希郢正。

辛酉正月晦日

俚歌昔岁邀题字，居要情长白发玄。
丹漆南行吾道重，名山德业寿君先。
樗材愧荷朋簪赐，翠墨新挥海国篇。
鸾鹤精神弥仰止，更期把晤在他年。

弟俞平伯 拜稿

* 潘受，又名国渠。诗人、书法家。曾任新加坡南洋大学理事会秘书长。

bbs.hlmbbs.com

致潘耀明*

1979年10月22日

耀明先生：

承惠赐放大镜（可配电池）极佳，收到后即寄穗复谢，适驾已返港，原信退回未能邀览，今再申意。知编印“作家散记”，列有鄙人，并将原稿副本相示，尤荷。兹将未符事实者略为修饰，件仍附奉备览。其实生平少可称述者，殊觉惭愧。即颂
撰祺

俞平伯　十月二十二日

---

* 潘耀明，笔名彦火，香港作家。

bbs.hlmbbs.com

1979年12月14日

耀明先生：

承赠一九八〇年名画大月历，多谢多谢。

我近来重得一旧诗稿，题曰："丁丑（一九三七）东行纪游一百八十二韵"，叙侍吾父母游青岛，五言诗。《海洋文艺》不知刊载旧体诗否（一千八百多字）？便希示及。我并不很想发表此诗，因字体较复杂，容易错误。这里不过问询而已。拙编《唐宋词选释》可于年内出书，迟日当寄奉一册，候正。匆此复谢，即候
近安

俞平伯　十二月十四日

许晴野兄说：您要我写字，不知写什么款。是否用"彦火"笔名？乞告知，以便书写。　又及

1980年1月5日

耀明先生：

航笺欣诵，拙稿颇长，知可刊出，盛情可感，俟整治后另封寄奉。偶尔想到贵刊寄至北京有无问题，有先例否，因以得读为快。前寄小诗条谅已察入。匆复，颂
文祺

平伯　一月五日

bbs.hlmbbs.com

1980年2月15日

彦火先生：

奉二月五日书欣承一是。我患病手劣，每心里想的，写来并不如此，只能说“涂鸦”，承奖誉为“宝刀未老”，如何可当。

尊编《海洋文艺》，承亲批见惠，谅不久可收到，先此致谢。此间进口谅无问题。拙稿俟整理毕，即寄奉。有一点须仔细校对，以其中用字较僻者颇多。渎陈祈亮察是幸。

前托晴野购买录音机，暂可勿买，已函告许，想或已知。

匆复，顺贺

春禧，祝健

俞平伯　二月十五日，已未除夕，北京

1980年3月4日

耀明先生：

春节时寄奉《青岛纪游》五言长诗一稿（航空，未挂号），不知收到否？乞来信告知，为盼。

许晴野兄闻到菲列宾探亲，已回港否？

寓次粗安。匆上即颂

撰安

俞平伯　三月四日

《海洋文艺》（二月）迄未收到。已寄出否？

bbs.hlmbbs.com

1980年3月12日

彦火先生：

得来笺，知寄拙稿已收到，为慰。标题删去年份，自无不可，同意。此篇用僻字较多，承允细校，谢谢！

惠寄《海洋文艺》至今未到。原因未详。不知是否此间邮局有阻。此前将此杂志曾寄京否？因此想到，如四月号出版后，可否多给我几本，托友带京，就不怕失落了。盼酌之。

我近况粗安，体疲事多，对付度日而已。

匆复，即候

撰安

弟俞平伯　三月十二日

1980年3月30日

彦火先生：

承惠《海洋文艺》迄今未收到，想在邮局被阻。因此想到杂志四月号寄来时亦会有同样的情形。请将拙诗稿剪下见赐。或托友将杂志带来则尤妙。尊意谓然否？琐渎为歉。即颂

撰祺

俞平伯　三月三十日

1980年4月14日

彦火先生惠鉴：

昨日收到刊载拙稿之第四期贵刊，甚感欣慰。文字校对精细，

bbs.hlmbbs.com

并无错植，想是先生手校，尤荷隆情。标题及注、跋识稍有删节处，均妥善。已得一册，不免无厌之求，能加赠一二册否？祈酌裁。以友人当有索阅者，而字多不便抄写也。

我近况尚好，事冗体弱，忽忽度日而已。

匆颂

撰祺

俞平伯　四月十四日

1980年4月19日

彦火先生：

十日大示附剪报、所赠贵刊两件（本年四册，又第四期一册）均已收到，多费清神，不胜感谢。惟所说“稿费单”函中却没有。是否未封入。好在不要紧，请续示知数目为幸。此款勿汇，请暂存尊处，以备他日之用，谅必慨允，惟不免多费心，一并谢谢。

尊校精细前信已言（此信想已收到），细看有一字差一撇。四期七十九页上栏倒数第四行；“一日”之“日”误作“白”，迹甚纤小，非细看不知。

贵刊数期已得拜读，丰富多彩。读海外文，结文字缘，诚可喜也。《书谱》主者梁披云先生近来京，我的词稿托他影印。他的诗即在一、二期看到，颇佳。要我续寄稿，有合式的当奉上，大概只是小诗。

匆复不尽，即候

撰安

俞平伯　四月十九日

bbs.hlmbbs.com

1980年5月1日

耀明先生：

上月廿四日手书诵悉。赠书二册收到，已足够，多谢。收据奉上。以前曾寄一书言稿费请暂存尊处，谅荷惠允，迟日在港或另有用途未免琐渎耳。我近来偶为人题诗句，未写什么。《选集》如出版，惠寄为感。那些旧作，恐没有什么可存留的。匆复即候时祺

平伯　“五一”节

1980年6月5日

彦火先生：

承赠大著《当代中国作家风貌》一书，论述精详。关于我的一部分推奖颇多，虽看过原稿仍觉惭愧，感谢感谢。述其他作家，得广闻见，亦幸事也。如有人拟续作《红楼梦》即向所未知者，此事很有意义，却非容易。

港刊《广角镜》载吴世昌与周汝昌笔战之文，曾见之否？亦红学之新闻也。

前赐稿酬中，拟购速溶咖啡二小瓶，不知方便否？想您事忙，未敢径渎，便希示及。匆此布谢，顺候撰祺

俞平伯　六月五日

bbs.hlmbbs.com

1980年6月17日

彦火先生：

前书琐渎，想达览。顷又有一事，即弟之《古槐书屋词》已在港书谱社出版，定价十元。拟购买十册赠送香港友人，其款在稿酬内拨付，并奉烦台驾拨冗代购（对人最好勿言弟所买），不知可否？如有不便，亦勿客气，示复为荷。赠送名单容后另函，有奉赠之本即在其中。您恐很忙，烦渎甚歉。即颂

大安

弟俞平伯　六月十七日，端节

P. S. 书本相当大，不甚厚，远邮恐损坏，就想到就本地分配。

1980年7月4日

彦火先生：

闻自闽开会归来，奉廿九日航信，甚欣。

托购物，琐渎歉甚歉甚。咖啡如托友带来最好。饮用未缺，迟缓无妨。词集虽见样本，书谱社门市是否出售？如得之，附奉赠送名单一纸备用，总是琐碎事。因在港出版不如径寄。由京寄去，总不如就地交邮之方便，故此奉恳。

日前寄奉拙编《唐宋词选释》一册，想已收察。

知有乔迁之喜，想必爽垲，即以奉贺。属写字固所乐为，藉致下忱。但我写对联很软弱，因之很少写。承命自当勉力从事。太长大的恐不行，只好七言。如惠寄纸样来则尤妙。联语却现成的，试录两副，或择其一，如何？

bbs.hlmbbs.com

一、我戏作："既醉情拈杯酒绿，迟归喜遇碗灯红。"

二、集龙藏寺碑："烟树迷离山寺出，风灯明灭晓窗开。"

书中尊论极是。匆匆不多书，即候

著安

平伯　七月四日

如购到《古槐书屋词》，拟作如下分配，事颇琐屑，有烦清神，至感并歉。

（一）赠送足下二册（其中一册，备送令友）。

（二）《大公报》二册　李侠文、潘际坰。

许晴野　一册

胡士方　一册

何焯贤　一册

《明报》二册　金庸、郝明

以上共九册（外一册暂存，备另赠）。其邮费包装费均请在款内付给。

1980年7月26日

彦火兄：

七月十八日手书欣诵。拙词编承为代购，发票并收且有折扣，又荷代为分致，感谢费神。尚馀一册，拟以赠梁羽生。其人以武侠小说著称，未曾与之通信，未知其住址。兄如识其人，希为代寄；否则暂搁。（他近写杂文，颇佳。）

前托代购小瓶咖啡，又承惠，至感。已足够用，大瓶暂可无须。如要，当另函请。

嘱书对联，恐稚弱，当勉力应命。近此间气候甚热，至摄氏三十六度，且俟秋凉为之。尊居已迁妥否？情况望示一二。

bbs.hlmbbs.com

所云红学家小文盼得一观。我亦只是看看而已。近在哈尔滨开会，未知消息也。

匆复布谢，即候

撰祺

平伯　七月廿六日

P. S. 舍甥徐家昌（艾岩）诗四首，承在贵刊刊出，恐不甚工，其第三首或较好。

1980年8月4日

彦火仁兄：

顷院部人来携到惠赠咖啡二罐，足够饮用矣，多谢多谢。

拙编知已分赠，多费神至荷。前信谈及梁羽生，据云可由《新晚报》罗孚先生转，附闻。

写联拟于秋凉时为之。

匆上，即候

撰安

俞平伯　八月四日

1980年8月25日

彦火兄：

十四日手书收到，附寄剪报多承赞许，为欣且愧。大作锐利而不过火，为佩。知将拙编分赠张、谈二君，正与鄙意相符，并希代为致谢。惟尊处却无存本，是否可在前存稿酬中再购若干册，仍以二册归兄如何？其他可备送他友，一切祈为酌定。此项即拟就近用之，不须汇寄。若需何物当另函告。承惠鄙人选集，先已

bbs.hlmbbs.com

收到，感谢感谢。书品佳，前言多奖饰。谭鸣其人，兄知之否？看从书目，作家众多，已次第刊行否？正在写，奉来书，知对联送到，已见涂抹，自省荏弱，乃蒙观者赞赏，为幸且惭。匆复，颂
秋祺

平启　庚申中元

宝驯附笔。

1980年8月28日

彦火兄：

前日发一函想先到。承示《射到正》诸篇，均细看，意正确而辞敏锐，诚为佳制，惟推许郑重，增我惭愧耳。拙书蒙奖，谅已付裱。他日如悬在尊斋盼得一照片，藉可窥见新居爽垲，布置华美之一斑，谅荷许可。又拙词决再购十本（可有折扣），拟赠一册与港友，名居如下：

九龙（略）　陈秉昌

祈为代办，至荷。匆颂
大安

平伯　八月廿八日

1980年9月4日

彦火兄：

上月廿八日示诵悉。《明报》所载谈君文极佳。《读词偶得》等书我方悔其少作，讵意谈君当日读之得其启发，文字因缘诚为可喜，然亦颇出意外也。又其前文述及杜如明之《忆雪楼词稿》，其人其书均所未知，能假得一观否？阅后当妥封寄还。谈氏赏音，或

bbs.hlmbbs.com

不虚。

《唐宋词选释》有精装本备销海外，香港有出售否？亦拟赠谈君一本，如蒙代办，至感。如港无之，亦可由京径寄，乞示地址为荷。前寄信想已到。馀不多及。即颂
著祺

平伯　九月四日

1980年9月27日

彦火兄：

承拨冗惠书，为荷。知《海洋文艺》停刊甚可惜，以昔有文字缘也。足下调职荣升，三联规模大，可展抱负，即此奉贺。承代购拙编，谢谢。仍以两册呈上，计尚存七册。匆复，候
秋安

平伯　九月廿七日

1980年10月15日

彦火先生：

日前令亲两颜君偕友来寓，携来手书并得惠赠速溶咖啡一瓶，感谢感谢。知不久将赴日本考察，诚为壮游，祝顺风如意。

上海郑逸梅先生有短文载我的儿时事，见九月廿七日港《新晚报》，未知看到否。这些事无人知之，是我供给的，因郑老来函相询也。

馀不多书，即候
撰祺

俞平伯　十月十五日

bbs.hlmbbs.com

1981年5月6日

耀明先生：

承赠新刊本《清真词释》，谢谢。虽是偷印，而复制颇佳，绝版书藉以流通。廿三日手书欣诵。丛书五十种内有拙作，亦幸也。但不知所收何书。又所云访友未晤而寄信收到，亦奇。亦不知所访何人（书中未言明）。

我仍体弱而笔札烦冗，盖所谓“无事忙”也。近作《〈振飞曲谱〉序》、《思往日诗五首，追怀顾颉刚》。小孙李在天津结婚。

拉杂草复，即候

双安

平伯　五月六日

内子附笔问候伉俪。

1981年12月19日

彦火先生：

新年承赐贺柬，又月历两份，感谢。前（十一月二十九日）写奉一横幅《越女》二首挂号寄奉，收到否？以外寄文稿或被检扣，祈赐复为荷。弟近体手足软弱，行步摇晃，亦少写字，幸眠食如常差堪告慰。匆复，即贺一九八二年

新禧

俞平伯　八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北京

内子宝驯附笔

bbs.hlmbbs.com

致魏荒弩*

1978年6月3日

荒弩同志：

奉手书以佳笺命书，病腕勉涂塞责为愧。文代会前踪已及卅载，近文联各协均已恢复，诚可喜也。复上，致

敬祝健

俞平伯　六月三日

---

* 魏荒弩，原名魏绍珍，后改名魏真。文学翻译家。建国后任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教授。

俞平伯全集

平伯

花山文艺出版社

欢迎使用Kolistan搜集／制作的电子图书

本电子书由 Kolistan 搜集于网络。

本电子书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得用作商业用途；
如果喜欢，建议购买原版图书！

如果在使用本书过程中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请给我写信。

请访问 抚琴居论坛 获得更多图书信息。